

本書原名歐洲經濟發達史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政治學教授奧格 (F. A. Ogg) 博士著的，曾由李光忠譯出，民國十三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不過李譯原書是一九一六年的舊版，所包材料，只寫到一九一四年為止。歐戰發生以後，歐洲的經濟組織發生了巨大的變遷，各國又發生了不少新問題，大有敘述的必要，所以一九二五年又由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助教授沙普 (W. R. Sharp) 博士，將戰時和戰後的材料編成一章附在原書的後面，算是原書的補篇，篇名是大戰和戰後 (The World War and Its Aftermath) 據著者的意見，這一部分的敘述方法和材料編制，都不是嚴格的遵照戰前奧格所著的部分，所以我就把他翻譯出來，分開出版了。

大戰發生的時候，各國因為應付戰事的緣故，其生產消費的狀況，工商各業的政策，和財政的情形都發生極猛烈的變化。停戰以後，各國又忙着破壞的整理和復興的建設；而一般社會因為受着大戰巨創極痛的經驗，又發現了不少極為棘手的問題。所以戰時和戰後的歐洲經濟狀況，是緊張的，是非常的，是複雜的，萬萬非戰前的經濟情形所能比擬，也萬萬不是普通的人們所能深切瞭解。現在沙普博士將這些錯綜

雜亂的材料，以系統的方法整理起來，使讀者對於戰時戰後的歐洲經濟情形，可以比較有頭緒的領略一下，其努力的精神，和其工作的價值，是值得介紹的。

至於我譯這本書的方法，大體上還是依照李譯，不過將人名地名和其他專名的原文移在正篇每頁的下端，書中的原註，排在每頁的左端，使讀者可以比較的便利。關於譯文方面，譯者自信是很努力的，可是不對的地方，還是不少，請讀者多多指教。

原書增訂再版序

歐洲經濟發達史當脫稿的時候，大戰纔經過了兩年，所以這本書的材料，祇包括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事實，關於戰時的一切情形和問題，本來是預備留到以後敘述的。這次大戰幾乎將歐洲的經濟組織完全破壞，至於戰後的情形，就是到了現在，還是未能十分穩定。可是戰後十年間很顯著的經濟現象，現在似乎已經能夠概括地敘述出來了。所以這本書又以新的形式，增添了六章。在這六章裏面，關於敘述的標題，和所包括的國家，著者都不會嚴格的遵照以前的編制。因為現在世界的新經濟生活，已使著者於敘述的時候，不得不在地理上和其他方面擴大範圍了。

奧格和沙普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序於威斯康辛大學

戰後歐洲經濟史

目錄

譯者序·····	一
原書增訂再版序·····	一
第一章 一九一四年以來的人口糧食和土地改良·····	一
一 大戰的人類生命的損失·····	二
二 人口的增減·····	六
三 人民的移動·····	一三
四 大戰的物質損失·····	一九
五 英國的農業生產和糧食供給·····	二三
六 法國戰時和戰後的農業生產·····	三一

七 中歐各國和糧食供給……………三七

八 在大戰和大革命影響下的俄國糧食……………四一

九 歐洲自一九一四年以來的農業生產……………四五

十 一九一四年以來的土地改良……………四九

參考書……………五九

第二章 戰時的工業和航業……………六五

一 在大戰情形下的英國工業……………六六

二 在大戰情形下的法國工業……………七三

三 在大戰情形下的德國工業……………八〇

四 在大戰情形下的其他大陸各國的工業……………八二

五 大戰時期的海洋航運問題……………八四

六 協約國對於航業和糧食供給的共同管理……………九〇

第三章 一九一八年後工商的復興……………九四

一 戰後的經濟概況……………九四

二	英國對於經濟改造的奮鬥·····	九五
三	法國的工商改造·····	一〇三
四	中歐和東歐各國的經濟改造·····	一〇六
五	戰後各國的關稅和商業政策·····	一一八
六	戰後歐洲的航業·····	一二三
七	戰時和戰後歐洲的鐵路運輸·····	一二六
八	戰時和戰後歐洲的摩托運輸和空中運輸·····	一三六
	參考書·····	一四一
第四章	過去十年中的勞動經濟·····	一四九
一	戰時英國的勞動供給及其管理·····	一五〇
二	戰時法德二國的勞動管理·····	一五五
三	工業上的婦女·····	一六〇
四	英法兩國實際工資的最近趨勢·····	一六六
五	中歐各國的工資變動·····	一七二

六 房屋恐慌和恐慌的救濟	一七六
七 戰後歐洲的失業問題	一八二
八 失業的救濟	一八八
九 其他種種的社會保險	一九三
十 大戰以來的勞動立法	一九五
十一 國際勞動局和他的工作	二〇〇
參考書	二〇五

第五章 勞工運動和社會政治

一 戰前的勞動狀況和社會主義	二一一
二 一九一六年後勞工的非戰運動及和平目的	二一三
三 歐洲職工組合的發展和衰落	二一六
四 英國一九一四年以來的職工組織	二一七
五 最近英國職工組合的組織	二二一
六 英國勞動黨的政治勢力	二二四

七	掌握政權的英國勞動黨·····	二二七
八	最近英國反政治的激進運動·····	二二九
九	法國勞動團結的破壞·····	二三五
十一	一九二一年以後的法國勞動情形·····	二四一
十一	大戰以來法國政潮中的社會黨運動·····	二四三
十二	政體改變中的德國勞動者·····	二四九
十三	德意志民主國的工會運動·····	二五二
十四	今日德意志社會黨的政治地位·····	二五六
十五	新德意志的工業代議制·····	二六一
十六	俄國布爾札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二六六
十七	蘇俄的勞動組織·····	二七二
十八	意大利反共產主義的棒喝團·····	二七四
十九	消費合作運動的發展·····	二七七
二十	國際的無產階級運動及其大勢·····	二八一

參考書.....二八五

第六章 戰時和戰後的財政問題.....二九三

一 戰時的租稅.....二九三

二 戰時公債的膨脹.....二九六

三 通貨的膨脹和匯率的變動.....三〇六

四 德國賠款中的政治形勢.....三一一

五 德國賠款和道威斯計劃.....三一八

六 協約國間解決債務及其財政能力的進展.....三二三

七 歐洲爲債務者美國爲債權者的新局勢.....三三〇

參考書.....三三三

戰後歐洲經濟史

第一章 一九一四年以來的人口糧食和土地改良

在可怖的一九一四年夏季以後的十年大變動期間，歐洲經濟組織的動搖，是比較歷史上任何長短相同的期間爲猛烈的。在這個時期以前，一般人士常有在現在的工業環境裏，大規模的國際戰爭，是否可免，或是否可能的問題；到了這個時期，空前大戰既然成爲事實，上列的理論，也就不成問題了。大戰的結果，對於在那一世紀以來實業革命^①所造成的基礎上，而由歐人所積漸建設的『大社會』^②，究竟影響到什麼地步？就是遲至以下各章起草的時候（一九二五年），還是不能正確估計。我們所能嘗試的，只不過將過去十年的變遷，比較顯明的，和可以計算的，加以大略的述評罷了。

這種經濟上和社會上的分析，最自然的步驟，是要第一步先將世界大戰，對於歐洲社會的物質基礎，即人口的發展，移動，和土地的生產力等的影響，觀察一下。然後再進一步，去研究自一九一四年以來工業上和社會上的發展，如企業，貿易及運輸的組織和法令，勞動的組織和條規，歐洲急進主義的最近趨勢等

① Industrial Revolution
② "the great society"

等。最後我們還可以簡單地把那戰時和戰後財政上的複雜問題討論一下。

一 大戰的人類生命的損失

人類生命在大戰中的犧牲，實在是可驚可駭，而爲人所意料不到的。有人估計，這次生命的損失，比較全十九世紀所有戰爭的損失，還多過兩倍^①。死亡的人數，可以稽考的，據種種不同的估計，大約是自八、五〇〇、〇〇〇，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②。在這個可驚的數目中，兩方交戰國的損失，是相差很遠的，大約協約國的損失，要比中歐同盟國的多過兩倍。具體點說，協約國的死亡，除了美國和日本以外，是自五百萬至六百五十萬；同盟國的死亡，除了土耳其以外，是在三百萬左右。在這個鉅額的死亡外，我們還要加上超過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的負傷人數，（假使分做兩方計算，是一一和一〇之比，）和六、〇〇〇、〇〇〇的「俘虜及失蹤」人數，不過這第二項分類的意義，是不大明白的。然而即使除了這第二項的總數，死數的數目，也

① 大戰的初步經濟研究集^①，波加特^②的世界大戰的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③頁一六九—二七〇。

② 波加特的估計，是九、九九八、七七一一人，但隨後他又加上蘆溝的死亡數二、九九一、八〇〇（見同書頁二七二—二七四）

時事雜誌^④一九二五年六月號哈羅^⑤的「大戰損失新估計」^⑥一文中，也有一個較新較確的估計；他的結論，根據幾

個月的詳細調查，是八、四六一、五九五。

① Preliminary Economic Studies of the War (Oxford and London, 1923)
 ② E. L. Bogart
 ③ Direct and Indirect Costs of the Great World War
 ④ Current History (New York)
 ⑤ Rex F. Harlow
 ⑥ "A New Estimate of War Casualties"

在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左右，或等於法蘭西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三了。

我們看了以上的統計，就可以知道近代戰場中，雖然有種種保護人們生命的科學方法，而這種大規模的戰爭，對於生命的殺害，還是隨着戰爭的範圍爲比例的。進一步說，不但這次戰爭的死亡，和以前的戰爭，毫無差異，就是講到離開生產界而到戰場的人數，也是非常可驚哩。據聞在這四年半的大戰中，戰地的人數有時有多至六五〇〇〇〇〇〇的。而據波加特教授的估計，則在這個期間，離開生產界的，每年平均總在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左右；在一九一七那年，并且多至三八〇〇〇〇〇〇人。現在假定這二千萬人的生產力，每人每年都是美金五百元，各交戰國生產上的損失，就要達到美金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了。除了這種經濟生產上的直接損失——這種損失不是當時利用童工和女工的辦法而能彌補的——以外，我們還要記得也有許多工業，因專家和技師都被調赴前敵的緣故，而不能繼續工作，以致無形停頓的。因爲直到大戰經過了一半的時候，各交戰國纔想出相當辦法，去免除專家和技師的軍役的。

生命犧牲最大的時候，專就戰地的軍士而言，是在大戰時期的前半，因爲那時的戰爭，都在曠野的地方，而防禦毒氣和其他致人生命的攻擊的有效方法，是還沒有發現的。所以自從大戰的開始，到一九一

● 波加特頁二九二。

七年的夏季，死傷的總數，竟然超過一千五百萬人。可是到了大戰時期的後半，我們又看見各交戰國的一般人民，也都普遍地受着極深刻的痛苦了。原來近代的戰爭，常有全國動員的現象；假使我們記得以前的戰爭，曾有徵用財富和勞力的形跡，則當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如果實現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已經可以算得完全的全國動員了。所以在這次大戰中，普通人民的損失，假使不是超過戰場死傷的人數，至少也是差不多的。例如流行性的時疫，就奪了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的生命；巴爾幹諸國①和俄羅斯的饑荒，又死了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可是這種損失，還不會包括那因出生率的銳減，和死亡率的激增而生的對於將來社會無從計算的間接影響哩。所以歐洲有一個科學家曾經說過，假使要彌補自二十歲至四十四歲的男性人口，在這次大戰中的損失，英國至少要經過十年，德國要十二年，意大利要三十八年，法蘭西要六十六年。②哈佛醫科學校③斯特龍博士④也說，法國要恢復戰前的人口，必定要經過七十年。⑤此外各交戰國的嬰孩死亡率，也是顯然增加的，其數目大約自百分之二五至百

① 波加特頁二七一。

② 據波加特最後所編的大戰損失表，這兩種損失的數目是差不多的（見波加特頁二九九。）

③ 科學雜誌④一九一八年三月號薩羅曼⑤的「戰後的人口問題」⑥一文。

④ 見笛肯生⑦新的舊世界⑧頁四七。

① Balkans
 ② Scientia
 ③ La Franco Savorgnan
 ④ "Le Problème de la Population après la Guerre"
 ⑤ Harvard Medical School
 ⑥ Dr. Richard P. Strong
 ⑦ Thomas H. Dickinson
 ⑧ The New Old World (New York, 1923)

分之三五。例如當一九二〇年的時候，美國紅十字會的會長，就宣布歐洲共有因戰爭而無父的嬰孩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無屋居住，無人看護的嬰孩二三百萬人。再以各國單獨的情形來說，則那年俄羅斯共有無父，無母，或父母雙亡的兒童三四百萬人，德國有一百五十萬人，法國有一百五十萬人，從前的奧匈聯邦有一百萬人，波蘭至少有五十萬人，意大利大約有四十萬人。此外「爲昭示各新國政府對於人民健康事業的重視程度，我們又可以提起中歐六國一九一九和一九二一年的公共事業和公衆衛生的預算，已經增加二十倍，而普通預算還不能增加到二三倍以上，這一個代表的事實」^①。這總不是一個平常的情形罷！

健康的人既然因戰爭而死亡，或因疾病而衰弱，那麼維持歐洲人種的責任，當然要大部分加在那身體衰弱，不配當兵的人們的肩上了。這種情形，好像是一種開倒車的天然淘汰，事實上是要敗壞歐洲的人種標準的^②。何況在歐戰的開始以前，歐洲三四十年內的社會發展，本來是有蕃殖能力日漸低減的趨勢

① 見笛肯生新的舊世界頁七七。

② 參閱刻羅格①軍事的淘汰和人種的敗壞頁一七八。

① Vernon Kellogg
② Military Selection and Race Deterioration (Oxford, 1916)

呢！所以自從歐戰以來，歐洲的人口方面，實有三種現象：一，戰前出生率的逐漸低減；二，戰時出生率的實際跌落；三，父母和嬰孩的體格標準的無形減低。現在再把歐洲各重要國家最近的人口統計和移殖統計來大略說明一下。

二 人口的增減

自一九一一至一九二一的十年間，歐洲人口的總數，是顯然極少變動的，大約自始至終，只減少了一個極微的數目，即百分之〇·五。換一句話說，一九一一年的人口，大約是四五五〇〇〇〇〇〇；一九一四年，大戰開始的時候，就減至四五二〇〇〇〇〇〇；一九二一年，又增至四五三〇〇〇〇〇〇；一九二三年，又回到一九一一年數目的密度。至人口的密度，當然也沒有什麼多大的變遷。一九一三年是每公里四六·四，一九二三年是每公里四五·六。不過在各大國中，英國、德國和意國的人口密度，是比較的高，歐俄法

① 倫敦經濟雜誌 一九二五年三月號柏味立治的「歐洲人種蕃殖力的減低」一文，對於這個現象，有更詳實的討論，可以參閱。

② 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國際農業統計年鑑。

③ 前書一九二四年版頁二一三。

① *Economica* (London)
 ② Sir William Beveridge
 ③ "The Fall of Fertility among European Races"
 ④ *International Year Book of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Rome)

國，比國和奧國是比較的低。據許多人說歐洲的面積約佔全世界面積的百分之八，而其一九二三年的人口，則約佔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五。

據英國一九二一年的戶口調查，英格蘭和威爾士人口，在過去十年中的增加，是不過二百萬的，或全體人口的百分之五。其總數則自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增至三七八〇〇〇〇〇。此外若再加上蘇格蘭的人口，也不過自四〇八〇〇〇〇〇，增至四二七〇〇〇〇〇。其增加之率，還是差不多的。至該國的人口密度，則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英格蘭和威爾士是六四九，蘇格蘭是一六四。看了以上的數字，我們就可以知道，雖然在大戰的時候，英國的人口，還是略有增加的；不過所增加的，在一世紀以來的各次戶口調查中，是最少的罷了。至英國人口之所以略有增加，也有三個原因：一，英國兵士死傷的人數，在各交戰國中，比較的最少；二，普通人民的死亡率，也比較的低；三，在大戰的時候，出生率因婚嫁的數目略有增加的緣故，也略有增加。所以自一九一八年停戰後，不及一年，英國的出生率，和嬰孩的死亡率，又都回到戰前的水平線。

● 愛爾蘭沒有精確的戰後統計。但喜退克年鉴①頁五五二，估計北愛爾蘭一九二二年的人口是一，二八四，〇〇〇，愛爾蘭自由區的人口是三，一六五，〇〇〇。

● 法蘭西經濟雜誌②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號。

① Whitaker's Almanac (London, 1925)

② L'Economiste français

而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時候，英國衛生部的臨時報告，又宣布一個十年來最高的出生率，和空前最低的嬰孩死亡率。但是到了一九二二年，因為一九二〇年以後的工業蕭條時期和失業現象繼續存在的緣故，英國每千人的出生率，又自二五·四降至二〇·七，比一九一三年的出生率，還要低至百分之三·四。不同的，不過那年的死亡率，卻比一九一三年稍低一些罷了。關於這種數字的意義，一個著名的英國統計學家，曾經在一九二四年作一篇論文，大意說按照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的出生率，死亡率和移殖率，英國的人口，在一九四一年的時候，可以漸漸的增至四千五百萬，或四千六百萬，然後又漸漸的減退。①

關於戰後的英國人口統計，還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點，是女性超過男性數目的顯著增加。這個超過的數目，在一九一一年，不過是比一百萬稍為多些，而到了一九二一年，竟然增到一百七十五萬左右了。第二點，是都市和鄉村人口的分配問題。講到這個問題，本來在大戰的時候，無論什麼地方，都是鄉村人口遷徙入城的趨勢的，而且這種趨勢的顯著，事實上又是空前所未有的；可是假使我們看到英國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一年的人口移動的趨勢，卻又非常輕微了。他們的都市人口，在一九一一年，本來就

● 苗肯生新的舊世界頁五〇。

● 經濟季刊一九二四年六月號包力②的「英國的出生和人口。」③

① Economic Journal
② A. L. Bowley
③ "Births and Population in Great Britain"

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七八·一，而到了一九二二年，也不過增了百分之一·二。這種人口都市化的趨勢，在那十年中所以這樣的輕微，一半可以說是由於戰時和戰後英人努力恢復農業的影響，一半也可以說是由於一九二一年以前所發生空前的失業現象。

法國的人口，在這個相同的十年期間，假使沒有逐漸低減的趨勢，至少也是固定不變的。但據一九二一年，該國的戶口調查，則法國的人口自一九一一年以來的確是已經減少了四〇〇，〇〇〇。此外若再加上亞爾薩斯洛林^①的人口（該處一九二一年的人口，是一七〇〇，〇〇〇強），那麼減少的數目，恐怕也要達到二，〇〇〇，〇〇〇以上了。該國的人口密度，在那自維爾賽條約^②所得來的五六〇五方哩的領土中，雖然每方哩要高三五〇，可是假使以法國的全國來講，則其一九二一年的人口密度，還是要自一九一一年每方哩一八九的數目，減至一九二一年每方哩一八四·四的數目。這種現象也是可以證明該國人口的低減的。該國的出生率，當一九一三年，大約是每年八〇〇，〇〇〇，本來已不見得多；而到了一九五至一九一八的各年間，每年又減至四〇〇，〇〇〇以下，其數目又越發少了。反過來說，該國普通人民的死亡率，在全國沒有捲入戰爭漩渦的七十七省中，平均戰時的數目，也是比較戰前的大。若是再用人類平均可期的壽命，做計算的標準，則自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法國出生的人口，要比在普通情形下，應該

① Alsace Lorraine
② Treaty of Versailles

出生的數目，少九〇〇，〇〇〇；而死亡的數目，則沒有多大的變動。至法國人口之所以低減，當然是大部分由於該國軍隊在戰地中，受着重大的損失；因為截至大戰告終的時候，法國兵士的死亡已經達到一，三〇〇，〇〇〇，或戰地各國軍隊總數的百分之六；除了羅馬尼亞和德國有較大的死傷外，可以算是損失最大的了。

據一九二一年的戶口調查，法國女子的數目，大約要超過男子二百五十萬左右；這種情形，當然是大部分，可以用強壯男子在戰地受着巨大死傷的事實，去解釋的。其次，我們又可以在這個調查表上，看出大戰時期，人民離鄉入城的趨勢。據這個調查表，法國一九一一年前的鄉村人口是百分之五五·八，都市人口是百分之四四·二；一九二一年前者是百分之五三·七，後者是百分之四六·三。在全國八十七省中，鄉村人口沒有低減趨勢的，不過三十一省。到了現在，法國全國的人家，無論他是在鄉村的，或是在城市的，差不多有三分之二，僅有兒童兩個，或兩個以下。而政府最近的鼓勵出生率的政策，又是沒有什麼顯著的效果的。所以近來法國的出版界裏，常常湧出一大批的書籍和小冊子，討論那有損於法國將來強國地位的

① 參閱杜馬①和味得爾·佩忒森②的大戰中的生命損失③頁一四六一—一八三。

② 參閱哈羅的大戰損失新估計。

① Samuel Dumas
② K. O. Vedel-Peterson
③ Losses of Life Caused by Wa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3)

人口低減的問題 ●

在各主要的交戰國中，以死亡人數對於本國軍隊的總數而言，德國的損失，是最利害的。換一句話說，該國軍隊的死亡人數，是一·七五〇〇〇，這種人數對於軍隊總數的比例，是百分之一七·〇三。關於普通人口的損失問題，該國各地所受協約國直接攻擊的破壞，雖然沒有法國那樣大，而他們人民在戰時生活程度的低下，還是對於出生率和兒童死亡率，有很壞的影響的。所以當一九一七年的時候，該國的出生率，竟然自一九一三年每千人二八·三的數目，減至每千人一四·四——一個自德國統一以來最低的數目；一九二〇年這個數目雖然暫時升到二六·七，而一九二三年又復減到二一·六。此外，維爾賽條約，又強迫該國將居有六百萬人民的領土，割讓出來。結果該國一九一九年的人口調查，所得新德國的人口總數，對於一九一〇年舊帝國的人口總數，就減少了百分之四·四了。換一句話說，該國一九一九年的人口，是五九八五二·六八二；一九一〇年的人口，是六五〇〇〇〇〇。這個百分之四·四的減少，對於那自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一年年的百分之一四·九的增加，當然是一個相反的現象。可是假使我們用一九一〇年戰後德國面積的人口，和一九一九年相同面積的人口，來比較一下，我們就知道這次大戰對於德國的

● 這類出版物中，比較重要的幾種，已經列在本章所附的參考書裏面，可以參閱。

普通人民和軍隊的數目，雖然有些破壞的作用，而最終結果，該國的人口，還是有些微的增加的。^①

現在再把其他各國的人口變遷，來約略說幾句。意大利的人口，一九一一年是三四六七一，三七七，而一九二一年是三八，八三五，九四一，或增加了百分之一〇·七；其中的一小部分，自然是因爲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的和約關係，而新增了五〇〇〇方哩土地的緣故。歐洲俄羅斯的人口，卻是低減的，低減的數目大約是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其原因則不外乎戰爭，革命，饑饉，和損失領土四種。換一句話說，該國一九一一年的人口，是一一六，三八〇，〇〇〇，一九二一年的人口，是一〇一，四一〇，〇〇〇；大約在十年之間，減少了百分之二·九之譜。^②該國的都市人口，截至一八一六年止，本來是逐漸增加，而鄉村人口是逐漸減少的，而到了這一年以後，因爲一般被壓迫的工人都退到鄉村的緣故，反都市化^③的現象，又暫時發現了。譬如彼得格勒^④的人口，自一九一七年的二，四二〇，〇〇〇，降到一九二〇年的七〇五，〇〇〇，就是一個例子。此外，假使我們再把戰前俄羅斯全部面積的人口，來和現在蘇俄面積的人口，比較一下，那麼減少的數目，就要比歐俄所示的更大。因爲這樣一來，該國的人口，將要自一九一四年一七八，三七八，八〇〇的數

① 據一九二五年人口調查的臨時報告，德國的人口，大約是六二，五〇〇，〇〇〇，但薩里區域^②不在其內。

② 馬斯羅夫^④四年革命後的俄羅斯^⑤頁二三—二六，對於這個趨勢，有更有趣味的討論。

① de-urbanisation
② Petrograd
③ Sarre district
④ S. S. Masloff
⑤ Russia after Four Years of Revolution (London, 1923)

目，減至一九二三年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的數目了。至於那面積較小，地位較低的國家，則凡是有被戰爭勢力破壞的，像比國、奧國等等，當然也有輕重不同的人口低減的趨勢；反之，那不會受着直接影響的中立國，如斯干的那維亞各國①，自然也有人口遞增的趨勢了。

三 人民的移動

一九一九年的和約，究竟性質如何，我們暫且不論，而這個四年半的大規模的戰爭，有使大部分的人民和人家，拋棄其舊日安身的所在，而去別覓新枝的趨勢，卻是顯然無疑的。因為國界的變遷，領土的易主，租稅負擔的繁重，兵災區域建設工作的困難，中歐和東歐各處的饑饉，法國和其他各國對於外國工人的需要，英國失業現象的延長，和其他種種的影響，當戰後種種建設工作開始的時候，都是可以促進國際間人口移動的現象的。所以我們可以概括的說，戰後各國的情形，促進人口移動的多，阻礙人口移動的少。這個概括的論調，誠然不能包括歐洲所有的國家，尤其是那些新立的國家，而對於那較大的國家而言，卻是十分準確，雖然人口移動的趨勢，有的是向內，有的是向外，不能一概而論的。

下列的統計表，就是表示自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三年，歐洲各重要國家人口向海外移動的趨勢；不過戰時各年的數字，不會列入，因為那時的統計，非常缺乏，非常粗疏，而且實際上移民的數目是非常稀少的；數目列下：

① Scandinavian states

年	德	意	英	吉	利	意	大	利	西	班	牙	波	蘭
一九一三		二五、七四五		三八九、三九四		五五九、五六六		二二〇、四〇〇		二六一、八一二			
一九二〇		八、四五八		二八五、一〇五		二二一、二二七		一五〇、五六六		七四、二二一			
一九二一		二三、二五四		一九九、一七七		一九四、三二〇		六二、四七九		八七、三三四			
一九二二		三六、五一一		一七四、〇九六		一一一、四一〇		六四、一一九		三八、七一六			
一九二三		一一五、四一六		二五六、二八四		一七七、七九八		九三、二四六		五五、四〇一			

據上表以觀，我們第一點要注意的，是一九一三年以後，歐人向海外移動的數目的日漸低減，到了一九二一年，差不多祇有一九一三年的三分之一。第二點是一九二三年以後，這個數目又逐漸增加，不過除德國外，大都不曾達到戰前的總數罷了。至於陸地上的人口移動，換一句話說，就是在歐亞二洲境內的移動，統計雖然不十分完全，而自大勢看起來，則自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一年，也是有逐漸低減的趨勢，不過沒有像海外移殖的那樣顯著。譬如意大利人民戰後在陸路上的移動，就不及戰前的五分之一；捷克斯

● 此欄數字係得自國際勞動評論①一九二三年四月號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號，這本雜誌在最近幾年都刊有很詳細的世界移民的逐月統計。

拉夫也沒有戰前的二分之一。獨有比利時人民在戰後最初幾年的陸路上的移動，是比一九一四年以前爲大；然而這個趨勢，是由於德軍佔據比境的特殊情形的。

戰後英國海外移民的數目，所以這樣的多，當然是大半由於一九二〇年以後，企業蕭條，完全失業的人超過一二百萬的緣故。可是這種向外移民的人民，並不一定都是出於自動；一九二四年以後，英國的政府，也曾和一二殖民地的當局，尤其是澳洲的政府，商議施行海內移民的政策，希望將英國失業的人民，向不列顛帝國範圍內的殖民地，儘量移植。至除不列顛帝國外的其他各國，容納英國移民最多的，那就要算美國了；這種情形在戰前如是，在戰後亦復如是。

德國一九二三年移殖國外的人民，所以忽然的增加，是可以用一九二三年正月，法軍佔據魯爾流域①以後，所發生的工商紊亂的普遍現象去解釋的。至意大利海外移民，所以比較的少，一半是因爲美國一九二一年的法律，限制客民數目的百分率，一半是因爲法國和其他大陸各國，已經吸收大部分的意國客民。可是就是到了現在，意大利的政府，對於本國人民向外移殖的政策，還是認爲經濟上所必需的。這種態度可以自一九二四年五月，慕沙里尼②政府，在羅馬所召集討論移民問題的國際會議看出來。這個會議一共通過了許多重要的議案，其內容：大約第一點，是關於運輸情形的問題；第二點，是關於幫助移民上船離船的問題；第三點，是關於依照各地需要勞工的程度，而分配移民人數的問題；第四點，是關於各國移民

① Ruhr valley

② Mussolini

上列的數字，本來不是很高的，假使我們再想到這些來歐的人民，還有大部分本來也是歐洲人，而不過是在新大陸暫住一年半載的，那麼純粹的客民數目，也就寥寥可數了。

可是歐洲各國在大陸上的人口移動，卻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關於法國的部分。因為歐戰以後，那一大批的外國勞工，向法國源源的輸入，本來是一個極顯著的人口現象；而這個現象，又是在大戰沒有告終的時候，就發生的。早如一九一六年，法國政府就建立一個局所，專門替本國工業，招收外國勞工；結果到了一九一九年的春季，法國外國勞工的數目，就達到八〇〇〇〇〇左右，其中大半都是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諸國的人。而那自比利時逃避而來的幾千難民，和在前線工作的一般勞工，還不在其內。此外該國又非常努力的，向大陸各國和附屬的殖民地，吸收一大批的農業勞工；所以外來客民的數目也越發加多了。其數目可以用下表列示：

時 期	籍 入	法 人 數
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九年一月	西班牙和葡萄牙 意大利	一四六、四四六 二、二二五

① 見封騰①戰時的法國工業②頁六七—六九。

① Arthur Fontaine
② L'Industrie française pendant la Guerre (Paris, 1925)

法屬殖民地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	一四〇、四〇九
西班牙和葡萄牙		九六、五二六
意大利		一一、二八四
比利時		二〇、五三二
波蘭		三、六九三

看了以上的數字，我們可以很穩當的說，這些外來的殖民地人民和客籍勞工，是足夠補償法國在大戰中所損失的生命的。可是到了停戰的時候，法國對於外國勞工的需要，還是不能低減；而戰時和葡萄牙、意大利兩國所訂的移民條約，卻都成爲該國戰後類似條約的基礎了。所以當和約告成以後，大部分的外國勞工，雖然都送回本國，而到了一九一九年，法政府因爲國內對於勞工的需要，過形緊迫的緣故，又重行組織一個勞工介紹所，去管理那來自外國的工人，而保證他們可以得着和法國工人相同的待遇。於是在一九二二年，就有一八〇〇〇，第二年又有二七二〇〇的外國工人，陸續來到法國；他們的國籍大部分都是屬於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這種工人，尤其是意大利的工人，不但大部爲農業或葡萄業所吸收，而且也分散於各地的礦業和其他工業裏。而在西南部各處，因本國農民人口的減少而荒廢的地方，這種客民有的還要漸漸的打算作久居的計劃；因爲這班意大利人和少數的波蘭人，是被法政府所視爲可以和法

人同化，而且是最易同化的。然而假使法國的經濟改造的計劃，果然達到完成的時候，恐怕他們也是要改變這種公開鼓勵客民的政策，而改取比較有限的態度的^①。

廣義的說，移民問題在戰後的二三十年中，大約還是可以繼續佔着重要的地位的。因為凡是留心戰後歐洲的經濟情形的，都知道精密的移殖政策，實是一個救濟那人口過剩的國家，像德意志和英吉利等，最有效的方法。而事實上并且也有人提議，由各國共同籌劃一個移民的大計劃，去幫助那人口過剩的國家，將人民移到拉丁亞美利加和地球上其他未曾開拓的所在，希望可以藉此來解決各國保障和平的難題^②。可是從經濟、種族、和國際的眼光看起來，這個辦法，也是有許多困難的。

四 大戰的物質損失

以上我們所論的，是關於大戰對於歐洲人口的質量和移動的影響，現在我們還要講到這次大戰的

① 關於這個問題，北美評論①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號，羅散②的「法國的新寇敵」③和時事雜誌一九二五年三月號，奧布賴恩④的「入法的客民」⑤都有很有趣味的討論，可以參閱。一九二一年法國的客民數目是一，五五〇，〇〇〇，一九二五年是二，八〇〇，〇〇〇強。

② 參閱歧氏⑥歐洲的破產和移民⑦章九。

① North American Review
② Stephen Lausanne
③ "A New Invasion of France"
④ John G. O'Brien
⑤ "The Influx of Aliens into France"
⑥ Helmer Key
⑦ European Bankruptcy and Emigration (London, 1924)

物質損失。講到這次大戰，在物質上損失的重大，和人類的損失一樣，也不是普通人們的智力所能了解的。譬如我們看到經濟學家所謂這次大戰中，財產的損失，用貨幣來計算，是值美金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個數字所能使我們了解事實的作用，就要完全消滅了。可是假使我們拿各交戰國所支出軍費的淨額，加在一起，那麼所得的總數，確實是和上列的數字差不多的；這個數目的分配如下：

國	名	支	出	淨	額	(美	金)
協約國							
英吉利						三五、三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法蘭西						二四、三一二、七八二、八〇〇元	
俄羅斯						二二、五九三、九五〇、〇〇〇元	
意大利						一二、四一三、九九八、〇〇〇元	
同盟國							
德意志						三七、七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奧地利匈牙利						二〇、六二二、九六〇、〇〇〇元	
土耳其和布加利亞						二、二四五、二〇〇、〇〇〇元	

● 波加特在上列所引的一書中，對於大戰的各稱損失有很精密的討論，據他的意見，這損失的總數是自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至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上列所引用的數字，是他自己的估計（見波加特的著作頁二六五—二六六。）

上列數字，并不曾包括普通人民在陸地上和海洋中所受的損失，也不會包括因戰爭而減少生產的間接損失。現在假使再拿這兩項數目——大約第一項是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第二項是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總加起來，那麼即使除去各中立國所受一二十萬萬元的間接損失不算，物質損失的總額，也要達到二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或一九二二年美國全部國富的五分之四了。其實財產的損失，要想用貨幣來計算，而能合乎相當準確的標準，差不多是辦不到的，這種情形，看到下面討論那非常複雜的賠款問題的時候，就可以知道。所以我們講到物質的損失，也祇好大略的說一下。大約當大戰的時候，法蘭西，比利時，俄羅斯，東德意志，羅馬尼亞，塞爾維亞，意大利，和奧地利諸國的土地，有許多是被敵軍佔據，而變成荒廢的。而在這幾國的中間，尤以法國的損失為最利害；在該國最繁盛的十省中，被

① 據美國戶口調查局①的估計，美國一九二二年的國富是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② 法國物質損失的估計，各各不同，最低的是英國著名經濟學者狄斯②的估計，其數目是美金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見狄斯和約的經濟影響③頁一三〇）最高的是杜步亞④的估計，其數目是美金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見

杜氏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替法國議院的預算委員會所作的報告書）波加特教授以為法國的損失，大約是在美金一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

① Bureau of the Census
② John M. Keynes
③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1920)
④ M. Dupois

德軍曾經佔據的，有二五〇〇郡；因被蹂躪而荒廢的，有八〇〇〇方哩的地方；房屋被焚燬的，至少有五十萬所，其中不少有完全燬壞的；學校被解散的，有一五〇〇所；教會被燬壞的，有一二〇〇所；鐵路、橋樑、被破壞的，有幾百處；鄉村被礮火所燬滅，以致成爲焦土的，不計其數；而各處森林、田地和農具的損失，更是無可計算。所以在停戰以後，假使有人在這個可怕的『無人之地』觀察一下，他必定要覺得這片土地，好像汪洋大海，浮着無數的斷桅折樁一般，其情景是異常可慘的。總而言之，這次大戰的結果，已使法國全國土地的百分之六，成爲不能爲農也不能爲工的荒土，雖然這片土地在戰前是有全部人口百分之一〇，或工業人口百分之一四的。●

其他各國的物質損失，在質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雖然沒有法國那樣利害，其實也是很可驚的。俄羅斯因對德奧宣戰而受的全部損失，大約是在美金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巴爾幹諸國和波蘭的損失，則更爲重大。礦山是被燬壞了，農產物是被焚燒了，橋樑是被轟燬了，機械是被擊壞了。至比利時的情形，尤爲可慘，除西部海濱外，差不多沒有一處不是被德軍蹂躪的；所以據各種估計的平均數目，該國的物質損失，大約要在六七十萬萬元左右。英國和歐洲的大陸，雖然已隔了一條海水，但也不能完全避免財產上

的損失。即以東部，南部和內地所受的空中攻擊的損失而言，據欽斯的估計，也要達到美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了。關於航業一項，誠然是英國戰時最重要的事業，可是我們可以留到下一章再討論。

五 英國的農業生產和糧食供給

大戰之影響各交戰國的農業，而使其發生重大的變動，這也是無可諱言的。因為當大戰的時候，不但普通人民和軍隊的糧食，要用種種方法儘量地增加；而同時發生的農業上的生產技術問題，和土地的所有權問題，也是非常複雜而難以解決的。譬如我們只要想到，各交戰國軍隊人數的四分三以上，都是來自田間，就可以知道那維持勞工供給的問題，是怎樣地重要了。然而假使當時沒有幾千幾萬的婦女，兒童，和老弱男子，代替強壯的勞工，在田間耕種，恐怕那時歐洲糧食產額的低減，還要不止這樣哩。

當一九一四年，大戰開始的時候，英國本土所產的糧食，還不及全國供給額的五分之二，小麥的產額，也不及五分之一。一般地主和農夫，在戰前的三四十年間，雖然都能夠按照世界市場的情形，而調節英國的農業，因而佔着比較繁榮的地位，而就大體看起來，簡直是沒有什麼差強人意的現象的。譬如一九一四年，英格蘭和威爾士可耕的土地，比一八七〇年就減少了四、七五〇〇〇畝；雇用勞工的數目，也比同時的農夫，減少了數十萬了。而一般農民，對於那一九一三年土地政策中所規定，農業勞工的最低工資，又都是充滿了懷疑和恐懼的態度。所謂封建的精神，和尊重父權的色彩，還是滿佈在這缺乏科學智識，和新

式工具的農業社會裏。所以有人說，「一九一四年的英國農夫，已經不能再算爲全國糧食的守護者；而英國的農業，和他項實業比起來，也不能像十九世紀初葉一樣，再佔全國糧食的供給者的地位，而漸漸地變爲極小的糧食供給者，和國富的生產者了。」^①

可是那震動全球的大戰，卻驚醒了這沈沈酣睡的農業。一九一七年七月，農產物的價格，比三年前的高了百分之一二〇，這就是大戰對於農業的第一個影響了。當時英國國內對於糧食的需要，既然是非常急迫，而輸入的食品，因爲水腳增加，和船隻多用以運輸軍用品的緣故，又不能適相應付這個需要。照理國內糧食的生產，是應該乘機積極鼓勵的。可是那傳統的放任政策，卻不容英國在初行開戰的時候，即行頒佈那鼓勵國內生產的條規。所以一九一五年，國中人民雖然爭向政府請願，規定小麥最低的價格，而英政府卻始終不答應。一般人民也祇能舉行大規模的羣衆運動，用傳單和其他種種直接請求的方法，去鼓吹生產的增加，和耕地的擴大。可是這種努力，都是沒有什麼效果的，一九一六年全部耕地的面積，就比一九一三年減少了許多；小麥和馬鈴薯的產額，也減少了不少。而數十萬農業勞工的離開田地，而去投軍，和其他幾千幾萬農夫的改營軍用品的製造事業，又都是農業衰退的現象。所以當一九一七年，德國對協約國

● 見彌得爾敦①戰時的糧食生產②頁一。

① Thomas H. Middleton
② Food Production in War (Oxford, 1919)

的潛艇政策，達到極度的時候，英國的農業情形，的確是非常黑暗的。

可是到了這個時機，英國政府也開始施行有效的救濟方法了。一九一六年的後半，農業局^①就等着政府的特許，而得以隨時頒布改良糧食供給和分配的命令。同時糧食委員會^②也組織就緒，專任調查各種消費品價格，所以激增的原因。最後至同年十二月，英國會又通過增設糧食部^③的法案，並在糧食部之上，特設一個糧食管理官^④。於是糧食問題，就漸漸有了辦法了。當時任糧食管理官的，是德文波得爵士^⑤，爵士的職務，據國防法案^⑥所規定的，一共有五種：一，可以頒布各種命令，指導和管理一切滋養品的生產，消費，運輸，和固藏的方法，（這種滋養品也包括各種已死和未死的牲畜）；二，可以在糧食管理官的權限內，向物主徵發各種用品；三，可以在必要的時候，佔用各處製造食物的工廠和作場；四，可以調查現有食品的数量和價格；五，可以用種種的方法，去鼓勵國內糧食的生產——其實這最後一種職務，大部是屬於糧食生產局^⑦的。所以自此之後，我們就常常看見關於糧食的命令頒佈出來，有規定食品的價格的；有禁止某種食物的出口的；有阻止某種穀類的消費的；有佔用某種製造食品的工廠的；有規定每人對於某種重要食物的消費額的。^⑧

● 這一段簡括的說明，大體是得自喜巴德^⑤大戰對於英美農業的影響^⑧頁一九三—一九五。

- ① The Board of Agriculture
- ② 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Food Supply and Prices
- ③ Ministry of Food
- ④ Food Controller
- ⑤ Lord Devonport
- ⑥ Defence of the Realm Act.
- ⑦ Food Production Department
- ⑧ B. H. Hibbard
- ⑨ Effects of the Great War upon Agri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New York, 1919)

可是在充滿着政治的和經濟的個人主義的英國裏，這種管理糧食的政策，終久是不能徹底施行，而沒有絲毫障礙。而且在糧食部初次設立的時候，國人的希望，又未免過殷；所以一到糧食部不能貫徹預定計劃的時候，各方的非難之聲就如雲而起了。但是糧食部仍舊繼續進行他們原有的職務，而始終不懈。到了一九一七年，糧食管理官，因為覺得食品分配和消費的經濟，有實現的必要，就開始向全國人民宣傳節食的原則，希望他們切實限制每星期所用的麵包，肉，糖的數量；年中又頒佈一個強制的命令，限制他們對於肉，糖，乳油，豬油，和人造乳酪的消費額，於是各種重要糧食的消費問題，就大都由國家代為分配，所不會有特殊規定的，不過麵包一項罷了。●

一九一七年八月，英國國會在農業政策上，又更進一步，而通過所謂穀物生產法案^①，以期達到兩種目的：一，由農業局根據雇主，雇工和公衆的代表若干人，所組織的區委員會的建議，為農業勞動者規定一個最低的工資率；二，實行擔保小麥和雀麥的最低價格，直至一九二二年為止。此外又特許農業局得以自由開墾或委人開墾無主的土地。可是這個法案的最終目的，還是用補助金的辦法，去鼓勵農業的生產；其辦法是：凡平均每夸脫^②的穀價，低過法定的價格時，土地的佔有人，得向政府領取補助金，補助金的數額，

● 參閱留氏^③戰時戰後的糧食供給^④頁八一—八五。

① Corn Production Act

② quart

③ H. Rew

④ Food Supplies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1926)

小麥每畝是等於所減價格的四倍，雀麥每畝是等於所減價格的五倍。所以自從這個政策實行之後，英國農業的生產力，就大形增加了。其增加的情形，用開墾的畝數，和出產的總額來表明，大略如下：●

年	分		產額 (以千畝為單位)	面積	積產	額
	小	麥				
一九一六	二、〇五四	五九、七七五	四、一七一	一七〇、六七〇		
一九一七	二、一〇六	六四、三三三	四、七八九	二〇八、一六七		
一九一八	二、七九六	九三、一四四	五、六三一	二四九、五六八		

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開墾畝數的增加，大約是一、四〇〇、〇〇〇畝，這個數目，用這兩年中，促進糧食生產的運動，所預測可以增加二、六〇〇、〇〇〇畝的標準來比較，當然相差還遠。●可是這種現象是無可補救的。因為要想使許多農民，都能了解糧食問題的嚴重，本來是辦不到，而他們機械和肥料的設備，和工作的方法，又都是有顯著的缺點的。並且當一九一六年的春季，英國因為德軍大舉進攻的緣故，又徵調大批的農民，到前敵去應付敵軍，在這種緊急的情形之下，自然不能不暫時放棄促進生產的計劃的。

● 此表錄自巴坎①大不列顛②卷二頁一三八。

● 參閱經濟學雜誌③一九二二年十月號，楞那得④的『一九一四年以來的英國農業』⑤一文。

① John Buchan
 ② Great Britain (2 vols. Boston, 1923)
 ③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④ R. Lennard
 ⑤ "English Agriculture Since 1914"

所以觀察了這幾種情形以後，我們雖然看見英國一九一八年生產地的面積，只增加至一二，三九九，〇〇〇畝，已經要承認他是一個不容易的成績了。彌得爾敦曾經說，英國一九一四年的糧食生產額，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只夠供給全國人口一百二十五日的食用，到了一九一八年就足夠維持一百五十五天的食用了。這種進步總不是歐洲其他國家所能辦得到吧。

英國戰時控制物價的策略，自研究公共經濟政策的人們看起來，也是值得注意的。該項策略的大要，是要規定一個最高的躉賣和零售的價格，自最初的生產者，輸入商，以至最後的零售商，都要包括在內；不過在原則上，還是允許從事生產和分配的人，可以賺着和戰前標準相當的利潤。這個制度的影響，據留氏所說的，誠然有時可以阻止物價的飛騰，但有時也使糧食的價格，不能低至本來可以低減的標準。譬如一九一七年穀物生產法案所規定的最低價格，就和實際的市場價格，沒有什麼顯著的關係。各農人索取穀物的代價，都是和糧食管理官所定的最高標準，相去不遠的。所以一般農業者，看到他們在一九一六

① 他的戰時的糧食生產，頁三二二，有更詳細的敘述。

② 喜巴德大戰對於英美農業的影響，頁二一八。

③ 戰時戰後的糧食供給，頁九〇—九一。

年以後所得的利益，不能也像其他實業一般大，就都非難農業局，說他偏護城市，而犧牲鄉村的利益。實則自那管理價格政策的全部看起來，這種非難，是沒有理由的。

大戰告終的時候，英國農業地的面積，比一九一三年，一共增加了一、三四〇、〇〇〇畝。在大戰中間的各年，各處草地開墾耕種的，也在三、〇〇〇、〇〇〇畝左右。結果，該國的商輪，大約也多出相同噸數的貨物艙位，來裝載軍隊和軍用品。這種發展在事實上是需要的；因為假使英國國內的糧食產額，不儘量增加，該國的人民，就要感覺缺乏各種重要的食品，而不能享受戰前的生活程度了。所以當停戰的時候，英國人民都覺得英國在糧食上有變成自足國家的必要，這是無足驚奇的。而且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英國各港口各堆棧，又都堆積着巨大數量的小麥，這也是使英人發生這個感想的一個直接原因。可是要想使英國在糧食上能夠自足，第一，就要希望一般自前敵退回的軍人，都要回到田間；第二，還要希望農業的工資，能夠維持相當的高度，使他們不至捨棄農民的生活。進一步說，即使這兩個希望都能夠圓滿的達到，而自該國農業上的技術，設備，和組織看起來，也不像能夠使戰後的糧食生產量更形增加的。所以一九二〇年和

● 見聞氏①農業經濟的基礎②頁一八二。

● 彌得爾戰時的糧食生產頁六三。

① J. A. Venn

② Foundation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Cambridge, 1923)

一九二二年，該國開墾土地的面積，都有顯著低減的趨勢；到了一九二二年全國耕地的畝數，差不多只比一九一四年多三〇〇〇〇〇畝了。這種情形當然是由於一九二一年物價貶落，對於農業利潤的影響，雖然那時政府保證農產物最低價格的政策，還是繼續施行的。看下表該國歷年四種主要農產物的每畝平均產額，就可以知道這些農產物的產額，並沒有比戰前加多。●

年 分	小 麥 (鎊)	大 麥 (鎊)	馬 鈴 薯 (噸)	飼 畜 乾 草 (英擔)
一九一三	三一·二	三二·四	六·五	三一·九
一九一八	三二·九	三二·四	六·六	二九·〇
一九二〇	二八·五	三一·〇	五·八	三〇·九
一九二一	三五·三	二九·六	五·三	二四·四

看了以上的數字，我們就可以知道密集耕種的方法①在英格蘭和威爾斯，雖然受着戰時急迫的需要，和政府嚴密的條規的影響，而還是不能使該國的農業進步的。所以到了政府放棄管理農業的政策的時候，情勢就越發不對，由地又變成草地了，舊時的農業政策也大部恢復了。將來的結果，恐怕要像彌得爾敦所謂的『牧畜的草地，要大形增加，一九〇九到一九一三年的肉類產額，要重新發現，牛乳的數量，或且

● 見經濟學雜誌一九二三年二月號楞那得的論文。

① intensive method

也會增加；那麼以後因為穀類和肉類的相對價格變遷的緣故，也許耕地會漸漸的增加。可是這時就使糧食管理官再度出來料理，恐怕國內的產額，至多也不過能夠維持全國需要總數的百分之四五或五〇的。

在本書起草的時候，一般人們的見解，都以為英國工商的狀況，既然大部分變遷，而使國外的糧食來源，有大受限制的現象，那麼英國本國的天產富源，是更加要積極利用的了。可是在一般民衆未曾了解此後的英國工業不能再達戰前的盛況以前，要想使那在密集耕種下的耕地面積，儘量擴充，是辦不到的。但到了一九二五年的時候，因為糧食問題變成非常緊張的緣故，英國政府所臨時設立的帝國糧價委員會^①，在調查一般糧食情形以後，又建議英國須要常設一個糧食局^②，以繼續監督糧食業^③。假使這個建議，如果實行，那麼此後該國對於糧食的政策，也許是會漸漸發展一個固定的計劃的。

六 法國戰時和戰後的農業生產

● 彌得爾敦戰時的糧食生產頁三三七。

● 同書頁三二四。

● 欲知這個建議的大略內容，可以參看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二號所出版的曼徹斯特加典週刊^④。

① Royal Commission on Food Prices
② Food Council
③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法國不像英國一般，當大戰開始的時候，事實上是可以自給的。他所被敵軍攻擊或蹂躪的十個省分，雖然都是很富足的區域，但也是影響於工業的多，影響於農業的少。所以戰時法國主要的農業問題，只不過是一個怎樣維持農業勞工供給的問題。因為這次的全國動員，在八百萬的軍隊中，農民差不多佔了五百萬人，在事實上，就是剝奪了百分之六十以至八十的農業勞工，其影響於本來以小管業^①為主要元素的法國農業，是異常重大的。不但這樣，農業勞工的缺乏，既然萬萬不能藉那在田裏和葡萄園裏所利用的婦孺老弱的生產力來抵償，而各種肥料來源的枯竭，又是顯而易見。我們只要看到，當一九一四年的時候，他們所用的化學肥料，每年共達三，〇〇〇，〇〇〇噸，而到了大戰的時候，忽然退至二五〇，〇〇〇噸，就可知其農業的衰落了。^②

這種情形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得見的，就是開墾的面積自一九一三年的五九〇〇〇，〇〇〇畝，減到一九一八年的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畝。同時糧食產額的低減，也可以用下表來說明：^③

各種糧食產額表 以一千公石^④為單位

① 見布卡南^②的法蘭西④頁二六六。

② 見法國國內外大事年鑑⑤頁二五二。

① small holdings

② quintal

③ John Buchanan

④ France (Boston, 1923)

⑤ *Annuaire Général de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924)

年	分小	麥雀	麥大	麥馬	鈴薯	酒
一九〇四至一九一三	八八、四三一	四八、五九七	九、七四五	一三四、二〇四	五三、三九一	
一九一四	七六、九三六	四六、二〇六	九、七五八	一一九、九二七	五六、一三四	
一九一五	六〇、六三〇	三四、六二六	六、九二一	九三、九九〇	一八、一〇一	
一九一六	五五、七六七	四〇、二二四	八、三三二	八八、〇〇〇	三三、四五七	
一九一七	三九、四八二	三四、四六三	八、九八一	一二〇、〇〇〇	三七、五〇〇	

自上表的數字中，我們可以注意到一點，就是小麥的產額，自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都是向下的跌落，而馬鈴薯和酒的產額，到一九一六年以後卻是向上增加。這種情形，不是沒有緣故的；第一，因為大戰的時候，該國軍事當局陸續的徵召農民，開赴前線，以致農民的數目，日漸減少；第二，因為新立的國家，如美利堅、澳大利亞、加拿大、阿根廷等，對於農產物的競爭，非常利害，使法國不得不改趨於特殊農業品的生產，如捨棄小麥，而改種葡萄、甘蔗，和從事畜牧，就是一個例子。而在這幾種事業之中，尤以牧畜一項，所需的人，為數較少。在大戰的時候，政府為鼓勵糧食的生產起見，曾頒佈幾個條例：或則限制某種食物的消費；或則用免息的辦法，放款與農民；或則鼓勵農業機械的應用。這幾種政策，雖然可以維持國內糧食的產額，而使他不至低減過速；可是當大戰告終的第一年，即一九一九年，該國所輸入的糧食額的重量，還是比一九

一二年的多百分之五〇左右。可見該國的農業，在大戰的時候，也是有低減的趨勢的。下列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四年的農業比較表，是該國公家調查所得的結果，可以參閱。

甘 蔗	乾 草		小 麥		一 般 狀 況	
	全部產額(公石)	種植面積(公頃)	全部產額(公石)	種植面積(公頃)	未墾管業	荒廢田地
八三一、〇〇〇、〇〇〇	二四三、三四九	四六、二〇六、三四〇	二、五九〇、六八〇	七六、九三六、〇六五	一四五、六三四	一九一四年 五四、七二五
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七二〇	二六、〇〇〇、〇〇〇	二、九二四、八一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八二六、七四三	一九一八年 一〇三、七三一

大戰發生以後，法國的農業，自生產方面看起來，的確是有顯著的進步的。可是當一九二二年的時候，各種重要農業品的產額，除酒以外，差不多沒有一項能夠達到一九〇四至一九一三年的每年平均產額。

① 見法國大事年鑑，③頁五一〇。

① hectares
 ② kilograms
 ③ Annuaire Général (Paris, 1919)

小麥的收成，在一九二一年雖然是非常的好，可是一九二二年就大大的跌落；到了一九二三年幾乎同一九一三年的差不多。不過這時耕種的面積，雖然比一九一三年少五十萬公頃左右，而每公頃的產額，卻是增加到百分之八的^①。總之，法國自大戰以來所遇的困難，最大的大約有三：一，青年的農民不斷的自鄉村遷到城市；二，農業勞工的供給，不容易維持；三，農民對於農業機械的採用，非常遲緩。所以在一九二四年的時候，差不多有二五〇〇〇公頃以上的田地，因為缺乏農夫的緣故，竟然荒廢了。而各處田地，由婦孺老弱耕種的，也不在少數。^②

爲補救這個情形起見，他們的朝野上下，曾經有幾個有價值的建議。政府促進農民幸福的各種方案，也施行了；一方幫助農民和農業勞工，尋覓耕地，一方幫助各機關在鄉村中建築平民住屋的勸農委員會^③也成立了^④；預備借款給各郡，各省，各合作社，以供建設農業電氣制度^⑤的大宗款項，也由國立農業信用局^⑥籌足了^⑦。此外，鄉村的出生率仍舊比都市高得許多，也是一個很好的現象。總之，自各方面看起來，

- ① 參閱雷耳^④『法國農業的病態』^⑤一文，原文載在國際經濟評論^⑩一九二四年四月號。
- ② 參閱霍蒲孫^⑦『法國農業的經濟觀和社會觀』^⑧一文，原文載在農業經濟雜誌^⑨一九二四年七月號。
- ③ 見國際農業經濟評論^⑩一九二二年十月號。
- ④ 見雷耳法國農業的病態。

- ① "Return to the Land" Committee
- ② rural electrical systems
- ③ National Office of Agricultural Credit
- ④ Maurice Lair
- ⑤ "Le Malaise du Monde agricole en France"
- ⑥ Revue économique internationale
- ⑦ A. Hobson
- ⑧ "Some Economic and Social Phases of French Agriculture"
- ⑨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 ⑩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我們可以很穩當的說，法國現在還是和一九一四年一般的能夠自給。

法國戰後的復興運動，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那曾被敵軍蹂躪的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畝耕地的迅速復原。當一九一八年大戰告終的時候，本來有幾個專家曾經預測過，這些荒廢的耕地，假使能夠重行開墾，至少也不是三四十年以內所能辦得到的。可是大戰一經停止，法政府所施行的大規模的復興政策，居然就有可驚的效果。在不及一年的期間，這些土地的四分一，已經交還給原來的耕種者，而開墾了。在一九二三年，那些較壞的田地，雖然還有戰壕和電線的殘跡，而這種土地較為肥沃的部分，也都已回復耕種的常態了。到了一九二五年的開始，各種情形更爲進步：被敵軍蹂躪的土地，預備開墾的，已有百分之九十五；所有戰壕，電線和其他障礙物都撤除了；四〇〇〇〇〇〇畝以上的田地都開墾了；九〇〇〇〇〇〇被燬的房屋中，已有五〇〇〇〇〇〇所完全重建了。總計截至一九二四年的末日止，法國建設的費用，一共就花了七四二〇六〇〇〇〇〇佛郎之譜。在這個鉅額的支出中，法政府所給農民的補助金，要佔極大的部分。然而各村落中，由村民自己組織建築合作社，而建造全村房屋的，也不是沒有的事。末了我還要說的，就是建設費的大部分，都是出於英美人士的私人捐助。

● 見美國商務隨員①瓊斯氏②呈美國商務部的報告，全文載在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三日的芝加哥公論報。③
● 據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紐約時報④，捐助最力的，是摩爾根女士⑤所主持的那個委員會。

① Commercial Attaché
② Chester Lloyd Jones
③ Chicago Tribune
④ coöperative building associations
⑤ New York Times
⑥ Miss Anne Morgan

七 中歐各國和糧食供給

我們凡是講到戰時糧食問題的，無論那一方面，總是先要覺到，中歐各國在糧食上的地位，比西歐的任何協約國來得困難。原來當大戰開始的時候，協約國對於德國所施行經濟封鎖的政策，一年緊似一年，使德國和他的同盟國的人民，所需的一切糧食，不能不取給於本國的出產。結果，他們向來由外國輸入至少供給六分之一人民的糧食，就非由本國農業自行生產不可了。更具體點說，穀類，脂肪類，牛乳類和各種肥料等等，雖然向來可以向國外採辦，此後便要自謀供給的方法了。

也不知道是有心備戰呢，或是無意，德國在一九一四年的前後，就已經貯藏着巨量的食糧和飼畜的草料。而在大戰以前，該國人民也是非常飽食；據說以每人每日所進的熱量而言，英國是三，四〇〇，法國是三，八〇〇，而德國卻有四，〇二〇之譜；其糧食的充足，也可想而知了。所以當大戰初起的兩年中間，德國絲毫沒有覺到普遍的糧食缺乏的痛苦。到了一九一六年的春季，這種痛苦，纔慢慢的嘗着。在這個時期，封鎖的勢力，越發利害，蛋白質和脂肪質的供給，都大形銳減，以致該國大部人口的糧食，無論在數量上或

● 本篇所用關於德國糧食供給的材料，大都採自斯塔令①「戰時德國的糧食供給」②一文，原文載在帝國統計學會會刊③一九二〇年三月號。

① E. H. Starling
② "The Food Supply of Germany during the War"
③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是在食品支配的均衡^①上，都大受影響。同時不良的氣候，又使馬鈴薯的供給，減至一九一三年的產額的一半；一九一七年供給消費的穀類，比戰前的平均額少二、五〇〇、〇〇〇噸弱。化學肥料輸入額的減少，又使那本來每一百畝可以比英國一樣大的土地多供給三十人的生產力，低減至可驚的水平線上。此外，牛乳的產額，也少至平常的三分之一了；牲畜的數目，在大戰告終的時候，也只及戰前的五分之一了。

爲應付這個嚴重的情形起見，德政府曾經施行種種果毅的策略，去限制人民對於糧食的消費。於是在一九一六年以後，平均每人每日所進的熱量，照成年男子所必需的標準應在三〇〇〇以上的，現在都限至一五〇〇左右了。英國某著名的科學家也曾說，當大戰的最後兩年中，普通德國人民在限制下所得的食品量，還不及健康上所必需的數額三分之二^②。結果，那受着糧食缺乏的影響最深的都市人口，生機也低減了，精神也頹喪了。可是事實上德政府雖然有限制糧食消費額的命令，而該國的農業階級，還是用極高的價格，將巨量的糧食，賣給各自治區^③和製造軍用品的工廠。所以農業者雖然獲利倍蓰，而各城市的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都沒有足夠的糧食去充饑。例如，一九一八年的夏季，柏林的居民，每星期本來可以有四磅麵包，七磅半馬鈴薯，一磅半肉（不過這不一定常常可以得到的），一磅半糖，和一點點的乳油。

① 見斯塔令的論文。

① balance of the diet
② municipalities

乳餅和果醬。而到了那年的八月，在三星期之中就一定有一星期得不到肉^①。這樣看起來，當德軍在西部前線敗退的時候，無怪全國要掀起大罷工和大革命的風波了。

奧地利·匈牙利^②的糧食恐慌，比德國還要利害。該國的農業生產在戰前本來就比較的不發達；到了大戰開始的時候，他們的政府雖然也曾施行各種補救的政策，去增加糧食的生產，保護勞動的供給，和鼓勵蔬菜、果實、和甘蔗的栽種，但都為非常迂緩^③。而且政府的無能和腐敗，又往往足以低減這些政策的效力。所以至少我們可以說，該國政府對於糧食的管理，是太緩的了。結果，我們可以看見一方西加里西亞^④的農民，任意的將大宗的糧食，賣給維也納^⑤和布達佩斯^⑥的投機商人，以圖巨利，而一方奧國政府卻任克拉科^⑦的居民活活的飢餓^⑧。此外貨幣的膨脹，又使糧食缺乏的現象，越發利害；而奧國運輸制度的破壞，又使各處大城如維也納、布拉格^⑨等的糧食供給，更加低減。於是約瑟^⑩在一九一四年所預料奧匈聯邦將要瓦解的事實，也因為這種內部經濟制度的破壞，而越發發現的快了。

① 參閱騰拍雷^①《巴黎和會史》第一冊頁一六三。

② 國際農業經濟評論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號和十二月號，卡爾布倫涅^②的『戰時鼓勵農業的政策』^③一文。

③ 騰拍雷《巴黎和會史》第一冊，頁一六三。

① H. W. V. Temperley
② A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at Paris (6 Vols., Kondon, 1921)
③ Herman Kallbrunner
④ "The Measures adopted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griculture during the War"
⑤ West Galicia
⑥ Vienna
⑦ Budapest
⑧ Cracow
⑨ Prague
⑩ Franz Joseph

大戰以後的中歐情形，還是非常紊亂，要想恢復到戰前的狀況，自然是相差很遠。因為維爾賽和約，一則使德國割讓許多領土，（包括上西利西亞^①）一九二一年由人民所投票公決，劃出德國版圖的一大部，分，再則使該國獻出許多食品，牲畜和煤炭；三，尤其利害的，則使該國負擔着極爲重大的賠款。這幾種事故，我們以後還要詳細的說到，不但可以阻礙德國農業上的生產力，使其不能達到戰前產額的水平線，并且也使該國人口不能得到充分的營養料，和引起一種怨恨的心理；而三者之中，尤以賠款的負擔一項，足以引起貨幣的膨脹，和生活費的提高，直至一九二四年道威斯計劃^②實行時爲止。此外該國的農地，在大戰時期又被連年掘壕溝的工作，攪得不成樣子，要想重新恢復生產的能力，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德國有個著名的管理糧食和農業的官吏，在一九二〇年曾經說道：「現在的德國，是在致命的圈子裏了；因爲糧食不足，生產自然不多，而工資卻要增進；工資增進，生產品就越發減少，越發昂貴，而結果農業品的生產，卻也被阻礙了，所以假使這個循環式的圈子，不能打破，則物價還是要步步的升高；然而要打破這個圈子，就非由他國供給糧食不可」^③。至一九二〇年以後，則該國的情形，有時是好的，有時是壞的；壞的呢，是在法軍佔據魯爾^④的黑暗時期；好的呢，是在一九二四年以後，因爲自此以後，該國的情形雖然不是完全順利，而

① 美國政治社會學會年鑑^④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胡拍博士^⑤的「糧食情形和農業生產」^⑥。

① Upper Silesia
② Dawes plan
③ Ruhr
④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⑤ Dr. Huber
⑥ "Food Condition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前途卻是比較任何戰後的時期爲樂觀的。下表就是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三年德國五項主要農業品的產額和噸數①

穀類	噸		產數		額 (以米突頓①爲單位)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三年	
小麥	三、六〇二、六〇〇	三、六九五、五三五	二、九三三、八二〇	二、八一九、六五八	
黑麥	一〇、六六二、五九三	一〇、九一一、八九〇	六、七九八、六三八	七、一七四、六七四	
雀麥	七、九〇五、五六〇	八、三五八、九四〇	五、〇〇四、九八三	五、九七五、五一五	
馬鈴薯	六、六一七、九〇三	六、八一四、三五二	二六、一五一、三八〇	四〇、六六五、三六〇②	
乾草	一三、六一九、三七八	一三、六一一、八五〇	一七、一九七、二二九	一九、二四〇、六九六②	

八 在大戰和大革命影響下的俄國糧食

- ① 一九二四年政治家年鑑②頁九四五。
- ② 一九二二年數字。
- ③ 一九二二年數字。

第一章 一九一四年以來的人口糧食和土地改良

① metric tons
 ② Statesman's Year Book

現在我們不能不略略的敘述俄國戰後和大革命後的農業情形了。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俄國自經濟組織上說起來，本來是可以明明白白的分做幾個部分的。而其在南緯六十度的大區域裏，卻是一個產穀的要地；無論什麼黑麥呀，小麥呀，大麥呀，雀麥呀，都是有充分的產額，不但足夠供給全部的農業人口，而且也是西歐糧食的尾閘；所以在生產上，俄國的地位，本來不是很壞的。可惜該國的耕種方法，非常幼稚，交通制度又不改良，而大旱又常常發現；以致有很大的面積，尤其是倭爾加河流域①時常鬧着饑荒。大戰發生以後，情形也越發嚴重了。一方鉅大的生命損失，既然使該國的元氣，大受損傷；一方分配糧食的器具，又被破壞得乾乾淨淨。而在一九一六年左右，因為在國際上陷於孤立地位的緣故，所有國外的鐵路車輛和農業器械的來源，又都完全斷絕；這種器械本來都是該國所必需的，現在來源既絕，其結果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此外，包括一七〇〇〇〇〇〇人和二〇〇〇〇〇〇匹馬的大動員，又使開墾的面積，大形銳減；鐵路運輸的破壞，又使大部分的農民不能分散他們賸餘的產品。而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和接踵而來的內戰，在烏克蘭②和其他最富的農業區域的蹂躪；協約國對於他們很利害的經濟封鎖；莫斯科③布爾札維克政府④對於農民的糧食徵收的政策；和一九二一年的大旱和大饑荒，也都是使糧食問題發生重大困難的主要原因。那麼據這種種的特別情形看起來，難道俄國的境況，還不是嚴重的麼？所以我們看下列統計，一九一六年以後的穀類產額，雖然減少了百分之五〇，還是無足驚奇的。但下列的數字，并不包括高加索⑤

① Volga valley
② Ukraine
③ Moscow
④ Bolshevik
⑤ Caucasus

和土耳其斯坦①在內②。

年	分	種 植 面 積 (以百萬公頃爲單位)	產 額 (以百萬噸爲單位)
一九一六		九〇·八	六五·九
一九二〇		六二·五	二八·九
一九二一		五四·〇	二六·九
一九二二		四九·五	三三·六

假使我們用一九二二年春季的開墾面積，來和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的總畝數比較，則前者只有後者的百分之六〇③。在一九二〇年小麥的產額，比一九一七年少百分之二〇，雀麥少百分之二四，馬鈴薯少百分之二三④。

① 見南森②俄羅斯與和平③頁一〇二。這本書的七八兩章，對於蘇俄的情形，頗有均勻詳細的敘述，而關於農業的狀況也很詳細。南森博士是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俄國的救荒幹事。

② 見馬斯羅夫④四年革命後的俄羅斯⑤頁五五。

③ 見力茲⑥俄羅斯最近經濟發達史⑦頁二〇七—二一四。

第一章 一九一四年以來的人口糧食和土地改良

① Turkestan
 ② Fridtjof Nansen
 ③ Russia and Peace (London, 1923)
 ④ S. S. Masloff
 ⑤ Russia after Four Years of Revolution (London, 1923)
 ⑥ K. Leites
 ⑦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Russia (London & New York, 1923)

最後蘇俄政府也知道俄羅斯的經濟生活，是不能用偏護都市和工業，而犧牲鄉村和農業的政策去恢復的。所以早如一九二〇年，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①就設立許多地方委員會，預備用鄉村做生產的單位；而強迫的播種運動也開始進行。可是試驗了一年以後，竟然沒有什麼效果。一方呢，農民還是堅決的依照他們自己所需要的最低數額而限制播種的數量；一方呢，政府對於工業中心所定的糧食消費額，卻不僅引起了糧食躉賣的投機，而且激動了勞工和兵士，對於政府所定消費額的質和量的不滿意。所以到了一九二一年的春季，列甯^②就決定放棄強迫的糧食捐，而重新設立自由市場。此外并在是年十二月的共產黨大會，極熱烈的擁護他的「新經濟政策」說：假使他們要引誘農人增加生產，那麼這個變遷是必要的，因為這樣一來，不過是用貨幣徵收的農產稅，去代替實收物品的糧食捐，其結果還是一樣的。并且據他想起來，這種政策雖然自嚴格的共產主義說，是暫時的讓步，而事實上假使要農人工人在經濟上實際聯絡，卻也是必要的。^③

這個政策對於生產上的影響，目下還是非常輕微，要想加以判斷，是事實上所不可能的。至該國穀類

● 要知道新經濟政策的大略內容，可以參閱未登非爾得^④俄羅斯的改造^⑤頁八九—九六（伊甸^⑥和保羅^⑦曾經把他

譯成英文，一九二四年在倫敦出版。）

① Central All-Russian Executive Committee
② Lenin
③ Kurt Wiefenfeld
④ The Remaking of Russia
⑤ Eden
⑥ Cedar Paul

的產額，據下表所示，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還是繼續的低減如下：●

年 分	穀類總產額（以百萬俄衡 ^① （一俄衡等於三六·〇七磅）為單位）
一九一六	二、八二九·五
一九二二	一、九〇一·三
一九二三	一、八二三·四
一九二四	一、八一七·三

不過低減的數目，自一九二二年以後，卻比較的輕微罷了。因為布爾札維克政府，只給農人土地，而不給他們新式的農具和肥料；在科學的耕種方法，沒有採用以前，顯著的進步，是不會有的。然而現在（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的農業委員會^②對於防止時常歉收的問題，已經是大加注意了。可是今日俄國農業的狀況，還是和一九二〇年一般，極乎需要外國的借款，機械，和科學專家；但外國究竟能否實施這種物質上的幫助，還是要看俄國能否和其他各國，立即恢復邦交。

九 歐洲自一九一四年以來的農業生產

我們以上敘述過去十年中的歐洲糧食問題，也算不少了，現在再把歐洲來做個整個的經濟單位，而

● 蘇俄商業年鑑^③（一九二五年在紐約出版）頁五三。

① poods
 ② Commissariat for Agriculture
 ③ Commercial Year Book of the Soviet Union

橫斷的把他結論一下，這也許是有益的。講起歐洲的農業情形，我們只消拿幾個主要農產物的統計，來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他是比戰前退化了，至少是暫時退化了。下表就是五種主要穀類，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三個時期的平均產額和平均面積。

穀類	面積(以百萬公頃為單位)			產額(以百萬公石為單位)		
	一九〇九—一九一三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	一九一九—一九二一	一九〇九—一九一三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	一九一九—一九二一
小麥	二七·三	二五·三	二三·八	三四八·六	二七八·六	二七五·〇
黑麥	一三·六	一二·三	一一·四	二〇三·六	一五〇·二	一四一·九
大麥	八·七	八·四	八·六	一三一·四	一〇七·四	一〇七·〇
雀麥	一七·二	一五·五	一五·五	二五七·二	二〇一·四	一九五·四
玉蜀黍	九·四	九·〇	八·九	一三七·〇	一二二·一	一〇九·〇

假使我們以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的平均，當做基數一〇〇，則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的指數，將如下表所示：

- 除另有指明外，本章所用的統計，都是採自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國際農業統計年鑑，自一九二一年後國際農業會每年都有年鑑出版。

穀類	類面	積產	額
小麥	八七·二		七八·九
黑麥	八三·八		六九·七
大麥	九八·九		八一·四
雀麥	九〇·一		七六·〇
玉蜀黍	九四·七		七九·六
總平均	八九·五		七六·九

以上兩表可以自客觀方面，證明產額的低減，比開墾噸數的低減，還要利害；換一句話說，就是每單位土地，開墾所得的淨產額，是很顯明的低減了。至於這種低減的原因，當然是大部分可以用俄國農業的衰落去釋明的。因為假使我們單用除俄羅斯以外的土地，來做比較的標準，則祇是小麥一項，戰後每公頃的平均產額，在事實上已經是比戰前略有增加了。●

此外還有一種原素，也要加入比較，這就是同時期的糧食輸出額和輸入額的關係；因為這種數字變遷的趨勢，自客觀方面，也可以證明戰後和革命後歐洲自給能力的衰落。下列就是歐洲糧食輸入超過輸

● 參閱一九二四年國際農業統計年鑑正文前頁五五。

出，或輸出超過輸入的比較表：（「十」號表示出超，「△」號表示入超——以百萬公石為單位。）

穀類	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的平均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平均	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的平均
小麥	△七二·三	△八六·一	△一一八·二
黑麥	十三·一	△二·五	△一〇·三
大麥	△三·七	△七·五	△一〇·七
雀麥	△七·〇	△一六·九	△八·四
玉蜀黍	△三六·〇	△二九·三	△三五·九

在以上五項穀類中，只有玉蜀黍的輸入額對於輸出額的比例是沒有增加的。下表是同樣事實用百分率來表明：

穀名稱類	歐洲穀類輸入額和所有國家比較的百分率			歐洲穀類輸出額和所有國家比較的百分率		
	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	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
小麥	九六·〇	九〇·六	八八·一	四九·七	九·六	一·四
黑麥	一〇〇·〇	九九·九	九九·九	九八·九	四九·三	九·九
大麥	九八·九	九七·一	九四·〇	八六·六	四〇·七	二二·五
雀麥	九五·四	九二·九	八七·四	六八·二	九·六	一三·五
玉蜀黍	九一·一	八七·一	八八·七	三九·七	一六·〇	一四·二

我們比較了這兩項輸入和輸出的百分率以後，就可以決定戰時戰後歐洲在世界糧食上的地位了。誠然自比較上說，大戰爆發以後的各年，歐洲穀類的輸入額，並不會像戰前各年一樣多，但是他們的輸出額，在全世界穀類的銷售額上說起來，卻是非常衰落的。這樣看起來，豈不是歐洲本土所出的糧食，供給自己需要的多，而輸出的少麼？那麼就是這一點已經可以證明歐洲是漸漸的依賴他處，如北美洲，南美洲，印度，和澳洲等處的糧食了。這種統計，當然不能包括人類糧食的全部，但也足夠表明大部的趨勢，即使非穀類的食品，包括在內，也不至發生什麼輕重的影響的。

十一 一九一四年以來的土地改良

討論近代歐洲農業的發展，而不會顧到土地制度的變遷，還不能算做完全的敘述；所以我現在再將一九一四年以來，關於土地制度方面，最顯著的變遷，大略敘述一下。大戰對於農業的影響，最明顯的，當然是農業勞動的質和量的變遷，這種變遷就是因數百萬農民開赴前敵的緣故而發生的；可是我們同時也可以說，農業界，尤其是從前俄羅斯和奧地利帝國領土內的農業界的智識，是大進步了。所以有人以為在大戰的各種經濟影響中，尤以大地產的破壞，封建遺跡的鏟除，和因大戰與革命，而愈形迫切的農民土地慾的滿足為最有成功的希望；這一句話，是很對的。而自事實上看起來，糧食生產者在戰後的地位，的確也是提高不少。譬如歐洲工業界裏的共產主義和其他激進主義。在戰後都是突飛猛進，而農業界就也有什

廢農業的民主主義起來，和他們並駕齊驅。此外就是在很大，很發達，而封建色彩極為淡薄的國家裏，土地分配的制度，也是有顯著的變化；這種事實都是鑿鑿可徵的。這些國家討論了之後，我們就要講到中歐和東歐各處基本的土地改良了，因為這些地方的農業狀況是戰後情形的大關鍵。

在這個時候，英國的農地面積，屬於住在農民的，已經自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一〇·七，增至一九二一年的百分之二〇。畝數自二，八九〇，五五九，增至五，二三一，八四七；管業自四八，七六〇，增至七〇，四六九。而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的兩年中間，這些土地的地主人數，也實際增加了百分之四五。到了一九二二年，又有人估算某地產拍賣公司，前後一共賣出了三，〇〇〇，〇〇〇畝的土地，其面積幾佔英格蘭和威爾斯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所以英國有個著名的戰後情形批評家，在一九二三年曾經說：『在每日的報紙上，我常常看見，平均一日總有五六家有名望的人，出賣他們的土地，或五六處有幾千畝的田地出售』。這種大規模的土地移轉，大概都是自舊日的大地主手中，賣給「戰爭的獲利者」，佃戶，鄉村的

① 經濟學雜誌一九二三年二月號楞那得的論文。

② 大西洋月刊一九二二年四月號柯克斯③『英國土地制度的變遷』④

⑤ 馬斯忒曼⑥戰後的英國①頁四八。

① war profiteers
② Atlantic Monthly
③ Harold Cox
④ "Changes in Land Ownership in England"
⑤ C. F. G. Masterman
⑥ England After War (New York, 1923)

自治團體，或其他公共的機關。但這些因戰爭而在契約上獲利的財政家，金融家和商人，所以購買土地的目的，還是大半在滿足他們置產的欲望，而不是眞眞的想做農業者。

要知道土地移轉的原因，我們不必走得太遠，只是地方稅率的提高，法定工資的增加，和農業工會的團結運動等三種事實，就可以解釋了；因為這些原因往往使地主無利可圖，而不得不出售土地。可是事實上當戰後農業恐慌發現的時候，賣地的人到是比較買地的多，所以有大部分的田地，竟然不得不變做公園，學校或醫院；這種情形就是英國向來最著名的花園，也有不免的。至管業面積的大小，而自每塊一畝的以至三百畝以上各種大小的管業看起來，一九二一年的趨勢，是極大和極小管業的漸漸減少，和中等管業即自五十畝以至三百畝大的漸漸增加。①

因為英國農業者的情形，沒有什麼很好的，全國農民協會②於一九二一年，就定出一個政策，要求政府：減低地方稅的稅率，給予農業者借款的便利，保護地產權的安全，和修改保護工業法案③，以期農業者也能夠得到相當的保障。可是他們對於農業者工資應能維持生計，農業者住屋應當儘量改良的問題，卻

● 關於這一點的詳細統計，可以參閱開氏農業經濟的基礎頁六三。又自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財產法案④行以後，英國只有兩種管業可以存在：一種是絕對的自由管業⑤，一種是定期的租借管業⑥。

① National Farmers' Union
② Safeguarding of Industries Act
③ Law of Property Act
④ absolute freehold
⑤ leasehold for a term of years

都沒有相當的要求；這些要求是包含在勞動黨^①的農業政策裏面的。該黨的農業政策，除了上列二點以外，又規定：「一，促成民治制度的農業會議；二，設立由國家管理的農事試驗場，」以期鼓勵農民大規模的採用最新的生產技術。此外自由黨^②在一九二四年也建議施行一種國有的土地政策，將非由地主自耕的土地，一律改隸國家；不過同時也保證這一般失地的地主，每年仍舊可以收到地租，仍舊保障我們和他們子孫的地產權^③。可是一直到了現在，除一九二三年曾經減低農業者應付的地方稅以外，以上種種的計劃，差不多沒有一件能夠實行，而英國全部的農業也只是故步自封，沒有什麼重大的發展。

法國的農業者，和英國一般，也是靠着在外地主^④的重大犧牲，而獲得利益的。自大戰發生以後，土地稅率日漸增加，一般在外的地主，都覺得投資於土地方面，是比較的不合算，而相率出賣土地，於是土地移轉的現象，就一天多似一天；結果，大管業和小管業的數額，都漸漸減少，而中等管業則漸漸增加。所以到了現在，全法地主佔地至七十四畝以上的，差不多要退至全數的百分之五^⑤。可是該國無地的農業者，雖然都遷徙入城，而有地的，還是繼續從事農業。他們現在所最感困難的，就是怎樣可以和工業方法競爭有效

① 曼徹斯特加甸週刊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七號載有這個計劃的全部節略。

② 見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紐約時報。

③ Labor Party
④ Liberal Party
⑤ absentee owner

的問題。其實在這種土地分割極碎的情形下，他們要想競爭，除非採用比戰前規模更大的銷售合作和購買合作，是不能成功的。然而在歐洲各國中，感覺農業社會主義的需要最淡的，卻要算法國呵。

假使在歐洲的地圖上，自阿姆斯特丹①畫一條線，一直到威尼斯②，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條線東面地方的土地所有制度，自一九一六年以來，差不多都經過大大小小的變動，有的竟然是根本改革的。可是德國到是一個重要的例外，其所謂改革儼然是個紙上的空談。原來該國一九一九年的民主憲法，雖然有『爲應付居住的需要，促進人民的居留，鼓勵田地的開墾，或發展國內的農業起見，國家得以徵用人民地產』③的規定；以後各次通過的法律，雖然又有『凡每區土地的百分之一〇，是在大地主手中的，該區的地主，得以組織團體，辦理關於讓賣土地的事宜』④和其他類似的條文，以補充憲法的不足；而事實上國家收用人民土地的例子，還是很少的。這是因爲在德國東北部人口較少，而有貴族的大地產的省分裏，人民要求土地的勢力，本來不大利害；而在巴威⑤和來因蘭⑥求地慾望較爲濃厚的區域，則大管業的面積，超過法定的最高數額一百公頃的，又不過在百分之二，以至百分之三左右。⑦

● 德國一九一九年的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英文的譯本一九一九年在倫敦出版。

● 見俾耳德⑤近日歐洲大事記①頁一九二—一九四；達格拉斯·伊爾文⑦農業歐洲的發展③頁二〇五—二〇九。

① Amsterdam
② Venice
③ Bavaria
④ Rhineland

⑤ Charles A. Beard
⑥ Cross Currents in Europe To-day (Boston, 1922)
⑦ Helen Douglas-Irvine
⑧ The Making of Rural Europe (London, 1923)

可是在奧地利^①、羅馬尼亞^②、南斯拉夫^③、捷克斯拉夫^④、波蘭^⑤、匈牙利^⑥、拉特維亞^⑦、愛沙尼亞^⑧、布加利亞^⑨、立陶宛^⑩、芬蘭^⑪各國裏，就有用立法的權力，來分割大地產的事實了。在這些國家裏，那一般自戰地退回的農人，因為有替國家效勞的緣故，都能夠向國家要求廢除大地產，而設立農人的自由管業。其實在歷史上，古代的君王對於戰地回來的兵士，本來是有分封茅土的遺習，他們這種要求，也不過是仿照這個遺習罷了。至關於原地主方面的權利問題，這般東歐各國的立法，在原則上到也都承認應該有相當的賠償，不過賠償的數目，大多數總是比市價低得許多。譬如波蘭只有市價的二分之一；羅馬尼亞和奧地利只有每年租金的若干倍；布加利亞以自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五年間的平均地價做標準，而又減去百分之十以至五〇。這種收用土地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要使無地的農夫，都有得地的機會，而一方面也是要使現有管業的面積，不至有相差過遠的現象，而且還要使那條地制度^⑫仍然存在的地方，所有的條地都連合起來。所以在法律上，假使有一個農民所有的土地，面積太少，不夠維持家計，他就可以向國家領取土地，以使他的資本和勞力，都能夠得到極高的效率。至於每人所能佔有的土地面積的最高額，這些國家的法律也各各不同：羅馬尼亞是五〇〇公頃；捷克斯拉夫是自一五〇以至二五〇公頃（視土地的生產力而定）；波蘭是自六〇以至一八〇公頃；拉特維亞是八〇公頃；布加利亞最少，其每家所能佔有的地產，至多不能高過三〇公頃。

① Austria
 ② Rumania
 ③ Yugoslavia
 ④ Czechoslovakia
 ⑤ Poland
 ⑥ Hungary

⑦ Latvia
 ⑧ Esthonia
 ⑨ Bulgaria
 ⑩ Lithuania
 ⑪ Finland
 ⑫ strip system

這些農業法令的頒佈時期，有的是在一九一九年，有的是在一九二一年（布加利亞），有的是在一九二二年（立陶宛和芬蘭），雖然都是實行了沒有好久，而實際上的進步，卻是着着可以看到。羅馬尼亞的進步是最快的，該國在一九二二年的年中，就有五〇〇〇〇〇公頃的耕地，由大地主手裏，授給一八〇〇〇〇〇個農人，而實際成爲一個小管業的國家。此外還有人估計，假使這個計劃，全部實行，將來在一千三百萬公頃的耕地中，就可以有一千二百萬公頃的土地，分屬於三四百萬個農人，每人大概自一公頃以至五公頃左右。捷克斯拉夫的土地改良，卻是比較的緩進，希望「這個運動的初期經驗，都可以隨時借鑑；而這個改良的社會和經濟影響，也可以隨時探研」；然而該國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二間，已經差不多有八〇〇〇〇公頃的土地，被國家收來而重新分派了。波蘭大部分的土地本來就早在農人手中，所以該國在一九二〇年雖然有土地法的頒佈，而事實上卻沒有什麼重大的變遷。不過一九二二年的年頭，有一，七〇〇戶的地產，或二六五，〇〇〇公頃的田地，被國家拿出重行分配罷了。布加利亞的農民黨，

① 關於各國一九二二年以後土地改良的進步的詳細統計，現在還不能得到。

② 國際農業經濟評論一九二二年六月號。

③ 葛魯貝爾①捷克斯拉夫②頁六四。

④ 國際農業經濟評論一九二二年十月號。

① Josef Gruber
② Czechoslovakia

卻是十分得勢，他們並且繼續握着政權，直至一九二三年的夏季爲止；所以該國的土地改良也是由他們直接執行的。可是他們究竟進行到什麼程度，我們到沒有得到一個精確的消息。此外，布加利亞在戰後各年中，也可以算是巴爾幹諸國①中農民運動最爲團結最爲鞏固的大本營；所以現在也有人稱布國的農民黨，爲綠色的共產黨，來和俄羅斯的赤色共產黨互相對峙。

蘇俄農民的土地慾，在這次屬於共產性質的革命裏，可以算完全解決，而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可是在最初時期，該國農民之所以接收共產主義，實在是因爲蘇俄政府在名義上雖然有將全國土地收歸國有的主張，而事實上只是大地主的土地變成國有。所謂真正的土地國有政策，是不會實際採用的。換一句話說，該國農民只是在必要的時候，用暴力去剝奪大地主的土地，等到剝奪到手之後，政府卻沒有權力向他們收回；而他們自己卻也變成最頑固的保守黨了。所以「布爾札維克的領袖，老早就知道，要想俄國農民實際接收共產主義，是絕對不可能的。列寧②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季，雖然發表一個很聰明很堅決的警告，極力想挽救這個缺憾，而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共產黨全國大會，他也反轉來說，爲國家的利益計，此後的經濟政策，還是要尊重中等的農民階級的意見，「這個階級就是三年以來我們所不能感化的」。③所以到了一九二一年，蘇俄政府就應許農民可以有自由支配農產物的權利，而土地在法律上

① 南森或羅斯與和平頁一三。

① Balkan region

② Lenin

則仍舊屬於國家，農民不能自由售賣或抵押。然而農民既然可以佔有土地，既然可以自由耕種，他們的子孫對於土地又既然有優先權，則在法律上，土地到底是屬於國家的，或是屬於農民的，他們是可以不問了。至於那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的土地法，雖然規定各自治村，可以自由選擇隨時分派土地，或是每人永種一地的政策，而大概的趨勢，還是採用後一種的爲多。所以近來該國的農民，好像都很滿足於他們的經濟情形，而於一九二五年以後，又更進一步，極力想多得些政治上的利益。如一九二五年四月，蘇俄政府公佈一道命令，應許農民可以雇用勞工，並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增加工作的時間到八小時以上，就是一個很可注意的實例了。●

自以上所述歐洲戰時戰後的土地改良看起來，我們可以很穩當的說，要想那些獲得土地的農人，放棄土地，是萬萬辦不到的；因爲在大戰和革命以後，農人的勢力，日益膨漲，事實上是已經變爲最重要的階級了。所以小農管業，在過去的時候，既然是一天多似一天，而此後的趨勢，也不至會十分改變的。至於這種改良對於產生上的直接影響，當然也是各處不同。俄羅斯的大地主，本來都已採用科學的耕種方法，自從大地產分割之後，一般小農民都沒有力量去購買肥料和機械，以致生產量也漸漸減退。然而據南森博士

● 見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

所說，這個現象是不會長久的。捷克斯拉夫土地改良的結果，據可靠的消息，是非常有成效的，因為「土地所有權向來是農人的一種希望，現在既然成爲事實，則個人對於農業的興趣，自然也可以非常濃厚了」。然而這些東歐和中歐的國家，同時也有一個緊迫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怎樣供給各管業房屋和資本。現在這個問題，他們已經漸漸的用各種合作的制度來解決了。南斯拉夫現在的趨勢，是種麥的畝數漸漸減少，而種穀的漸漸增加。總之，將來直接供給糧食的農業，總要日漸繁榮，而使農人的生活程度逐漸提高，而那些不實行土地改良的國家，農產物的輸出，則逐漸減少。

● 俄羅斯與和平頁一一四。

● 葛魯貝爾捷克斯拉夫頁六六。

● 參閱本書第五章第十九節。

參 考 書

參
考
書

大戰的物質損失和人類損失

- E. L. Bogart, *Direct and Indirect Costs of the Great World War* (New York, 1919).
- S. Dumas and K. O. Vedel-Petersen, *Losses of Life caused by War* (Oxford, 1923), Part II.
- G. Bodart and V. L. Kellogg, *Losses of Life in Modern Wars* (Oxford, 1916).
- H. Folks, *The Human Costs of the War* (New York, 1920).
- M. Lanfranco, *I Fattori demografici del Conflitto europeo* (Rome, 1919).
- C. J. H. Haye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New York, 1921), 388-395.
- R. Harlow, "A New Estimate of World War Casualties," in *Current History*, June, 1925.

人 口 和 移 民

1. 概 論

五
九

- H. P. Fairchild, *Immigration* (Revised Ed., New York, 1925).
- E. B. Reuter, *Population Problems* (Philadelphia, 1923).
- R. W. Seton-Watson, *Europe in the Melting Pot* (London, 1920).
- H. Cox,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New York, 1923).
- T. H. Dickinson, *The New Old World* (New York, 1923).
- F. A. Keller, *Immigration and the Future* (New York, 1921).

- Helmer Key, *European Bankruptcy and Emigration* (London, 1924).
- R. F. Foerster, *The Italian Emigration of our Times* (New York, 1919).
- E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Legislation and Treatie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1922).
- W. F. Wilcox, "Population and the World War," in *Journ. Amer. Stat. Assn.*, June, 1923.
- F. Savorgnan, "L'Influence de la Guerre sur le Mouvement naturel de la Population," in *Scientia*, May, 1919.
- E. A. Ross, "The World Trend in Population," in *Birth Control Review*, Jan., 1924.
- Files of the Internat. Labour Review since 1922.

2. 英 國

- A. Andreades, *La Population anglaise avant, pendant, et après la Grande Guerre*, (Ferrara, 1924).
- A. L. Bowley, "Births and Population in Great Britain," in *Econ. Journ.*, June, 1924.
- Edit Abbott, "The English Census of 1921," *Journ. of Pol. Econ.*, Dec., 1922.
- B. Mallet, "Vital Statistics as Affected by the War," *Journ. of Royal Stat. Soc.*, Jan., 1919.
- C. Turner, "Migration, the Empire's Greatest Problem," *United Empire*, Oct., 1922.

3. 大陸各國

- Charles Gide, *De la Reconstitution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Paris, 1916).

- C. Briand, *Le Dépeuplement de la France son Etat actuel, ses Rémèdes* (Paris, 1919).
- 參 G. Callou, *L'Effondrement de la Natalité française* (Paris, 1918).
- 考 J. G. O'Brien, "The Influx of Aliens into France," in *Current History*, March, 1925.
- 書 Stephen Lauzanne, "A New Invasion of France," *North Amer. Rev.*, Dec., 1924.
- J. Bourdon, "La Population," *Rev. d'Econ. Pol.*, March-April, 1924.
- A. Got, "Le Surpeuplement de l'Allemagne," *Mercure de France*, June, 1924.
- S. S. Masloff, *Russia after Four Years of Revolution* (London, 1923), 15-30.
- A. Nikitine, "L'Emigration russe," *Rev. des Sciences Pol.*, April-June, 1922.
- "La Population de la Belgique," in *L'Economiste française*, Oct. 1, 1921.

農業生產和農業管理

1. 概 論

- 六 H. Rew, *Food Supplies in War and Peace* (New York, 1920).
- 一 J. A. Venn, *Foundation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Cambridge, 1923), Chaps. VII, VIII, XIV, XV, XVII.
- V. Kellogg and A. E. Taylor, *The Food Problem* (New York, 1917).
- J. R. Smith, *The World's Food Resources* (New York, 1919).
- W. H. Hamilton, "The Requisites of a National Food Policy," in *Journ. of Pol. Econ.*, June, 1918.

International Year Books of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Rom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1922 on).

2. 英 國

John Buchan (ed),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Great Britain*, (2 vols., Boston, 1923), II, 133-143.

T. H. Middleton, *Food Production in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1923).

B. H. Hibbard, *Effects of the Great War upon Agri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New York, 1919), Part II.

C. Turner, *The Land and its Problems* (London, 1921).

F. E. Green, *A New Agricultural Policy* (London, 1921).

M. Fordham, *The Rebuilding of Rural England*(London,1924).

H. W. Wolff, *The Future of our Agriculture* (London, 1918).

J. K. Montgomery, *The Maintenance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Supply in England and Wales during the War* (Rome, 1924).

R. Lennard, "English Agriculture since 1914," in *Journ. of Pol. Econ.*, Oct., 1922, and Feb., 1923.

E. H. Foote, "The Land: our Need of Small Holders," *Nineteenth Century*, May, 1924.

J. R. Clynes, "Food Control in War and Peace," *Econ. Journ.*, June, 1920.

3. 法 國

C. Chauveau, *La France agricole et la Guerre* (4 vols., Paris, 1921).

M. Augé-Laribé, *L'Agriculture pendant la Guerre*(Paris, 1925).

M. Lair, *Le Socialisme et l'Agriculture française* (Paris, 1923).

- M. Augé-Laribé, "La Production Agricole," in *Rev. d'Econ. Pol.*, March-April, 1923.
- 參 M. Lair, "Le Malaise du Monde agricole en France," *Revue*
考 *Econ. Internat.*, April, 1924.
- 書 A. Hobson, "Some Economic and Social Phases of French
Agriculture," *Journ. of Farm Economics*, July, 1924.

4. 德 國

- T. H. Middleton, *Recent Development of German Agriculture*
(London, 1916).
- V. Kellogg, *Germany in the War and After* (New York,
1919), Chap. III.
- E. H. Starling, "The Food Supply of Germany during the
War," in *Journ. of Royal Stat. Soc.*, March, 1920.
- Dr. Huber, "Food Condition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Annals of Amer. Acad., Nov. 1920.

5. 俄 國

- F. Nansen, *Russia and Peace* (London, 1923), Chaps. VII and
VIII.
- K. Wiedenfeld, *The Remaking of Russia* (London, 1924), 36-
38, 75-81, 93-95.
- 參 K. Leites,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Russia* (London
and New York, 1923), 41-46, 114-128, 216-223.
- L. Segal and A. A. Santalov (eds.), *Commercial Year-Book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1925), Chap. III.
- E. Schkaff, *La Question agraire en Russie* (Paris, 1923).
- S. Zagorsky, "La Famine russe et ses Causes," in *Rev. d'Econ.*
Pol., March-April, 1922.
- H. C. Sherman, "The Food Supply of Russia," *Pol. Sci.*

Quart., June, 1918.

- V. Zenzinov, "The Bolsheviks and the Peasant," *For. Affairs*,
Oct., 1925.

土地改良

- H. Guest,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Europe* (London, 1921),
Chaps. II-IX, inc.
- H. Douglas-Irvine, *The Making of Rural Europe* (London,
1923), Chap. XII.
- C. A. Beard, *Cross Currents in Europe To-day* Boston, 1922),
Chaps. VI and VII.
- J. Gruber, (ed.), *Czechoslovakia* (New York, 1924), Chap. IV.
- E. A. Ross, *The Russian Soviet Republic* (New York, 1923),
Chap. XXIX.
- H. Cox, "Changes in Land Ownership in England," in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922.
- H. M. Conacher, "Agrarian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Internat. Rev. of Agric. Econ., Jan.-March, 1923.
- D. Sebess, "The Land Question in Central Europe and
Russia," *Oxford Hungarian Review*, July, 1923.
- N. Gubsky, "The Land Settlement of Russia," *Econ. Journ.*,
Dec. 1921.
- Various articles in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June
17 and 24, and July 8 and 15, 1921; and in *The Nation*
(London), June 18 and 25, July 2, 1921.
- L. G. Michael, "Agricultural Survey of Europe," *U. S. Dept.*
of Agriculture Bulletin, No. 1234, (Washington, 1924).
- "New Agrarian Legislation in Central Europe: a Comparative
Survey," *Internat. Labour Rev.*, 1922.

第二章 戰時的工業和航業

世界大戰對於歐洲工業生活的影響，比前章所述的幾個，還要深切，還要利害，這是誰都知道的。因為在大戰的時候，不但貨物的生產，資本的組織，製造的技術，和運輸的制度，發生重大的變遷，就時工業和國家的關係，也是根本動搖的。原來在這幾年中間，所有加入戰團的國家，在經濟活動上，差不多都發生一種團結的精神，將那傳統的个人利益的思想漸漸撇開，而代以力量相同的爲國服務的社會思想。並且無論協約國也好，同盟國也好，他們當大戰進行的時候也都能夠組織一個國際合作的大團體，以期達到戰勝對方的目的。所以那一般研究國際事業的人們，都承認這個國際合作的經濟行政，是將來世界經濟合作的曙光，而不容忽視的。本章所述的就是關於戰後歐洲各國在戰線後面，工業上，商業上，礦業上和行政上所作的各項異蹟，和其他類似的事實。

在一九一四年前後，歐洲的工業大概都是集中於自威爾斯①至西利西亞②一個很狹小的地帶裏；他所包括的地方，不過是威爾斯，英格蘭的中部和南部，北利時，荷蘭，法國東部和北部的十四五省，來因蘭③，波希米亞④，摩拉維亞⑤和西利西亞各處，總計起來，恐怕還不及全歐土地的十六分之一，所以在面積

① Wales
② Silesia
③ Rhineland
④ Bohemia
⑤ Moravia

方面，可以算是極小的區域了。然而這個地帶的面積小，而在生產上的地位，卻是異常重要；譬如以機械工業兩種最重要的材料煤和鐵而言，前者就佔全歐出品的四分之三，後者就佔全歐出品的五分之四了。大戰發生，這些國家除荷蘭外，差不多沒有一國不受影響，而尤以直接受着敵軍蹂躪的比法二國，更為利害。所以他們的人民，在平日的時候，雖然都有反對國家干涉工商的傳統見解，而到了這個時候，他們也不得不接收國家干涉的政策，而任政府支配糧食，原料和燃料的生產，分配和消費了。其實他們假使不是這樣辦，則在一九一七年左右，恐怕協約國，或同盟國，或雙方，都早已停戰講和了。因為私人利害，互相衝突，假使任其自然，他們是沒有辦法去解決當時的問題的。所以結果英，法，德，意各國的工業組織，無論國內也好，國際也好，都發生一種縱式^①的發展和集中。而英德二國並且由政府方面，極力促進這個趨勢，使由組合而生的經濟，可以補償原料昂貴，工資提高，和競爭浪費的損失；而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利用卡忒爾^②和托辣斯^③的組織，以謀訂立供給軍用品契約的便利。

一 在大戰情形下的英國工業

英國在戰時的經驗，或且比任何國家，更容易證明戰爭是個國家的事業。因為加入了大戰三年以後，

● 參閱一九二四年美國商部所發表的商業公報^④二九八號。

① vertical
② cartel
③ trust
④ Trade Information Bulletin

該國的工業，已經看不出那一種是政府辦的，那一種是私人辦的了。關於管理糧食的問題，前一章已略略的討論過，現在還要將該國的全部情形來敘述一下。

在大戰的最初六個月期間，英國政府對於國內工業，並不會有設立條規的意思。他們以為國內的企業應該和平常一樣，並且也都能夠從容應付那因大戰而發生的軍用品和糧食的需要。所以那時雖然有一部分人們，相信煤和鐵兩種工業，應該由政府管理，以利戰爭，而『自由貿易和個人主義的傳統思潮，卻立刻把這個論調壓抑住了』。●全國的鐵路，雖然在大戰開始的時候，就收歸國營，以便軍隊和糧食的運輸，而軍用部①卻遲至一九一五年五月纔正式成立。可是自從軍用部成立之後，其他的政府機關，和管理條規也就如雲而起了。如一九一六年設立的糧食、航業、恤金和勞工等部②；在軍事局③屬下的羊毛部；在商業局④屬下的煤炭部、木料部、石油部和其他重要物品的管理部，戰時貿易部⑤和一九一七年的工務建設部⑥都是幾個重要的例子。政府管理工商的程度，既然日漸擴張，日漸濃厚，於是私人企業家也有被政府調用，而在這些新立的機關裏當顧問和專家的。英國政府這種管理工業的基礎是建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所通過，而很著名的國防法案⑦上。根據這個法案，政府得為公眾和國家的安全計，而有制定各種條

● 魯意◎軍事局的糧食部管理各業的經驗①頁二二。

① Ministry of Munitions
② Ministry of Food, Shipping Pension and Labour
③ War Office
④ Board of Trade
⑤ War Trade Department
⑥ Department of National Service and Reconstruction
⑦ Defence of the Realm Acts
⑧ E. M. H. Llovd
⑨ Experiment in State Control at the War Office and the Ministry of Food (London and New York, 1924)

例的無限權力。所以自從這個法案通過以後，在大戰的第二年，英政府就頒佈了許多條規，而設立一個廣博淵深的物價管理制度，和自原料至製造品的集中購買制度。同時軍事局也着手管理俄羅斯麻^①粗麻和羊毛的購買，輸入和轉運。一九一六年六月，英政府又開始徵收全國剪下的羊毛，並規定以後每年舉行一次。次年又購進澳洲全部出產的羊毛。在這個時候，德國的潛艇政策，使英國的糧食情形變成非常嚴重。於是英政府又頒布一道管理全國民食的法令，並規定空前的非必需品輸入的限制。

煤礦工業的情形，可以拿來做研究英國政府管理政策的一個好例子。當大戰極為猛烈的時候，各協約國對於煤炭的需要，都是非常殷急的，而英國的煤炭產額，卻正在此時漸漸減退，計一九一六年的產量，比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的，要減少了三〇〇〇〇噸。而同年三月，在全國礦工一〇〇〇〇〇人中，又幾幾乎有三〇〇〇〇〇人，調到前敵。所以煤炭的價格，既然是一天高似一天，而礦業的材料，也極乎缺乏。要想應付這個緊急的需要，是非常困難的。可是英政府在這三年的期間，因為煤業業主的反抗力，非常偉大的緣故，竟然是一些不能談到干涉和管理的問題；至多也不過在一九一五年二月，設立了一個煤礦組織委員會^②，以求調和煤業勞資的爭端；此外並創設了一個煤炭輸出委員會^③和一個焦煤分配委員會^④。這三個委員會的工作，本來是非常重要的，而值得設立的；不過，實際上他們卻只擔任了調查和顧問的職務，於煤業本身的難題，絲毫沒有直接解決的辦法。所以一直到了南威爾斯^⑤煤礦大罷工的風

① Russian flax
② Coal Mining Organization Committee
③ Coal Exports Committee
④ Coke Distribution Committee
⑤ South Wales

潮，發生以後，英國人民纔發覺有採用嚴厲方法的必要。一九一七年二月，英國政府開始頒佈完全管理煤業的辦法，將三個委員會的工作，全部置在煤礦管理官^①的指導下；此外並設立了一個顧問局，由礦主的七個代表，和礦工的七個代表合組而成。在這個制度下，煤礦管理官又和各礦主訂立一個契約，保證他們至少可以得到戰前各月的利潤；不過如有超過這個限度的時候，則他們只可以收回全額的百分之五，其餘的百分之八〇，撥充額外利益稅^②，百分之一五，撥充該業的公積金，以備抵償各年利潤或有不足最低限度時的額數。自從這個政府管理的制度，實行了以後，煤業勞資的爭端，果然減少了；礦工工資的額率，經過了幾個月的商酌以後，果然提高了；日漸騰躍的煤價，自從供給國內消費的最高價格，規定了以後，也果然穩定了。此外煤業管理官爲限制煤炭的消費起見，又發起一個大規模的運動，並頒佈每人每戶的最高消費額，以減人民對於煤炭的消費。可是無論政府怎樣努力，結果煤炭的產額，在戰時各年，還是逐漸減少；最後至一九一八年，又減至二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噸之譜，比一九一三年的，要少到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了。

在大戰的最後兩年中，各種政府的管理機關，越發努力工作。製造家在生產的技術方面，固然仍舊維持他們的個人責任，而在買和賣方面，卻不要自己費心了。國內生產的肉類，本來只由政府規定一種價格，現在所有肉類的供給，已由政府完全管理了。此外，在大戰第一年所設立的糖食委員會^③在買的方面，又

① Controller of Coal Mines
② excess profits tax
③ Sugar Commission

可以用政府的名義，獨占輸入糖料的事業，而隨時由古巴，^①爪哇，^②和南美各處，購買大宗的糖食。工務管理官^③又可以隨時解除人民的軍役，限制非必要的事業的用人，和供給人役給最需要勞工的事業。^④其次，假使大戰能夠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以後，再延長六個月，則英政府對於人力，財政，運輸，生產和消費，恐怕還要採用一個更為廣博淵深的管理制度。^⑤那麼英政府在大戰告終以前，爲什麼始終不要實行這個計劃呢？那是因爲該國每逢實行一個管理的計劃，必定要在該國人民的生活上，先有一個重大的打擊之後，現在這個重大的打擊，還不曾實際發現的緣故。總之，當大戰停止的時候，英國政府管理工業的機關，最重要的，一共有四：一，是管理工程和軍用品工業的軍用部；二，是管理紡織和皮革工業的軍事局；三，是管理農業和糧食業的農業局^①和糧食管理官^②；四，是管理民衆日用品的商業局^③。此外，還有一個糧食部，這部在大戰末年，所購的糧食，共佔全英消費總數的百分之八五，所定的價格，共包一切食料和飲料的百分之九四。

① 魯意軍事局和糧食部管理各業的經驗頁二六五。

② 前書頁二六六—二六九。

③ 前書頁二七八。

① Cuba
② Java
③ Director General of National Service
④ Board of Agriculture
⑤ Food Controller

大戰發生以後，英國的工業界裏，除了以上所述的政府管理制度以外，又蓬蓬勃勃地，步武美德二國の後塵，而發生所謂企業組合^①的趨勢。這個趨勢，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本來是非常薄弱的，拿來和他的工業上的勁敵美德兩國比較，當然是相差甚遠。可是自從大戰發生，全國動員以後，一半因為國內生產狀況的變遷，一半因為政府經濟政策的改變，這種企業組合的怒潮，也浩浩蕩蕩地湧起來了。於是在生鐵工業方面，就有五個大組合，控制生鐵出產的數量；在細線工業方面，就有一個大工廠在格拉斯哥^②，獨佔全國所有的業務^③；在肥皂工業方面，也有一個大組合，把持全英產額的百分之七〇。此後，到了一九一六年，又發現了一個勢力偉大的英國工業協會^④，一共包括一五，〇〇〇各種重要的工廠。隨後這個大聯合又同不列顛帝國生產者協會^⑤和不列顛帝國商業會議^⑥，合組一個連合會議；於是該國所有的製造者，生產者和商人，都很團結的聯絡起來了。可是在該國的企业界中，組合的運動，進行得最猛烈的，還是要算銀行界。如一九二〇年英國的五大銀行團，竟然保持全英股份銀行存款總額的百分之八三，就是一個好例子。所以早如一九一八年的時候，一個英政府的委員會，就以爲「貨幣托辣斯」^⑦，是個危險的制度，而

里斯^⑧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一年英國工業的托辣斯^⑨頁一〇四。

① industrial consolidation
② Glasgow
③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
④ British Empire Producers' Organization
⑤ British Imperial Council of Commerce
⑥ money trust
⑦ J. M. Rees
⑧
⑨ Trusts in British Industry, 1914-1921

建議以後凡要合併的，都要先得政府的許可^①。然而到了大戰停止的時候，英國企業界中的縱式合併^①的勢力，竟然是仍舊蓬勃絲毫沒有壓抑的可能；以致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全英的工業，幾乎全在大貨幣托辣斯，或大銀行托辣斯的控制，指導和管理之下；而這種托辣斯也居然利用他們對於支票、存款、和放款的偉大勢力，而支配經濟界的一切活動了^②。所以我們以後又可以看到這些大規模的企業組合，怎樣利用他們的權力，以迫政府在保護關稅的原則上稍稍退讓^③。

自工業上的組織和管理方面，轉到產額方面，我們只要看到英國最重要的兩種工業，鋼鐵和紡織，就可以知道戰時英國工業生產的大概了。在大戰發生的時候，英國因為外國鐵的輸入，大形減少的緣故，多採用本國礦石中所含的燐質鐵礦石，來做代用品，以致開礦的工作，和勞力的應用，都發生重大的變化；然

① 見里斯，頁二六二。五大銀行團是巴克雷^②，魯意^③，倫敦，坎退，萊斯敏斯德·安得·帕^④，倫敦，佐因·息退，安得·密特蘭

⑤ 和涅循爾·普洛契士爾·安得·攸尼允^⑥等五家。

② 財政委員會銀行合併報告^⑦。

④ 見里斯前書頁二四五。

⑦ 參閱本書第三章第五節。

① vertical consolidation

② Barclay's

③ Lloyd's

④ London County Westminster and Parrs

⑤ London Joint City and Midland

⑥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Union

⑦ Report of Treasury Committee on Bank Amalgamation

而鋼的產額，卻是大大的增加，至一九一七年幾乎達到一〇,〇〇〇噸之譜，鐵的產額截至一九一七年止，本來是漸漸低減的，可是到了一九一九年，卻又漸漸的增加，一直超過一二,〇〇〇噸，或是一九一三年全部產額的百分之二五弱。鋼鐵以後，在英國工業上佔着第二位的，從產額價值方面來說，就是紡織工業。紡織工業的出品，輸出各協約國的數額，本來是非常巨大的，所以這個事業在戰時各年倒是十分繁榮。可是到了一九一六年，因為軍事局購買全英剪下的羊毛，以取締製造茶褐色製服的浪費的緣故，這個事業的利益也漸漸的減少了。此外其他的一切生產，也因為『原料的缺乏，輸出的困難，國外重要銷路的斷絕，和國家嚴密干涉的影響，』而大大受着阻礙。下表就是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一年英國每年消費棉花、羊毛和麻的平均重量（以百萬磅為單位）。

時期	棉	花	羊	毛	麻
一九一四—一九一六	一、八五四	八一六	二二五		
一九一七—一九一九	一、六二三	八三五	一一一		
一九二〇—一九二一	一、三〇五	七一一	六三		

二 在大戰情形下的法國工業

法國的工業和英國不同，是同時受着直接和間接損失的。他所被敵軍蹂躪的區域，正好就是工業精華的所在。譬如就勞工的集中度（就是雇用百人以上的工廠數目）而言，法國有十五個省分，是列着第一等的，而這次所被蹂躪的部分，卻有十分之七在這十五省內。該國北部的工業，如燃料，冶金，玻璃，糖，酒等，本來是戰時所必需的，而這次所被破壞的工業，卻正是這幾種最爲利害。又如諾爾省^①所用的馬力，是佔着全法所用總額的百分之一四，而爲各省之冠的；帕待卡雷^②和麥退摩則爾^③所用的工業發動力^④，在全法各省中，是佔着第三第四的地位的，而這次卻都被摧殘了。此外假使再拿被破壞的十個省分，當做一個單位，則他們全部所用的汽力，是佔着全法的百分之四〇的。下表就是指示一九一三年或大戰前一年的法國工業的生產情形；只要將這些數字，仔細的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法國被破壞的各個省分在工業上的地位。^⑤

① 巴坎大不列顛卷二頁一六〇。

② 前書卷二頁一五八。

③ 此種數字和其他各種戰時法國工業的統計材料，都是採自封騰戰時的法國工業。該書頁四〇—四三有較詳的表。

① Nord
② Pas-de-Calais
③ Meurthe-et-Moselle
④ industrial motive force

物	產	法蘭西全部產額		破壞區域產額	
礦產	煤(噸)	四〇、八四四、〇〇〇	三〇、二二四、五六〇		
	鐵(噸)	五、〇九三、〇〇〇	三、七一七、八九〇		
紡織	棉花(紡錘)	七、五〇〇、〇〇〇	二、二二五、〇〇〇		
	羊毛(紡錘)	二、七〇〇、〇〇〇	二、二二五、〇〇〇		
	糖(噸)	七八六、〇〇〇	六〇一、〇〇〇		
糧食	酒精(公石)	二、九五四、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		
	啤酒(公石)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假使用百分率來表明，則這些被破壞省分，所供給的棉花，佔全額百分之二九，酒精佔百分之五九，鋼佔百分之六三，煤佔百分之七四，糖佔百分之七六，羊毛佔百分之八一。

自這些區域的破壞情形，可以看得出法國人民在這次戰事，是怎樣的勇敢，怎樣的犧牲，然而產額的銳減，和原料的缺乏，總是使他們沒有方法，去從容應付那戰地和國內突飛猛進的需要的。譬如煤的產額，在一九一三年是四一，〇〇〇，〇〇〇噸，而到了一九一五年就減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一七年雖然又暫時增至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而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兩年，卻又漸漸減少了。這種減少的產額，

誠然一部分可以用同時貶落的國內煤炭消費額去抵消，而事實上自從大戰發生以後，國內煤炭的需要，由該國自己供給的，差不多從未超過百分之六五；這種差額大概一部分是由英美輸入的煤炭去供給的，一部分是由增加應明的水電力^①去補充的^②。鐵業的衰落，比較煤炭還要利害；其原因當然一部分是由於轉運和製造所需燃料的供給的銳減。所以一九一三年，該國鐵的產額雖然有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噸，而一九一四年就減到幾乎一半的光景；以後四年，減少的數額，還要利害，差不多沒有一年有超過二，〇〇〇，〇〇〇噸的。此外該國對於鐵的消費額，也有相同的減退；那就是因為該國最重要的生產區域布里伊^③被德軍佔據的緣故了。

講到紡織方面，該國的羊毛工業，也因為集中在東北部，而被敵軍蹂躪的緣故，而大受摧殘。結果該國乃不得不向國外採購大批的毛織物，以應軍隊的急需。可是他們對於普通人民的需要，就更為窮於應付了。該國的當局，雖然也會在未被佔據的部分，努力促進紡織的事業，但事實上因為機械、技師和羊毛缺乏的緣故，卻都沒有多大的進步。棉織物的工業，誠然沒有毛織物那樣損失的利害；然而就是這個事業，也會在法國北部，損失了二百萬以上的紡錘。絲織物工業的損失，在各種紡織業中總算為數最少——他只在

● 關於這一點，可以參觀布隆沙^④戰時的水電力^⑤，並參閱本書第三章第三節。

① hydro-electric power

② Briey

③ Roaul Blanchard

④ Les Forces hydro-electriques pendant la Guerre (Paris, 1925)

索謨，^①諾爾，^②和瑪倫^③損失一點織機，而且能始終維持巨額的輸出。可是該業至少也有兩點困難：第一，就是人工供給的減少，第二，就是戰時奢侈品如絲織物等的銷路的減低。所以在一九一三年，該國絲織品的輸出，雖然是超過輸入一七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到了一九一八年輸入卻比輸出多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④

戰時法國工業的活動，在技術方面，倒有許多新發展，現在可以用機械和科學方法的應用這一點去說明他。大戰的發生，不但需要新式的機械，同時也要使出產的物質，更有整齊的標準；所以法國的商部，首先就設立了許多科學實驗室，和技術研究會，研究如何可以在材料和勞力方面，化極小的成本，而能得到極高的產額。到了一九一八年六月，法政府又頒布一道命令，設立一個物產標準永久委員會^⑤。於是新的化學品，如硫酸，顏料，阿司匹靈^⑥，人造絲，和照相材料等出品，都漸漸增加，足以代替那因大戰而斷絕的輸入品了。此外，又有所謂泰羅氏科學管理法^⑦的，也在這時推行於各工廠中，尤其是各大船塢裏。^⑧

其次英國工業界中所盛行的大組合運動，也漸漸的流入法國，不過規模比較的稍為狹小罷了。該國

① 關於戰時法國紡織工業的詳細情形，參閱該德^①大戰對於法國經濟生活的影響^②頁四四—七一，和阿夫忒里昂^③的戰時法國的紡織工業^④。

① Somme
② Marne
③ aspirin
④ Charles Gide
⑤ Effects of the War on French Economic Life (London, 1923)
⑥ Albert Aftalion
⑦ L'Industrie textile en France pendant la Guerre (Paris, 1925)
⑧ Nord
⑨ Permanent Commission on Standardization
⑩ Taylorism

的大企業組合，最著名的，大概有二：第一，就是該國商部總長所發起的法蘭西生產聯合會^①；第二，就是以研究和保護法國冶金業的利益爲目的的鋼鐵委員會^②；但是事實上冶金業的組合，在戰時各年中是比較的進步最速的。這些企業的組合，大多數都不是注重於生產程序的純粹工業合併，而不過是注重商業方面的大團體；其目的只在避免同業在本國市場上的競爭，和怎樣可以得到國外的銷場，而出售他們賸餘的產物。

戰時法國政府對於國內經濟生活的管理，如軍用品的徵發，優先權的處理，政府對於購買的獨占，人民消費糧食的限額，貨物輸入輸出的限制，和其他種種類似英國政府所施行的政策，因爲篇幅的關係，不能一一在這裏詳細討論；可是其中有一種很爲重要的政策，是值得注意的。簡單地說，這次大戰是使在政治上素來集權的法國，竟然在經濟領域裏，發生一種區域分權^③的運動了。區域分權運動的第一步，開始於一九一五年，其特徵在將法國全部分做二十個經濟區域^④，而由政府設立若干顧問委員會^⑤來指導，誘掖和調劑這等區域的農業上，工業上和商業上的活動；委員會的數目，是每區域一個，而每個委員會之

● 封鎖戰時的法國工業頁一七一—一八三，對於這個制度有很詳細的敘述。簡單地說，這個制度，就是美人泰羅氏^⑤所發

明的一種科學管理法，其目的在避免機械活動時的無謂工作，以期減少勞動成本。

① Confederation of French Production
② "Comité des Forges"
③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④ consultative committees
⑤ Frederick Taylor

下，又有若干分委員會來助理一切；其會員除各地的文武官員外，是由各省商會工會和農會所公舉的農工商代表（每省二人）組織的，這種委員會的權力，當然只限於顧問方面，但同時也可以擔任較高的職務，如招補勞工的缺額，促進工廠的設立，鼓勵機械的採用，和籌議每區的生產計劃等等。此外關於行政方面的一二問題，他們也可以直接和其他區域商酌，而決定解決的方法，不必再向巴黎的中央機關，請示機宜。

區域分權運動的第二步，開始於一九一七年；是年該國的商部總長，提議將全國各地的總商會（這時大約有一五〇左右）組織十幾個區域單位^①，希望在大戰以後，這些單位可以變成區域制度的永久組織。醞釀了若干時以後，雖然各區域的界線，有多少的變遷，而全部的計劃，卻宣告完成；於是至一九二一年左右，該國就有一個確定的分區組織，來處理各省間的經濟問題了^②。這種制度，據許多靈敏的觀察家說，是大可以促進政府和企業家的自動合作，而使將來法國的工業，有無窮的希望。那麼這個經濟區域

● 這些區域和其初為軍事目的而劃分的區域恰好相同。其中心是里爾^②，亞眠^③，盧昂^④，里曼^⑤，奧爾良^⑥，沙龍^⑦，拍桑爽

⑧，部耳日^⑨，都爾^⑩，勒內^⑪，南特^⑫，里摩日^⑬，克勒芒^⑭，格勒諾布爾^⑮，馬舍爾茲^⑯，曼皮列^⑰，士魯斯^⑱，波爾多^⑲，南錫^⑳，
 危比納爾^㉑等地方。

① regional unit
 ② Lille
 ③ Amiens
 ④ Rouen
 ⑤ Le Mans
 ⑥ Orleans
 ⑦ Chalons

⑧ Besançon
 ⑨ Bourges
 ⑩ Tours
 ⑪ Rennes
 ⑫ Nantes
 ⑬ Limoges
 ⑭ Clermont

⑮ Grenoble
 ⑯ Marseilles
 ⑰ Montpellier
 ⑱ Toulouse
 ⑲ Bordeaux
 ⑳ Nancy
 ㉑ Épinal

的制度，至少是可以解決該國政治上過度集權的難題，而恢復法國許多舊省分的經濟生活，和城市生活吧！^③

三 在大戰情形下的德國工業

當一九一四年大戰發生的時候，歐洲各國勞動的分化^①和工業的組合，再沒有比德國進步得更快的了。該國的工廠和作場，向來是和政府攜手合作，而使德國變為強有力的經濟單位的。而該國政府對於一二工業的特別獎勵，對於保護稅則的始終維持，和對於國外市場的竭力爭競，又使德國的政治勢力和經濟勢力溶成一片，儼然成爲英、法、美三國在世界市場上的一個可怕的勁敵。所以該國的政府，對於國內的卡忒爾^②和辛狄克^③，假使沒有明明白白的鼓勵，至少也是不反對的。不多幾時，大戰發生了；又不多幾時，封鎖實現了。輸出貿易，一落千丈；輸入糧食，數量減低；戰前本有賸餘的煤炭產額，現在變成缺乏了；戰前

① 一九二一年所劃分的經濟區域，一共有十八個，其中心是里爾，亞眠，盧昂，喀延，南特，勒內，里摩日，波爾多，土魯斯，曼皮列，

馬舍爾茲，格勒諾布爾，里昂，南錫，巴黎，帕里先那外，克勒芒斐龍，第戎等處。

② 欲知道個制度的詳細情形，可以參閱索則④區域制度的問題⑤一書；此外社會學評論⑥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號卡忒爾⑦的「法國經濟區域制度的研究」⑧一文，也有較短的敘述。

① specialization of labor
 ② cartel
 ③ syndicate
 ④ Caen
 ⑤ Lyons
 ⑥ Parisian suburbs
 ⑦ Clermont-Ferrand
 ⑧ Dijon

① Henri Hauser
 ② Le Problème du Régionalisme (Paris, 1925)
 ③ Sociological Review
 ④ Huntly Carter
 ⑤ "An Enquiry into Economic Regionalism in France"

本來繁盛的鐵路運輸，現在完全破壞了。而許多工業的基本原料，如棉花，羊毛，黃麻，橡皮，生絲，和金屬等等的來源，也大部斷絕。如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兩年間，該國輸入的棉花額，從未超過戰前通常輸入額的百分之二，就是一個例子^①。所以該國的紡織工業，雖然有為環境所迫，而採用苧麻^②和木質纖維^③來做代用品的，而結果紡織物的產額，在戰時各年，還是大量的減退，以致該國人民對於衣服和家常用品的需要，都沒法維持了。這種情形，我們只要看到，當一九一八年來比錫^④舉行賽會的時候，該城的逆旅聯合會^⑤，要求旅客自備毛巾和氈毯^⑥，和在是年的秋季，全國人民的衣食竟然有七〇〇〇件的代用品，就可以想見了。可是同時德國也有兩種工業是仍舊繁榮的，這就是化學工業和煉鋼工業。化學工業，在大戰的時候，雖然喪失了國外的市場，而因戰事所發生的火藥需要，卻正好足夠抵償這個損失。鍊鋼工業的繁榮，那就更為顯明了。所以克虜伯工廠^⑦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那一年，雖然因為馬克的跌價，以致損失了八八〇〇〇〇〇馬克，而各股東所能得到的紅利卻還有一分。^⑧

① 刻羅格^①戰時戰後的德意志^②頁五二。

② 卡爾柏特森^③戰時戰後的商業政策^④頁八四。

③ 可是同時該國卻鑄下許多禮拜堂的大鐘和門鈕，來補充鋼鐵的缺乏；而到了一九一七年的年終，有二五〇家工廠所出的鐵是有名無實的。見前書頁八七。

① nettle
 ② wood fibre
 ③ Leipzig
 ④ City Union of Hotel Keepers
 ⑤ Krupp Works
 ⑥ Vernon Kellogg
 ⑦ Germany in the War and After (New York, 1919)
 ⑧ W. S. Culbertson
 ⑨ Commercial Policy in War Time and After (New York, 1919)

在組織方面，德國戰時的工業，也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除幾種工業也和英國法國一樣，由政府管理或限制外，對於那時工業上的反集中的趨勢^①，德政府也曾竭力地防阻。如一九一五年的強迫那組織來因威斯特發里亞煤業團^②的合約公司^③的恢復，和隨後對於那漸有不合作的趨勢的鋼鐵和水泥事業的同樣行爲，就是幾個例子。此外也有自動爲縱式的組合的，如電汽和染料工業，因爲懼怕戰後競爭的勢力和原料的缺乏，而組成幾個大組合。德意志盧森堡探礦公司^④，漢堡美洲航運公司^⑤，北德魯意航運公司^⑥和德美石油公司^⑦，因爲要互相維持煤鐵石油的利益，而組成一個大合併都是^⑧。至關於銀行事業的組合，則德國遠不如英國的進步；不過各個省銀行有被都會的大銀行吸收的趨勢罷了。到了戰後又有一種輸出卡忒爾，由政府特許設立；而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爆發的時候，各處的論調，也都以爲有幾種工業，含着公用性質的，如煤，電，等等，都應收歸國有。這就是戰後德國人民要求革命政府將所有工業都變成社會化的背景。

四 在大戰情形下的其他大陸各國的工業

戰前歐洲各國的工業，本來都是集中於英、德、法三國，所以其他各國的情形，可以無需乎很詳細的敘

① 參閱經濟學雜誌 一九一九年一月號諾茲^⑨的「戰時的卡忒爾」^⑩。

① decentralization
② Rhenish-Westphalian Coal Syndicate
③ agreement
④ German Luxemburg Mining Company
⑤ Hamburg American Line
⑥ North German Lloyd Line
⑦ German American Petroleum Company
⑧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⑨ W. Notz
⑩ "Cartels during the War"

述。大概地說，意大利自從一九一五年加入戰團之後，因為在意的德國工廠和商人全部退出的緣故，一般工業的情形是衰落了。他也和其他各國一般，鐵業和化學工業是繁榮的，而其他和戰事無關的工業，則漸漸的衰退。不過這次戰爭，同時也可以證明該國的天產還不曾全部開採，而他們的生產量，也是不會發展到最高的地步的。比利時更不用說了，他是被德軍攻入腹地的，所以一直到了協約國戰勝，德軍撤退以後，他完全停頓的工業活動，是始終不會恢復的。①瑞士是個中立國，本來是可以不受影響的，但因為他的四周，都是交戰國的緣故，以致他在工業上和商業上所受戰事的影響，卻也和其他交戰國相差不遠。所以在戰時歐洲各國中，能夠享着商業上的利益的，只不過是斯干的那維亞各國②，他們因為地理上的關係，都能夠將瑞典、挪威、丹麥、荷蘭諸國所需的贖餘輸入中歐各國，而得到巨大的利潤；協約國方面，雖然竭力防阻，而總是沒有多大效果的。此外，由大工業吸收小工業，而發生的資本增殖和資本集中，也是斯干的那維亞各國，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各年間，兩種最顯著的經濟現象。

在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以前，俄國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已經着着的分崩瓦解，而使帝國的基礎根本動搖了。不過這兩種現象，實在是同時發生，究竟那個是因，那個是果，是難以說明的。此外，戰時輸出的

① 欲知德軍佔據比境的時候，比利時怎樣供給糧食，可以參閱亨利②的德軍佔據比境時的比國糧食供給③。

① Scandinavian states

② Albert Henry

③ *Le Ravitaillement de la Belgique pendant l'Occupation allemande*(Paris, 1924)

停止，又使俄國的農業，受着重大的打擊；而材料輸入的斷絕，又使該國的工業，受着物質的損傷。所以彼得格勒^①的政府，雖在風雨之中，而仍舊施行許多救濟的方法；如在首都設立一個中央戰事工業委員會^②；對於許多大工廠，給予巨額的補助金；和其他種種政策，去挽回那將傾的危局。而事實上，新工廠在那時設立的，和舊工廠在那時擴充的，倒也不計其數。可是機械原料的缺乏，終久是無法補救的；勞工背叛的心理，終久也是無法挽回的；所以最終工業領袖的希望，是再沒有實現的可能了，腐敗無能的政府，是再沒有救濟的能力了。一九一七年三月，主張立憲政體的革命，果然爆發起來；十一月又隨之以布爾札維克^③的無產革命。於是全國的工業制度竟以完全解體，而蘇維埃的國有政策，也沒有立刻實行的能力。大戰告終的時候，蘇俄又接連着四年的內爭外戰，以致該國還是陷在經濟紊亂的時期中。

五 大戰時期的洋海航運問題

大戰時期的航運問題，自各方面看起來，是最難解決的。因為協約國既然要在西方的戰線，抵禦中歐各國，便不能不向海外源源輸入軍火、糧食和衣服；而德國的潛艇政策，卻正以防阻各協約國和美洲間的交通為目的，而大舉攻擊往來的商船；那麼航運事業的損失，是怎樣的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例如當一九一四年的時候，英國船隻的噸數，在世界總噸數四九〇〇〇〇〇中，本來是佔到百分之四〇以上的，而到了一九一七年的年終，因為潛艇的攻擊，和其他海上的危險，以致世界總噸數減少了一二〇〇〇〇〇。

① Petrograd
② Central War Industries Committee
③ Bolshevik

○噸的緣故，英國的船隻，也就損失了七〇〇〇〇噸。一九一八年的損失，雖然比較的少些，但在十一月停戰的時候，世界商船的噸數，除一九一四年以來的添置不算外，也比五年前減少了一五〇〇〇噸。這種巨額的損失，假使再用貨幣數目來表明，則其數額至少當在美金三十萬萬元，以至七十萬萬元左右。下表就是協約國和同盟國兩方，在戰時所損失的總噸數。

	損失總噸數	被敵軍攻擊而損失的噸數	因海上危險而損失的噸數
全世界	一五、三九八、三九二	一三、〇〇七、六五〇	二、三九〇、七四二
協約國和 中立國	一五、〇二七、七一八	一二、七四三、六七四	二、二八四、〇四四
英國	八、八九九、六五九	七、七五六、六五九	一、一四三、〇〇〇
法國	八八八、七八三		
意國	八四六、三三三		
希臘	三四五、五一六		

● 見波加特世界大戰的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頁二九一。

● 此表係自前書頁二八九的統計節錄而來，是英國海軍部所估計的數目。

中歐同盟國	三七〇、六七四	二六三、九七〇	一〇六、六九八
德國	二七三、六〇五	一八七、三四〇	八六、二六五
奧匈聯邦	三五、五九九	一五、一六六	二〇、四三三

自以上的數字，可以看得出協約國的航業問題，其實就是英國的問題，這句話至少在美國加入大戰以前，是確實的，因為到了美國參戰的時候，這個問題就變成英美的問題了。至關於英美和日本三國新造商船的噸數，在則一九一八年的年終，就已經達到一二〇〇〇〇噸，足夠抵償協約國和中立國損失總額的百分之八〇；而到了一九一九年的年中，因為美國造船計劃的迅速實行，全世界商船的總噸數，居然又比一九一四年多二百萬噸。可是假使我們用經常時期的造船率，來做估計的標準，則世界商船的噸數，在這次大戰的損失，據美國某種刊物的估計，就要達到七、四七三、〇〇〇噸了。況且在大戰的時候，協約國有許多噸數的商船，是專供軍事上偵察和運送的用途，而不能運輸貨物哩。

當大戰剛纔發生的時候，英國政府就大規模的開始徵發船舶，藉充運送糧食，軍火和軍隊的用途，結

① 見美國經濟雜誌①一九二〇年六月號，柏格蘭②的『大戰和世界的航業』③一文。假使包括鋼鐵的船隻，和在百噸以

上的電汽船，則世界海船的總噸數，在一九二四年的，要比十年前高百分之三五·二。

①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② A. Berglund
 ③ "The War and the World's Merchant Marine"

果全國噸數的百分之二〇，都被徵發了。該國政府對於商船的政策，是被徵發的，由公斷局^①議定一個抵償的價格，（這個價格就是後來所謂的「藍簿價格」）^②；未徵發的，就由國家設立的水險制度，給予一個特別的保險。除了這些辦法以外，在大戰的第一年中，英政府已沒有什麼別的規定了。可是開戰以後，因為代表全世界總噸數百分之四的德奧船隻，開置在各中立國的口岸，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有五六十萬噸船隻在海中沉沒，和海員人數非常缺乏的緣故，所有商船的水脚，都迅速的提高，西歐各口岸的貨物，都擁擠得不堪言狀；而英國的勞動黨又因之而於一九一五年，要求英政府設法管理全國所有的商船，并規定一個最高的水脚率^③。於是英政府於是年的年終，又擴充其管理商船的範圍，將所有商船的冷藏室^④，一律保留，以備輸入美洲南美和其他各處的各种肉類。此外，並設立兩個委員會，一個去管理那運輸定額月糧的船舶和船貨，這個月糧，就是國務院糧食委員會^⑤所規定的；一個去管理那未被徵發的船隻的使，而管理的手續就是特許的制度。

以上各種辦法，從大處說，的確都是很有益的，但全不是解決航業問題的辦法，所以到了一九一六年，這個問題，也越發急迫了。為應付這個環境起見，英政府管理航業的政策，於是又更進一步，而限制輸入：

● 見格雷⑤戰時工業的管理⑥章七。

① arbitral boards
② blue book rate
③ refrigerated space
④ Cabinet Committee on Food Supplies
⑤ H. L. Gray
⑥ War Time Control of Industry (New York, 1918)

「有的貨物是完全禁止入口的，有的貨物是在某額以下，得以特許輸入的，在某額以上，是不許輸入的」。

①。不過這種限制的範圍，在最初的時候（一九一六年二月）本只限於雜誌報紙，傢具木料，建築石板，和煙草等等，除這幾種以外，是不生效力的；迨後經過了一九一六和一九一七兩年，其範圍，纔漸漸的增加。但同時這種方法，也有種種缺點和限制，而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很難決定什麼是人民生活最不需要之貨物。譬如當一九一六年的時候，「航業管理委員會」①曾經提議每年要減少輸入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噸，藉以應付船隻減少的現象，當時他們以為在這個辦法之下，輸入可以減少的，至少當有四,〇〇〇,〇〇〇噸，而事實上實際減少的，還不到二,〇〇〇,〇〇〇噸」②，這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了。所以最終英國的政府，又施行許多更為澈底的辦法。如在一九一六年，設立航業管理官③，和施行有效的辦法，去鼓勵船隻的建造，以補全國建造率自一九一三年的二,〇〇〇,〇〇〇噸，減至一九一六年六〇〇,〇〇〇噸的損失。在一九一六年的年終，擴充運輸局④的組織為航業部⑤，使他按照英政府所設的四個中央供應部⑥——軍

① 索爾忒①協約國的航業管理②頁二五。道是討論戰時航業問題的重要書籍，其中資料都是戰時直接管理航業的人所供給的，所以很靠得住。

② 前書頁二八。

- ① Shipping Control Committee
- ② Shipping Controller
- ③ Transport Department
- ④ Ministry of Shipping
- ⑤ Central Supply Department
- ⑥ J. A. Salter
- ⑦ Allied Shipping Control (London and New York, 1921)

事局^①、軍用部^②、糧食部^③、商業局^④——的需要，而負責部署全國的船隻等等。此外又因在大戰最初的兩年，英國各輪船公司的利潤，都大形膨脹，——自百分之二〇至百分之五〇——以致引起各方反感的緣故，航業管理官於一九一七年冬，又宣布將全國所有的船隻，完全置在管理官的支配之下，並規定以後各輪船公司的利潤，如有超過「藍簿率」的，都要撥歸政府。^⑤

一九一七年是歐洲航業政策的一個大轉變時期。在是年以前，航業管理的問題，不過是一國的局部問題，到了是年以後，這個問題就變成很複雜的國際問題了。原來法意二國，自從德國施行不加警告即行攻擊的潛艇政策以後，船隻噸數，頓形銳減，已經是不夠輸送他們軍隊所需要的軍用品了，而法國的輸出品，的四分之三，在大戰以前，又向來是由外國船隻輸送的；這次該國所損失的船隻噸數，既然大約達到一〇〇〇、〇〇〇噸左右，而新建造的和自外國購進的船隻，又不過達到這個噸數的一半光景，則其運輸的困難，也可想而知了。^⑥所以他們兩國雖然也仿照英國的制度，而施行徵用船隻，規定水腳，和限制輸入的辦法，而到了一九一七年，船隻的噸數，還是愈變愈少，和他們所需要的最低噸數，相差很遠的。『況且自從

① 這種辦法并不包括四五千隻在沿海航行的汽船。參閱培克耳^⑤戰時英美工業的管理和活動^⑥頁七五。

② 參閱該德大戰對於法國經濟生活的影響頁一五一—一七。

① War Office
② Ministry of Munition
③ Ministry of Food
④ Board of Trade
⑤ C. W. Baker
⑥ Government Control and Operation of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World War (New York, 1921)

大戰開始以後，各協約國本來更有團結的必要和可能，則爭用船隻的，當然不但是英國一國或法意兩國的貨物，而為協約國全體的糧食和軍火了。●這種情形，當美國加入戰團，而為各協約國軍火糧食的最來源以後，更為明顯。

六 協約國對於航業和糧食供給的共同管理

協約國政府對於經濟方面的合作運動，當一九一四年八月，國際糧食供應委員會①，在倫敦成立的時候，就早已開始了。這個委員會是個顧問機關的性質，其職務在接收各國政府的購買機關的糧食定單，而為之調劑分配，以免各協約國有單獨的輸出過多，或單獨的購買過貴的損失。所以這樣一來，各協約國政府的購買機關，都得有直接接觸的機會，而國際間的經濟合作，也得以進行無阻了。可是這個委員會，在名義上雖然是個國際的團體，而事實上還是一個由英人管理的英國機關，因為由該會所分配的購買定單，大部分都是用英國的信用去支付的。此外，關於航業方面，在一九一五和一九一六兩年，英國也曾分派許多船隻，給法意兩國應用；不過在辦法上，都沒有確定的標準，足以應付當時的需要。所以到了一九一七年正月，倫敦方面又成立一個協約國國際航業委員會②，藉以共同議定一種分配噸數的普通辦法，而應

● 索爾忒協約國的航業管理頁三五。

①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e Ravitaillement

② Inter-Allied Shipping Committee

付當時的需要。然而據索爾忒說，『因為該會不會包括能夠代表政府說話的各部長，和負責管理船隻和糧食的各官員的緣故，結果也是失敗的』。④四月，他們又更進一步，將泊在各協約國口岸的中立國船隻一律扣留，這種舉動，當然是不會徵求各船主的同意的，然而也不是沒有相當的賠償。最終到了是年的年終，航業的管理，和船隻的分派，幾乎成爲協約國糧食問題的一個大癥結，假使不是促進協約國軍事成功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經過了幾次預備會議之後，各協約國的代表，又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在巴黎設立一個協約國國際經濟合作的一個永久機關，這個機關就是叫做協約國海運會議^①，而會議中的執行機關，就是一個常任理事會。

協約國海運會議，在一九一八年的設施，不能在這裏很詳細地敘述，但其中最具有價值的，可以用下列四點概括：（一）用最經濟的運輸方法，將法國南部所產的煤，運至意國，一面再由英國經過海峽，運煤到法國；（二）設立二十餘個設計委員會^②，去審查各處需要糧食，原料和軍火的程度；（三）預備若干噸數的船隻，以便運送糧食給比利時和法蘭西北部，被敵軍佔據地方的人民；（四）組織兩個重要的助理機關，——協約國國際糧食局^③幫助設計委員會管理穀類，含油種子，糖，肉，和油脂的事宜；協約國國際軍

● 前書頁一四〇。

① Allied Maritime Transport Council
② Programme Committees
③ Inter-Allied Food Council

用局①幫助設計委員會管理硝酸鹽，化學品，炸藥，非鐵金屬，運輸器械，和鋼的事宜。海運會議的本身，在停戰以前，一共不過開了四次會議，其職務都是由常任理事會擔任的。常任理事會的總機關，設在倫敦，由英、美、意四國的代表組織而成；其職務的基本原則，不外影響各國的工商政策，調劑各國的經濟活動，和補充各國的物品缺乏。但同時因為美國加入戰團，需要巨大噸數的船隻，以便運兵至法國的緣故，各協約國間輸送糧食和軍火的船隻，卻變成非常缺乏，這倒也是該會所覺得一個極為重大而且棘手的難題哩！該會所預定的一九一九年的計劃，對於各協約國和美國軍隊，在法意前線的糧食和軍火問題，與普通人民的糧食問題，本來都有一個通盤打算的辦法；後來因為該會成立了不到數月，大戰就停止了，所以這個計劃，也就無形打消；不然，該會的成功，一定是非常偉大的。大戰停止以後，這個會議和他的附屬機關的權力，都漸漸的減少，而英、法、意、美各國政府，對於國內航業的管理，早如一九一九年的時候，也漸漸的放棄了。

自這種國際經濟合作的實際經驗，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這就是如美國某經濟學家所說的，「此次協約國對於糧食，軍火，原料和航業的合作，足以證明各國可以合力解決一國所不能單獨解決的公共問

① 關於協約國管理航業的組織和工作方面的文件和統計材料，可以參閱索爾忒協約國的航業管理第四編。

題」^①。同時也可以知道，這種合作的團體，並不是在各國之上的一個超國家的行政組織，而有無上的權力，得以強迫各國政府施行某種政策，乃是包括各國的內閣閣員和其他行政長官的評議機關，或調劑機關，並不是一個代替國家的行政組織，乃是調和國家觀念和國際觀念的直接接觸的機關。所以這種事業，也許在和平的時候，是可以解決國際經濟行政上的問題的，然而這已不是本篇所能討論的範圍了。^②

到了一九一九年的春季，除最高經濟會議^①還是繼續維持至巴黎和會閉會以後外，其餘的協約國經濟合作的機關，都漸漸的瓦解。所以自海運會議解散以後，航業上的難題，就日益增加了；各口岸貨物的擁擠，也越發利害了；而船塢工人和其海員的糾紛，也層出不窮。然而自從美國的造船計劃，着手進行以後，是年商船的噸數，已漸漸增加，足夠解決船隻缺乏的問題了。^②

① 卡爾柏特森戰時戰後的商業政策頁二六一。

② 索爾忒協約國的航業管理第五編，對於這個問題，有很詳細的建議。

③ 本章的參考書，附在第三章後面。

第三章 一九一八年後工商的復興

一 戰後的經濟概況

在和約簽訂以後建設開始的頭幾年，歐洲各交戰國，無論戰勝的，或戰敗的，幾乎沒有一個不遇着非常紊亂，非常複雜的經濟難題而難以解決。所以一九一八年以後，所出版的關於戰後復興問題的書籍和小冊子，雖然有幾百種之多，而他們的見解，卻都不能一致：有的以為假使巴黎和約可以比較地緩和，就可以於最短期間，恢復歐洲工商的繁榮，而不必經過若干年的憂患和疾痛；有的以為無論和約的性質如何，內容如何，而經過這樣巨大的戰爭以後，長時間的痛苦，終久是不能免的。這些論調，究竟誰是誰非，現在可以暫且不說，因為我們的目的，只不過將歐洲對於復興事業，很遲緩，很吃力，而很平穩的進步，明明白白地敘述一番罷了。

戰後的第一個複雜問題，就是怎樣將戰時製造軍用品的工具，變成平時製造日用品的工具。其次，就是怎樣使數百萬自前線回來的軍人，仍舊可以吸收到工廠，礦山，店鋪，和農田裏；和怎樣使歐洲各國，尤其是各工業國，如英德等，應付商業潮流變遷以後的影響。而德國和其他中歐東歐各國一般經濟生活的根

本改造，也是值得注意的。原來德國在大戰以前，本來是個中歐的工業上的領袖，而其中歐和東歐各小國裏，又恍如一座經濟線網的中心，其地位原是非常重要的；及至大戰以後，這些小國對於德國的關係，有的爲友，有的爲仇，有的中立，便不能始終一致，而德國本身也不能再站在中歐領袖的地位了。推源原因，賠款負擔的奇重，誠然不能不算得最大的一個，但其他原素，如國際疆界的重定，對外債務的浩繁，關稅壁壘的提高，和歐俄關係的斷絕，也不是沒有相當的影響，而其中尤以最後一個爲最重要；因爲俄國在戰前本來是英德二國糧食的最要倉庫，和工業品的最大市場呵。至戰後歐洲的一般情形，那時歐人的心理，可以說大都是沈溺在國家主義和革命狂熱的潮流裏，物價是時時變動的，匯率是刻刻漲落的，商人的自信心，幾乎完全破壞，要想預測未來的商況，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在這資本制度下的極脆弱的商業組織，和生產機關，尤其是在國際經濟合作沒有效力的時候，差不多都要疲敝到將近破裂的光景。而歐洲的人民輾轉於溝壑的，或是流離失業的，也幾乎要達到數百萬左右，而且失業的期間，有時也有和大戰本身差不多長久的。可是假使我們要知道這些原素的影響，便不能不分別的將歐洲各國，尤其是各大國的情形，大略敘述一下，因爲這些國家，在經濟上多少都受些大戰的影響的。

二 英國對於經濟改造的奮鬥

英國戰時管理工商的政策，在停戰以後的一兩年中，就漸漸的放棄了，可是同時還有許多英國人，根

據着戰時的經驗，而極端相信政府對於工商施行科學的管理方法，是可以改進工業的生活的。如衛布^①氏和他的夫人所說的，就是一個例子。他們說：『假使每種工業，對於供給社會的職務方面，都能組成一個整個的單位，而聯合購買或輸入製造的原料，適當分派每個工廠的產額劃一產物的標準，促進分工的程度，比較各部各項的費用，因而研究節省改良的方法，分配各廠各號的產物，因而減少處置運輸的費用，此外，并用聯合銷售的方法，以圖節省無謂的廣告費用，和推銷費用；那麼貨物的產額，就可以增加，生產的成本，就可以減少，而轉運和分配的耗費，也就可以節省了。』但是英人『英格蘭為英雄所居之地』的迷夢，已漸漸的驚醒；戰時所發生為國家福利而服務的精神，已漸漸的渙散；而所謂『平時和戰時一樣的氣概』，也依舊是個理想的觀念。所以一般人士還是以為政府管理工商的政策，只應以能夠增進國家經濟自足的能力為度；而政府對於購買，分配，輸入，輸出的管理機關，也因為有勢力的勞工組織，和社會改良家的提議，而漸漸解體了。

現在再用英國煤礦工業的情形，來概說過渡時期的一般狀況。該國政府當一九一九年的時候，就設立一個煤業委員會^②，由散歧^③氏來主持一切，并由礦主和礦工各選三個代表，政府和礦工各選三個專

●英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憲法④頁三二六。

① Sidney Webb
② Coal Industry Commission
③ Justice Sankey
④ 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920)

家，充任委員，以調查當時煤業勞資的糾紛，——停戰以後，煤業勞資兩方，關於工時工資的爭議，是日益猛烈的，——和建議改組的辦法。結果，在全國煤礦大罷工沒有解決的時候，他們一共提出一個臨時報告，四個具體報告；建議政府應用適當公平的代價，向礦主收回礦權，並明白承認煤礦國有的原則。據托內^①說，「英國在委員會內的企業家，不和在調查下的工業，發生直接關係的，相信現有的所有制度和工作制度有缺點，而提議根本改革的，這是第一次」^②。可是他們對於管理的方針，卻始終不會一致。據委員長的意見，以為各地各區都應該設立煤業局，由礦部部長^③來主持一切，各礦工對於雇用的情形，和工業的政策，都有參與和發言的權利。這種辦法，在委員會的礦工代表，是全體贊同的，雖然礦工會堅持要實行他們自己的提案^④。至於礦主代表和其他專家，卻始終不肯同意澈底的國有政策，他們只不過承認應有一種統一礦業的辦法罷了。

● 煤業的國有政策^⑤頁三。托內是委員會內礦工所舉的專家之一。此外再參閱荷幾^⑥煤礦的國有^⑦和哈爾登^⑧國有政策的問題^⑨。

● 這個議案是由馬克多那爾^⑩於一九二四年五月用勞動黨的名義提出，但因自由黨和保守黨的聯合反對，以致不能通過。

① R. H. Tawney
 ② Minister of Mines
 ③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Coal Industry (London, the Labour Party, 1919)
 ④ F. Hodges
 ⑤ Nationalization of the Coal Mines (London, 1920)
 ⑥ Lord Haldane
 ⑦ The Problem of Nationalization (London, 1921)
 ⑧ Ramsay Macdonald

這時英國的喬治^①政府，對於國家收買礦權的原則，完全接收，並隨即依照該委員會的建議，起草一個煤業的條例，以增加工資，減少工時^②。但同時對於煤礦國有的政策，卻不肯承受，只不過另外又提出一個統一礦業的計劃，而許礦工得有相當的代表權。這個，在礦工方面看起來，是只解決他們問題的半面的，當然也不肯接收。所以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政府對於礦業的統馭和煤價的限制，都全部放棄了。又一個月之後，全國煤礦的大罷工，又重新發現，以致煤炭的生產，差不多要停頓到八十八天之久。同時這個工業的本身，也在一個不自然而無秩序的情形裏。大抵在一九二一年，全國煤礦有三一二九處，礦主有一五〇〇家^③。產額在一九二二年以前，未見增加，在一九二二年以後，纔自一九二一年最低的數目一六三，〇〇〇噸，增至一九二四年的二六七，〇〇〇噸；但是年的產額，還是比一九一三年的，少二〇，〇〇〇噸。至於一九二五年的產額，約克州^④，德被州^⑤，諾定昂^⑥州和勒斯特州^⑦等處，也有顯著的增加，可是同時工業與政府的關係的老問題，也重新發現了。所以在是年八月，鮑爾文^⑧首相，竟以約合美金五〇，〇〇〇元的特別補助金，給予煤業，藉以應付將要發生的全國大罷工。這種辦法，據喬治的

① 這個建議見該委員會的臨時報告。

② 勒德門^⑦戰時英國的煤礦工業^⑧頁二七〇。

① Lloyd George
 ② Yorkshire
 ③ Derbyshire
 ④ Nottinghamshire
 ⑤ Leicestershire
 ⑥ Baldwin
 ⑦ Redmayne
 ⑧ The British Coal-Mining Industry during the War

意見，是一種最健全的國有政策。而據一般的情形看起來，假使要鼓勵工人的合作，和實收合組的利益，也好像非全部工業根本改組是不行的。

一九二一年，英國的一般工商，是非常衰落的。所以霍蒲孫^①曾說道：『該國的經濟活動，已經大形冷落了』。具體的說，全部工業的產額，至少要比戰前的平均額，少百分之二〇。這不是重要的開採工業，或製造工業如此，就是經營奢侈品或半奢侈品的商業，也是如此。鐵的產額，在一九一三年，是一六，〇〇〇，〇〇噸，現在只有三，五〇〇，〇〇噸了。紡織工業在停戰以後，雖然有一個短期間的繁榮，但這個繁榮，卻正好引起過度的生產，以致當一九二一年，因為喪失國外重要市場的緣故，反而無處出售了。可是到了九二二年，除失業情形仍舊緊張外^②，各種工業的狀況，卻都漸漸有些起色，就中尤以紡織事業的進步，來得迅速；所以是年毛織物的輸出，要比戰前的平均，高到百分之五十；而鐵的產額也達到七，〇〇〇，〇〇〇

- ① 此外英政府在一九二五年，又另設一個帝國委員會^②去調查煤業的狀況，和籌議一種解決的辦法，但當此書完稿的時候，還沒有什麼報告。

② 經濟學雜誌一九二二年八月號。

③ 參閱本書第四章第七節。

① Hobson
② Royal Commission

噸，比戰前的最低額，要多出兩倍了。

英國工商狀況的盛衰，此外還可以輸出和輸入的統計來表明；因為這次大戰已使英國比戰前更爲依賴國際貿易了。該國一九二〇年的各種無形輸出^①的項目，大概都有減少的趨勢，如對外投資的收入淨額，減至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航業的利潤減至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鎊；貨幣和生金銀的出超，減至四三〇〇〇〇〇〇鎊；銀行、保險和其他收入的淨額減至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鎊。這些項目的數額，合併起來，是五四三〇〇〇〇〇鎊，拿來和有形貨物的入超額，三七八〇〇〇〇鎊互相抵消，其差額只不過等於一六五〇〇〇〇鎊。所以在一九二二年的時候，霍蒲孫曾經估計道，假使英國要償付輸入的貨物，以恢復商業上的繁榮，就非得先增加輸出的製造品一〇〇〇〇〇〇鎊不可^②。換一句話說，假使再以一九一三年的價值做標準，那麼一九二〇年的貨物輸入，就比七年前少百分之一二，貨物輸出比七年前少百分之三六。因為這時能夠購買英貨的國家，已經不需要英貨，而需要英貨的國家，卻都無力購買了。至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的英國對外貿易，雖不是突飛猛進，但也是漸漸的增加，不過舉全額而言，仍舊比一九一三年少百分之一五，其價值以一九一三年的價值爲標準而言，也比戰前的少百分之一二。

● 經濟學雜誌一九二三年八月號「歐洲經濟狀況的不列顛觀」^②一文。

① invisible export

② "Britain's Economic Outlook on Europe"

此外還要注意的，就是這種貿易數額的低減，輸入和輸出并不相同，前者佔百分之四，後者佔百分之二三。

在大戰以前，德國是英國在歐的最大顧客，其所消費的貨物，幾佔英國對於歐洲大陸的輸出的四分之一。在一九二三年法國的地位也和德國差不多；這種情形可以自下表看出來。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英國貿易額地域上的分配表（百分率）

	輸 入 額	輸 出 額
不列顛帝國	二六·七五	三六·九一
印度	六·三四	一一·七四
美利堅	一九·八三	七·三三
德意志	二·九二	六·〇九
法蘭西	五·七〇	五·八三
荷蘭	三·六三	三·六一

● 這些數字是自一九二五年喜退克年經頁五一三的統計，折算出來。

● 前書頁五一八。

比利時	二·九〇	三·二五
意大利	一·三八	二·三四
俄羅斯	一·〇七	〇·二五
歐洲全部	三三·四二	三四·〇二
北美全部	二七·五一	一三·二〇
南美全部	九·四六	七·六八

據上表以觀，可見英國對俄的商業，還是非常細微的。而對美的商業，還是輸入超過輸出兩倍。不過同時我們也可以說，在政治和金融不安定的情形裏，英國的商業，自停戰以後，的確也是有漸復戰前狀況的趨勢的。

此後英國的工業，是否能夠再復以前的地位，完全要看他的各種發展的情形，然而這已不是在我們所討論的範圍內了。總之，他們現在至少還有四種阻礙工商的情形：（一）租稅負擔的非常沉重——還是比一九一三年的重到兩倍以上；（二）可供投資的資本的漸漸減少；（三）各種社會事業如失業救濟等的費用的大量增加；（四）對美戰債的巨大負擔——這個負擔在一九二三年幾乎要達到英國對

外投資收入的四分之一。這些原因有的當然不過是暫時的，但也有一時是不能廢除的。所以有許多研究英國情況的人，以為除非充分地應用近代的生產技術，和節工方法，英國工業的生產力是不能增加的。此外也有人以為改良財產的分配，是先決的條件。總之，這完全變遷的近代世界，大概總不會使英國的工業，能夠立刻恢復十九世紀的經濟地位吧！

三 法國的工商改造

法國在戰時所受物質上的損害，誠然比較英國猛烈，但其恢復工商的障礙，卻不是工業上的原因，而是財政上的原因。原來該國的天產和原料，以本國的消費額為比例而言，本來是比英國豐富的。而在大戰的時候，該國對於促進生產效率的工作，又是進步得非常迅速。更加對德和約的簽訂，又得着礦產極富的亞爾薩斯、洛林①和薩爾河②煤礦的十五年開採權；從前法國北部因大戰而被燬的礦山，德國又允許繼續在十年之中，賠償其戰時戰後出產的差額；此外還允在賠款項下，每年加送法國七〇〇〇〇噸煤。這種權利的影響，誠然不是在一朝一夕的時間看得見的，但事實上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自這些事實看

① 參閱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紐約時報英國工業協會③所作的英國商業情形的評論。

② 參閱本書第六章第六節關於法國戰時財政的狀況。

① Alsace-Lorraine
② Saar
③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

起來，假使沒有別的原因，法國的工業原是可以復興的。此外，法國的水電發動力，在一九一四年夏季以後的五年中，也增加了百分之九四，因之以每年一百萬瓩^①水電力的供給，而佔西歐各國水電供給的第一位。其次，該國的水力，在自阿爾卑斯山^②以至庇里尼斯山^③的領域裏，——那日漸重要的馬息甫區域^④也包括在內——也是分配得非常普遍的。至該國製造品的供給，以本國的產額言，在戰時就已經超出戰前許多；但在戰後卻比較的要倚賴外力。所以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七年，該國的輸入，自美國來的，增加了十一倍；自英國來的，增加了六倍；自意國來的，增加了三倍；其入超的趨勢是異常可驚的^⑤。但自下表卻可以看出該國貿易自一九一八年以後的大轉機^⑥。

年	分	分
	法國的輸入額（以噸為單位百萬噸以下）	法國的輸出額（以噸為單位百萬噸以下）
一九一三年	四四、〇〇〇、〇〇〇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① 參閱布隆沙^⑤戰時的水電力 ①頁一〇九—一一二。

② 夫里德門^⑦國際貿易和建設 ⑧頁二三八—二四〇。

③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數字，係摘自封騰戰時的法國工業，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的數字，係摘自一九二五年的

的政治家年鑑。

① kilowatt
 ② Alps
 ③ Pyrenees
 ④ Massif Central
 ⑤ Blanchard
 ⑥ Les Forces hydro-electriques pendant la Guerre (109-112)
 ⑦ E. M. Friedman
 ⑧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12)

一九一七年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	二九、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九年	三八、〇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〇年	五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	三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五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五六、〇〇〇、〇〇〇	二九、〇〇〇、〇〇〇

此外假使再用貨物的價值，做比較的標準，該國貿易的轉機，還可以顯明些，因為這樣一來，該國一九二四年的貨物輸出，就可以超過貨物輸入的一百萬佛郎了。至製造品的輸出額，在戰後也比戰前多百分之五，而增加最速的，就是絲織物，毛織物，酒和寶石等等。

用地域來說明，世界各國對於法國的輸出，分配得最多的，就是英國。其次按着次序下去的，就是比國，美國，德國和意國。至於輸入品，美國居多，英國居次，其次按着次序下去的，就是比國，德國，阿根廷和意國。可是在大戰的時候，無論輸入或輸出，卻都是美國佔着首位。至法國對於殖民地的貿易，一九二一年的和一九一三年的比較，還相差不遠。換一句話說，就是殖民地的輸入，佔該國的全部輸入百分之一三，輸出佔全

部的輸出百分之二·五^①。大戰發生以後，該國對於促進國際貿易，頗為努力，如設立半官性質的國家經濟發展協會^②和國外的商會支會，都是一個例子。一九一六年以後，該國每年又在里昂^③和波爾多^④各處組織工商出品展覽會，而後者尤以鼓勵殖民地物產為目的。^⑤

四 中歐和東歐各國的經濟改造

西歐戰勝的各協約國，對於戰後工商復興的經驗，雖然經歷了不少的困難，然而假使把蘇俄、東歐各小國，和中歐各戰敗國的紊亂情形，來和他比較，西歐的戰後工作，就未見得是十分困難。因為這些國家的社會組織，差不多什麼經濟上和財政上的痛苦，都受遍了。捷克斯拉夫^⑥或許是個例外，然而該國的經濟生活，自一九一九年以來的進步，一半是由於政治首領的手段高明，一半是由於這次和約所給予該國的領土，幾乎包括舊日奧匈帝國工業區域的百分之七五^⑦。至於德國、俄國、奧國、和匈牙利的情形，就非常緊

① 封騰戰時的法國工業頁一六四。

② 關於里昂的展覽會，赫立奧持^⑤戰時的里昂^⑥頁七一—七五，有很有趣的敘述，可以參閱。此外還有許多地方也開過展覽會，巴黎也開過幾次。

③ 參閱葛魯貝爾捷克斯拉夫章五—八。

① Association nationale d'Expansion économique
Lyons
② Bordeaux
③ Czechoslovakia
④ Edouard Hériot
⑤ Lyon pendant la Guerre (Paris, 1925)

迫了。

德國的困難，有許多是發生於償付賠款和穩定幣價的問題的，我們現在只將該國的工商組織，管理情形，和對外貿易的戰後趨勢來大略就明一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舊軍閥的崩頹，和大革命的爆發新舊交替的時候，那向來主張施行社會主義的政黨，就大大得勢起來。所以革命的政府，既然成立，大家都以為實際的社會政策，是可以立刻施行的。不道後來因為種種的原因，——這個我們以後還要述及——竟然使極端的社會主義者，完全失敗。一九一九年一月，全國大選舉完畢之後，德政府中社會主義的原素，無形的減少了許多；於是該國的國民會議^①，就只是在是年三月，通過了兩項法案：（一）將適宜於國營的事業，如天然富源等，收歸國有，並設立條規，以管理必需品的生產和分配；（二）對於煤炭，炭酸鉀，和電汽工業，規定一種很輕淡的社會政策；除了這兩項法案以外，別的便沒有什麼特別的規定了。所以在煤業方面，他們只成立了十一個辛狄克，以管理煤炭的生產和銷售，而在這十一個辛狄克之上，又設立一個監督的機關，叫做全國煤業協會^②，和一個最高的機關，叫做全國煤業局^③。煤業局的局員，係由各邦政府，礦主，雇員，煤商，用煤廠家，合作會社，鐵路，和航業的代表，組織而成，但在事實上是沒有管理全國煤業的實

● 德國戰後的財政問題和國際問題，詳見本書第六章。

① National Assembly
② National Coal Association
③ National Coal Council

力的。而且名義上礦工雖然參加這些機關的行政，而事實上因為礦主的人數，財力和團結力，常常佔着上風的緣故，所有重要的決議，卻似乎大半都視他們的意見而轉移。所以近年以來，純粹的國有政策，好像已經漸漸的消滅了。反過來各種工商的組合，卻是蓬蓬勃勃地一天盛似一天。而勞力階級的勢力，因為生活程度日低，和一般物價日高的緣故，也似乎漸漸地向下衰退。這種情形至少截至一九二四年春季止，是確實的。

德國的對外商業，因大戰而停頓，已是無可疑的；而和約的簽訂，又奪去本來供給全國四分之三的煤鐵的亞爾薩斯、洛林、薩爾區域的煤礦，和上西利西亞①的礦山與其他富源，以致全國工業每年一共要損失了大約六〇〇〇〇噸的煤炭。欽斯氏在一九二〇年也估計道，德國煤的產額只有七八〇〇〇噸，而戰前的消費額，卻有一三九〇〇〇噸。②所以德國近來的貿易統計，雖然表明有巨額煤炭的輸入，而實是無足驚奇的。此外該國的棉花紡錘，一九一四年是一二〇〇〇〇個，而一九二四年已減至九五〇〇〇個；羊毛紡錘，一九〇七年是五〇〇〇〇個，而一九二〇年也減至四五〇

① 見欽斯和約的經濟影響頁八九。

② Upper Silesia

○,○○○個。啤酒的產額,在戰後十年中,也自六,○○○公石,減至三,○○○公石。下表可以表明戰後該國商業減退的趨勢。

年	度	輸 入	輸 出
		額 (以二英擔爲單位)	額 (以二英擔爲單位)
一九一三年		七二八、三一七、九六六	七三七、一四二、七五二
一九二一年		二五六、六三二、六六二	一三八、〇四二、八〇九
一九二二年		四五八、六七六、四六四	二一五、六四七、六四七
一九二三年		四六五、七二五、一五〇	一二七、二六六、一八〇
一九二四年		三八八、一〇四、四六二	一九〇、九〇九、一〇七

據上表以觀,該國的對外商業,自一九二一年以後,誠然不是沒有增加的,但假使拿來和一九一三年的貿易額一比,還是相差甚遠。因爲一九一三年,德國商業在世界國際貿易的總額上,本來是佔百分之四的,而一九二二年卻只佔百分之六了。此外,大戰的影響也使德國輸出入對於各主要貿易國的成分,根

● 一九二五年政治家年鑑頁九五八。

● 前書。

本改變。其分配的成分如下：

國名	一九二二年的輸出(米突噸)	國名	一九二二年的輸入(米突噸)
荷蘭	五、五七九、四三二	英吉利	八、四七四、六七八
奧地利	一、九九九、五九二	瑞典	五、三五三、〇〇四
捷克斯拉夫	一、一七、六八二	美利堅	三、九五二、七九九
美利堅	九〇〇、一五三	捷克斯拉夫	三、八二〇、三二〇
比利時	七九八、三四六	法蘭西	二、五〇三、三二二
英吉利	六五五、〇一七		
法蘭西	五三六、四六七		

戰後德國對於斯干的那維亞各國的購買量，比十年以前，已增加了許多，對於荷蘭的輸出量也是這樣。至輸出和輸入貨物的性質，除煤的輸入較多外，也沒有多大的變遷。可是近年以來。編織貨物，毛絲絨線，炭酸鹽，和瓷器的輸出，卻漸漸的加多了。

雖然充滿着許多障礙，德國戰後促進工商的工作，和法國一般，也是非常努力的。如傳播企業消息的機關，輸出協會和辛狄克的設立，就是這些政策的一部。而德國鐵業協會^①的組織，尤其是一個重要的例子。可是因為賠款委員會^②對於德國輸出的嚴重限制，和貨幣貶值對於國際市場的巨大影響，這些工作

① Association of German Iron-masters
 ② Reparations Commission

都沒有顯著的成功。

俄國在蘇維埃政府下的經濟生活，所經過幾次巨大的變遷，真是一副如火如荼的背景，足夠幫助我們去研究大規模的共產主義是否可能的問題的。誠然有許多俄國的過激主義者，根本不承認共產主義曾經在蘇俄政府的治下實行過；可是他們總不能否認在一九一七年以後，他們曾經不顧艱難，不怕險阻，而很努力地試行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共產主義吧。但我們現在所要敘述的，只不過是蘇俄政策對於工商的影響罷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很穩當地說，截至一九二一年止，蘇俄一般工商的趨勢，是可以生產衰落，效率減低和經濟崩壞這三點去概括的。原來當一九一八年一月的時候，蘇俄政府就下令將全國所有的工商企業，無論大小，都收歸國有；並宣布這些企業都應變成國家的財產，而由最高國民經濟會議^①，用勞動者蘇維埃的組織方式，來管理一切。其次，又將全國的銀行，堆棧，工廠，店鋪，和礦山組成幾個大規模的組合，希望他們可以專為國家或全體社會的福利而工作。結果，至一九一八年的年中，全國大企業收歸國有的，已有三百餘家了，沒收的也已有百五十家以上了^②。本來那時俄國正在內有混戰，外有外侮的無

● 力茲^②俄羅斯最近經濟發達史^③頁九三。據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主席賴科夫^④說當一九一九年的時候，這國有工廠的數目已達到四〇〇〇家。此外再參閱羅斯^⑤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⑥章三〇。

① Supreme Council of National Economy
② Leites
③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Russia
④ Rykov
⑤ E. A. Ross
⑥ The Russian Soviet Republic (New York, 1923)

政府時代，他們蘇維埃的首領，只要這一般國有的工業，能夠充分供給赤軍的糧食，衣服和軍火，就算達到目的，當時他們政策對於這一點當然是很容易達到的。可是全國工業的發展，卻因此而大被摧殘了。所以那時礦產的衰退，既然是異乎尋常，而在特洛次基^①強迫勞動制度下的製造工業的產品，也低減至空前最低的一點。然而我們也不可一味的將工商衰落的原因，全都推到共產政策上面，因為七年的對外戰爭，三年的對內戰爭，兩年的封鎖，兩年的荒歉，其實也可以使俄國變成寸草俱無的光景，而不得求助於國外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可是在俄國沒有放棄歐西各國所共認為野蠻制度的共產主義以前，這種幫助，又那能得到呢！所以列寧最後也不得不勉強宣布一個新經濟政策，以商業的基礎，來組織工業，并取消對於私人企業的一二禁令。

自從蘇俄政府，自純粹的共產制度，退到國家的資本制度以後，俄國工商的復興，是無可諱言的；因為不但農人願意多出糧食，而有賸餘可以售賣，就是普通人民也都可以經營農產品或工業品的買賣了。其次，在一九二一年本來是個絕對政府獨占的國際貿易，現在也可以由幾個私人的企業機關，和合作會社來經營了。更具體點說，在這個新經濟政策之下，『小工業是還給私人，而由私人隨意經營的；中等的工業，是依舊留着一部分的國有性質的，但同時又將一部分租給私人機關，和合作會社，而由他們負責經營。大工業是由國家管理的；但同時這些工業，又聯合性質相同的各單位，如紡織業之類，或互相關連的各單位，

① Trotsky

如煤，玻璃，和化學品之類，而組成種種托辣斯，以附屬於國民經濟會議之下。但自事實上說，這些會議鑒於過去的經驗，是願意給予各管理機關，以最大的財政權和行政權的。●結果截至一九二四年三月止，各種工業租給資本家的，超過六四〇〇家，雖然大多數的雇工人數，都在二十人以下；向政府領到輸出輸入特許狀的，超過六十家。●

這種半資本化的政策，對於促進輸出和輸入的影響，可以自下列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的貿易統計看出來。●

年 度	輸 入		輸 出	
	以一千普得 ^① 為單位	額 (以一千盧布為單位 照一九一三年價格)	以一千普得為單位	額 (以一千盧布為單位 照一九一三年價格)
一九一八	一一、三八三	五七、二七四	一、八二三	七、五三四
一九一九	三八	六〇五		
一九二〇	五、二〇七	二九、三一	六七五	一、三九七

● 南森俄羅斯與和平頁一二五。

● 一九二五年蘇俄商業年鑑頁七八一七九。

● 同書頁二二一。

① poods

一九二一	五五、一一一	二三二、四二九	一一二、九六〇	二〇、一九五
一九二二	一六五、七九二	四五八、三六〇	五六、三四六	八一、六二一
一九三二	五六、八〇〇	一七九、一四三	二二八、五〇三	二〇五、八一八
一九二四	三一、一五九	一六二、五二九	二四八、九五四	二三二、四三三

在這些數字裏面，我們要注意，一九二二年的輸入總額，是包着自西歐和美國運來，約值俄幣一八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救荒貨物的。所以直至一九二三年以後，俄國的對外貿易，纔可以說是恢復經常的狀況了。這年俄國的對外貿易，一共超出了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次年這種趨勢更為顯明。至關於輸出入貨物的性質，該國的輸入，只有極小部分是糧食，其餘大半都是機械，曳引機，汽車，機關車，和鋼鐵物品之類。輸出大概是穀類木材兩項最多。下表就是一九二三年俄國的對外貿易，按着地域的分配：

國	名	輸入百分率 (以一九一三年 的價格為標準)	國	名	輸出百分率 (以一九一三年 的價格為標準)
德意志		三四·五	德意志		二九·八
英吉利		二五·四	英吉利		一六·三

自一月至九月。

蘇俄商業年鑑頁二一七—二一八。

美利堅	一三·〇	拉特維亞 ^①	一一·六
波蘭	五·四	直布羅陀	八·〇
芬蘭	四·一	荷蘭	五·七
瑞典	四·〇	愛沙尼亞	五·五
其他各國	一三·六	其他各國	二二·一

同一九一三年一樣，德國和英國，在俄國的貿易上，還是佔着主要的地位。美國在一九二五年的對俄輸出，就比十年前的多，因為那時美貨在俄國輸入的總數上，只佔百分之五·七。法國就不對了，他在一九一三年的時候，是佔着第五第四的地位的，現在貿易的關係，卻差不多要斷絕了。

俄羅斯一九二四年的平均產額，約合戰前的百分之四六，這是可以證明該國在連年的戰爭和饑饉之後的，確是有顯著的進步的。更具體點說，該國的石油產額，是佔戰前的平均產額百分之六五；煤，百分之五〇；麻，百分之七二；羊毛，百分之八九；皮革，百分之四九；化學品，百分之五九；橡皮，百分之六八；紙張，百分之四七。至於金屬品產額的恢復，卻是比較的困難些；如在一九二一至二二那年，鑄鐵的產額，就只有戰前的百分之三·九，雖然以後各年是有顯著的進步。

● 商業年鑑頁七九。

① Latvia

一九二五年春季，蘇俄政府爲鼓勵私人對於工商業的投資起見，又決定在政策上再行讓步，而宣布所謂最新的經濟政策。這個政策的動機，似乎是由於國家組織和合作組織，對於連絡鄉村和都市而不需私人資本參加的計劃的失敗。所以在這個政策之下，蘇俄政府就允許私人企業家，也得享有從前托拉斯和合作會社在信用上和租稅上所享有的一切權利。俾此後的手工工人和零售商店，在財政上的周轉，可以比較的靈活，而不至再遇如一九二四年所發現相率失敗的困難，而使俄國平空又多出一百餘萬的失業者。同時這個較爲緩和的政策，又允許在布爾札維克的勢力範圍內，陸續的將國內的礦山開採權，讓給外國資本家，而由他們進行開採——其中最要的一個，便是英美資本家所得的西伯利亞雷那河。①金礦的五十年開採權。這個自蘇俄政府方面說，當然是對於外國資本家的一個空前的大讓與。②但同時也可以說，是外國資本流入俄羅斯的一個開路先鋒；雖然在蘇俄政府未被各國承認以前還有許多政

① 參閱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紐約時報俄羅斯國家建設委員會②副主席斯邁爾加③的談話。

② 參閱辰伯林④的『俄羅斯大事記』⑤原文載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新共和國⑥。

③ 見一九二四年七月六日紐約時報。

④ 見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紐約時報。

① Lena River
② Russian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③ Ivan Smilga
④ W. H. Chamberlin
⑤ "What is Happening in Russia?"
⑥ New Republic

治上的和經濟上的對外問題，未曾解決。在西歐各國裏，還有約值美金四千萬萬元的戰前公債未曾清償。然而據俄國目下的情形看起來，除非外國切實予以資本上和技術上的援助，該國的工商業，無論如何，是不能復興的。所以此後假使沒有什麼多大的變化，該國或許還有和正宗的社會主義的理論，相去更遠的政策發現。

此外自德國、俄國和奧國分出來的各小國，其工商在戰後所遭遇的困難，當然也和上文所說的蘇俄和德國的經驗，大同小異，不過具體而微罷了。其次，他們在經濟上所最感困難的，還有財政的枯竭，和幣制的紊亂兩項；這種情形，尤以奧匈兩國為最利害，所以我們以下還得特別的把他討論一下。至於這些國家的對外貿易，據戰後的一般情形來說，也已經發生一個轉變的現象——這個現象，一半是由於歐洲大戰的物質損失，一半是由於中歐地圖的重新劃分而發生的。所以在一九二三年，德國、俄國和其他小國的對外貿易，以總值來說，不過佔戰前最後一年的總額的百分之六〇；以總量來說，也不過佔戰前最後一年的總額的百分之三八·四。此外假使再以美金為標準來說，那面積等於三個分裂的舊帝國的九個共和

● 截至一九二五年止，世界各強國中不曾承認蘇俄的，只有美利堅一國。

● 參閱本書頁八三—八三四。

國的貿易額也不過達到五,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譜,比十年前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數目,相差遠了。可是在事實上,他的貿易的減退,還不只此哩。因為假如這些國家,不是自三個帝國分裂出來,現在所謂的國外貿易,就有一大部份,只能算做國內貿易了。這樣看起來,中歐各國在二十世紀最初十年中的工商繁榮,大概在短時間內,總不容易恢復吧。

五 戰後各國的關稅和商業政策

在我們所敘述的十年期間,歐洲的商業政策,顯然是趨於極濃厚的保護主義的。這個主義當大戰的時候,係寄生在那廣博淵深的限制輸出入的制度上,其動機誠然只在保留充分噸數的船隻,和利用國內所有的富源,以使戰事的進行,更加順利;但事實上,這個以特許制度為手段的限制政策,既然足以鼓勵保護主義者的熱心,而使其對於提高稅則的運動,更為努力,那麼他的性質也就不能脫離保護主義的色彩了。所以英吉利,一個改良稅則極為猛烈的國家,早如一九一五年,就對於輸入製造品,如鐘表,音樂,影片,汽車之類,徵課一種很重的進口稅。這個進口稅,在最初的本意,雖然只在限制國民對於非戰時所必需的

● 見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美國商部的商業公報①二九八號。

● 這種進口稅叫做「麥庚那稅則」。

① Trade Information Bulletin

② McKenna Duties

製造品的消費，但在大戰將要告終的時候，英國工業的周圍，既然漸漸的築成一座保護的壁壘，這個進口稅，竟也變成這座壁壘的一個重要的部分了。隨後到了一九一七年，英吉利全國的帝國會議^①，又通過各殖民地應頒行促進帝國國內商業的條例，並和帝國政府合力培養染料的工業。一九一九年各殖民地的進口貨物，又得着一個優待減稅的利益；而歲入法案^②所定的普通進口稅，則已漸漸的增高，雖然一半也為增加歲入的緣故。最後到了停戰的時候，連輸入的食品，如咖啡，葡萄，可可，白糖，乾果，煙葉，糖蜜，和酒精等等，也有重稅了。

一九一六年以後，法政府也開始施行一個大規模的限制輸入的政策。同時因為物價激增，以致從量稅率大形貶值，對外匯價，着着減低的緣故，進口稅率的提高，和奢侈品輸入的限制，也變成非常急需了。以那時因聯合購買，和聯合分配外國貨物，而組織的各工商協會，就和法政府訂立一個獨占輸入的契約；言明先由政府按照國內的經濟需要，而規定某種貨物的進口量，然後再由這些機關着手輸入；除了這些機關之外，其他團體，是一律不准直接採運貨物進口的。這些機關，當時就是叫做「昆索顯」^③，其所輸入的貨物，大概是棉貨，苧麻，石油，油脂，和製紙原料等等。此外，還有專門替政府採運軍用品原料的協定機關，叫做「昆特瓦」^④。當時法國輸入品的大部，除了政府各機關所訂購的外，差不多都是屬於這兩種協定機關的。

① Imperial Conference
② revenue act
③ consortiums
④ comptoirs

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間，法國爲改進貿易差額的逆勢起見，又和幾個國家，訂立各種商約。其中最要的一個，便是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和英國所訂立的通商條約；根據這個條約，英法兩國的貨物，都可以交互的在兩國間自由輸出和輸入，所不同的，只是後者所訂免稅輸入品的例外，比較的衆多罷了。其後法國又陸續的和意大利、瑞士和西班牙簽訂各種互惠的條約；其目的有的是在鼓勵某種貨物的輸出，如對於意大利的商約，就是意在推廣絲、酒和果品的銷路；有的是在獲得各中立國的信用，如對於瑞士和西班牙的商約，就是想藉解除輸入品禁令的手段，來得兩國的通融。

大戰停止以後，歐洲各國的金融狀況，和商業情形，都紊亂得非常利害，所以各國接着就都有改良稅則的運動，但所謂改良，大都是向上提高，而沒有向下低減的。其原因大概有三：（一）各國都想在這個復興的時期，保護國內的工業；（二）有許多國家還想繼續維持那在大戰的非常時期，所發生或發展的各種工業；（三）各交戰國都想以提高稅率爲增加收入的不二法門。這三個原因，假使有一二存在，稅則的提高，便不成問題了。此外，中歐和巴爾幹諸國的國家主義的勃興，也足以使各國經濟自足的需要，越發強烈。

這種保護主義的潮流，有時也可以自「反探拏」^①的稅則看出來，如英國於一九二一年，為保護本國工業和抵抗外來的廉價貨物起見，而通過的保護工業法案^②，就是一個例子。據這個法案的規定，凡商業局認為外國輸入貨物的價格，已經低到本國自產同樣貨物的價格以下，致使本國同樣工業的雇用人數，或生產數量，受着影響時，則此項輸入的貨物，即須課以百分之三三的附加從價稅^③。同時這個法案，又規定在五年以內，凡由外國各「基本工業」^④所出的輸入貨物，如光學器具，實驗室瓷器，磁電機，和種種指定的化學品等等，也都要課以百分之三三的進口稅，但自帝國各屬地輸入的，不在此例。最後至一九二三年，商業局又提議將這個反探拏的特稅範圍，推廣到編製的手套，玻璃器和德製的家用器皿。

在大陸方面，法國自一九一九年施行特許輸入的政策後，也步步地回到保護工商的制度。不過法國的制度，是以從量稅則為基礎，而這個稅則在每個一定的期間內，又可以二或三的「倍數」^⑤去增加的。所以自從這個制度實行以後，該國可以無需乎議會的通過，而很重地徵課德奧的貨物，其所予政府伸縮的能力，是非常巨大的。同時比利時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所施行的暫行稅則，也有同樣的規定，以抵制和

① 這個法案，係根據工商政策委員會^⑤在戰後所建議的草案。這個委員會係英政府於一九一六年七月組織的，委員長是巴爾福^⑥。

① “anti-dumping”
② Safeguarding of Industries Act
③ “key-industries”
④ “coefficient”
⑤ Committee on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Policy
⑥ Balfour

比貨競爭的各種德國製造品。意大利和希臘也隨時將基本的稅率（以紙幣爲標準）折成金幣的稅率，以抵償當時貨幣貶價的損失，而其折算的比例，也是叫做『倍數』。此外，西班牙對於貨幣貶價的國家的輸入貨物，也另外課以附加稅。

在大戰告終以後的很久期間，中歐各國多施行一種特許輸出的制度，藉以免糧食、原料和其他必需品的缺乏。當時需要這種制度，最爲利害的，就是各個通貨跌價的國家，如德意志、奧地利和匈牙利等等，而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等國，則比較地緩和一點。可是到了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那年，這些國家對於控制國外貿易的政策，又都漸漸的放鬆了；德意志和捷克斯拉夫，並且將他根本撤裁。最後到一九二四年的時候，法國因爲佛郎匯價的貶落，也曾暫時的限制某幾種貨物的輸出。

戰後商業政策的第三趨勢，就是一般舊商約的否認和廢除，與一九二二年以後，商業關係更爲密切的新互惠商約的簽訂。這個現象，尤其是關於稅則方面的交涉，當歐洲大陸的市價和匯率漸趨穩定的時候，就開始發現了。所以經過了兩三年的交涉和談判之後，歐洲各國就有二十餘個以最惠國式的互惠協定稅則爲基礎的商約成立。而在一九二四年頭六個月中，美國也陸續地和歐洲的十餘國訂立互惠商約。其中最爲重要的，就是：（一）在一九二二年春季熱那亞①會議時所訂立的俄德刺帕羅商約②；（二）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間，捷克斯拉夫和法蘭西、意大利、波蘭、羅馬尼亞、拉特維亞，和西班牙諸國所訂

① Genoa

② Russo-German Agreement of Rapallo

的最惠國條約（三）在一九二五年依據最惠國的原則，而略有例外的德美商約。

總之，現在歐洲的稅則制度，沒有一國是不含着保護主義的色彩的。如德國議會於一九二五年八月，曾宣布一個糧食和一二工業品如摩托車等的輸入新稅則。捷克斯拉夫和意大利對於農業品也採用較高的稅則。英吉利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全國普選的時候，雖然否決鮑爾文^①首相，保護和優待屬地商業的議案一九二四年勞動黨政府雖然又有自由貿易的提議，而不多幾時保護主義的色彩又濃厚起來了。所以當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保守黨再握政權的時候，該國政府不但恢復麥庚那稅則，并且另外又籌備一個保障工業的新議案。^②

六 戰後歐洲的航業

據一九一九年的和約，德奧兩國，除應允建造二〇〇〇噸的船隻，以賠償協約國的損失外，并須將全國超過一，六〇〇噸的船隻的全部，和在一〇〇〇噸至一，六〇〇噸之間的船隻的半數，交給協約國。這個規定，雖然使德奧兩國，一共要交出四百萬噸的船隻，但在一九一九年的年中，他們就已經交出一百萬噸了。英國的造船工業，經過了一個短時期的繁榮後，在一九二一年的全年中，幾乎完全停頓。可是自從

① 參閱政治學季刊②一九二五年三月號附刊斯開勒③的「國內和國外的關係」④一文。

① Premier Baldwin
②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③ R. L. Schuyler
④ "Intra-Imperial for Foreign Relations"

這一年後，卻又漸漸的進展，所以在一九二二年的時候，英國各口岸來往的船隻淨噸數，已經和一九一三年的差不多了。美國的造船事業可以和英國并駕齊驅。因為他的成績在世界各國中，是列着第二位的。至於法國的建造商船的成績，在一九一四年，本來是列着第五位的；後來因為在大戰的時候，他們又努力的促進造船的事業，所以他們國中所有商船的噸數，也漸漸的增加，足以符合一個大陸強國的身份了。此外在一九二一年，該國的國會，又通過獎勵造船的議案，而是年和次年所允給獎勵金的平均額，也比戰前超出許多。其實自純粹商業的立場看起來，以法國的地位，本來是無需乎五〇〇〇〇噸的商船——這個噸數是當時法政府所預定的計劃——但據擁護這個政策的人們的意見，法國既然在商業上和文化上都有和拉丁美利加密切聯絡的必要，那麼充分噸數的船隻，當然是萬不可少的。所以在一九二四年的法國造船事業，以總噸數言，已經和日本相差一點而佔着第四位了。其次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造船成績，也相差不遠，而自總噸數說，後者卻比前者，稍勝一籌。原來德國的船隻噸數，當一九一九年的時候，雖然因為大部分的船隻都繳交協約國的緣故，以致減至四〇〇〇噸，而自是年以後，直至一九二四年止，每年新造的船隻噸數，卻進步得異常迅速，少的有一三四〇〇噸，多的有五七五〇〇噸，（所造船

● 關於戰後法國的船業補助金政策，可以參閱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的阿那方斯特報①。

① Annalist (New York)

隻大約都是一〇〇噸以上的，) 所以其成績，也是非常可驚的。●看該國一九二四年各主要口岸的運輸事業，竟然多過一九一三年就可想而知了。下表是六主要國家在一九二五年所有一〇〇噸以上的船隻的總噸數：①

英吉利帝國	一九、一〇五、八三八
美利堅	一五、九五六、九六七
日本	三、八四二、七〇七
法蘭西	三、四九八、二三三
德意志	二、九五三、六七一
意大利	二、八三二、二二二

至關於各國的內河運輸，在一九一四年以後的十年中，是極少進步的。如法國北部的運河，大多數的

① 喜退克年鑑頁七九〇。

② 這個統計是採自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的魯意註冊簿，①喜退克一九二五年的年鑑頁九一也引用他。其數目當然是

包航行內河沿海和大洋的船隻而言。

破壞，就足以使該國的航運，大受打擊。至於其他各國的國內水道，雖然仍多金甌無缺，不是也和法國一樣的受着物質上的損失和破壞，而他們戰後的內河航運事業，卻也是一蹶不振的。不過不振的原因，不是在戰爭上所得直接的損失，而是在國際界線的改變，以致歐洲各重要河道的航權，都不得不改弦更張罷了。如維爾賽條約規定易北河①，奧得河②，多瑙河③和萊茵河④的管理權，應屬於包括協約國和德國代表的國際委員會。德國應將航行國內的船隻噸數，百分之二〇，和「航行易北河，奧得河，尼門河⑤和多瑙河的船隻，據美國公斷員所定的百分之若干」交給協約國⑥。都可以算是各國內河航權，在政治上所發生的影響。總之，在這個自動貨車或飛機的運輸制度，日漸進步的時候，內河航運事業在歐洲的交通制度上，大約總是日漸退步吧。⑦

七 戰時和戰後歐洲的鐵路運輸

歐洲的鐵路制度，不但在戰區內的，因軍事行動而全部損壞了，就是各種鐵路上所用的器具和車輛，

① 參閱欽斯和約的經濟影響頁一一一，和維爾賽條約三三一條至三六三條。

② 但在一九二一年法國國會又通過一個開鑿倫河①的議案，使該河可以通航一二〇〇噸的船隻，自瑞士直達大海，該項

計劃的一部，馬賽阿爾運河②在一九二五年的夏季就完成了。

① Elbe
② Oder
③ Danube
④ Rhine
⑤ Niemen
⑥ Rhone
⑦ Marseilles-Arles Canal

也因為歐洲各國無力去修補營繕的緣故而大部變成廢材。此外，各處機關車的發動，又常常用着下等的燃料；而大陸各處的鐵路底石，也多因拖曳幾千噸以上的笨重的軍用品，而非非常磨損了。可是同時美國的軍隊，卻在法蘭西建造了幾百里的軍用鐵路，德國的軍隊在俄羅斯也略有相同的成績。

戰時工業多有變成國營性質的趨勢，所以各交戰國的鐵路，在大戰方酣的時候，也多由政府收去經營。如英吉利當宣戰的第二日，就組織一個各鐵路經理的委員會，并由商業局局長來做主席，而管理全國的路線，就是一個例子。這種鐵路國營的政策，雖然據戰前的論調，是有本身的價值的，但在這個時候，卻大半是為軍事的原因。

關於各鐵路公司的取價問題，英政府是根據在國營制度下的贏餘，對於一九一三年同時贏餘的差額，而決定的。而各鐵路的競爭，則藉均攤運輸貨物和車輛而免除。這種制度，對於軍事的處理，當然是非常順利，但同時不免和法國及其他各處一般，也要限制客車的速度，減運某種的貨物（如旅客行李之類），和增加客車的旅費。至對於那原來各公司的勞工工會，英政府為防止將興的工潮起見，又時常發給戰時獎金，并在一九一七年擁護八小時工作原則的罷工將要實現的時候，應許工人在戰後當力謀減少工作的時間。此外在這個制度之下，還有一種運輸上的經濟實現，這就是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將英國全國分做二十個運輸區域，而使煤炭能夠順着一個主要的幹線，自甲區域運到乙區域。

英國的鐵路事業，自從停戰以後，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一個大問題；因為勞動黨方面很熱烈地要求英政府實行組織完備的國有政策，而該國的輿論界方面，也不少對於這個問題表示同情。可是最後到了一九二一年，那反面的論調，卻佔着優勝，而英國的鐵路也都歸還給私人資本家了。然而這次解除國營辦法的法令，對於該國鐵路的組織和活動，還是包有許多重大的變遷，而使國家監督的範圍，比一九一四年又擴大了許多。如全國的鐵路幹線，在種次的法案裏，就合併成四大系如下：①

	合併的主要公司數目	吸收的附屬公司數目	哩數
倫敦密特蘭及蘇格蘭 ①	八	二七	七七五〇
倫敦及東北部 ②	六	二七	七七五〇
南部 ③	五	一四	二一五〇
西部 ④	七	二六	三七五〇

此外鐵路收費的辦法，也簡單了，解決勞動紛爭的機關也成立了。關於工資的爭議，又可以最後陳訴到全國工資局 ⑤（包括雇主代表六人，雇工代表六人，國民代表四人，主席一人），而由該局判決一種調

① 這個合併在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纔開始實行。參閱瑟靈騰 ⑥ 在美國經濟雜誌 ⑦ 一九二四年六月號所發表「一九二

一年不列顛鐵路法案的幾個經濟影響」⑧一文。

① London, Midland and Scottish
 ② London and Northeastern
 ③ Southern
 ④ Great Western
 ⑤ National Wages Board
 ⑥ C. E. R. Sherrington
 ⑦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⑧ "Some Economic Results of the British Railways Act of 1921"

解的辦法，雖然這個判決在法律上不是一定可以束縛任何一方的。所以到了一九二三年的夏季，英國鐵路效率，又回復到戰前的標準了。可是講到路線的延長度，該國鐵路自一九一三年以來的進步，還是非常些微，而一方面由沿海航業公司，和汽車運輸公司——這種公司的數目，在一九二三年是三〇〇〇——所發生的競爭，又是非常激烈。所以英政府越發覺得要使各併公司，每年仍舊可以維持從前各組織公司和附屬公司在一九一三年的淨入總額，便非實行一九二一年的法案，所決議設立鐵路收費公議局①的辦法，以規定旅費和運費不可。於是這時各路的平均收費，就比十年前的增加百分之五十了。至於這種保證最低收入的辦法，究竟要實行到什麼時候纔足夠應付各路在營業上和投資上所遇的困難，那就很難確說。因為假使勞動黨的勢力，果真如最近的趨勢所示，能夠在政府中佔着多數的地位，鐵路國有的政策，也許會重新發現的。

法國的鐵路營業，在戰前本來就有極大的虧耗，如當一九一三年，在全國各路線中，只有諾爾②和巴黎·里昂·地中海③兩條幹線，能夠應付開銷，就是一個例子。所以那時法政府維持鐵路證券最低利息的政策，竟然就激起了極大的反感。大戰發生以後，全國鐵路都收歸政府經營，虧折的數目，也比以前各年增加了幾倍；因此法政府越發覺得這個脆弱的制度，有竭力維持的必要，而大量地向國外購買新機械和新車輛。結果，運費和旅費，都着實的增加了。此外，法政府還籌足了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款項，以備

① Rates Tribunal
② The Nord
③ The Paris-Lyons-Mediterranean

支付工人的賠款，修繕損壞的車輛。停戰以後，法國的國內和英國一般，也發生一個極熱烈的鐵路國有運動，並由很有名的社會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和少數正宗派的經濟學家，來做領袖。而在戰時做過軍用部部長托馬氏①，也於一九一九年四月，在下院提出這種性質的議案；可是這個議案除了經過幾個委員會的審查以外，竟然沒有什麼重大的發展。到了第二年，全國勞動總會②所組織的經濟會議③，又提出一個更為激進的方案，主張由政府收用全國所有的鐵路財產，股東只能收回各種器具和車輛的實質價值，而國有的鐵路制度，則由代表政府，國民和鐵路人員的中央機關，來處理一切。一九二〇年五月，鐵路工人又來了一次大規模的罷工運動，以為贊成國有政策者的示威舉動。可是經過這次罷工以後，法國的國會還是很堅決地全體否決這個議案。隨又於第二年十月，上院討論這個問題十個月之後，通過一個法案，以圖解決自一九一四年以來，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於是該國的鐵路糾紛，就此暫時告一段落了。這個法案的內容是這樣：法政府允許取消各鐵路對於政府所負戰時的債務；各鐵路反過來也允許撤銷對於政府所提出賠償戰時損失的要求。此外，法政府並得設立一個最高的會議，以決定鐵路的政策，和解決勞工的爭端。至於戰前所允許六大鐵路公司的種種特權，包括最低利率的保證，和債務資本的償還等等，則依舊可以繼續有效，直至一九五〇年以至一九六〇年為止。最後又規定以後鐵路每年的費用，除逐期的股利外，又

① M. Albert Thomas

②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③ Economic Council

應包括一筆公積金，以三分之一歸給各路在職的人員，三分之二撥充發展運輸和改良管理的費用。●

法國鐵路的總長，在一九二四年，大約是二五、〇〇〇哩強，其中屬於國有的，約五六〇〇哩。運費自一九二〇年以來，比戰前的稍為增加一些。至對於戰時損失的恢復工作在一九二一年末，也大部告竣了。近年以來，該國鐵路對於社會服務的改良，頗能着着進行，而其中最足以引人注意的，便是全國運費的統一，和法國旅行公司^①的成立；這個公司並且派有代表，駐在紐約、倫敦和巴塞羅納^②各處。此外大規模的應用電力的計劃也正在進行了。

德國的鐵路，據各方可靠的報告，戰時對於輸送軍隊和軍火的職務，是非常得力的。雖然各路工作的人員，減少了三分之一，種種巨大的困難，時常不斷地發生，而各路的車輛和器具的動作，卻還能維持一個很高的效率，直至一九一八年為止。此外，德國的工程隊，在國外為軍事行動而建造的鐵路，也不下在數千里左右；『所以該國的路線，在北面的已延到芬蘭灣^③，在東面的已延到高加索^④、巴格達^⑤和巴力斯坦

● 關於最近法國鐵路的發展，可以參閱政治學季刊一九二二年六月號布勒斯勒^①的『法國鐵路問題』^②一文。拉豐^③戰時的法國鐵路^④一書，也有較為詳細的敘述。

① Compagnie française du Tourisme
② Barcelona
③ Gulf of Finland
④ Caucasus
⑤ Bagdad
⑥ H. J. Iresler
⑦ "The French Railway Problem"
⑧ G. Lafon
⑨ Les Chemins de Fer français pendant la Guerre (Paris 1923)

①，在南面的已延到亞得里亞海②；在西面的，也延到俄斯坦德③，離巴黎不過六十公里④。⑤可是到了停戰以後，德國的鐵路效率，卻全部破壞了。第一，因為各路所輸送自前敵退回的軍隊和軍火，為數過大，以致車輛都用壞了。第二，因為各協約國又強迫德國交出五〇〇〇輛機關車，一五〇〇〇〇輛貨車，五〇〇〇輛摩托車⑥。第三，因為大革命的破壞又發現了。所以自從停戰以後，運費和旅費，都着着的提高，至一九二〇年三月時，竟然要比戰前的多出百分之六〇〇左右。至於那時的中央政府對於各聯邦政府的權力和威信，卻比以前增加了許多。所以該國的威馬爾憲法⑦，居然就有了規定鐵路國有的估價標準的條文，應許各邦政府得在很少的選擇權限內，採取一個估算鐵路價值的標準，因而決定讓買的價格⑧。可是這種收買的政策，在收入上說起來，是不甚順利的。因為那些在國營制度下的鐵路，差不多沒有一條，不是虧折甚巨，而在一九二〇年，這個虧折的總數，並且要超過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以上，其損失是非常重大的。不過同時我們也要知道，這個巨額的虧折，有一部分是由於各路須要代替政府償還債務，方纔

① 美利堅學會年鑑①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號服爾刻②的「德國運輸與交通」③。

② 據維爾賽條約割讓領地的規定，德國一共要失了鐵路總哩數的六分之一。

③ 參閱該憲法第八十九條至九十六條的明文。

① Palestine
② Adriatic Sea
③ Ostend
④ kilometers
⑤ Weimar Constitution
⑥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⑦ von Völcker
⑧ "German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俄國的水陸運輸事業，在大戰期間所受的損失，是非常重大的。因為該國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本來有許多省分是沒有鐵路的；現在除了這些省分之外，因為四年的戰爭和革命的緣故，又加上一個極大面積的被破壞的區域，鐵路都完全燬壞了，或一部損傷了，機關車在一九二〇年可以行走的，每百輛中也只有四十輛了，其所受的損失，當然是非常重大的。並且那時所有一切的公共機關，都實行免費服務的制度，鐵路既然也是一個公共機關，當然也不能作為例外。所以「這時俄國的鐵路上，只見有成羣結隊的兵士，罪犯和難民擁擠在車中，自俄國國境的彼端，載至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①，而鐵路的本身，卻絲毫得不到好處。後來特洛次歧為要恢復鐵路從前的效率起見，雖然也曾應用管理軍隊的紀律到鐵路上，但也沒有什麼顯著的效果。最後到了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開始實行，蘇俄的鐵路也着手改組，該國的鐵路事業纔漸漸有些轉機。因為這個政策，對於鐵路事業既然完全以商業性質為基礎，那免費制度，自然取消，而其他的一切情形，當然也就有起色了。所以自從這個政策實行之後，各路已能陸續向德國採購大宗的機關車和其他器具，來代替那已經損壞的材料；而那備有臥室和餐室的快車，也可以開行了；幾千里的路基和橋樑，也已經修好了。可是這區區六三，七〇〇哩的鐵路，雖然辦理得井井有條，而以俄國現在國內

① 南森俄羅斯與和平頁五八。

① Brest Litovsk

交通的需要來說，還是不夠應付。所以一九二一和一九二二兩年，俄國鐵路所輸送貨物的數量，還只有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二二哩。

此外，假使拿歐洲的大陸，當做一個整個的運輸單位，那麼歐洲自一九一九年以來的國境變遷，是不可不知道的。譬如從前奧匈聯邦的鐵路路線，本來大多數都是自南至北的，自從維爾賽條約簽訂之後，匈境內新成立了許多國家，而其疆土的界限，又都是自東至西，因此之故，鐵路的路線，也不能不改變了。這種情形，在中歐各國中，是很多的。除此以外，因為國境變遷的緣故，各國邊境的車站，又不能不添設了許多。至於那關稅的重複，和護照手續的麻煩，那就更爲顯明了。所以自從一九一九年以後，歐洲各國又時常有國際會議的舉行，想用會議的辦法，來減少這種關稅上和護照上的麻煩。如一九二一年三月在巴塞羅納所舉行的國際會議，就是一個例子。這個會議的議決案一共有二：（一）協議國界通過自由的公約，以免貨物經過他國的境界時，受着種種無謂的障礙；（二）簽訂公用國際水道的條文，以免各國應用通航的河道時，引起種種無謂的糾紛。其後一九二二年春季的日內瓦會議，又成立了一個運輸委員會^①，來討論各種屬於改良各國國內運輸的問題；結果，他們也通過了一個改良運輸的議案，由各邦各自負責去修繕和改良他們的鐵路、口岸、和水道，并批准上列巴塞羅納會議所簽訂的公約。最後到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歐洲各國在日內瓦又開了一次交通和運輸自由的第二次大會^②，一共簽訂了四個關於國際運輸問

① Barcelona
② Transport Commission
③ Second General Conference on Freedom of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it

題的公約。於是歐洲大陸的運輸問題，纔算有了一些解決的辦法了。這幾次會議，大概都是由國際聯盟會主持，因為該會的公約第二十三條，本來有『保障和維持各會員國家，交通和運輸的自由，及商業的利益』的規定。所以該會的秘書處^①常常設有一個管理運輸事業的機關，及關於這種事業的顧問委員會，和技術委員會。^②

八 戰時和戰後歐洲的摩托運輸和空中運輸

因為戰時的需要非常緊張的緣故，歐洲的摩托車和飛機事業，在技術方面和商業方面的進步，都是非常神速；而在鐵路制度被破壞的情形下，摩托車對於輸送軍隊的職務，尤其是十分得力。如在大戰的時候，單單法國的摩托車，一共就輸送了二三，五〇〇，〇〇〇的軍隊，和二七，五〇〇，〇〇〇噸的材料，就是一個例子^③。所以當大戰方酣的時候，歐洲各主要交戰國，對於這二十世紀新興的運輸制度，差不多沒有一個沒有嚴密的組織，雖然其進步的程度，是不一致的。刻遵爵士^④在大戰告終的時候，曾經在倫敦協約國國際石油會議^⑤的席上說道：『協約國是在石油的波浪上得勝的，』這句話誠然可謂描摹盡致了。因為

① 參閱世界和平論文集卷七第三一四號交通運輸各節的「國際聯盟會的一覽」^①。

② 封騰戰時的法國工業頁四五。

① Secretariat
② Lord Curzon
③ Inter Allied Petroleum Council
④ "Handbook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這種石油的應用，不但限於摩托車和飛機方面，就是運船和兵艦的消費量，也是非常巨大的。可是歐洲的摩托車事業，發達雖是發達，而其產額還是夠不上和美國一九一四年以來的進步比較。因為一則歐洲的資本和原料，還不見得多，二則戰後蕭條的商業，還不利於新工業的發展。這種情形可以自下列一九二四年美國紐約全國汽車商會①對於各國汽車數目的估計表看出來：②

國	名 汽 車 數 目	平 均 每 車 人 數
美利堅	一三、四六四、六〇八	七
加拿大	五五四、八七四	一三
英吉利	四六九、四九〇	七四
法蘭西	三五二、二五九	九三
澳大利亞	一〇九、一五七	四四
德意志	一〇〇、三二九	四五三
阿根廷	八五、〇〇〇	九九
意大利	四五、〇〇〇	四九〇

① 一九二五年喜退克年鑑頁二五〇。

① National Automobile Chamber of Commerce

其他各國	六六七、一〇五
總數	一五、八四七、八三二

上表可以大略的說明歐洲汽車的產額比美國相差若干，但事實上，他們的差異，還要比上表所示的還要利害，因為歐洲汽車輸入美國的數目，是遠不及美國汽車輸入歐洲的數目的。可是自從一九二二年以來，英法德三國的汽車，也漸漸的發展了。並且西歐各處的道路顯然都漸漸的恢復戰前的舊觀，將來摩托車在商業上的應用，當然是會增加的。

關於戰後的空中運輸事業，歐洲卻比美國進步得多，因為自從一九一七年以來，歐洲各國尤其是英法德三國的空中航線，是增加得非常神速的。譬如在一九二三年，單單法國的航空路線，就超過六〇〇〇哩，德國的也超過二五〇〇哩，就是幾個顯著的例子。在這些商用空中航線之中，有幾條是很為重要的，

● 有許多美國的汽車廠如福耳德①等在西歐也沒有工廠。

● 關於歐洲航空事業的統計資料，大概都是採自美國商部克來因②的近年大事記③第二卷第八十二章。此外再參閱墾

渥第④空中運輸的經濟⑤第九章至十二章。

① Henry Ford
 ② Julius Klein
 ③ These Eventful Years (2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1924)
 ④ T. H. Kennedy
 ⑤ The Economics of Air Transportation (New York, 1924)

如巴黎至倫敦線、巴黎至布魯塞爾①、與阿姆斯特丹②、線、巴黎至布拉格③、與華沙④、線、布拉格至布達佩斯⑤、與君士坦丁堡⑥、線、巴黎至馬賽⑦、線、柏林與漢堡⑧、至倫敦線、日內瓦與慕尼克⑨、至維也納⑩、線、與柏林至莫斯科線都是。所以至一九二四年的時候，假如我們自倫敦坐飛機至莫斯科，只須花了三十六小時的時間，就可以飛到，其便利也可以想見了。至關於各國航空的營業，則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三年中，英國的商業航空公司，在不列顛諸島間，一共飛行了八〇〇〇〇次，在美國和歐洲大陸間，一共飛行了四〇〇〇次，共載乘客一五〇〇〇〇人，貨物四〇〇〇〇〇磅；而法國飛機在同時期的業務還不只此。因為單就一九二二年的成績而言，該國飛機所運貨物的噸數，就已超過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磅之上了。此外法國的政府，為謀商業上和軍事上的謀利起見，又時常大規模的發給獎勵航空事業的補助金。可是近年以來，因為國際間的猜嫌仇恨，常有阻礙實施國際航空交通公約的趨勢，將來歐洲的航空事業，恐怕總不容易很迅速地進步罷。

● 航空交通的公約，於一九一九年十月，就已在巴黎簽訂，并由大多數的協約國和各強國批准了，但其實行是非常困難的。

- ① Brussels
- ② Amsterdam
- ③ Prague
- ④ Warsaw
- ⑤ Budapest
- ⑥ Constantinople
- ⑦ Marseilles
- ⑧ Hamburg
- ⑨ Munich
- ⑩ Vienna

參 考 書

一 九 一 四 年 以 來 的 工 商

概 論

參
考
書

- Clive Day, *A History of Commerce* (Revised ed., New York, 1923), 593-648.
- C. A. Beard, *Cross Currents in Europe To-day* (Boston, 1922), Chap. IV.
- W. S. Culbertsen, *Commercial Policy in War-time and After* (New York, 1919), Chaps. VI and XIII.
- G. M. Fisk and Paul S. Pierc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Polic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23), Chap. IV.
- E. M. Friedman,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20).
- J. D. Whelpley,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25).
- Memorandum o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Foreign Trade 1910-1922*, pub. by League of Nations, Economic Section (London, 1924).
- C. D. Burns,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New York, 1921), Chap. IX.
- 一
四 G. B. Roorbach, e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Situation," in *The Annals of Amer. Acad.*, March, 1921.
- J. J. Kral, "International Trade in 1923," *Trade Information Bulletin*, No. 289, U. S. Dept. of Commerce (Washington, 1924).
- H. Chalmers, *ibid.*, No. 228 (Washington, 1924).
- W. Notz, "Cartels during the War," in *Journ. Pol. Econ.*, Jan., 1919.

英 國

- J. A. Fairlie, *British War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1919), Chaps. VI and IX.
- J. Buchan [ed.],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Great Britain* (2 vols., Boston, 1923-24), II, 143-160.
- E. M. H. Lloyd, *Experiments in State Control at the War Office and the Ministry of Food* (London and New York, 1924).
- C. W. Baker, *Government Control and Operation of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World War* (New York, 1921).
- H. L. Gray, *War Time Control of Industry* (New York, 1918), Chaps. III-VI inc.
- L. C. Mooney, *The Triumph of Nationalization* (London, 1920).
- W. R. Scott and J. Cunnison, *The Industries of the Clyde Valley during the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1924).
- Sir Richard Redmayne, *The British Coal-Mining Industry during the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1923).
- F. Hodges, *Nationalization of the Coal Mines* (London, 1920).
- J. M. Rees, *Trusts in British Industry 1914-1921* (London, 1922).
- The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 (London, Labour Pub. Co., 1923).
- Export Trade Policy of the United Kingdom 1913-1918 (Washington, Supt. of Documents, 1918).
- M. S. Birkett, "The Iron and Steel Trades during the War," in *Journ. Royal Stat. Soc.*, May, 1920.
- J. A. Hobson, "Britain's Economic Outlook on Europe," *Journ. Pol. Econ.*, August, 1922.

- 參
考
書
- H. Feis, "The Industrial Situation in Great Britain from the Armistice to the Beginning of 1921," *Amer. Econ. Rev.*, June, 1921.
 - H. Hart, "Coal Nationalization in England," *Pol. Sci. Quart.*, Dec., 1920).
 - L. J. Lewen, "England's Trade with Russia," *Trade, Inf., Bull. No. 199*, U. S. Dept. of Commerce (Washington, 1924).

法 國

- Charles Gide [ed.], *Effects of the War on French Economic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1923), Sections on textile industry and commercial policy.
- Arthur Fontaine, *L'Industrie française pendant la Guerre* (Paris, 1925).
- E. Théry, *Conséquences économiques de la Guerre pour la France* (Paris, 1922).
- G. Hersent et al., *L'Outillag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Paris, 1921).
- L. Guillet and J. Durand, *L'Industrie française, l'Oeuvre d'hier, l'Effort de demain* (Paris, 1920).
- R. Blanchard, *Les Forces hydro-électriques pendant la Guerre* (Paris, 1925).
- A. Aftalion, *L'Industrie textile pendant la Guerre* (Paris, 1925).
- 一
四
三 M. Olivier, *La Politique du Charbon, 1914-1921* (Paris, 1922).
- C. J. Gignoux, *L'Après-Guerre et la Politique commerciale* (Paris, 1924).
- R. Goujet, *Le Protectionisme en France depuis la Guerre dans les Faits et la Doctrine* (Paris, 1924).
- H. A. Gibbons, "The Industrial Effort of France during the War," in *Harper's*, June, 1919.

C. L. Jones, "Trade Organizations in French Metallurgy,"
Trade Inf. Bull., No. 186, U. S. Dept. of Commerce
(Washington, 1924).

中 歐

J. H. Morgan, *The Present State of Germany* (Boston, 1924).

V. Kellogg, *Germany in the War and After* (New York, 1919), Chaps. III-IV.

J. F. Coar, *The Old and the New Germany* (New York, 1924), Chap. VIII.

"Social and Industrial Conditions in the Germany of Today," in *The Annals of Amer. Acad.*, Nov., 1920.

V. Cambon, *L'Allemagne nouvelle* (Paris, 1923), Chap. XI.

M. P. Price, *Germany in Transition* (London, 1923).

P. Jaurégnny, *L'Industrie allemande et la Guerre* (Paris, 1919).

M. Dayet, *La Renaissance économique de l'Allemagne* (Paris, 1922).

J. Kolshorn, *Russland und Deutschland durch Not zur Einigung* (Leipzig, 1922).

A. N. Stockder, *German Trade Associations*, (New York, 1924).

Anon., *Kartelle und Trusts* (Stuttgart, 1921).

T. W. Delahanty, "The German Dyestuffs Industry," U. S. Dept. of Commerce Reports, Misc. Series (Washington, 1924).

E. Frankel, "Socialization in Germany," in *Journ. Pol. Econ.*, Feb., 1924.

P. Le Normand, "La Socialisation des Mines en Allemagne," *Rev. d'Econ. Pol.*, Jan.-Fe., 1920.

K. Hudeczek, *The Economic Resources of Austria* (London, 1923).

- E. M. Zwickel, "Austrian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nd Trade," Trade Inf. Bull., No. 265, U. S. Dept. of Commerce (Washington, 1924).
- 參
考
書 A Brief Survey of Italy's Economic Conditions (Paris, Internat. Chamber of Commerce, 1923).
- B. Attolico and F. Giannini, "The Industrial Position of Italy," in Journ. Royal Stat. Soc., May, 1918.

俄 國

- L. Segal and A. A. Santalov [eds.], Commercial Year-Book of the Soviet Union, 1925, (New York, 1925), Chap. IV, VII, and VIII.
- E. A. Ross, The Russian Soviet Republic (New York, 1923), Chaps. XXV and XXX.
- S. S. Masloff, Russia after Four Years of Revolution (London, 1923), 30-58.
- F. Nansen, Russia and Peace (London, 1923), Chaps. III, V, and IX.
- K. Leites,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Russia (London and New York, 1923), 80-103, 135-174, 223-235.
- K. Wiedenfeld, The Remaking of Russia (London, 1924), Chap. V.
- A. A. Heller, The Industrial Revival in Russia, Chaps. IV-XII inc.,
- 一
四
五 M. Marx, The Romance of New Russia (New York, 1924).
- J. M. Goldstein, Russia: Her Economic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1919).
- A. Raffalovich, Russia: Its Trade and Commerce (London, 1918).
- S. N. Procopovicz,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Soviet Russia (London, 1923).
- W. H. Beable, Commercial Russia (New York, 1921).

- S. Szagorsky, *La Republique des Soviets: Bilan économique* (Paris, 1922).
- G. Welter, *Ce qu'il faut savoir de la Russie économique* (Paris, 1923).
- P. Apostol and A. Michelson, *La Lutte pour la Petrol et la Russia* (Paris, 1922).
- W. A. Otis, "The Petroleum Industry of Russia," *Trade Inf. Bull.*, No. 263, U. S. Dept. of Commerce (Washington, 1924).
- A. E. Taylor, "The Commercial Importance of Russia," in *Amer. Econ. Rev.*, Sept., 1922.
- A. Bullard, "The New Russian Economic Policy,"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March 15, 1923.

戰
後
歐
洲
經
濟
史

海上運輸

- J. R. Smith, *Influence of the Great War upon Shipping* (New York, 1919).
- E. L. Bogart, *Direct and Indirect Costs of the Great World War* (New York, 1919), 288-291.
- H. L. Gray, *op. cit.*, Chap. VII; C. W. Baker, *op. cit.*, Chap. VII.
- J. A. Salter, *Allied Shipping Control* (Oxford, 1921).
- C. Jones, *British Merchant Shipping* (New York, 1922).
- E. Crammond, *The British Shipping Industry* (London, 1917).
- C. Gide, *op. cit.*, section on French mercantile marine.
- P. Cloarec, *La Renaissance de notre Marine marchande* (Paris, 1919).
- C. Supino, *La Marina mercantile italiana* (Bologna, 1920).
- A. Berglund, "The War and the World's Mercantile Marine," in *Amer. Econ. Rev.*, June, 1920.

一
四
六

F. C. Chappell, "The Enormous Growth of Germany's Merchant Marine," *The Annalist*, March 23, 1923.

參 I. C. Waterbury, "The World's Shipping Dilemma," *ibid.*,
考 Jan. 2, 1921.

書

鐵路及空中運輸

H. L. Gray, *op. cit.*, Chap. II,

C. W. Baker, *op. cit.*, Chap. IV.

Charles deVisscher, *The Stabilization of Europe* (Chicago, 1924), 51-79.

R. Haas,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in Europe," in *The Annals of Amer. Acad.*, Nov., 1922.

F. H. Dixon and J. H. Parmelee, *War Administration of the Railway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New York, 1918), Part II.

E. A. Pratt, *British Railways and the Great War* (2 vols., London, 1921).

G. G. Jackson, *The Railways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923).

A. E. Davies, *British Railways 1825-1924: Why Nationalization is Inevitable* (London, 1924).

C. E. R. Sherrington, "Result of the British Railways Act of 1921," in *Amer. Econ. Rev.*, June, 1924.

W. M. Acworth, "Grouping under the Railways Act 1921," *Econ. Journ.*, March, 1923.

一
四
七

G. Lafon, *Les Chemins de fer française pendant la Guerre* (Paris, 1923).

M. Peschard, *Les Chemins de fer pendant la Guerre de 1914-1918* (Paris, 1920).

H. J. Bresler, "The French Railway Problem," in *Pol. Sci. Quart.*, June, 1922.

S. E. Howard, "Some Aspects of French Railway War Finance," *Quart. Journ. Econ.*, Feb., 1918.

- G. Allix, "La Situation des Chemins de fer français," Rev. Pol. et Parl., May, 10, 1922.
- Von Völcker, "German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Annals of Amer. Acad., Nov., 1920.
- Weirauch, "Railway Transportation in Germany." *ibid.*, Nov., 1920.
- R. Kuezynski, Reichseisenbahnen und Reichsfinanzreform (Berlin, 1923).
- G. Allix, "Les Chemins de fer allemands, Gage de Reparations," Rev. Pol. et Parl., Aug. 10, 1924.
- R. P. Wagner, "The Outlook for the German Railway," Railway Age, Jan. 2, 1925.
- Commercial Year-Book of the Soviet Union, Chap. VI.
- F. Nansen, *op. cit.*, Chap. IV.
- E. A. MacMillan, "The Railroad Transportation Problem in Soviet Russia," Railway Review, Feb. 18, 1922.
- T. H. Kenned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Air Transportation (New York, 1924), Chaps. IX-XII inc..
- J. Klein, "The Intricate Web of the World's Commerce," in These Eventful Years (2 vols., New York, 1924), 633-635.
- E. P. Warner,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For. Affairs, Jan., 1926.

第四章 過去十年中的勞動經濟

以上所述歐洲一九一四年以來的經濟發展，大半都是偏於貨物的生產和分配方面。其實在這幾年中，有一種現象可以廣義的叫做勞動經濟^①和社會政治^②的，其發展的程度也是非常顯明的。這自那二十世紀初年，日趨劇烈的工業糾紛，可以看出來。關於這個糾紛的原因，有人說假使這次世界的大戰，的確是種根於經濟的帝國主義，和國際的不安情形，那麼這種工業的糾紛，也可以說是起因於各國國內離經的個人主義，和社會的不安情形。英國某大著作家，也曾以富於情感的筆鋒說道：『人們的競爭，有縱式的和橫式的；縱式的競爭，在過去幾年中，我想是已經勝利了。可是各國的各級人民，既然能夠聯合一起，來和敵國的各級人民，互相抵抗，那麼各國所有的無產人民，是否也有一天，能夠聯合在一條戰線上，和各國所有的有產人民，互相爭鬪，象羅馬的奴隸，反抗他們的主人一般呢？』^③這種關於近年歐洲社會一般現象的論調，究竟如何，我們可以暫且不說，而那一九一四年的大戰，所發生的影響，足以重大的甚或澈底的

① 馬斯忒孟^④戰後的英國^④頁一二。

① labour economics
② social politics
③ Masterman
④ England after War

改變歐洲各國勞動運動的勢力範圍，組織活動方法，法律地位，和政治希望，卻是無可諱言的。現在爲便於敘述起見，特將這種變動分做兩方面來觀察，第一是經濟的，第二是社會政治的，由本章和下章分別討論。

一 戰時英國的勞動供給及其管理

戰時各交戰國政府之須籌劃有效的方法，去維持勞工的供給，以供各處農田，工廠，船塢，機車和摩托車的使用，正如各該國政府之須改組和管理工業及交通一般，這是無庸多說的。可是在大戰初起的時候，各國的政治家，似乎很少能夠注意到這種顯而易見的事實。有些國家，在這個時候，並且不分皂白地，將全國的男丁，陸續調赴前敵，而不會顧到國內工業，對於各種精工^①和半精工^②的需要。到了後來，他們纔漸漸覺得這種精練的工人，不能在前線隨隨便便地犧牲，而使各處製造軍火和其他主要物品的工廠，感覺缺乏專門技術工人的痛苦。可是即使他們了解到這一點，他們還是要遇着許多類似的困難，如怎樣可以消滅工業上無謂的糾紛，怎樣可以調劑精工，半精工和粗工^③（包括幾千女工和童工）的供給，怎樣可以維持工人階級的生活，怎樣可以解除雇主對於他們的壓迫，怎樣可以得到工會的合作，因而提高生產效率到最高的一點等問題都是。這些問題在當時各交戰國中，可以說沒有一國能夠充分的解決，可是到了大戰將終的時候，他們卻都已辦到國有勞動供給的地位了。現在待我們來大略地敘述英國辦到這個目的情形。

① skilled labour
② semi skilled labour
③ unskilled labour

大戰爆發對於英國勞動市場所發生的第一直接影響，就是失業狀況的發現，和勞動爭議的消弭。可是到了第一年的年終，不但失業的狀況，除掉幾種奢侈品工業以外，都無形消滅了，而且各處又都發生勞工缺乏的現象。此外，罷工的風潮，在一九一五年又復起伏彼起，接踵發生。這種情形尤以工程事業裏，更為利害。當時根據一九〇九年的法案，而設立的四百餘個雇員介紹所^①，誠然都能夠應付裕如，而將商業上所用的雇員，變成製造軍火的勞工。而婦女和兒童，為迫於愛國的熱心，而自動的到他們從前所不會到過的商鋪或工廠去做工的，誠然也為數不少。但當時的問題，實在是太複雜了，太棘手了，僅僅人民自動的行動，萬萬是不能解決的。因為當時開赴前敵的工人，為數過多，即使英國只要替所有生產的工具，配齊工人到戰前的數目，當時所需補充的工人人數，據一種保守的估計，至少也要超過三百萬人，而且各種學識，經驗和技能的損失，還是不能計算在內^②。而事實上在這四年的大戰期間，英國所能得到的補充人數，只不過是一，六五九，〇〇〇名婦女，七〇，〇〇〇名殖民地或客籍人民，七〇，〇〇〇名自戰地解除軍役的兵士，要想拿來補充調赴前敵的工人人數，實在是相差很遠的。所以有人說這時英國的工業，一共要缺少了七九一，〇〇〇上選的勞動單位。^③

① 烏爾弗^②勞動供給與勞動管理^③頁七二註。這是一本討論英國戰時勞動供給的最好的書。

② 前書頁九八。

① employment exchange
② Humbert Wolfe
③ Labour Supply and Regu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1923)

英政府爲應付這個勞工缺乏的現象起見，曾規定了兩個救濟的辦法。第一個，就是對於募兵手續，所陸續頒布的種種限制命令；結果在一九一六年的年中，自請投效的辦法，都完全停止了。這種限制的目的，不但在保護製造軍火的工人，使他們不至受着募兵局^①的徵調，而且也使那一般顯然非工業上所必需的工人，能夠到戰線上服務；如一九一五年所創立的徽章制度^②，就是免除工人服務軍役的一個辦法。是年七月英政府又下令登記全國不在海陸軍服務，而年在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的成人，并使他們註明結婚的狀況，養活的人數，和職業的情形。一九一六年英國國會又通過一個軍役法案^③，授予英政府以徵兵的特權，而英政府隨即與陸軍議事局^④，協議對於船塢及碼頭工人，工程工人，和軍用品工業工人免除軍役的辦法。可是到了是年的年終，因爲戰地對於人丁的需要，非常殷急的緣故，取消徽章的政策，有時也不得不施行了。最後喬治的混合政府^⑤，又施行一個叫做什麼全國工務^⑥的計劃，由全國工務總裁^⑦，來主持一切，并通令全國，按照各種工業在戰時的效用的大小次序，而分配勞工^⑧。這種計劃，在起初的時候，雖然不是沒有相當的成績；但到了一九一七年的夏季，又復重新改組，而另行設立一個管理人工的中央機關，并規定在必要的時候，得以隨時隨地，按照各業重要的次序，而大規模的解散某業的勞工，使他們

● 一九一七年三月英國國會又通過設立全國工務部^⑧。

- ① recruiting office
- ② system of baging
- ③ Military Service Acts
- ④ Army Council
- ⑤ Coalition Government
- ⑥ National Service
- ⑦ Director General of National Service
- ⑧ Ministry of National Service

得以服務於更爲重要的事業。所以英國工業上，限制調募人役的政策，雖然因爲工會的抵抗力，而不能全部施行，但在事實上卻早已實現了。

英政府應付勞工缺乏的第二個政策，就是怎樣去控制現有的勞動供給。換一句話說，當時所需要的，本來是一種具體的辦法，怎樣可以最有效的利用那不會到海陸軍服役的勞工，而現在根據一九一五年的軍用品法案①而釐訂的軍用品法規，卻已經把這種計劃，詳詳細細的規定了。概括起來，這個法規的內容，大約有四點：（一）凡製造軍用品的工廠，所發生的罷工和拒工，都算不合法；勞資兩方如有發生爭議，應用強制公斷的辦法來解決；（二）工會限制產額的制度，不得廢止，但在戰事期間，應暫時停止有效；（三）凡受國家管理的工業的雇員，未得軍用部的允許，而擅離工作，或任何工廠的雇主，勸阻工人和製造軍火的工廠訂立工作契約的，在法律上都認爲有罪，應受相當的處罰；（四）凡關於軍用品法案的糾紛案件，都由該法案所特設的軍用品法庭②處理。這種法規雖然是顯然不能解決一切勞資的糾紛，但自大體上說起來，直至大戰的最後一兩年內，該國重大的勞動風潮，的確是有減少的。這自下列的統計可以看出來。①

① 這個統計是自英國勞動部的紀錄編製出來載在美國商部商業公報第二四七號。

① Munitions of War Act
② Munitions Tribunals

年	分	爭	議	次	數	直接參加勞工人數	停止工作日數
一九一三年				一、四五九		四九七、〇〇〇	九、八〇五、〇〇〇
一九一四年				九七二		三二六、〇〇〇	一〇、〇七六、〇〇〇
一九一五年				六七二		四〇一、〇〇〇	二、九二〇、〇〇〇
一九一六年				五三二		二三六、〇〇〇	二、四七五、〇〇〇
一九一七年				七三〇		五七五、〇〇〇	五、七三二、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				一、一六五		九二三、〇〇〇	五、八五六、〇〇〇

所以在一九一五和一九一六年的年初，克來德河①畔，軍用品工廠的勞工，雖然常常鬧着罷工的風潮，致使英政府感受無限的困難，而一九一六這一年，在工業上卻是一個比較安定的年分。可是到了一九一七年，因為久戰的疲勞，居住的困苦，和生計的艱難，全國勞工又漸漸的發生『愛國事業』②，是否值得從事的疑問。而且他們又都害怕英政府或者不肯恢復戰前的辦法。所以到了將要停戰的時候，英國的國內，就接連鬧着罷工的風潮。總計所損失的工作日數，一九一九年是三五〇〇〇〇〇日，一九二〇年是二六五〇〇〇〇〇日，一九二一年是八五八〇〇〇〇日。

現在我們又要聯想到他們怎樣去維持農業勞工的供給了。關於這個問題，他們所施行的政策，在原

① Clyde
② patriotic business

則上大致是和對待製造軍用品的工廠相同的。如（一）以免除軍役的辦法，保留某種農業的勞工；（二）以國外移來的人丁，補充已被徵調的缺額，都是。所以當時不但有巨額的兒童和婦女，都要到田裏做工，就是戰地的俘虜，比國的難民，和外國的僑民，也有不少被英政府強迫到田裏服務的。同時英政府因為當時的農業工資太低，不夠鼓起農業勞工的興趣的緣故，又於一九一七年規定最低工資^①的額率，於是一般農業勞工向來所受地主和佃戶的壓迫，也都解放了。可是當時一般農業勞工，看到製造破壞品的工人，所得的工資，要比他們大上許多，他們還是不滿意，而努力的組織農業工會，所以到了大戰停止的時候，該國有紀律的農業勞工，也增加到二〇〇，〇〇〇人之譜了。此外農業勞工的代表參加農業工資局^②的事實，也足以增加農人和勞工互相諒解和互相尊敬的程度。

二 戰時法德二國的勞動管理

法蘭西和其他中歐各交戰國，很多在大戰爆發的時候，就實行強迫當兵的制度，所以他們對於勞工實施類別和保護的政策，都比英國早得許多。法蘭西的制度，而且很早就已經為其他各國的模範。原來該國當大戰初起的時候，就在前線和內地所有的軍隊裏，舉行參戰工人的調查，而編成一部包括七〇〇，〇〇〇名參戰勞工的姓名，年齡，家庭和職業的調查表。此後該國政府，又每月發表可以供給每種工業的勞工人數。所以該國政府不但能夠分別準駁各廠需要人工的要求，而且能夠代替勞工規定工資和其他工

① minimum wage
② agricultural wages boards

作的條件。此外法政府又規定凡當兵年齡的男丁，而派在軍用品工廠服務的，在非工作的時間，必須服從軍隊的紀律；在工作的時間，雖然可以得到平民的待遇，但除非得有當局的允許外，是不准擅離工作的。最後他們又設立一個監察局^①，藉以保護工人，使他們不至受着雇主的壓迫，接受訴苦的案件，和維持工會的聯絡。所以結果該國就有「五〇〇〇〇〇名以上當兵年齡的男丁，能夠做比較當兵更爲有用的工作」^②。而軍用品工廠的工人數目，在一九一五年一月是二四五〇〇〇人的，到了三年以後，也增至五二五〇〇〇人之譜了。此外，關於軍用品工廠的最低工資，也是由軍用部部長參考各地各區的勞資協定，而斟酌釐訂的，其內容係包括一個普通工人的基本工資，而對於效率較高的勞工，則另外按照他們超出法定標準的額數，而酌量給予紅利。

法國此種對於勞工的分配和報酬的管理政策，據一般的情形來說，是非常有效的，但事實上該國的罷工風潮，并非完全停止，不過在戰時各年比較的減少罷了。這自下表可以看出來：^③

年	分	罷	工	次	數	罷	工	人	數
一九一三年					一〇七三				二二〇、四四八

① 該德大戰對於法國經濟生活的影響頁一五六。

② 封騰戰時的法國工業頁一二二。

③ board of supervision

一九一四年	六七二	一六〇、五六六
一九一五年	九八	九、三四四
一九一六年	三一四	四一、四〇九
一九一七年	六九六	二九三、八一〇
一九一八年	四九九	一七六、一八七

據上表以觀，法國戰時的罷工風潮，雖然比一九一三和一九一四兩年，少得許多，但事實上因為戰時需要殷急的緣故，戰時各年有效罷工的百分率，卻比戰前兩年高得許多。而且一九一七那年，該國工業界的不安現象，也和英國不相上下。軍械廠的罷工人數，竟然多至五八〇〇〇，罷工日數也多至一四二〇〇。○。法政府為應付這個重要的情勢起見，因設立幾個永久的公斷委員會^①和和解委員會^②，以謀解決的辦法。並規定凡在這些委員會聯合判決爭議的案件以前，違背勞動契約的，都在法律禁止之列。假使和解無效，聯合委員會的判決，便要強迫實行。假使勞資兩方有一方不願履行，那麼國家就要將這工廠，收歸國有。自從這個法令實行以後，一九一七那年誠然好像減少許多勞資的爭議問題；但各處潛伏的勢力，還是繼續醞釀，而使法國戰後的工業風潮，有爆發的動機。

還好法國的政府，有這種管理勞工的條例，國防的工業有大量增加的女工，僑法的客民有儘量利用

① arbitration commission
 ② conciliation commission

的機會，所以法國的勞動供給一過了混亂的時機，就源源不斷的增加，一直到戰時最後數月為止。這種事實自下列法國戰時十一個工業區雇用的勞工人數，對於一九一四年七月同區的雇用人數的比例表，可以看出來。

一九一四年七月	一〇〇	一九一七年一月	九七
一九一四年八月	三四	一九一七年七月	一〇〇
一九一四年十月	四四	一九一八年一月	一〇〇
一九一五年一月	五七	一九一八年七月	九五
一九一六年一月	八〇	一九一九年一月	八七

自上列的百分率，還可以推想到法國自一九一六年前數月以後，事實上是沒有失業的情形的。因為該國的雇員介紹所，在大戰的第一年，就已經異常發達，並且能夠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那年，重新安置幾千的軍人到工業界裏；而各省各地的地方當局，又都能從容應付遣散軍人的複雜問題。

戰時法國負擔人力的損失最重的，當然要算農業。因為在七、九〇〇、〇〇〇名動員之中，農人要佔到百分之四五以上，而工商人民只不過佔到百分之四〇左右。這種事實，可以解釋為什麼法國各處有幾千

的婦孺老弱，都集到田中耕作；也可以解釋爲什麼法政府要實行鼓勵客民入法，和利用客民去耕種的政策。原來當戰場的死亡人數算出的時候，農人爲國犧牲的已將達到六七五〇〇〇名左右，而工商業死亡的人數，還不到二〇〇〇〇〇名呵。

德國維持勞動供給的政策，比英法兩國，還要激進，還要猛烈。『所有保護工人的社會政策，都因努力增加生產的緣故而放棄了，許多保障勞工的條規都暫時廢止了，童工和女工的工作能力都應用到極點了，全部工人的工作時間也都儘量的延長了』。可是軍事上巨大的損失，和糧食上分配的難題，還是不斷的消磨效率極高的德國工業能力，而爲一九一八年革命以後的社會變遷預開先路。

在大戰進行的時期，德國農民被政府徵調而從事軍役的，大約要自三，二五〇，〇〇〇人，至三，五〇〇，〇〇〇人。假使在停戰時所遺留二，〇〇〇，〇〇〇的軍人上，再加上死亡和俘虜的人數，那麼德國農業生產所損失的人丁，就差不多要達到二，七〇〇，〇〇〇人了。所以該國和其他各國一般，也曾施行種種的政策，去維持農業勞工的供給；如實施免除軍役的制度，使一部人民可以回去幫助穀物的收穫；強迫一，五〇〇，〇〇〇名戰地的俘虜去田中耕作；利用許多童工女工去補助農業的生產都是。但是這種代替農人的

① 見美利堅學會年鑑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號新澤美①的「德國勞動立法的發展」②

① H. Sinzheimer
② "The Development of Labour Legislation in Germany"

人役，在質和量上都不夠維持該國的農業，所以結果該國的農業，在大戰告終以前都敗壞了。

三 工業上的婦女

戰時影響歐洲經濟生活的社會情形中，一個最重要的副產物，就是多數婦女的參加生產。這種現象雖然我們已在上文一鱗片爪的說過，其實是值得更爲詳細討論的。如英國軍用部的代表，當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在紐約所說『假使這次沒有女工，大戰便不能進行』的一句話，就可以見女工的地位，在當時的重要。原來在大戰的時候歐洲各交戰國，簡直是沒有一國不利用未曾訓練過的婦女和兒童，去代替精練的勞工。所以英國在一九一三年，全國的女工，還不及五〇〇,〇〇〇人，而一九二〇年就增至一,三四〇,〇〇〇人；兩年以後，普通的企業情形，雖然正在衰敗的時候，並且又有數十萬的退伍軍人，回到工業界裏，而女工的數目，還在八〇〇,〇〇〇人以上。下表就是戰時英國婦女參加工業的逐年人數。①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七月	三八三,〇〇〇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七月	五六三,〇〇〇

① 安德魯①大戰對於英國婦孺的經濟影響②頁一。

② 烏爾弗勞動供給與勞動管理頁一六九。

① Irene O. Andrews
 ②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War upon Women and Children in Britain (New York, 1918)

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七月	五一、〇〇〇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七月	二〇三、〇〇〇

法國和英國一樣，其女工人數對於男工人數的比率，也是大量增加的。例如軍械廠女工的增加率，在一九一五年七月，是百分之一·二五，一九一八年一月，就增至百分之二三。其他婦女放棄家務而服役於店鋪，電車和工廠的，也不計其數。至於德國女工增加的現象，那就更比任何其他各國為顯明了。下列就是該國三個代表區域，一九一三，和一九一八兩年，工商業中所用女工人數的比較表^①。

代 表 區 域	一九一三年百分率	一九一八年百分率
普魯士	二〇·五	三七·九
巴威	二二·六	三九·二
柏林	三六·六	五四·六

此外不但女工的人數，繼續增加，就是他們所從事的職業種類，也是異常複雜的。布里斯它爾^①在一九一七年曾經舉行過一次賽會，其中陳列婦女所製的物品標本，大約有一百種，包括照相器具，航空引擎，

① 美國勞動部一九二〇年勞動月刊 ② 十一月號。

① Bristol
② Monthly Labour Review

汽車引擎，小件軍器，畫模，印器，彈丸，光學及玻璃用具等等。①這種物品固然大部分都是容納婦女最多的軍械工業一部分的產物，但婦女從事開駛電車或公共汽車的，在政府或商業機關充當書記的，在汽車廠充任稽查的，——突尼斯②維特工廠③的女工人數，在大戰將要告終的時候，大約要佔全廠工人的三分之一，——在洗衣作，麵包店，軍中酒店，醫院，充當雇員的，也不計其數。所以我們可以簡單的說，在大戰的後幾年，差不多是沒有一種職業沒有若干婦女參加工作的。

那麼這種婦女，是在什麼情形之下工作呢？他們的效率又是如何呢？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可以說在那國防工業——這種工業在西歐各國大概都是由政府經營的——下的女工，所得工資的增加率，是和男工差不多的。這種情形尤其是英國更爲顯明。因爲英國的女工，都要和男工一般加入工會，而男工都是主張婦女工資，要以不影響他們的工資爲原則的。但在軍用品法規④之下，英政府還是允許女工的工資，有依照男工工作的標準支付的，和依照女工工作的標準支付的兩種，這樣看起來，可知軍用品工廠所須應付女工『一樣工作一樣報酬』的要求，是比較其他工廠爲急迫的。⑤。所以在那不屬政府管轄的工業

● 貝耳④英國社會主義史⑤卷二頁三五〇。

● 烏爾弗勞動供給與勞動管理頁二七五。這本書的第十四章，對於戰時英國的女工工資也有很精詳的敘述。

① Tunis
② Fiat factory
③ Munitions Code
④ M. Beer
⑤ The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ism (2 vols., London, 1921)

裏，一般最低的工資，雖然由商業局強制增加過幾次，而增加的趨勢，還是繼續增高的。可是戰時工廠女工在經濟上的相對地位，雖已提高不少，若說男女業已達到平等的地位，那到未必，有的國家如法蘭西、意大利和德意志等等，而且因為戰爭的緣故，還把從前規定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夜工和其他種種保護女工的條例，完全放鬆哩。所以當一九一八年四月法政府調查全國七百八十四個軍用品工廠的時候，有一百九十一個工廠的女工工作，時間都超出法定十小時以上。①末了到了大戰將要告終的時候，各國人士都覺得保全女工健康、舒適、和道德的種種福利條例，有施行的必要。而且英國還於一九一六年八月，通過一個法律，特許內務部②頒布工廠福利的特別條例。③可是工人的過於擁擠，房屋的不合衛生，工時的過於長久，和機械勞動的單調和疲勞還是使許多軍用品工廠女工的健康，受着不良的影響。

關於女工工作的效率，能否及得到男工的問題，各方的意見，并不一致。據英法德各國大多數的勞工說，女工在體力、耐苦、和恆心各面，大概是不及男工的。但據戰時各處工廠監工的報告，則女工工作的質和

① 該德大戰對於法國經濟生活的影響頁一五六—一六〇。

② 安德魯大戰對於英國婦孺的經濟影響頁八。法國軍用部於一九一六年四月所組織的女工委員會，也曾提出一個改良工廠衛生的建議如設備茶點室，化裝室，醫藥室和健身室等。這些提議大概都已實行。

量，又似乎都很不壞，如在自動的機械方面，女工的效率，都比男工高。不過在德國，女工比較的喜歡更換職業罷了。所以自兩方意見合看起來，我們可以說，凡非超出婦女體力的工作，女工的效率，不一定是不及男工的，至於那一般愛國的婦女們，爲他們的父親夫婿或兄弟，負擔離家從軍以後所遺留的工作，那當然也是可欽可敬的。

最後，這種婦女在生產上補充男子工作的現象，還有一種最顯著的影響，這就是說，婦女們的經濟勢力已經漸漸發展，而且蓬蓬勃勃的發生不肯依賴的心理了。據大戰的經驗，我們已經知道，婦女組織工會這一件事，並不一定絕對困難的。英國的全國女工協會①——一個最大的純粹婦女的組織——在一九一四年的會員人數，不過是一一，〇〇〇人，到了一九一九年，就增加到六〇，〇〇〇人了。其他純粹的女工組織，在各處設立的，也有一二，如乙炔煨接女工工會②就是其中很可注意的一個，但大多數的女工，還是參加兼收男女工人的工會③。而且到了大戰以後，所有獨立的女工工會，不是無形消滅的，就是和男工工會合併的，如全國女工協會的歸併於全國總工會④就是一個例子。所以據科爾⑤的意見，英國拒絕

① 衛布⑤工會史①頁四九五。

①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Workers
② Women Acetylene Welders
③ National Union of General Workers
④ G. D. H. Cole.
⑤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⑥ 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New York, 1920)

異性的工會制度，自從經過了大戰以後，是已經漸漸動搖的了。但婦女的代表，在各處政府的機關和局所裏，折衝周旋，都很有應付裕如的氣概，而使英國輿論界對於女工組織，一變其向來輕視的態度。而在一九一九年全國職工會大會^①選舉評議委員會^②的時候，全國女工協會裏的逢飛爾德^③女士，又以三百餘萬票當選做委員之一；婦女能夠得着這許多票數而參加委員會的，這要算是第一次。那麼當時女工地位的提高，也可想而知了。可是這時女工的人數勢力和經濟地位，雖然是已經增進了許多，而遲至一九二〇年的時候，英國工會裏女會員的人數，總計起來還不過佔全國女性雇員^④百分之三〇左右哩。

德國的女工組織，和英國的趨勢相反，大概都是和男工的工會分開的。這種情形尤其是在非工廠的雇員裏，更爲顯著。他們的政策，大部分都有一種獨立的精神，而不與男工的工會一致，所以在一九一八年革命以前的數年中，他們的政策，有時簡直是和男工相反的。不過近年以來，這種分道揚鑣的情形，卻漸漸有些調和的趨勢了。在德國的女工工會之中，當以書記員，文牘員，推銷員，商業雇員，和商店助理員等所組

● 勞動組織^④頁九六。

● 衛布工會史頁四九六。逢飛爾德女士後來在一九二四年的勞動黨政府^⑤裏，又做國會的勞動幹事。^⑥

● 工會史頁四九五。

① Trade Union Congress
②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③ Miss Margaret Bonfield
④ Organized Labour (London, 1924)
⑤ Labour Government
⑥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for Labour

織的工會，最爲重要。至關於戰時和戰後各年的情形，我們可以很簡單的說，德國女工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和英國一般是已經大有進步的了。②

四 英法兩國實際工資的最近趨勢

要知道歐洲勞動階級在過去十年中的生活程度，必先要研究普通勞動情形中的三個基本要素。這三個要素是：（一）貨幣工資①對於物價平面②的關係，（二）大戰所促成的房屋恐慌③，（三）失業現象。在這三個要素之中，自只要知道某種少數勞工所需要的消費品數量的變動的人看起來，當然應以第一個要素，即以購買力④爲標準的工資率的變遷最爲重要。但假使我們還要知道某國全部勞動界的收入狀況，那就非同時研究其他兩個要素不可了，因爲自從大戰以來歐洲這些情形的變動也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待我們一一道來。

在大戰末了幾年，歐洲物價的激增，我們早已時常聽見了。其實這種擾亂現象的主要原因，大抵不外下列兩個：一，因貨物和器具的供給中止，而發生的般急的需要；二，各交戰國在戰時，所發生的空前的通貨

① 見福勒雜誌⑤一九二二年二月號索羅門⑥的「德國工會中的婦女」⑦

② 法國因爲工業比較的不重要的緣故，女工的地位似乎沒有什麼重大的變遷。此處因爲篇幅關係，暫不敘述。

① money wages
② price level
③ housing crisis
④ purchasing power
⑤ The Forum
⑥ A. Solomon
⑦ "Women in German Trade Unions"

膨脹。①現在將英法意三國的躉賣價格，對於一九一三年標準價格的變動率，列表如左：②

年	分	英	吉	利	法	蘭	西	意	大	利
一九一三年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九一四年				一〇一			一〇一			九五
一九一五年				一二六			一三七			一三三
一九一六年				一五九			一八七			二〇二
一九一七年				二〇六			二六二			二九九
一九一八年				二二六			三三九			四一三
一九一九年				二四二			三五七			三六四
一九二〇年				二九五			五一〇			六二四
一九二一年				一八八			三四五			五七八
一九二二年				一五五			三二七			五六二

零售價格的變動趨勢，當然是和躉賣價格大略相同的。那麼這些國家貨幣工資③的增加率，對於那
一九二二年以前的物價增進率，究竟怎樣追隨呢？據國際勞動局最近所作工資對於物價的比例的調查，

① 錄拉夫林④在近年大事記卷一頁四一五所採美國聯邦準備公報④的數字。

① inflation
 ② money wages
 ③ J. L. Laughling
 ④ U. 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似乎在大戰最初的二三年，歐洲各同盟國的實際工資^①是顯然有減退的趨勢，而到一九一八年卻又漸漸增加的。至其他中歐各國的情形，那就因為這時的統計，大都不甚翔實的緣故，幾乎不能得到一個比較可靠的結論。此外自這個調查，我們又可以得到下列幾個結論：（一）截至一九二一年價格變為低落的時候，粗工的工資比精工的工資增加得快；（二）職業勞動者和政府的員役，所得薪水的實際價值，戰後比戰前低；（三）小市鎮的工資，比大城市的工資增加較速；（四）女工的工資，比男工的工資增加較多；（五）工人的實際工資，因為增加的速率，不及物價變動速度的緣故，在物價騰躍的時期，有低落的趨勢，在物價貶落的時期，有增高的趨勢。

英國的實際工資，在一九二〇年的後半，似乎達到最高的價值^②，而每個家庭的收入，也比一九一四年高得許多。因為這時不但貨幣工資已有增加，而且多數的婦女和兒童，仍舊在工商業裏工作，其所得的進款，也是為數不貲的。可是在一九二二年的秋季以前，英國的經濟界還是繼續呈着企業蕭條的現象，所以那時勞工工資的購買力，實是迅速的貶落，不過這種現象，到了一九二二年的秋季，卻又漸漸轉機，工資

● 參閱國際勞動局的研究和報告^②丁類第二號和第十號。

● 包力的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〇年美國的物價和工資^③對於這個問題有很詳細的研究。

① real wages

② Studies and Rep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Geneva, 1922)

③ Prices and Wag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914-1920 (London and New York, 1921)

價值也已漸漸向上，而且幾乎達到十年前的標準了。此外勞工工作的時間，這時也比一九一三年的短少許多。至於各個經濟階級的地位，以收入的多寡做標準，據馬斯忒孟說，戰前和戰後也是不同的。例如戰前的次序是：●

- (一) 收入優厚的職業家；
 - (二) 收入優厚的書記和會計員等等；
 - (三) 收入菲薄的職業家——教士教員等等；
 - (四) 精工和工匠；
 - (五) 收入微薄的書記和店員；
 - (六) 收入極微的粗工。
- 而到了一九二二年以後，這六種階級的次序，就變成這樣了：
- (一) 收入優厚的職業家；
 - (二) 精工和工匠；

● 戰後的英國頁一〇三一—一〇四。

- (三) 收入優厚的書記員等等；
- (四) 收入菲薄的職業家；
- (五) 收入微薄的粗工；
- (六) 收入低微的書記和店員；
- (七) 收入極微的職業家——教士，教員，公役等等。

上列第二表的第七項階級，本來是社會上所謂衣冠齊整，而有固定收入的人物，現在經過了十年的經濟變動期間，他們的地位，居然就會改變：這樣看起來，英國的中下階級在大戰期間，地位的降低，是比任何其他階級為利害了。馬斯忒孟曾經說，這些人民實在是一個新興的窮苦階級，儲蓄減去一半，而生計卻提高一倍，除掉最簡單的享樂行為以外，在他們都變為奢侈品了。所以英國這些依賴薪工為生的中產階級，維持素來在社會上的外表的行為，實在是一個可憐的現象。因為他們好像是壓在體力勞動者和賺大工資的階級之中的。有一個鄉間醫生的妻子，曾經說道：『我只坐在邊廂看電影，我的女傭到坐在正座，』這是何等沈痛的話呵！

可是英國鄉村的勞動者，在工資上卻并不能和城市的勞工得着同等的進益。如一九一七年春季的生活費，已增至百分之八七，而農業工資卻不過提高百分之四二，就是一個例子。此外自下列的幾個指數，我們可以看出農業工資怎樣不能和工業工資齊驅并駕。^①

農業工資	一九一四	一九一八	一九二〇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普通平均工資	一〇〇	一八九	二二七	一九二	一六八
生活費	一〇〇	二〇五	二五二	一八四	一六九

這種農業工資不及追隨生活費激增的現象，直至大戰停止三年以後，纔漸漸的消滅。可是農業勞動者的地位，終久是及不到一般勞動者的地位的。所以自這個方面，我們又可以得到英國農業難於改進的一個原因。

法國在這十年中，工資和物價的關係，也有和英國相同的趨勢。如生活費的增高，通常是速於工資的增高的。勞力的工人，無論精練的，或不精練的，大概是犧牲薪水階級的利益，而得着利益的。軍用品工廠的工人，在所得正當工資以外，常常得着一筆生活費增高的津貼^①。這筆津貼其他工人是拿不到的。此外自

① 近年大事記卷一頁四六七，包力氏的『實際工資果真增進麼』一文。

① high cost of living bonus
② "Have Real Wages Gone up"

地域上說，法國工資的增加度也因地而不同，大概東北部的增加得最少，而西部的增加最多。但自事實上說，在一九一九年左右，該國普通工資的購買力，大概都已略略的高出戰前工資購買力的水平線以上，雖然第二年激增的物價，又使貨幣工資率，落到這個水平線以下，而一九二一年生活費的大減，還是使一般工人的實際工資高出於一九一三年的標準百分之一〇以至百分之二〇。至自此以後，便沒有什麼顯著的變動了。所以大戰以後法國和英比二國的工資購買力，假使不能超過十年前的工資購買力，至少也是相埒的。①

五 中歐各國的工資變動

第二類國家，包括這次大戰的各戰敗國，情形是完全兩樣的，德意志、奧地利、波蘭和布加利亞各國的勞動者，無論是賺工資的，或是賺薪水的，在大戰經過一半的時候，就覺得已經處在一個進退維谷的情形裏，隨後到了貨幣膨漲到極度的時候，他們又差不多都變成種種紙幣或貨幣現象的玩偶，千變萬化，不可捉摸。而躉賣物價的騰躍又是非常利害；所以假使我們拿一九一二年的物價做基數①，那麼一九一九年以後，躉賣價格指數的激進突飛，便將如下表所示。②

① 瑞典、挪威、丹麥和荷蘭等中立國的實際工資比戰前高得許多，其理由是顯而易見的。

② 見國際勞動局的研究和報告丁類第十五號頁五八『貨幣貶價國的勞工生活程度』一文。

① base

② "The Workers Standard of Life in Countries with Depreciated Currency"

一九二〇年	一、四八六		
一九一九年	四一五	一九二三	一六、六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	二二七	一九二二	三四、一八二
一〇一三年	一〇〇	一九二一	一、九一一

至於帝國銀行紙幣①在市面的流通率，那麼一九一三年只不過是二，五九三，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而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卻漲到四〇〇，二六七，六四〇，三〇二，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個可驚可駭的數目了。所以那時每個馬克的價值，恐怕還不到印刷該幣的紙張價值。

誠然，這時德國的全國收入，並沒有什麼顯著的減縮，但在這種空前的貨幣貶值的情形之下，實際工資那裏能夠趕能着。所以結果精工工資的實際價值，不過高至戰前的百分之五五，以至百分之七〇，粗工資的實際價值，只及戰前百分之七〇以至百分之八〇。一九二一年的後半，雖然好像有些進步，而到了
一九二二年以至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該國發行楞登馬克②的時候，情形並且越變越壞，全德食品的每人消費額只稍稍超過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五〇。其大略情形如下：①

① 見前文。

① Reichsbank notes
② Rentenmark

品名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食肉類	四三·一五公斤	二一·八〇公斤	二一·八〇公斤
可可	〇·七八公斤	〇·八〇公斤	〇·八〇公斤
咖啡	二·五〇公斤	〇·六一公斤	〇·六一公斤
茶葉	〇·〇六公斤	〇·〇四公斤	〇·〇四公斤
啤酒	一〇二·一〇公升	五〇·〇〇公升	五〇·〇〇公升
牛乳	一〇六·九〇公升	六二·九〇公升	六二·九〇公升

但全國勞工所受痛苦的程度並不完全一致，大抵那些團體渙散的勞動者和賺小薪水的階級，對於消費品質和量的不足所受的痛苦，是最利害，而礦業，化學品業，和紡織業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是比較最輕的。

在這個擾亂的時期中，有一種調劑工資和物價的制度，值得注意的，就是團體工資協約^①的推廣於一個大城市，大工業區，甚至一國的現象。據德國的統計，在戰前的時候，一個團體工資協約的範圍，至多不過包括一，五〇〇，〇〇〇名左右的勞工，而到了一九二一年這個協約所包的勞工便有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名以上了。所以這種工資的協約，簡直是真正的勞工條例。可是到了戰後，因為物價日日激增的緣故，這種工資協約的有效期間，也日日縮短，如一九二一年是自三個月以至六個月，一九二二年是三個月，一九

① collective wage agreement

二三年是自一星期以至二星期。

奧地利在一九二二年年終，德意志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波蘭在一九二四年二月所施行的鞏固通貨的政策，^①有兩個影響：（一）以購買力為標準的工資價值，已略有進步；（二）全體勞動階級都感受着擴大的失業現象的痛苦。至因這個政策而發生的物價跌落，雖然不是十分迅速，而到了一九二四年四月的時候，德國的一般物價，以金幣為標準，就已低至僅較戰前超出百分之二二的一點了。此外一般勞工的工資，雖然已經有些進步，但實際上還是比戰前的購買力低下許多，精工所得的不過有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八〇弱。粗工不過百分之九〇強。又德意志和波蘭的工業，在自通貨膨脹至通貨安定的過渡時期所有工資的規定，大概都是用金幣做標準，雖然發給的時候，還是用市面通行的貶價紙馬克，按照價格穩定的外國貨幣，如美國金元或瑞士佛郎等等對於紙馬克的匯價折算而付給的。下表就是表明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德國工業界的總所得的變動狀態：（以一九一三年的總所得為標準）

● 參閱本章第七節中歐的失業情形。

● 此表係自「貨幣貶價國的勞工生活程度」一文的數字縮短出來。同時這個指數也包括失業的情形。

① currency stabilization

時	間	估計指數 (基數一〇〇)	變動情形
一九二〇年 全年平均		六〇—八五	漸漸的進步
一九二一年 全年平均		七五—一〇五	
一九二二年 全年平均		七〇—九〇	因貨幣膨漲而發生的跌落
一九二三年 一月至八月		五八—七六	
一九二三年 十一月		三六—四七	重大的跌落
一九二三年 十二月		四六—六〇	
一九二四年 一月		五五—六九	因通貨膨固而發生的進步
一九二四年 六月		八〇—九一	
一九二四年 九月		七八—八八	漸漸而有變動的進步

六 房屋恐慌和恐慌的救濟

房屋問題，在大戰以前，早已非常緊張，非常重大，而成爲歐洲多數國家嚴重的問題。不過那時所謂問題，只是質的關係，而不是量的關係；所以在那幾年中的改良房屋的計劃，大概只是關於房屋的衛生，空氣及熱度方面，和怎樣在近市的地方，爲中下階級及勞動階級設立適當的住宅。及至大戰發生，一般交戰國的建築事業，大都完全停止。不但大部分的建築材料，都改充戰爭的用途，而且建築事業的人工又漸漸缺

乏，擔承建築危險的資本，也漸漸減少。而一方因為戰時勞工多自鄉村，遷至城市，戰地難民紛至沓來的緣故，房屋需要的殷急，又異乎尋常。所以到了大戰時第三年，歐洲各處就都感着房屋的奇荒。而到了停戰的時候，情勢尤其惡劣，比國一共缺乏房屋自九〇，〇〇〇所，至二四〇，〇〇〇所，英國自五〇〇，〇〇〇所至一〇〇〇，〇〇〇所，德國在一〇〇〇，〇〇〇所以上。這種情形自以一般工業國更為利害，但有的國家如英國等等，這種恐慌的最高點，是一直到了停戰以後的兩三年纔發現的。●

為應付這個複雜的情形起見，當時歐洲各國曾經施行過三種政策。一、多數國家都被迫而頒佈保護租戶的條例。例如法國政府允許租戶暫停付租的義務，直至停戰的時候為止。英吉利和俄羅斯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羅馬尼亞，匈牙利，丹麥和挪威在一九一六年，意大利，德意志，奧地利，荷蘭，瑞士和瑞典在一九一七年，也先後頒佈禁止加租的法令。這些辦法，當然都不過是戰時緊急的政策，藉以維持房租在戰前的水平線，而減少勞工住的耗費，到一個比較低下的數額。●但是戰後的情形，已是愈變愈壞，所以不但戰時

●這裏關於房屋問題的材料，都是得自國際勞動局的研究和報告庚類第一號（一九二四年在日內瓦出版。）讀者如參閱這個報告可以得到一個更為詳細之紀錄。

●例如德國勞工階級的標準家庭，住的費用，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要佔到家庭預算的百分之二〇以上，而到了十年以後，卻減少到百分之一以下了。

本有房租條例的國家，仍舊要維持這個條例，就是新立的國家如波蘭、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拉夫等等也都有了。然而各國政府終久不得不被迫而允許房主加租，到足夠修理補繕房屋費用的一點。而丹麥、瑞典、瑞士、意大利、芬蘭和南斯拉夫各國的房租條例，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那年，也全部或一部撤廢了。但在英法比德奧各國，這個條例卻繼續延期，或重新修訂。

救濟房屋擁擠的第二個政策，就是用法律來裁制住屋的使用。裁制使用房屋的方法，在中歐各國大概是規定個人居住的面積，和限制居住者轉讓住宅的權利兩種。此外爲阻止客民遷入擁擠的地方起見，有的國家還責令客民呈繳居住許可證。至於那欲將住宅化成商用的房屋的，那就更需特別的許可了。俄羅斯國內，所有房屋，都被蘇維埃政府，化成市有的性質。英法和其他西歐各小國，雖然不會和蘇俄一般的趨於極端，但對於那素來的習慣，如房主可以出租房屋供任何的用途，租戶可以轉租房屋給任何的機關等等，也都有了各種的限制了。

以上所述的種種方策，都不過是臨時的救急方法，沒有一個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癥結，而使人民能夠多造房屋。因爲在那物價猛增的情形之下，要想私人多出資本去建造適宜的住宅，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有許多國家，在大戰之後，都實行種種政策，而在財政上幫助私人建造房屋。如大不列顛、法蘭西、德意志、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捷克斯拉夫和荷蘭等國，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四年間，這種政策就次第實行了。這

種條例，從大處說，祇不過應用到小住宅方面，所以每所房屋的房間數目衛生條件和其他類似情形，都有很詳細的規定。至所謂財政上幫助的形式，那就很多了，小的有地稅和房捐的退還，大的有公款的貸與和補助金的頒給。此外用強力奪取私人宅地的習慣，也有許多國家實行，但通常對於地主的損失是有相當抵償的。至擔承建築的機關，也各地不同，有的是由地方政府承辦，有的是由建築協會^①舉行；如私人有這種能力，而自願承辦的，政府也願意補助。所以在一九二一年，大不列顛計有建築協會一二〇〇個，會員八〇〇〇〇人，法蘭西也有建築促進會^②五〇〇個弱。此外歐洲各處尤其是英德意三國的建築行會^③，也都增進了不少建築的經驗，因為這些行會都是建築業的勞工所組織，而能夠自己動手建築的。英國的建築行會（其中最早的一個，是於一九二〇年，在曼徹斯特^④成立）曾經依照實際成本替政府建築許多辦公官署，而勞工工資則依時計算；其後到了一九二二年五月，又承受價值超過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的建築契約，建築的地點，大概都在倫敦，曼徹斯特，約克州，^⑤和南威爾斯^⑥各處。^⑦至大陸各國的戰後建築事業，就大概都是由建築合作社^⑧擔任；如法國有二三十個的荒廢村落，由這種合作社重建起來；柏林，

● 國際勞動評論一九二二年八月號柯爾^⑨的「不列顛行會運動」^⑩一文，有詳細的記載，可以參閱。此後這些行會，有許多都破產了。

- ① building societies
- ② sociétés des habitations à bon marché
- ③ building guilds
- ④ Manchester
- ⑤ Yorkshire
- ⑥ South Wales
- ⑦ co-operative building societies
- ⑧ G. D. H. Cole
- ⑨ "The Guild Movement in Britain"

漢堡^①、德勒斯登^②、來比錫^③和哥本哈根^④。有一行一行很美麗的合作社房屋，建造起來；瑞士附近巴塞爾^⑤的夫累道夫村^⑥完全由瑞士合作協會^⑦在戰時所儲蓄的資本，建造完成；都是幾個例子。^⑧

可是各國政府的造屋事業，在過去幾年中，一半因為建築成本的繼續奇昂，一半因為國家歲出的需要，節節，卻在各方面都衰退了。所有從前各國政府所預定的廣大宏敞的造屋計劃，也都常常修改和縮小了。這種情形尤以英政府自大戰以來，對於住屋計劃所定的三個策略，更為明顯。這三個策略，第一個，就是包含在一九一九年所頒佈的條例中，其內容係責令各處地方政府，先考查本地的需要，然後再根據這個需要，施行相當的住屋計劃。各處地方政府施行這個計劃的時候，財政上如有虧耗，得由中央政府發給補助金，以資彌補；而各處從事建築的公共事業的機關，如感能力薄弱，也得向政府要求財政上的補助。根據這個條例，當時各處的地方政府，果然迅速的把各地的情形考查起來，結果他們認定全國統共需要房屋八〇〇〇〇〇所。可是到了一九二一年的年初，因為建築成本的奇高，英國財部的負擔過重，英政府又決定將他們在一九一九年法案下的責任範圍，加以相當的限制了，所以截至一九二四年十月止，該國房屋已造完成的，和正在建造中的，不過稍稍超過二〇〇〇〇〇所，該國財部每年所負擔的建築成本，還不及

● 參閱美國評論之評論^⑨一九二二年二月號窩巴斯的「歐洲無家者的居住合作」^⑩

① Hamburg
② Dresden
③ Leipzig
④ Copenhagen
⑤ Basel
⑥ Freidorf
⑦ Swiss Co-operative Union
⑧ 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
⑨ A. D. Warbasse
⑩ "Co-operative Housing of Europe's Homeless"

八,〇〇〇,〇〇〇鎊。這種政府補助的收縮,當然有種種不同的影響,而其中顯著的一個,就是房屋租金的減低。到了一九二三年,英政府又施行一個新政策,允許凡新造的房屋,無論是由地方政府,或由私人建造的,都可以得着一筆平均數額的補助金,不過這所房屋雖然可以任意售賣或出租,而在各方面是要確實合乎小屋的條件的。這個計劃實行之後,果然成效卓著,共計全國又添造了一〇〇,〇〇〇所的房屋,而且承造的人,有三分之二,都是私人機關。但這個法案不能禁止新屋出賣,而且限制房租到勞工支付能力的一點,也是不能算爲沒有缺點的。

一九二四年的勞動黨內閣,對於這方面就特別注意。所以當是年年初,該黨內閣成立的時候,衛生部部長^①希特雷^②就手創一個造屋的計劃,希望在十五年內繼續建築,並以每年是否能夠維持法定造屋的額率,爲財政部是否繼續助款的標準。不過在事實上,建築業果真能夠實行這個計劃,還是要依賴於材料和勞工供給的數量的。此外,這個計劃又規定政府對於地方當局和其他建築機關所給予的補助金,(這種補助金,當時比較前一年的法案所規定的已增加不少,)應限於地方當局所出租的房屋,而且房屋的租金,要以戰前的標準爲限。其次,政府又應許建築人,在造屋的時候,得以其他材料代替磚石。這個計劃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就已正式成爲法律,但在十月全國普選之後,保守黨重握政權,對於這個法律的實行問題,又提出許多疑點,於是這個希特雷計劃直至一九二五年著者編書的時候,仍舊是議論紛紜未能

① Minister of Health
② John Wheatley

解決。①

到了今日房屋問題在歐洲各工業國裏，還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建築成本是非常重大的，資本是非常缺乏的，而各國政府也沒有一個廣博適宜的計劃，替勞動階級建造房屋。所有的，祇不過是各種新村的計劃。所以現在各國對於這個計劃都很努力建設。英國政府也正在預備建造佔地一百萬英畝的各種新村。②

七 戰後歐洲的失業問題

大戰以來歐洲社會的和經濟的擾亂現象，最為可怕的，就是那廣播的，而且幾乎成爲久病的，工商失業現象。這種現象的程度，在各國誠然各有輕重的不同，但我們可以說沒有一個工業國，是能夠完全擺脫這個問題的。這個恐慌當一九二〇年冬季戰後短期的企業繁興，忽然衰落的時候，尤爲嚴重。英國和斯干的那維亞③各國最先發現，但不曾影響到法比，或波羅的海各國。中歐各國到了一九二二年的年末，纔受着劇烈的激刺。至一九二三年的歐洲失業情形，可以自下表看出。④

① 關於英國造屋計劃的詳細情形，可以參閱一九二五年的勞動年鑑②頁二二二—二二三。

② 前書頁二五一。

③ 採自美國商部商業公報一九二四年第二九八號卡爾④的「一九二三年的國際貿易」①一文。

① Scandinavian countries
 ② The Labour Year Book, 1925 (London)
 ③ Karl
 ④ "International Trade in 1923"

國	名	失業工人約數	備
英吉利帝國		一、四三二、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失業人數在二、〇〇〇、〇〇〇以上
德意志		六七六、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後又增加不少
捷克斯拉夫		四三八、〇〇〇	
意大利		四二四、〇〇〇	
奧地利		一一八、〇〇〇	
斯干的那維亞各國		八五、〇〇〇	
波蘭		七五、〇〇〇	
法蘭西			失業人數極少可以不計
比利時和波羅的海各國			尙感覺勞工不足
歐洲工業區全部		三、三九五、〇〇〇	

從大處說，這種勞動供給對於工業需要的失調狀態，可以說是由商業的和貨幣的紊亂情形而發生的。因為根據各處的統計，似乎失業期間的長短和失業程度的深淺，往往與物價跌落的數量，互相關連。歐洲各國在停戰以後的四年期間，其國外匯兌和國內金融，既然常常發生劇變，那就無怪失業現象的層

● 參閱國際勞動局的研究和報告丙類第八號的「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的失業狀況」①一文。

① "Unemployment, 1920-1923"

出不窮了。所以戰前在企業循環^①的影響下的季節的失業^②，和有時間性的恐慌^③，到了戰後，就都變成社會的痼疾了。

英國失業現象的結果，比任何國家更爲危險^④。我們上面不是已經說過，在大戰的末年，英國曾經有過一度企業奮興的時機，那時不但沒有勞工過多的情形，而且還有勞工不足的現象。這種非自然的現象，一直繼續到一九二〇年。那時勞動階級的家庭，在衣食方面所得的着實是比戰前多，而且事實上差不多沒有一個沒有工作；所以那年四月工會統計的失業人數，簡直要跌落到百分之一以下。可是不多幾時，貨幣膨脹的情形，就開始發生阻礙的勢力，而使一般物價都向下貶落。於是企業蕭條的景象，也就隨之發現。幾千從前有職業的人員，現在都在各地行乞了；失去固定職業的工人人數，現在也達到最高的一點了；而英國的領地從前在大戰的時候，雖然倖免敵人的蹂躪，現在也發覺所遭失業的禍害，還要比法國東部和北部的戰場難於恢復呵。

這種情形，尤以一九二一年的夏季更爲利害。在那個時候職業介紹所，所登記的失業人數，竟然要達到二,五〇〇,〇〇〇人以上。工會會員繳付保險金的其中有百分之二三·一，完全倚賴補助。鋼鐵工業都

① 關於英國失業狀況的原因和救濟的學者的研究，有「失業是不可避免的麼？」^④一書，可以參閱。

① business cycle
② seasonal unemployment
③ periodical crisis
④ "Is Unemployment Inevitable?" (London, 1924)

停止了，造船和建築業也都大受打擊了。其後一九二二和一九二三兩年，雖然都有些進步，但失業的人數，總不會跌落到一百萬人以下。現在將一九二二年十月，英國四種受害最烈的工業的雇用情形列表如下：

工業種類	一九二二年一月雇用人數	一九二二年十月解雇人數
建築業	八七〇,〇〇〇	一四二,三二五
煤礦業	一,一八〇,〇〇〇	八四,〇〇〇
工程和煉鐵業	一,一二七,〇〇〇	二四九,〇〇〇
造船業	三一五,〇〇〇	一一一,〇〇〇

自上表所列的時期以後，英國失業的人數，誠然略有減少的表示，但職業介紹所所登記一九二四年最低的數目，還有一〇四九,〇〇〇人，一九二五年四月，並且增至一,二五一,〇〇〇人。此外英國年年的對外逆勢貿易，和對於恢復金本位制的努力奮鬥，也足以使該國接連受着四年的工業蕭條的痛苦，而沒有什麼光明的前途。所以自英國的勞動界看起來，僅僅此區區政府津貼的代價，而使英國變成所謂『適宜

① 見上列國際勞動局的刊物丙類第八號一文。

居住英雄的所在，簡直是一種極度的，而且是滑稽的犧牲呵。

法國卻是比較的造化。該國自從一九一六年以來，簡直是沒有什麼失業的情形發現。各處市立的和省立的介紹機關，在大戰初年，就早已成立，更加又有政府的補助，所以各地解除軍役的兵士，都能夠從從容容的由該機關安置到相當的職業界裏，而沒有重大的困難。雖然一九二〇年的年中，曾經發生過一次短期的企業蕭條，以致影響到皮革、衣服和汽車各業，但這些影響，都是時間極短，沒有什麼重大的變動。所以自從一九二二年的春季以至一九二四年，全法的失業人數，差不多從未超過三〇〇〇〇人以上。而且鼓勵外國僑民入國的政策，還是繼續施行，至今未廢。這樣看起來，法國自從一九二〇年以後的難題，又可以重複說一句，是屬於財政方面，而不是屬於工業方面的了。●

中歐各國發生失業情形，比較萊因河以西各國爲晚。當貨幣膨脹的時期，德意志、捷克斯拉夫和奧地利的工業，大都異常活動。雖然工資的增高率，斷不能和物價的增進率，并駕齊驅，而當時工人階級找不到

● 意大利自從一九二〇年五月以至一九二二年一月的失業情形，還不十分嚴重，大約當一九二二年一月的時候，失業的人數是六〇〇,〇〇〇人，此後便退至二〇〇,〇〇〇人，不過其中多少，還有些上落。可是意國還要時常籌劃怎樣將多餘的人工遷出國外的問題，這是與法國不同的。

一個位置的，卻是為數極少。但這個情形自根本的經濟復興的觀點看起來，是完全處於不健全的地位的，所以自從各國施行劇烈的和比較有效的安定貨幣政策和平衡預算政策以後，這個情形就完全改變。失業人數竟然隨價格的跌落，而無限增加了。德國的情形，尤其不妙，當一九二三年的秋季，工會的會員至少有四分之一沒有職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至二分之一，只有短期的職業。工業區裏面，差不多處處都有極猛烈的失業現象。如在魯爾地方，因為被法軍佔據，而實行消極抵抗的報復政策的緣故，工業階級都變成貧窮困苦，僅能依賴中央政府些微的補助，來解救他們一部分的苦痛了。可是到了一九二四年，金融狀況又漸漸恢復，國外貿易也漸漸增加，因之失業現象在物質上也漸漸減少了。下表就是表明德國工會會員自從一九二〇年以後失業人數對於戰前的失業人數的比率。●

年	分完全失業①的百分率	部分失業②的百分率
一九一三年	二·九	

● 此表是由國際勞動局的研究和報告轉載而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蘇俄的失業情形是比較的更為猛烈的，因為當時俄國的工人，多由鄉村遷至城市，而種種的阻礙，又使該國的工業難以復興。在一九二五年的前半，俄國各城的失業人數還是超出九〇〇，〇〇〇人以上。

① wholly unemployed
 ② partially unemployed

一九一四年(上半年)	三·二	
一九二〇年	三·八	
一九二一年	二·八	五·四
一九二二年	一·五	二·六
一九二三年(平均數)	一〇·三	二七·八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二八·二	四二·〇
一九二四年(一月至九月)	一四·八	一七·四
一九二五年(一月)	八·一	五·五

八 失業的救濟

據歐洲各國近年以來的經驗，似乎在目下的經濟情形裏，失業現象是絲毫沒有萬應的靈藥的，可是這些政府卻沒有一個不被迫而施行各種片段的或廣博的救濟失業的政策。失業保險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就已經有顯著的進步；到了現在，歐洲實行強迫投保制度的，共有七國；實行自動投保制度，并由官廳用補助金資助的，共有九國。英國根據一九一一年的國家保險法案①而成立的國家保險制度，也於一九一六年，將範圍擴充，包括五金，皮革，橡皮，化學，軍火等等工業的工人。這種擴充，當然不是因為當時這些工業裏，就已經有了失業的現象，其實是因為和約告成，各工人恐怕各業的雇用契約或許不會繼續的緣故。

① National Insurance Act of 1911

廠後到了一九二〇年，這個制度又復一再擴充，除卻農業勞動者和家庭的僕役以外，差不多各種工人都可包括在內，共計人數幾乎要達到一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左右。可是同時失業的情形，卻已達到最壞的一步，政府所給予的津貼費也已增到巨大的數額了。在這個時期，國會接連着通過好幾個法案，將關於失業津貼的範圍，工人繳納的數額，管理處分的方法，和其他種種細則，一再修改。如根據一九二〇年法案所定的每星期津貼費，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男的每星期十五先令，女的每星期十二先令，就是一個例子。至這時英政府關於失業保險方面的實際支出，自停戰以至一九二四年九月，大約要超出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但在這個巨額的支出中，由雇主負擔的大約要佔到六五,〇〇〇,〇〇〇鎊，由雇員負擔的大約要五九,〇〇〇,〇〇〇鎊。最後到一九二四年八月，勞動黨政府雖然在下院佔着少數，竟然能夠鼓動國會通過下列三個改進強迫保險制度的計劃：（一）廢除『革普』制度^①——在這個制度之下，失業的勞動者得了十二星期的津貼以後，便得不到補助金了——使失業工人可以連續領取津貼費；（二）將每星期的津貼費，男的每星期加到十八先令，女的加到十五先令；（三）將繼續失業的等待時期^②自

① 見罕夢德《戰時英國的勞動狀況和勞動立法》頁二二七。

② 見一九二五年喜退克年鑑頁五一。

① “gap”
 ② waiting period
 ③ M. B. Hammond
 ④ British Labor Conditions and Legislation during the War (New York, 1919)

六日減至三日。

一九二一年，英國的勞動黨又主張救濟失業的正當辦法，是要恢復對俄和中歐各國的貿易，廢除各種不生產的支出，尤其是在遠東和近東的各種軍事行動；促進造林和墾荒的計劃；改良運輸的制度；從事公共的建築，和建立電力站等等。這種建議當然不能沒有反對的人，但國會中的勞動黨議員，仍舊能夠提出許多關於直接供給工作的議案，以求減除那普遍失業現象的惡果。所以當一九二四年的新內閣成立以後，他們的黨員，雖然佔着少數，還是很努力的在他們政治勢力的範圍內，推行勞動黨的政策。結果，這些一九二一年的建議，除卻大規模的計劃，被在國會中佔着大多數的自由黨和保守黨的議員反對外，有幾項都已實行，擴充，而且改進了。這幾項是：（一）需費一三，〇〇〇，〇〇〇鎊的道路建築的進行，其中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鎊是由政府負擔的；（二）需費一五，〇〇〇，〇〇〇鎊的公共工程的發動，這筆款項大部分是政府直接幫助的；（三）促進對外貿易的輸出信用的維持；（四）掘溝墾荒經費的籌撥。此外又聞流通電流的大幹線的安設，也正在計劃之中了。

● 但保守黨和自由黨的聯合投票，又使這種計劃只能實行到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為止。

● 參閱勞動黨執行部和工人總會評議委員會所合組的失業聯合委員會^①的報告，失業一種勞動的政策^②一文。

① Joint Committee on Unemployment

② "Unemployment: A Labour Policy" (London Jan., 1921)

不問政治上的關係如何，凡是有思慮的觀察家，對於今日的悲觀局面，總是以爲政府所頒給的失業津貼，對於國民的道德方面，是有弊害的。馬克多那爾①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在烏司特②演講的時候也說：現在社會的最大悲劇，就在男女青年一出學校，就有『不受雇用的心理』③這一點。至關於救濟的方法，各人的意見，卻不盡相同。但永久的改良步驟，總是要着眼於這問題的世界方面，而不是着眼於一國一地方方面，這是可以斷言的。關於這一點，有一個經濟專家合組的委員會，於調查失業的情形以後，曾經在一九二四年春季報告道：『無論我們是看到很近的現在或是很遠的將來，我們對於英國的前途，是不用悲觀的。以我們現在的經濟情形而論，各種職業固然必需保留許多勞工，但我們終久不信這過去幾年中的非常的失業現象是不可救藥的，是萬不可避免的。』④

大陸各國所受失業現象的痛苦誠然都沒有英國那樣深切，那樣長久，但其勞工的供給和需要，不能調劑的程度，也是很深的。所以奧地利於一九二〇年三月，波蘭於一九二四年七月，意大利於一九一九年十月，（後來這個命令撤廢，而另替以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命令，）俄羅斯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都次第

●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紐約時報。

● 《失業的分析和預測》頁八五。

① Ramsay MacDonald
② Worcester
③ unemployable mind

施行強迫失業保險的制度。其他九個國家也施行自動保險的制度，而由政府給予一部分的補助。這九個國家就是法蘭西、丹麥、荷蘭、芬蘭、西班牙、比利時、瑞士、捷克斯拉夫和挪威等等。這種制度除卻幾個例外，大概都包括所有工商業的工人在內，但農業勞動者、家庭僕役、政府雇員和勞心的勞動者，都不在受保之列。德國自從大戰以來所施行的失業津貼制度，規定在兩年之中，可以受着二十六星期之補助，其費用是由中央政府、各邦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分攤的。此外該國又施行一個叫做什麼『生產的救濟失業制』由政府撥借款項，幫助各種救濟計劃的進行，並於發生普遍失業的時期，竭力促進公共工程的實現。結果，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以後的三年期間，這個制度一共供給了七〇〇〇〇〇〇個全日的工作。至於社會的失業津貼費，因為大戰的發生，和貨幣的貶值，以致基金缺乏的緣故，自從大戰發生以來，就早已不能支付了。此外大陸方面的失業保險制度和英國一般，也設立了不少的雇員介紹所；這種介紹所，單就德國一國而論，在一九二四年，就已超出一千所以外。總之，現在歐洲各國勞動保險制度的趨勢，為謀保險成本的分攤更為公平起見，已漸自自動的制度，變為強迫的制度了。

● 參閱國際勞動局的研究和報告丙類第十號失業保險一文。

● 見經濟學雜誌一九二四年四月號夫郎克爾的『德國勞動市場的管理』一文。

① F. Frankel

② "Germany's Regulation of the Labour Market"

九 其他種種的社會保險

大戰發生以後，社會保險的基本原理的應用範圍，比戰前越發擴大。依賴寄生幾乎成爲各交戰國的普遍社會現象。所以各國政府對於寡婦和其他寄生的人，給予分離津貼費，和戰時贍養費的辦法，都進步得極乎迅速；而對於殘廢軍人所給予的撫卹金，也差不多各處都有，雖然其辦法大部分是不適用的。可是那向來所有的傷害保險，疾病保險，和老年保險的制度，卻反完全沒有進步；只有挪威可以算是戰時能夠完全改組保險制度的惟一國家。到了大戰將要告終的時候，和戰後的初年，歐洲各國對於工業雇員健康保險的立法，纔漸漸復興，漸漸推廣。其內容大概都是依照德國的制度，而其基金則是依照每個工人每年生病的大約日數，而由各方面分攤的。波蘭，奧地利，南斯拉夫，布加利亞，葡萄牙，希臘，俄羅斯，捷克斯拉夫各國，在一九一八年以後的勞動保險，大概都是照此辦法。而在這大陸各國之中，方法最爲精密的，卻要算捷克斯拉夫在一九二四年十月所頒佈的法律。據這個法律，凡是工人的疾病，老弱，殘廢，傷害，和失業，都可以包括在保險的範圍內，而保險費則由雇主和雇員各擔一半。在此辦法之下，據統計所載，該國工人投保疾病保險的，計工業界一，七四二，〇〇〇人，農業界八五一，〇〇〇人；投保老年和衰弱保險的，計二，五〇三，〇〇〇人。

● 見政治學季刊附刊一九二五年三月號。

英國一九一一年的國家健康保險法案①，在國會裏本來時常遇着修改的要求，最後這些要求的議案，就總括起來，而於一九二四年八月通過一個廣博精密的法案。根據這個法案，凡英國受雇的勞動者，年在十六歲以上的，都可包括在內，但國家公役已有領受疾病補助金的利益的，學校的教師，義務的服務者，每年收入超過二百五十鎊的非體力勞動者，短期的勞動者，都不在保險之列。在這個法案之下，每個男雇員每星期應繳納保費五辨士，女雇員四辨士，雇主也應替每個雇員繳納五辨士。至於政府，除對於每個男女雇員，再加繳其保費總額九分之二外，對於保險的基金，還要在必要的時候儘量籌款撥助。這個保險利益的內容，一共包括五項：一，醫藥免費；二，疾病可以支給補助金；三，在領受二十六星期的疾病津貼費以後，如有因此變成無能力的，還可以支取若干賠款；四，婦女在分娩的時候，可以領受四十先令的津貼費；五，各處存有餘款的團體還可以時常補助。總之，這種支給的款額，完全是看前一年各方所繳納基金的多寡而定的。至一九二三年的情形收入的基金共計二〇〇〇〇〇〇鎊，英格蘭和威爾斯領受醫藥補助金的受保工人共計一三〇〇〇〇〇人。

此外英國一九〇八年的老年贍養費法案②的內容和管理方面，在過去幾年中，也有好幾次的修改。據一九二四年勞動黨政府所提出的修改法案，每個受贍養的人，每年在其私人財產項下，和在贍養費項下合併的收入，每星期至多不得超過三十五先令，或每年不得超過九十一鎊。但在計算私人收入因而決

①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

② Old Age Pension Act

定贍養費額率的時候，每人所得的最初三十九鎊，不得算入，不論這個收入是從那裏得來的。這種辦法據擁護這個法案的人的意見，可以不至如以前法案一般的鼓勵奢侈。原來自從一九一九年以後，每個被贍養人每星期所能得到的老年贍養費，大概都是自一先令以至十先令，視其每年超出三十九鎊的收入的多寡而定。現在在這一九二四年的新法案之下，有受贍養的資格的，就可以增多一七〇〇〇〇人，而使被贍養人的總數，達到一百萬人左右了。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的改府支出，在這筆贍養費項下的，已經一共要達到二四〇〇〇〇鎊之譜。但當該國國會辯論一九二四年的法案的時候，英國財政總長士諾典^①還在說，普遍的老年贍養制，本來是極乎必需的，但在目下的財政情形之下，這種辦法是絕對不可能的，可是他還希望在最近期間，被贍養的年齡可以自七十歲減至六十五歲哩。

十 大戰以來的勞動立法

西歐和中歐的勞工團體，在大戰告終的時候，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地位，比什麼時候都高，這是還要在下章說明的。大概在大戰的末了幾年，工人團體，在各國的政治舞臺上，就已經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到了和會開幕，他們的要求，又有不少的人替他辯護。所以一九一九那年差不多到處都有宣布實際減少工作時間的立法或協定，這是無足驚奇的。本來八小時工作的制度，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原是沒有希望可以實行，實因這幾年大戰中的經驗和思想，都已證明這種制度在社會上非常需要，而且萬萬不至減少生產，假使

① Philip Snowden

不能增加生產。而俄國大革命所表示的榜樣，又使西歐的企業和資本家非常震動。覺得除非給予勞動階級以更公平的社會制度，那急進的激烈派，是很容易在工人大會中操縱一切的。所以八小時的工作制度和其他勞動立法上的瑣碎的改良，都在這環境之下漸漸的實行推廣了。

英國縮短工作時間的制度，與其說是由國會作成，無寧說是由雇主和雇員間的聯合爭議作成的。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除礦業和其他危險的和不衛生的工業外，英國勞工的工作時間，在法律上本來沒有什麼限制。誠然，女工和童工的雇用，是要受工廠和作場法^①裁制的，但關於成年男工的工作時間，卻沒有一條限制的條文。到了一九一九年，因為礦業勞工和雇主間的爭議問題，難以解決的緣故，英國國會就於熱烈辯論之中，通過一個煤礦法案，將一九〇八年法案所定八小時和九小時半的最多工作時間，改做七小時以至八小時。同時凡稍有團體組織的各業勞工，也多數用聯合協定的手續，而得到每星期工作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的條件。這些工業上的協定，在英國誠然不能同法律一樣有效力，但在經常情形之下，其實際上的效用，是和一般政府的條例差不多的。結果，工程工業的工作時間每星期只有四十七小時；建築工業每星期只有四十四小時，冬季并且更少；船塢工人也只有四十四小時。而事實上全國雇主在一九一九年的全國工業會議^②中，也已經承認普遍的四十八小時工作的法制，雖然英政府為某種的理由（見下文）不能正式頒布這種制度的法律。然而遲至一九二三年的時候，除農業的工作時間仍舊超過四十

① Factory and Workshop Acts
② 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八小時以外，在全國的重要工業中，已經也有一百三十三個工會會員的百分之八十，享受每星期工作四十八小時，或更少時間的利益了。這種事實——在一九二一年以後企業衰頹的時候，而各工會仍舊能夠維持這個工作標準的事實，據某著名英國勞動狀況的作者的意见，實在是『戰後企業奮興時期以後的蕭條時期中一個實得的利益呵。』●

此外工業局對於勞工團體勢力薄弱的各種工業，也常常替他們規定四十八小時為每星期的標準工作時間。而且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他們關於最低工資的權力範圍，已經漸漸推廣，而包括比一九〇九年的法案所包的更多的工業，所以他們的決議案簡直可以影響到三十幾種以上的工業，三〇〇〇〇〇〇名工資菲薄的工人。並且這種決議案，一經勞動部批准，就可以有法律的效力。雖然在企業蕭條的時候，各業的雇主，也曾聯合一起，要求撤廢這種工業局的法案，但除能阻止幾種新工業局的設立外，別的都沒有什麼效果，而到了一九二四年的時候，勞動黨的政府並且將這些法案實際施行。●

現在我還要講到關於英國勞動立法方面的別一種戰後新發展。英國在戰時所設立，當做強制公斷

● 見科爾勞動組織頁一三四。

● 參閱一九二五年勞動年鑑頁九八一—二一〇。

機關的生產委員會，^①這時已經漸漸的變成永久的自由公斷機關。而一九二〇年的工業法庭法案^②也許勞動部總長，有組織法庭解決工業爭端的特權，雖然這種法庭的判決，是不能束縛任何一方的。勞動黨的政府有了這種特權之後，就能夠在他們很短的任職期間內，解決了七次重要的工業糾紛，而不至釀成如鐵路和煤礦罷工一樣嚴重的風潮。可是自停戰那年，一直至一九二四年的春季止，——一個企業蕭條，工資減少，失業增多的時期——英國的工作總日數因罷工而損失的，沒有一年有低過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的，而在一九二一年並且要達到八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巨大的數目。在這五年的期間，罷工的風潮最爲利害的，要算一九一九年的鐵路大罷工，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的煤礦大罷工。根據了這幾年的事實，我們可以說，英國的工人，還是極熱烈的反對在和平的時期，施行任何強制公斷的政策。^③

同時在大陸方面，也有二十幾個國家（包括所有重要的工業國）實際把八小時工作的制度，規定在法律裏面。如法國一九一九年的法律，就是一個例子。該國的八小時工作制度，包括全國所有的男女工人，只有農業界和上等的職業界不在其內。^④但有時也有允許某種工業增加工作時間的，如藥房和紡織

① 喜特雷^②和解公斷委員會一九一八年一月的報告，也是反對強制公斷的制度。

② 是年下季所通過的輔助法律又將八小時制度推到商船和礦業方面。

① The Committee on Production
② The Industrial Courts Act
③ Whitley Committee

業的一部分，都是。此項法律的施行細則，係由法政府根據金屬，建築，印刷，油臘，和其他各種工業的勞資協定所制定。在一九二四年的時候，全國各業差不多都已實行。但法國的一般雇主，雖然沒有充分的統計證據，還以為自經濟上看起來，八小時工作對於大規模生產是不合算哩。

德國工人的工作時間，大戰以後也經過許多變遷。和英國一般，該國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除卻幾種危險性的工業以外，對於男工的工作時間，也沒有什麼限制的。但是到了大革命發生以後，革命政府的第一件重要政策，就是宣布八小時工作的制度，以備應付那新興的經濟變遷，同時國內各重要的雇主聯合會，和雇員團體，也開誠布公的承認各業的工作時間不能超過八小時。一九一九年三月德政府又發布一道命令，將八小時的工作制度，應用到不用體力的商業雇員方面。而對於農業勞動者則規定一種特別法規，應許他們每年有八個月可以做較長時間的工作，這就是說四個月做工十小時，四個月做工十一小時。後來因為勞動會議^①的建議，德政府又應許各工廠的檢查員，當緊急的時候，可以允許各廠作超過法定時間的工作；這種所謂緊急的時期，自一九一八年以來是日漸加多的。但據一九二四年的估計，在德國全國有團體協約的一七，五〇〇，〇〇〇工人中，每星期工作四十八小時的，已經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工作四十六小時或更少的，也有百分之二十了。

這些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行政命令，都不過屬於試用性質，所以該國一切關於工作時間的草

① Works Councils

案，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又提出於聯邦經濟會議^①預備由他們再爲詳細討論。可是這時的德國，方忙於賠款能否應付的問題，和財政怎樣整理的問題，而工會的勢力，又甚爲薄弱，所以這種法律都無形停頓，而任那過渡的行政命令再行展期。到了一九二二年，德國實業大王斯廷尼^②忽然宣布假使德國再要恢復他戰前的工業權威，那麼此後十年或十五年中，國內所有的人民，便每日不能不工作到十小時以上。此外當法軍佔據魯爾^③的時候，在激烈的辯論之中，德政府爲迎合潮流計也宣布一個臨時的命令，希望在原則上維持八小時工作的制度，但有時可以因團體契約的效力，而有特別的例外。自從這個命令發表之後，更加以該國一般工業的衰敝，工會勢力的薄弱，和各協約國的壓迫，有許多工業如煤礦之類，都回到九小時半或十小時的工作制度了；這種情形，不但魯爾和來因蘭^④是這樣，就是未被佔據的德國領土也是這樣的^⑤。所以有許多觀察家都怕道威斯賠款計劃的實行，將有使該國八小時工作制度越發動搖的影響。那麼這也難怪德國勞工的運動口號，還是『八小時工作』這一句話，因爲這個制度在他們以爲是一九一八年革命以後的唯一重要的成功呵！

十一 國際勞動局和他的工作

① 見政治學季刊一九二四年九月號非斯^⑥氏的『國際八小時工作制度的試驗』一文。

① Federal Economic Council

② Hugo Stinnes

③ Ruhr

④ Rhineland

⑤ H. Feis

⑥ "The Attempt to Establish the Eight-Hour Day by International Action"

歐洲大戰以來的勞動立法，不能專就各國國內的情形來說。在巴黎和會的勞動代表，就已經極熱烈的希望國際勞動憲章，能夠也規定在維爾賽條約裏面。結果這次條約，果然議定設立一個永久的國際機關，以保護和改進各國的勞動階級；歷史上在和平條約中能夠完成幾乎影響全世界勞動者的政策的這要算第一次了。原來這次和約第十三章的開頭語，曾經說要維持世界的和平，非根據社會公平的原則不可。現在這個時機已到，由國際合力去設立和施行勞動的標準當然是必需的。所以當時和會就根據這種目的，設立一個國際勞動局，以擔任管理和執行的職務，一個普通大會^①以擔任立法的職務。普通大會每年至少開會一次，凡入會的國家，每國應有代表四人，兩個代表政府，兩個代表雇主和雇員的團體。至於國際勞動局，是在一個管理局之下，該局的組織份子，一共有二十四人，十二個代表各國政府，十二個代表各國的雇主和雇工。在這十二個代表政府的會員之中，八個是由會員國家而在工業上佔着重要地位的擔任，現在這八個就是輪着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比利時，加拿大，日本和印度。他們的任期是三年，係由普通大會選出的。國際勞動局的本身，係由一般專家組織而成，上面有一個由管理局所指派的總幹事，來總攬一切；其職務好像是一個各會員國家的勞工交換所。更確實些說，該局的職務有三：（一）搜集和傳播所有一切關於工業生活和勞工生活的消息；（二）預備所有一切普通大會的開會事宜；（三）編輯和發行一切關於世界性質的工業問題和雇用問題的定期刊物，特別研究和報告。●

① General Conference

以上所述的組織，在一九一九年的後半，就開始活動。其規模的發展，和工作的進步，誠屬無可諱言，但在這過去的六年之中，該局幾個發起人所預定的目標，是不曾達到的。現在該局的總辦處，是在日內瓦，辦事員一共有三百餘人，分屬於二十八個國籍，分配於六個部分辦事；全世界的國家，加入該會的，一共有五十八國，歐洲的國家，除俄羅斯外，差不多個個在內。該局自從設立以來，管理局已經開會過二十八次，普通大會的年會，已經開過七次，第一次是一九一九年，地點在華盛頓，其餘各次則在日內瓦。普通大會年會的主要工作，就是通過大約二十個關於可以變成世界法律的問題的草案，其中最重要的幾個，有一個是一九一九年的八小時工作案，有一個是一九二一年的星期休息案，有三個是關於勞工撫卹的草案，有八個是關於雇用女工和童工的草案。又巴黎和約第四百二十七條，關於這個勞動局的組織，也曾定下幾條原則，其中有幾條是值得注意的：（一）勞工不能僅僅視作商業品；（二）雇主和雇工的集會權利，假使其目的是合法的，都要一律承認；（三）八小時制度應採為各處的工作標準；（四）每星期至少要有二十四小時的休息，假使沒有事實上的困難，這個休息的日子，就要定在星期日；（五）男工和女工假使工作

● 國際勞動局的刊物有下列幾種：國際勞動評論 ① 每月出版一次；勞動局公報 ② 每星期出版一次；特別研究和報告 ③，勞
動立法彙報 ④ 記載各國一九一九年以來的勞動法；國際勞動指南 ⑤ 和國際會議的文件 ⑥。

- ①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 ② Official Bulletin
- ③ Studies and Reports
- ④ Legislative Series
- ⑤ International Labour Directory
- ⑥ Docu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是相同的，應領同等的工資。

這個會議的全部工作，假使不能正式成爲各國的法律，便沒有什麼價值，這是無庸諱言的。可是事實上這些草案的批准，卻都是非常遲緩。因爲倘使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四年的會議所通過的十六個協定，個個都經各委員國家批准，總計起來，至少當有八九百個批准案；現在據勞動局總幹事一九二五年在日內瓦的報告，各草案經世界各國批准的，截至是年止，一共祇有一百五十九起。卽如八小時工作的草案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麼，可是現在各國無條件批准該案的，一共也不過奧地利，布加利亞，捷克斯拉夫，希臘，印度，意大利，和羅馬尼亞等八國，而且沒有一國是在工業上佔着重要地位的。那麼這些草案批准的疲緩也可想而知了。更不幸的，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歐洲心理的和政治的情形，都已漸漸的使那鼓吹國際勞動立法的熱心，無形冷淡。『各國人民想起政治野心的問題，和國家安全的問題，都比工人福利的問題來得熱烈。資本家也可以利用這些心理，去控制各國的政府。——所以在政府方面，雖然覺得社會問題的重要，和八小時工作的合理，而仍不能不接收雇主方面不得施行再有減少生產行爲的要求』。不過自從一九二四年以來，英國的勞動黨，和法國的自由黨，都已掌握政權，德國的道威斯賠款計劃也已開始進展。

● 見政治學季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號非斯氏上述的論文。

因之歐洲採用國際勞動標準的熱心，又復開始活動。加以經濟情形，漸漸穩定，各國政府的行動思想也不能一味的只偏於褊狹的自私自利心。所以我們可以說世界人士，實已公認勞工的情形和地位，是最重要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非國際和各國的努力合作不可；這種思想比較戰前的思想，實在是進步得多。那麼將來國際勞動立法的發展工作，大約總要讓國際勞動局佔着最重要的地位罷！

● 英法德三國的勞動部部長，在是年九月曾經在伯爾尼^①地方會商批准八小時工作制度的手續和步驟，但截至本書付印時止，沒有一國已經無條件的批准該案。

① Berne

參 考 書

關於戰時的勞動供給和勞動管理的

- Humbert Wolfe, *Labour Supply and Regu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1923).
- M. B. Hammond, *British Labor Conditions and Legislation during the War* (New York, 1919).
- M. Moses, "Compulsory Arbitration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War, in *Journ. Pol. Econ.*, Nov., 1918.
- "Labor in War Time in Great Britain," *Monthly Labor Review*, U. S. Dept. of Labor, June, 1917.
- "Supply and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Labour in England," *Internal Rev. Agric. Econ.*, Nov.-Dec., 1919.
- G. D. H. Cole, "Labour in War and Peace," *Fortnightly Rev.*, Dec., 1921.
- C. Gide [ed.], *Effects of the War on French Economic Life*, section on Labour.
- A. Fontaine, *L'Industrie française pendant la Guerre*, 49-121.
- R. Picard, "Labour Legislation in France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in *Internat. Lab. Rev.* July-Aug., 1921.
- "Governmental Control of Labor in Germany," *Monthly Labor Review*, U. S. Dept. of Labor, Feb., 1918.
- H. Sinzheimer,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Legislation in Germany," *The Annals of Amer. Acad.*, Nov., 1920.

關於女工的

- I O. Andrews,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World War upon Women and Children in Great Britain* (2nd ed., New York, 1921).

- G. Stone, *Women War Workers* (London, 1917).
- B. Drake, *Women in Trade Unions* (London, 1921).
- A. M. Anderson, *Women in the Factory: An Administrative Adventure 1893 to 1921* (London, 1922).
- Report of the War Cabinet Committee on Women in Industry (2 vols., cmds. 135 and 167, 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London, 1919).
- M. Conyngton, "Effect of the War upon the Employment of Women in England," *Monthly Labor Review*, U. S. Dept. of Labor, April, 1918.
- A. Fontaine, *op. cit.*, 69-76.
- A. Maylander, "Women Labor in Germany during the War," *Monthly Labor Review*, Nov., 1920.
- A. Salomon, "Women in German Trade Unions," *Forum*, Feb., 1922.

關於工資和生活程度的

- "Wage Changes in Various Countries 1914-1921," *Internat. Labor Office Reports*, Series D, No. 2 (Geneva, 1922).
- "The Workers' Standard of Life in Countries with Depreciated Currency," *Internat. Labor Office Reports*, Series D, No. 15 (Geneva, 1925).
- "The Movement of Wages in Various Countries since 1914," *Bull. stat. gen. de la France*, Oct., 1922.
- C. F. G. Masterman, *England after War* (New York, 1923), Chaps. III-IV.
- A. L. Bowley, *Price and Wag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914-1920* (London, 1921).
- S. Litman, *Prices and Price Control in Great Britain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World War* (New York, 1920), Chap. V.
- Whiting Williams, *Full Up and Fed Up; the Worker's Mind in Crowded Britain* (New York, 1921).

- H. B. Allin Smith, "Changes in Representative Wages in British Industry," Trade Inf. Bull. No. 247, U. S. Dept. of Commerce, 1924.
- Whiting Williams, *Horny Hands and Hampered Elbows; the Worker's Mind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1922).
- E. A. Welden, "Labor, Wages, and Unemployment in France," Trade Inf. Bull., No. 262, U. S. Dept. of Commerce, 1924.
- A. Maylander, "Wages in Germany during the War," *Monthly Labour Review*, U. S. Dept. of Labor, July, 1920.
- "Industrial Life in Soviet Russia 1917-1923," *Internat. Labour Office Reports, Series B, No. 14* (Geneva, 1924).

關於房屋問題的

- "European Housing Problems since the War." *Internat. Labour Office Report, Series G, No. 1* (Geneva, 1924).
- "Housing as a Post-War Problem in Europe." *Internat. Labour Rev.*, Aug. and Sept., 1924.
- G. D. H. and Margaret Cole, *Rents, Rings and Houses* (London, 1924).
- A. D. Warbasse, "Coöperative Housing in Europe," *Amer. Rev. Revs.*, Feb., 1922.
- G. V. Cox, "The English Building Guilds," *Journ. Pol. Econ.*, Dec., 1921.
- G. D. H. Cole, "The Guild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Internat. Labour Rev.*, Aug., 1922.
- O. Por, "The Guild Movement in Italy," *ibid.*, May, 1923.

關於失業和救濟方法的

- "Statistics of Unemployment in Various Countries 1910 to 1922," *Internat. Labor Office Reports, Unemployment series, No. 1*.

- “Unemployment 1920-1923,” *ibid.*, Series C, No. 8.
- “Unemployment in it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spects,”
ibid., Series C, No. 9.
- W. Kirkconnell,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Unemployment*
(New York, 1923).
- H. Turpin, *Le Problème International du Chômage* (Paris,
1921).
- The Third Winter of Unemployment* (London, 1923).
- Is Unemployment Inevitable?* (London, 1924).
- G. D. H. Cole, *Out of Work* (New York, 1923).
- D. H. MacGregor, “British Aspects of Unemployment,”
Journ. Pol. Econ., Dec., 1922.
-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nternat. Labor Office Reports*,
Series C, No. 10.
- The Labour Year Book 1925* (London, 1925), 57-74.
- J. L. Cohen, *Insurance against Unemployment* (London,
1921).
- J. L. Cohen, *Insurance by Industry Examined* (London,
1923).
- F. Morley, *Unemployment Relief in Great Britain* (Boston,
1924).
- C. H. Northcott, “Unemployment Relief in Great Britain,”
Pol. Sci. Quart., Sept., 1921.
- A. S. Cheyney, “England’s Verdict o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mer. Labor Legis. Rev.*, Sept., 1922.
- E. H. Young, “The Trade Facilities Act,” *Nineteenth
Century*, April, 1924.

關於勞動立法和社會保險的

- “Sickness Insurance,” *Internat. Labor Office Reports*, Series
M, No. 4 (Geneva, 1925).
- H. Gleize, *Les Assurances sociales* (Paris, 1924).

- W. F. Gephart, *The Effect of the War upon Insurance* (New York, 1918), Chap. III.
- 參 J. L. Cohen, *Social Insurance Unified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24).
- 考 K. Krazczkowski, "Social Insurance and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Internat. Labour Review*, Nov., 1923.
- 書 L. Magnusson, "Comparison of Foreign Eight Hour Laws," *Monthly Labor Review*, U. S. Dept. of Labor, March, 1920.
- "Hours of Labor in Industry—Great Britain," *Internat. Labor Office Reports*, Series D, No. 7 (Geneva, 1922).
- "Hours of Labor in Industry—France," *ibid.*, Series D, No. 6.
- "Hours of Labor in Industry—Germany," *ibid.*, Series D, No. 4.
- R. Veysie, *Le Règime des Huit Heures en France* (Paris, 1922).
- E. Frankel, "The New Spirit in German Labour Legislation," *Internat. Labour Review*, Oct., 1921.
- Dr. Leymann, "The Eighthour Day and the Problem of Overtime in Germany," *ibid.*, Sept., 1922.
- F. Sitzler, "The Law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Germany," *ibid.*, Oct., 1922.
- E. Frankel, "The Eight Hour Day in Germany," *Journ. Pol. Econ.*, June, 1924.
- B. G. de Montgomery, *British and Continental Labour Policy* (London, 1922), Chaps. XXII-XXIII.
- 二〇九 H. J. Harri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in Great Britain, 1911-1921." *Bulletin of 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No. 312, April, 1923.
- H. J. Harris, "British Health Insurance Act of May, 1920," *Monthly Labour Review*, U. S. Dept. of Labor, Sept., 1920.
- "Old Age Pensions Legislation in France," *Internat. Labour Rev.*, April, 1921.

- A. Manes, "Social Insurance in the New Germany," Survey, Jan. 1, 1921.
- J. Gruber [ed.], Czechoslovakia (New York, 1924), Chaps. XV-XVI. 戰後歐洲經濟史
- L. Winter, "The New Social Insurance Act of the Czechoslovak Republic," Internat. Labour Rev., April, 1925.
- M. Lederer, "Social Legisl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Austria," ibid., May-June, 1921.
- "The System of State Insurance in Soviet Russia," Economic World, August 2, 1924.

關於國際勞動立法的

- F. C. Hicks, The New World Order (Garden City, 1920), Chap. XIX.
- G. A. Johnston, International Social Progress (London, 1924).
- E. M. Oliver, The World's Industrial Parliament (London, 1920).
- E. J. Solano [ed.], Labour as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 (New York, 1920).
- B. E. Lowe,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Labor (New York, 1921).
- E. B. Behrens,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London, 1924)
- A. Thomas,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Quarterly Review, Jan., 1921.
- B. H. Summer, "The Aim and Work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nternat. Journ. of Ethics, Jan., 1924
- H. Feis, "The Attempt to Establish the Eight-Hour Day by International Action," Pol. Sci. Quart., Sept. and Dec., 1924.
- Annual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1921 to date).

第五章 勞工運動和社會政治

一 戰前的勞動狀況和社會主義

歐洲勞動階級的和平思想，在一九一四年的夏季，可以算遇着一回嚴重的試驗了。在這年的七年前，歐洲大陸方面一個社會黨的大會裏，就已經通過一個議案道：『各國的勞動階級，和他們在各國國會裏的代表，都要依着國際社會黨機關^①的指導，而努力用種種的方法，他們所視為適當的方法，去阻止戰事的發生……假使戰事果真發生了，他們也要想法使他立刻停戰，並要利用因戰事而發生的政治恐慌和經濟恐慌，去警醒羣衆的迷夢，和催促資本家的顛覆』^②。一九一二年，社會黨會議，也發起一個重大的反抗運動，極力反對歐洲各國參加巴爾幹戰爭；後來就是到了一九一四年開戰的時候，歐洲的社會黨人，還是不肯心死，而於是年八月，另開了一個秘密會議，商量用怎樣的方法去阻止世界大戰的發生。因為大多數社會黨的首領，都相信在外交風雲險惡的時候，有組織的勞工，很可以並且也應該用充分的壓力，去

① 參閱騰伯雷編的《巴黎和會史》卷一頁二〇五。

強迫政府放棄武力，而改用調和的政策。可是這次一九一四年的大風雲，不但表示國際勞工大團結的不可能，而且就是可能，其有效的能力，也決不如那熱心的社會黨首領所想像那樣利害的。

果然到了大戰發生的時候，英國、法國、比國、德國和奧國的勞動階級，除極少數的成分外，都站在國家主義的旗幟底下，預備爲國宣勞。國際社會黨機關雖然用盡許多能力而仍不能反抗這極熱烈的武力的愛國主義。因之第二國際的組織，也無形崩壞了。英國工會的首領，當德軍佔據比境的時候，大多數就已傾向於英政府的政策。亨德孫^①該會首領的一個，並且於一九一五年五月也加入混合的內閣。計該國勞工始終和政府的政策立於反對地位的，只有極少數的獨立勞動黨^②，但他們的領袖，如馬克多那爾^③和士諾典^④之流，在背景上實在是智識階級，而不是勞動階級。可是他們已經被英國一般人士和愛國的勞動者斥爲祖德的人了。^⑤

法國和英國一般，其在大戰發動以後所組織的「神聖聯合」^⑥在大戰的最初一二年中，祇受社會黨和勞動黨極輕微的反對。社會黨中人，並且有幾個還參加偉偉晏尼^⑦和布立翁^⑧所組織的混合內閣。而全國勞動總會^⑨對於法政府的作戰計劃，也絲毫沒有表示反對的直接行動。就中有個社會黨人名若

● 就中祇有一個自由勞動黨名朋斯^⑩的因反對戰爭的緣故，自當時的內閣辭職出來。

- ① Arthur Henderson
- ②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 ③ Ramsay MacDonald
- ④ Philip Snowden
- ⑤ Union Sacrée
- ⑥ Viviani
- ⑦ Briand
- ⑧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 ⑨ John Burns

累斯^①的，是該黨在法國國會中的著名喉舌，以他的勢力而論，本來是可以造成一個確定的非戰政策的，但他在開戰的前一日，就不幸被一個狂熱的愛國者刺殺了。^②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③在國會裏也一致投票贊成戰債的發行，不過只加上四項禁條。爲解釋這種舉動的意義起見，他們也應用到那最普通的「國家自衛」的口號，雖然，很可笑的，他們是剛纔反對侵略式的戰爭的。此外帝國政府和與他立於反對地位的社會黨也居然和法國的「神聖聯合」一樣組織一個「衛國同盟」^④。

意大利在一九一五年實行參戰以前，除慕沙里尼^⑤一部分的黨人外，全國的社會黨對於戰爭是維持中立地位的。及至該國加入戰團，他們的內部意見就開始紛歧。有大部分的黨人，假使不是顯明的，也是在暗中默助政府的作戰政策；而俾索拉特^⑥他們的領袖之一，並且於一九一五年加入該國的混合內閣哩。

二 一九一六年後勞工的非戰運動及和平目的

● 若累斯在戰事發生的前幾月，曾對一羣的德國社會黨演講道：歐洲的戰爭不但會促成革命，而且會造成可怖的反動時期，過度的國家主義時期，向後走的暴動時期，和暴厲的獨裁政治時期。

① Jean Jaurès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② Burgfriede
③ Mussolini
④ Bissolati

兩年慘痛的戰爭，居然使歐洲各級的社會黨，很嚴重的分裂了。但這句話，實僅就大概的情形來說，實則早如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的時候，德國的社會黨，就已有少數的黨員拋棄多數的意見，而組織一個反對政府的團體。同時法國和意國的一部分人民，一方因為對於負責參戰的政府人員所宣布的參戰原因，漸懷疑，一方因為戰事發生，經濟上和生活上所受的痛苦，非常深切，也發起一個什麼叫做「戰敗國」的運動。而意國的社會黨，並且發起召集一般反對政府的同志，法國、意國、德國和其他各國的代表，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瑞士的進麥窩德①開一個大會②。一九一六年春季，開恩忒爾③地方，又開一個性質相同的大會。第二年恰好俄國又發生了一個可驚的大革命，於是歐洲各處的非戰風氣，便越發濃厚了。荷蘭和斯干的那維亞各國的勞工並且發起召集各交戰國和各中立國的社會黨，於一九一七年夏季，在斯德哥爾摩④開一個促進和平的大會。可是這個計劃，後來竟然失敗了，因為英國和法國的政府，都不肯簽發護照，任各該國的代表赴會⑤。至於那些能夠到會的各國社會黨代表，雖然也開了幾次非正式的會議，但其結果又昭示吾人各國社會黨的目的和希望是不能團結一致的。

① 英國政府拒絕發給護照與該國的社會黨和獨立勞動黨的代表，所以這次開會沒有英國的代表。

② 亨德孫爲此事，竟然辭職出閣，但其繼任的人員班茲③氏，還是一個勞動黨。

① defeatist
② Zimmerwald
③ Kienthal
④ Stockholm
⑤ G. N. Barnes

可是到了一九一八年，各協約國間勞動黨的政策，關於和約方面的，卻正式確定了。這種情勢的發生，是由於同盟國方面，堅決的不睬俄國革命黨『不割據領土不要索賠款』的和平宣言。所以是年二月，倫敦就開了一個國際勞動大會，包括大多數協約國的代表，——捷克斯拉夫、波蘭和南斯拉夫也在其內，——而通過採用英國在以前十二月所發表的戰爭目的的宣言。其中主要的主張，是打倒帝國主義，共同防止失業，提倡普遍的自由貿易，施行開放門戶的政策，實行交換或交還殖民地，以期無礙世界的和平，設立國際聯盟會，以圖解決國際的紛爭等等。末了，在九月的時候，各國的勞動黨和社會黨，又在倫敦開會，催促他們的政府聯合發表修正的戰爭目的的宣言。

在這種運動的潮中，英國的勞動者，是佔着領袖的地位的，其次便是法國。法國的全國勞動總會的非戰派，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就在國會裏，佔着多數的地位。而克雷孟梭①的登上政治舞臺，和混合內閣的解散，又使社會黨的地位，越發嚴重。可是這個勞動總會的兩派人物，雖然覺得威爾遜②的和平計劃，可以根據理想的公平原則，而成就和平，而事實上他們懷疑政府允許維持『十四原則』的誠意，還是日甚一日的。

● 這個宣言的全文，載在一九一九年的勞動年鑑頁二九三九。

① Clemenceau
② Wilson

德國大多數的社會黨，在一九一六年左右，就已漸漸的不滿於帝國政府的戰爭目的。及至俄國大革命發生以後，他們又宣言須以維持原有領土的原則爲戰爭的動機，不過同時仍須應允愛爾蘭、埃及、印度、摩洛哥^①、黎波里^②和芬蘭諸地的獨立。事實上該國的勞動黨，在帝國政府開始動搖之前，就早已在政治上佔着重要的地位，不過各同盟國政府不準備接收德國社會黨所提出講和的條件罷了。

當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和會開幕的時候，差不多所有工人的團體，都受各協約國激烈的反對，所以和會裏面，祇有幾個在官的勞動代表得以出席。但自間接方面說起來，和約中苛刻條件之所以減少，國際聯盟之所以成立，和國際勞動局之所以組織，到有不少是由於工人團體的努力哩。

三 歐洲職工組合的發展和衰落

凡是看過以上各章，並會仔細研究戰時和戰後歐洲工商發展的情形的人，對於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一年間，歐洲職工組合的進步，是無足驚奇的。當一九二〇年開始的時候，全世界職工組合的會員人數，已超過四一〇〇〇〇〇人，其中百分之八二，是屬於歐洲各國的。在這幾年中，人數最多的一年是一九二〇年的年中，第二年因爲各處發生嚴重的企業恐慌的緣故，人數就稍爲減少一些。下表昭示一九一三、一九一九和一九二一各年的全歐職工組合的人數。^③

① 見美國勞動部的勞動月刊^③一九二二年一月號。這些數字都不過是約數。

① Morocco
② Tripolis
③ Monthly Labour Review

俄	捷	意	德	法	英	國
羅	克	大	意	蘭	吉	名
斯	斯	利	志	西	利	一
斯	拉	夫				九
	夫		九七二、〇〇〇	四、五一三、〇〇〇	一、〇二七、〇〇〇	一
						三
					四、一七三、〇〇〇	一
						九
					八、〇二四、〇〇〇	一
						九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
						九
					一、九〇〇、〇〇〇	一
						九
					一、八〇〇、〇〇〇	一
						九
					一、三〇一、〇〇〇	一
						九
					三、六二九、〇〇〇	一
						九
					一、三〇〇、〇〇〇	一
						九
					三、六二七、〇〇〇	一
						九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
						九
					五、二二〇、〇〇〇	一
						九

歐洲各國的職工組合除人數增加外，其範圍——尤其是對於農業者和勞心者的關係——組織和在政治上的熱心也是經過極重要的變遷的。這些事業都可以有注意的價值。

四 英國一九一四年以來的職工組織

英國當大戰開始的時候，所宣布工業政策的第一個影響，就是全英勞工運動的停頓。其次，軍火工業的巨大發展，也發生了許多影響職工組合地位的嚴重問題，而使勞動者多費許多力量和時間去謀解決的方法。可是金屬業的工會卻是不久，就能夠增加會員的人數，如工程協會^①一九一三年僅有會員一六一〇〇〇人，到了一九一八年就增至三〇〇〇〇〇人，就是一個例子。此外精工工會裏加入大部分粗工

① 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

的分子，也足以促進普通工會的勢力；而使其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佔全國職工組合人數的百分之三〇的勢力。又當大戰的最後幾年中，各個吸收普通工人的工會，大多數都附屬於全國工人總會^①，所以該會在英國和職工會和工會中，以包括附屬工會的會員人數而論，竟然可以首屈一指了。

據同一的理由，英國農業界的勞動團體，也進步得非常神速。在一九一四年，全國農民協會^②和全國總工會^③的農民部，所有的會員一共只不過二〇〇〇〇人，六年以後，就增至三〇〇〇〇〇人。這可以說，戰時密度的糧食生產法，和不通用的最低工資制，已發生巨大的影響，而使農業界賺工資的農民，全體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都參加農會的組織了。誠然各個農夫，都是分散在各處地方，而且都有另覓進款較多的職業的趨勢，但這種困難，已被組織農會的人，掃除得乾乾淨淨。有個著作家曾經說：他們不但到各處公共的機關，而且居然直入王族的領地內去徵求會員^④……在一九一七年他們并且大膽的直入溫則卡斯爾^⑤的大門，和法庭的官吏簽訂條約，允許在王室領土工作的農人每星期得以增加工資十先令。於是那裏的農人除掉兩個年紀老大的外，都加入農會了^⑥。向來該國勞動者組織職工會，或工會的沒有一個是比這個更快的。同時在一九一九年鐵路大罷工的時候，他們為表示同情計，也曾站在鐵路工人的

● 見格林^⑤英國農民史^⑥頁二六二。

① National 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② National Agricultural Labourer's Union
③ General Worker's Union
④ Windsor Castle
⑤ F. R. Green
⑥ History of the English Agricultural Labourer (London, 1920)

後面吶喊助威。其次及大戰告終的時候，全國農民聯合會^①的會員人數增至一〇〇〇〇〇的事實，也是自另一方面，可以證明農民團結力的進步的。

可是到了戰後農會的勢力，卻大大低減了。一九二一年全國農會的會員人數已減至一五〇〇〇〇，第二年又減至一〇〇〇〇〇。此後假使大規模的土地國有政策，不能見諸實行，則將來各農會的勢力，是否可以恢復到戰時的光景，至少是一個可疑的問題呵！

此外比農會的組織，進步得更快的，還有英人所謂的「黑衣階級」^②。這個階級就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最不容易團結的中等和中下階級。本來這個階級，自外表看起來，是屬於中流社會，其性質也是偏重於個人色彩，論理是不會團結起來的，可是自從大戰發生以後，一連五年物價激增，收入減少，他們爲應付生活費計，自然不得不組織團體，以謀保障。結果該級的勞動者，組織職工會的，一共就有七五〇〇〇人，而其中放棄褊狹的職業主義，而與普通勞動者表示同情的，也有不少。這種團體的組織分子，大概是書記，店員，銀行行員，商業使用人，工藝技師，教員，伶人，和低級的公役人員等等。就中當以在全國教員聯合會^③（該會計有會員一〇〇〇〇〇人）指揮之下的各處教職員聯合會的外表和舉動，最近於工會的性質，而其他職業聯合會，如英國醫藥公會^④等等，則依舊屬於職業團體的性質，或根據國家保險法^⑤以保障各種損害的賠償，或議訂各種規則，以管理各種職業的活動^⑥。最後到了一九二〇年，他們又合組了一個全

① National Farmer's Union
② "black coated proletariat"
③ 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
④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⑤ National Insurance Acts

國職業總會①包括各種職業的，技術的，管理的和監察的性質的勞動者，約三〇〇，〇〇〇人。這種中流階級——職業人員，技師，工頭，監工等等——自普通工會看起來，自然是處於對敵的地位的，雖然他們的組織也是漸漸趨於工會的色彩，但這種心理，在不久的時候，也是可以逐漸消滅的。②

英國的職工團體，在一九二〇年，已達到極盛的時期，是年的全國職工會大會③一共包括二百一十五個分會，六五〇，〇〇〇名以上的工人。計佔全國的男工人數百分之六〇，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在世界各國中，以人口的比例而論，可以算是一個最大的職工組合了。至以地域而論，該會勢力最膨脹的地方，是在郎卡邑④約克邑的⑤衛斯特來丁⑥英格蘭的東北岸，蘇格蘭的工業區，南威爾斯⑦密特蘭⑧和倫敦各處。在這個運動之中，勢力最為利害的，要算在一九一六年所組織的三角工業同盟⑨。這個同盟的分子，是包礦工工會⑩全國鐵路工會⑪和運輸工人聯合會⑫等會的會員一百五十萬人。這個組織一個大團體的趨勢，雖然在那個時候，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但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這個大同盟所引起的

● 據一九一一年的國家保險法，有許多職業家，如醫生之類，是可以由政府或地方政府雇用的。

● 見科爾勞工組織頁一〇三。關於西歐各國的職工組織，可以參閱馬克多那爾⑬智識的勞動階級和其工作⑭第十二、十

三兩章。

① National Federation of Professional, Technical, Administrative, Supervisory Workers
 ② Trade Union Congress
 ③ West Riding
 ④ Lancashire
 ⑤ Yorkshire
 ⑥ South Wales
 ⑦ Midland
 ⑧ Miner's Federation
 ⑨ Triple Industrial Alliance
 ⑩ 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men
 ⑪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
 ⑫ William MacDonald
 ⑬ The Intellectual Workers and his Work (New York, 1924)

各種工業大罷工，卻完全表示出來這個新團結的失敗。原來當一九二一年的春季，英國曾經發生一個所謂「黑色星期五」^①的事變，那時這個大同盟，本來要發起一個總罷工，而到了緊要關頭的時候，鐵路工會和運輸工人聯合會卻都袖手旁觀，一任礦工獨自奮鬥；因之這個三角同盟也就完全破壞了。科爾對於這次事實，以為運動的團結力全在乎工會控制力的有效。他說：「一般工會好像一方既要自己活動的自由，一方又要聯合控制的有力，那裏知道這兩種情形是不能同時存在的。」^②

自從這次失敗之後，或且一部分也是因為這個失敗的原因，英國職工組合的勢力，就大形衰落了。一九二三年全國職工聯合大會的會員人數，又降至四，五〇〇，〇〇〇以下。自此之後，似乎又略有進步，但這種進步，是關於勞工運動的政治方面的。^③

五 最近英國職工組合的組織

在最近幾年中，英國職工組合的組織和管理，頗有幾個重要的變遷。第一，該國的小工會有互相合併而成大工會的趨勢。該國的國會，於一九一七年也通過一個法案，允許二個或二個以上的職工會或工會

① 見科爾勞工組織頁四六。

② 參閱第六第七兩節。

① “Black Friday”

得以互相合併，假使全會的會員，有百分之五十出席投票有多數會員百分之二十投票贊成。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四年之間，英國小工會的合併運動，越發迅速，差不多全國的職工會和工會都分屬於十個大組合裏面，每個都有會員在十萬人以上。換一句話說，該國全國職工組合的會員十分之九，都已集中在全國職工組合中的十六分之一的工會或職工會裏面了。所以科爾曾經說，英國職工組合對於國內的勞工運動，有實際影響的，不能在一百個以上。可是這種情形，離工會合併的最高可能量，還是相差很遠。這是可以一九二二年的事實來證明的。因為在是年拒工^①風潮以後，工程工業所協議的大規約，勞方一共有五十個工會出席。

第二，自從大戰以後，新式的職工組合漸漸發榮，而舊式的卻着着衰落。這種情形，尤以雇用大多數粗工的礦業和鐵路，更爲明顯。例如英國各處的雇員聯合會^②，本來爲數是很多的。他們的組織方法和雇主聯合會一般，是以橫斷的工業程序爲單位的，（例如各處的合作社和市政府的雇員。）但其發展的程度，總不如以縱式工業爲單位的工會的迅速。

● 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必須有三分二的會員出席方足法定人數。

● 科爾勞工組織頁二三。

① lockout
② Employment Unionism

第三，包括英國職工組合人數五分四的全國職工會總會的立法權，是日益增進的。●雖然，如衛布和衛布夫人所說：『該會不過是英國職工組合的遊行隊，而不是勞動者的真正評議會，』但以前無勢力的評議會，現在已代以一個總務會議，●而且自從一九二一年以後，每月開會一次，在地位上，其勢力至少是可以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相等的。并且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該會又曾以總罷工爲工具，來阻止英相喬治參加那俄國和波蘭的戰爭，是在事實上，該會又不啻是全國工人的喉舌了。此外，在另一方面，該會又曾很得力的解決各個勢均力敵的工會中間的紛爭，雖然在這方面，據多數觀察家的意見，還不是十分成功。衛布曾經說：『現在工會的運動，還不能達到各領袖政策一致的地步，因而能夠組成一個內閣制，也不能發生一種政黨的精神，足夠組織內閣制的政府。』●

這種情形是有事實來說明的，因爲職工組合的人數，既然日益增加所謂大政府以下的民治問題，自然就足以傾覆勞動運動的精神了。更具體點說，一方各職工組合的高級職員，既然沒有直接接觸的機會，官吏專橫和多頭政治的情形就容易發生，一方各個組合過度的行動自由和缺乏合作的精神，也足以破

● 此外尚有一個蘇格蘭的職工會總會包括會員二五〇〇〇人。愛爾蘭也有一個包括會員二〇〇〇〇人。

● 衛布工會史頁五九二。

① Webb
② General Council

壞勞動運動的團結力。所以工業的民治精神，所遭遇的難題，簡直是和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政府差不多的。

六 英國勞動黨的政治勢力

在政治方面，英國的勞動運動，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也有真正的發展。在大戰發生的初年，該國的勞動黨，并不會有什麼政黨的地位，而且對於戰爭的問題，也是意見兩歧。可是在很短的五年期間，該黨居然就變成英國帝國的在野政黨了；一年以後，該黨又居然以和平的手腕，掌握英國的政權了。

一九一八年六月，英國的勞動黨在正式大會裏，全體通過，不再承認停止政治活動的方式。自此之後，該黨就很自由的參加全國選舉的競爭，並批評下院混合色彩的不對，雖然該黨在內閣的代表，依然不會辭職。此外該黨又在很著名的勞動者和新社會①一本小冊裏，發佈他們建設的政綱。這種政綱是代表一種出乎慎重考慮的，有秩序的，和廣博淵深的，改造社會的計劃，而為政府各部，無論是否直接與這問題有關，所必須實行的。據該黨的意見，真正的社會改良，完全要依賴着四項條件：（一）應普遍的實行一種最低的生活程度，使社會的各份子，都能知道什麼是健康的生活，和有價值的公民，所必需的條件，這種目的是可以用各種改良的和推廣的社會立法去達到的，如關於工廠，礦業和運輸業的勞動法規，關於房屋

① 如克萊因斯②一直擔任着糧食管理官的職務，到一九一八年為止。

① 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

② J. R. Clynes

問題，公共衛生問題，教育問題，和失業問題的種種法規都是。(二)應立即實行鐵路礦山國有制，期以完全民治的精神，來管理工業，至關於電力的製造，亦應在一種管理制度之下，使工人的腦力和體力，都有實際參加管理的機會。(三)應實行一種不侵及最低生活程度的稅制，但同時亦應在維持家計的費用以上的所得抽收足額的稅款以應國用，尤應對於個人超出某額以上的私產課以租稅，以期清償巨大的戰債。(四)應將國有事業的所得和稅收的收入，從事有益公眾的事業。自這些建議看起來，我們可以知道他們是要用立法的手續，慢慢的改良社會，和革命的精神還是相差很遠的。

在一九一八年，英國勞動黨的範圍，又儘量擴充，而將勞心的人，也行包括在內。因之有許多智識階級中人——有許多是屬於獨立勞動黨^①——也漸漸的加入該黨，而使該黨純粹的工會色彩，慢慢的黯淡起來了。

當時在各選舉區裏面，差不多都有組織一個聯合工會和社會黨的勞動黨，來主持從前由工業會議^②所主持的選舉事宜。至該黨的經費，則係得自各職工組合；各職工組合除繳費給各地方的勞動黨外，還要繳費給全國勞動黨總部，和各選區的被選候補人。^③

① 這個制度不幸有一個不良的副結果，就是被選候補人的選舉大概都是限於工會的職員和能夠自己運動的人。

①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② Trade Councils

勞動黨在選舉方面勢力的激增，可以自一九一八年以後的選舉結果看出來。該黨自從於是年十一月退出混合內閣以後，隨即於十二月，參加全國的普選。同時於上列政綱之外，又於告全國民衆^①的宣言中，增加和解的和平，愛爾蘭和印度的自決，土地的國有，和完全成人投票的實現等條。結果該黨在所預定三百六十一席的下院議員中，一共有五十七席當選，出席投票的黨員一共有二，二四五，〇〇〇人，要超出戰前最高的人數五倍以上。可是當時因『絞殺德皇』和『日耳曼應賠償損失』的口號，非常猛烈的緣故，選民的態度，都興奮失常，而平空之間，又新增了八，〇〇〇，〇〇〇名的選民，大概都是婦女，因之馬克多那爾，士諾典和其他非戰的勞動黨都落選了。但是當時經濟情形的痛苦，和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工業紛爭的繁興，又使政府的地位，倍覺困難，而於無形之中，給予勞動黨以政爭的機會。因之勞動黨大會和全國職工聯合大會於一九二一年又協議一個互相合作的策略，但該黨在行動上和政策上可以始終一致。其內容大概是一，組織一個聯席會議，包括全國職工聯合大會的代表五人，勞動黨的執行委員五人，下院的勞動黨議員五人；二，設定一個聯合辦事處，以辦理調查，報告，印刷，出版，和國際的事宜。自從這個重要的步驟實行以後，該黨在勞動運動上和政治競爭上的訓練和智力都增進不少了。

此外在無數次的臨時選舉中，勞動黨又獲了不少勝利，因之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全國普選的時候，該黨又利用武力的組織，而在下院得着一百四十四席的代表權，比自由黨所得的幾乎要多出三十人之

① Call to the people

譜。而該黨被選候補人，在四百一十四個選區中，所得的票數，則總共要超出四二〇〇〇〇〇以上。其勢力的增進，也可想而知了。勞動黨勢力澎湃的地方，雖然是各個工業區，但最爲強盛的，卻是蘇格蘭、約克郡和英格蘭的東北部各處。這次選舉和平派的黨員，完全勝利，馬克多那爾並且被選爲和羅逢涅^①的新保守黨內閣立於反對地位的在野黨的首領。次年三月，他們的代表又在下院裏，公然對現在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制度挑戰，並且宣言假使他們得握政權，他們必定以立法的手段，將合作的社會制度，代替資本制度。原來在這個宣言的後面，他們是有四百萬人選民來擁護呵。

七 掌握政權的英國勞動黨

英國勞動黨第一次所以有組閣的機會，是鮑爾文首相於一九二三年將保護政策和帝國特惠政策宣布國民的輕率舉動所造成的。誠然，在那經濟蕭條中的十二個月的沉默政策，儘夠使一般的勞動階級和中等階級，沉悶寡歡；但當時糧食昂貴的情形，所激起自由黨和勞動黨的熱誠合作的動力，是比什麼都猛烈的。所以是年的普選情形，完全和一九二二年的相反，而結果三角的競爭，竟然予勞動黨以勝利的機會了。是年投票的人數，和往年不相上下，而勞動黨所得的票數，則佔總票數的百分之三十一，在下院中共得一百九十二席的代表權。同時自由黨也得有一百五十八席，因之保守黨的人數，就和勞動黨差得很遠。但這兩個多數黨的領袖，都不願組織兩黨混合的內閣。於是這個在英國歷史上空前的難題，也就難以解

① Bonar Law

決了。最後他們竟決定任勞動黨的首領馬克多那爾來組閣，這個黨員就是在六年以前因主張和平被英人所排斥的。勞動黨既然出來組閣，以該黨在下院僅佔少數的情形而言，其命運實在是不可知的。但他們的首領，如馬克多那爾、士諾典和衛布之流，很決心的情願使全體黨員失望，不情願任勞動黨可以昭示國人能以有秩序的立法手續統治國家的機會錯過。而且更要證明中等階級的報紙，所宣傳的恐慌，是無稽之說。

馬克多那爾的內閣人物，包括許多智識階級和工會領袖，其任職期間，首尾還不到一年。在這個期間，馬克多那爾的成績，大概是偏於國際事項，如接收道威斯計劃和幫助法國激進社會黨的首相赫立奧特，擁護國際聯盟會的公斷保安和裁軍等公約都是；但這些公約後來都被繼任的外相拒絕了。據公平的觀察家說，馬克多那爾實在是自二十世紀開始以來，英國最有能幹的外交家。他在十個月期間，替英國所減少國際的仇恨，所樹立國際的好意，實在比停戰以後英國任何一個的外交官都多呵！

對於內政方面，該黨所舉辦的，截至離職時止，大概都不會完全。這在別處都已講過了，現在姑再重述一下。大概該黨大規模的社會計劃，總不能在國會通過，反過來，他們的職務，反被國會限於自由貿易的預算，平和的住屋計劃，片段的失業政策，和社會保險的擴充計劃方面。這些政策都不過是繼續自由黨所已辦的事業罷了。

可是自由黨對於馬克多那爾的對俄恢復外交和商業關係的政策，卻表示反對。因之他們就藉口政府緩辦共產黨記者的事實，竟於十月八日和保守黨聯合起來彈劾政府，而馬克多那爾也不聽黨員的勸告，逕自解散國會。於是在第二次選舉的時候，因國民的情感作用，保守黨又復重握政權，勞動黨在選舉人方面雖然增加了一百萬人，共得投票五、五〇〇、〇〇〇之譜，而下院的代表卻減至一百五十二席了。這次勞動黨的失敗，誠然，都是由於共產黨的搗亂和奇怪的『齊諾夫文書』^①的發現，^②但除非各方面都有失敗的表示，該黨這次的失機，祇可以說是暫時的。至當時自由黨的地位，也減至四十席，是幾乎要完全解體，或變成無足重輕的。^③此後勞動黨除非黨內的激烈份子，公然反對黨內右派的領袖，並宣布出黨——這似乎是不成事實的——該黨的恢復從前的勢力，而佔多數的地位，大約總不過是幾年中間的事吧！

八 最近英國反政治的激進運動

以大體而論，英國的勞動黨，或且可以說在近代歐洲的勞動團體中，是最為保守的。誠然，為該黨產生許多有智識有幹才的獨立勞動黨，已經公開的引用社會主義為黨綱，為教義，但他們還是認定，代議制的

● 這個文書係莫斯科第三國際的執行部所發，大意要使英國的共產黨鼓動本國的勞動團體，起來革命。

● 在一九二五年的秋季為土地國有的問題，喬治^②又奉命去重興自由黨。

① "Zinoviev Letter"
② Lloyd George

政府，爲促進實行這個主義的最佳方法，雖然不是獨一無二的方法。更有進者，自從大戰以來，該黨的每年大會，不但不許共產黨充國會議員的被選舉人，而且也不許他們以勞動黨的旗幟，任任何地方的職員。●所以自事實上說起來，今日英國勞動者，傾向急進主義的態度，不見得是比一九一四年以前有進步的。但近來英國勞動黨中，很有許多黨員倡議一種反政治的運動，以反對現有的資本制度，這種最近的趨勢，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這個反政治運動最先發生於南威爾斯的礦工，以很有能幹的梅因^①爲領袖。該處的礦工，於大戰將要爆發的時候，在極劇烈的工業騷動之中，就仿照法國的辦法，盛倡工團主義^②。而其好戰的領袖，並且唆使一般礦工，爲大罷工的舉動，期以「直接的行動」^③獲得勞工管理工業的結果。當時梅因並會寫一本小冊子，叫做礦工之將來^④，描寫這個新革命運動的哲學，其銷路於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間，在若干工會裏，是很廣的。後來這個工團主義的運動，雖然不久就衰落了，而同時卻發生兩個與工團主義目的和策略有密切關係的運動。這兩個運動的第一個，因無相當的名字，可以暫時叫做工聯主義^⑤。工聯主義就是

● 在一九二四年的倫敦大會，該黨以三，一八五，〇〇〇票，對一九三，〇〇〇票拒絕共產黨加入；在一九二五年的利物浦^⑥大會，該黨又以二，九五四，〇〇〇票對三二一，〇〇〇票拒絕共產黨入黨。

① Tom Mann
② Syndicalism
③ "Direct action"
④ The Miners' Next Step
⑤ Industrial Unionist
⑥ Liverpool

我們上文已經說過的一九一六年三角同盟的前驅。其主要的目的，在組織一個和美國相同的工業大同盟。希望能以鼓動內部的步驟，將所有的工會，合成一個包含萬有的大聯合，因進而廢除政治的國家組織，而由他們自己管理生產。

這種工聯主義在戰時和戰後，誠然都很有顯著的活動，如上文所說的，但這種馬克思主義宣傳者的最後反政治的目的，英國的一般工會，總是不大肯贊成的。

第二個運動也是在戰前發動於南威爾斯的工團主義者，其影響對於英國勞動者的思想和行動，到是比較的廣大，比較的深切。這就是叫做行會社會主義①。行會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的折中辦法；其哲理是和勞動團體的大志願表示同情的才智之士所提倡的，希望可以用這種辦法，去調和那不可廢的政治勢力和管理工業的勞動勢力。他們並且在戰前著兩部書說明這個哲理。一本是霍蒲孫②的國家行會③，一本是柯爾④的勞動世界⑤。這兩部書除詳細的內容不同外，在大體上卻都承認國家政治機關的本身，含有腐敗的作用，以之管理大規模的工業是不行的。所以他們提議一個國家，應分作兩種組織；一種是工業的，其一切的生產，應由以全國行會大會為中心的各項工人行會來管理和維持；一種是政治的，其行動和管理的範圍，應限於普通消費民衆的事件，如教育，法律，和對外交等等。換一句話說，他們以為人類的人格是可以分作數種職務，而各種職務又應完全自治的。所以在社會方面，「國家應佔

- ① Guild-socialism
- ② S. G. Hobson
- ③ National Guilds
- ④ G. D. H. Cole
- ⑤ The World of Labour

有生產的工具，而行會則應管理生產的工作。」●關於行會的組織問題，他們以為行會是自現有的工業工會脫化而來的，其中應兼包勞心和勞力的工人。工場應代替地方為組織的原始單位；而各地方的行會則應為區域的聯合，並為國家的聯合。那麼在這個工政分立的組織之上，最後的管理權應在何處呢？於這一點，行會社會主義者的意見，並不一致。霍蒲孫以為政治機關的最後權力，應高於行會，而科爾則以為最後的管理權，應寓於生產者組織和消費者組織的共同機關之手。但他在隨後的著作中，又主張組織各種共產化的行會，以管理現在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種社會事業，如教育和公共衛生等等。●實則在行會社會主義者的計劃下的社會組織，政治的地位，究竟如何，是沒有人能夠精確說明的。

除對於社會學說的貢獻外，行會社會主義者的運動，大概都是着重於生產的組織，俾賺工資者和賺薪水者的人格得佔較高的地位。所以在一九一五年的時候，專事宣傳工作的全國行會大同盟●就正式成立，並以改組工會界，使勞工得實際管理工業為目的。而對於工業界合併的計劃，也竭力促進，雖然行會主義者，對於合併運動的影響，始終不能如工聯主義者那樣深切。及至俄羅斯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發生以後，行會社會主義者忽分析為二：第一派就是所謂左派份子，已加入共產黨為同志，第二派的手段和希

● 見科爾工業的自治 ● 頁一〇九。

● 氏所著的再論行會社會主義 ● 和社會學說 ● 二書最為重要。

① National Guilds League
② 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 (London, 1917)
③ Guild Socialism Restated (London, 1920)
④ Social Theory (New York, 1920)

望卻比較的和平些，就集中其精神於行會的試驗，這種試驗，我們上文已經見過，終久不過是一種曇花一現的計劃^①。但是我們也可以說，這種主義也會間接的影響近年工聯主義者鐵路和礦山國有的主張，而鼓勵勞動者管理工業的興趣。

此外，關於工場的組織方面，行會社會主義者的煽動，和戰時工會規章的暫停效力，又促成一種非常重要的潮流，就是所謂工場事務員的運動^②。這種運動自一方面說，也可以說有影響全歐勞動界的實力。在英國方面，自從工程和類似的工業漸漸的變成適合於大規模的軍火製造以後，勞動者就很銳利的感覺有一種組織的必要，俾他們可以利用這種組織，而宣布他們的痛苦，並發表關於時時發生的管理和工作的複雜問題的意見^③。果然，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克來德大罷工^④以後，該國就有了許多勞動者委員會，來非正式的，——假使不是正式的，——代表各區的工程工場。後來這種委員會，就漸漸在全英的工業界裏蔓延起來。這種委員會的組織動機，大概都是發動於青年的工聯主義者，其中有的是行會社會主義者，

① 參閱勞動時代^①一九二二年二月號科爾的『關於建築行會的最後幾句話』^②一文，和國際勞動評論^③一九二二年八月號的『英國行會運動』^④一文。

② 科爾工場組織^⑤頁八。此書分析工場事務員運動的發展頗為詳盡。

① Shop stewards' Movement
② Clyde Strike
③ Labour Age
④ "A Final Word on the Building Guild"
⑤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⑥ "The Guild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⑦ Workshop Organiz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1923)

有的是共產主義者；換一句話說，就是一般很少數的激烈派的份子罷了。而且在起始的時候，他們在會章上和正式的工會組織，也沒有任何的聯絡。一九一七年以後，他們雖也會努力於會章的運動，尤其是對於工程雇主聯合會①和工程職工會②的聯絡，以求這些團體承認工場事務員和參加工場問題的權利，但始終未能成爲事實。至於那左派份子，另組勞動團體，以代英國傳統的工會的主張，那就更不成事實了。所以自始至終，這種工場事務員的運動，只「繼續的做工聯運動中一部活動的組織，與沒有分裂的現象發生」③。而到了戰時的非常狀況消滅之後，這種工場的事務員，雖然仍舊做正式工會組織的重要份子，而他們非正式的勞動者委員會，卻都很快的分崩了。後來到了一九二〇年，那些殘餘分散的工場事務員的運動者，又加入新近組織的英國共產黨，於是此後這般人的手段和目的，也越發變成革命化了。實則要使英國工業上的民治精神，或其他類似的事實，實際發生，這種戰時工場組織的經驗，原是有重大的影響的，但在這個目的達到之前，也許英國的工業，已經有顯著的進步了。

講到這裏，我們又要聯想到戰時英政府設立連合工業會議④以期促進勞資兩方的關係的事實。該國政府鑒於從事製造軍火的勞工工會和有和政府合作的必要，於一九一六年的建設計劃中，就設立一個

① Engineering Employers' Federation
② Engineering Trades-Unions
③ Joint Industrial Councils

喜特雷委員會^①，並敦促各業，都要組織一個勞資代表人數相同的工業會議^②。這種會議，據一九一七年內閣所批准的委員會的第一次報告，是以解決勞動者要求管理工業的問題為目的。可是這個計劃發表之後，只有比較的沒有組織的工業，聽從政府的建議，而其一九一八年所實際設立的聯合會議，也只不過是少數工業的國立的協議機關^③。至於那有組織的雇主和雇員的團體，對於這種辦法，就置諸不聞不問之列了。所以喜特雷的計劃在該國的各種工業中，只有在政府公職人員的一部分，就是於一九一九年設立喜特雷公役會議^④的一部分中是特別成功的，是特別有效用的。

九 法國勞動團結的破壞

和英國一般，法國的戰時情形，也有擴張勞動組織勢力的影響。在一九一三年該國總工會^⑤所有的會員，至多不過四〇〇，〇〇〇左右，七年以後，就約略增至二，四〇〇，〇〇〇，差不多要增加到百分之六〇的光景。同時公職人員聯合會^⑥也有會員三〇〇，〇〇〇人，農工商技術人員聯合會^⑦也發展到十一

● 委員長喜特雷氏^⑧

● 據一九二五年的勞動年鑑，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二年七月之間，全國計有聯合工業會議七十三個；自此之後，有二十個就無形消滅了。

① Whitley Committee
② Civil Service Whitley Council
③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④ Fédération des Fonctionnaires
⑤ Union syndicate des Ingenieurs et Techniciens de l'Industrie, du Commerce, et de l'Agriculture
⑥ Speaker Whitley

個區分部和六個幹部。此外非勞力的勞動階級，在停戰不久的時候，也組成兩個團體，幾乎可以代表全法各種的智識職業，如戲劇家，音樂家，教育家，文學家，新聞家，各種職業家，應用或純粹科學家，工業或商業技術家等等。這兩個團體，一個就是一九一九年所組成的智識界聯合會^①，包括會員三〇〇〇人，一個就是第二年所組成的智力勞動者聯合會^②，包括會員一八五，〇〇〇人。所以自事實上說起來，法國勞心階級的組織，在歐洲各國中已經可算首屈一指了^③。至於該國總工會所包的工會種類和人數，在一九二〇年，可以列表如下：^④

工會名稱	各區工會數目	包括會員數
印刷業工會	一一六	一一、〇〇〇
金屬業工會	二五八	三〇、〇〇〇
紡織業工會	七二	一八四、〇〇〇
建築業工會	二七〇	二三七、五〇〇
運輸業工會	四六八	

① 據很保守的估計，西歐此種性質的組織，大約一共只有會員二，〇〇〇，〇〇〇人。

② 見法國經濟雜誌^③一九二〇年三月號勒斯邱^④的『勞工運動』^⑤一文。

① Les Compagnons de l'Intelligence
 ② Confédération des Travailleurs intellectuels
 ③ Revue d'Economie Politique
 ④ J. Lescure
 ⑤ "Le Mouvement ouvrier"

總計在法國勞動界中，組織的能力最不發展的，要算農業界，他們所組織的工會，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二〇年間，不過只增加了五〇〇〇〇人，其一九二〇年的會員人數，祇不過一〇八三，〇〇〇人。①

一九二〇年是法國工團運動，增加人數最多的一年。是年五月總工會受鐵路工人中一部分激烈份子的壓迫，而不得已的下令總罷工，以致有許多工人都不會有充分的預備。他們的計劃是使「鐵路工人於五月一日，全體離職，總工會於三日命令碼頭工人，海員，和礦工發動罷工，而國內的其餘工人則繼續工作。他們的目的，在使鐵路罷運糧食，碼頭工人和海員停運食料和其他物品，而其他工人則仍舊繼續工作，俾可以在最短期間內儘量消費，并減少糧食和其他必需品的數量」②。但這些青年的左派領袖，雖然能夠強迫年紀老大，態度和平的總工會職員，如喬和克斯③和度穆朗④等，加入罷工，而同時一方面卻不會想到中等階反抗勢力的偉大，一方面又不曾想到許多勞工執行罷工計劃的困難。所以後來不但這種直接運動的計劃，完全失敗，而且密爾朗德⑤內閣，對於這種阻礙全國經濟生活的運動的堅決態度，又使工團主義者的運動，根本動搖。結果許多罷工的領袖，都被政府監禁了，而總工會對於勞動界的威信也大

① 國際農業經濟評論一九二二年九月號。

② 蒙特哥美利④英國和大陸的勞動政策⑤頁五七。

① Jouhaux
② Dumoulin
③ Millerand
④ B. G. Le Montgomery
⑤ British and Continental Labour Policy (London, 1922)

形墮落，其會員的人數竟然自二〇〇〇，〇〇〇人（一九一九年里昂^①大會的估計）減至一〇〇〇，〇〇〇人（一九二〇年奧爾良^②大會的估計）。反之，而那反革命的黃色工團^③的人數，和其對於保守性的勞動階級的影響卻日漸增加了。

這時工會裏的和平派，和莫斯科第三國際的同情者，暗裏競爭工會運動領袖地位的日漸激烈，已經成爲公開的祕密了。大戰告終以後，代表法國勞動運動，經濟方面的主要勢力的總工會，開始覺得社會人士常常責備工團主義者，當直接行動一有成功的時候，每不能顧到總罷工以後管理工業的技術方面，乃進而修改其從前絕對的直接行動的步驟，而另擬一種新技術的計劃。^④同時戰時的痛苦和戰後的壓迫，也使他们不得不略改活動的途徑，而想出一種以經濟自治爲廢除工資制度的前驅的改革社會的計劃。所以當一九一九年九月他們在里昂開會的時候，他們就通過一種將運輸工具，礦山，水力，和信用機關變成國有性質，而由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管理的議案。那麼這樣看起來，那時法國的純粹工團主義，在一部分的政綱上簡直是已和國家主義互相攜手，正如西歐大陸各國在大戰初年的一般了。據他們的計劃，法國各省都應組織一種經濟會議，由總工會和黃色工團代表出席，而上面又有一個全國經濟會議^⑤來集

● 關於法國工團主義的改變方針，勒拉^⑥的工團主義的新技術^⑥一書敘述得頗爲詳盡。

① Lyons

② Orleans

③ "Yellow Syndicals"

④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⑤ Maxime Leroy

⑥ Les Techniques nouvelles du Syndicalisme (Paris, 1921)

中一切；希望藉這個制度可以將生產界的一切活動元素，如體力勞動者，組織農工商技術人員聯合會的技術人員，組織全國合作社同盟①的消費者，和組織公職人員聯合會的公職人員等等，聯絡起來而發生一種密切的關係。結果他們果然於一九二〇年一月，按照這個複雜而適應潮流的計劃，組織一個全國經濟會議，屈指計算他們拒絕參加前年八月政府所召集類似性質而限於建議職務的會議，還不到一年。●這個總工會所組織的經濟會議在管理上計分九部，專事解決工業生產，財政，信用，農業生產，社會生活，公共教育，和財富分配等等問題。在一九二〇年他們又根據上面所述的原則，而擬定種種改革的計劃；但這些計劃，都不見得有成功的可能，因為不但法國的社會多數表示反對，就是主張革命的一派，也漸漸的願望用立法手段來改良一切，而不願有什麼根本更張的計劃了。

五月大罷工的失敗，已經儘夠使勞動者喪膽了，而十月法政府的解散總工會，又更使他們受重大的

● 一九二五年法政府又下令另組一個全國經濟會議包括（一）普通人民及消費者，（二）勞動者，（三）資本家；其代

表係由政府自這些階級，用職業組織的辦法，抽選出來。和一九一九年的會議一般，這個會議也只有建議的權力，并須附

屬於內閣。但法國勞動界卻大多數接收這種辦法。參閱國際勞動評論一九二五年六月號皮伽耳②德法的經濟會議③

一文。

①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Co-opératives
R. Picard
② "The German and French Economic Councils"

打擊。原來法國一八八四年的法案，本有「工團和工會的目的，只能限於保護和研究他們經濟上，工業上，商業上和農業上的利益」的規定^①，所以當大罷工正在進行的時候，法政府就根據這個法案，控告總工會的職員違法。而且當時的總工會，不但容納低級的公職人員入會，致使他們連結起來為提高薪俸的運動，而且該會除預備為政治的罷工外，並顯然的為促進和平的運動，而反對法軍侵入俄國。為了這種原因，這個總工會，自法政府的眼中看起來，當然是違反該會所根據而成立的法律了。結果該國政府就下令解散總工會，並對於該會的職員，各科以輕微的罰金。^②是時會內的共產黨份子，已經於奧爾良大會之後，組織一個革命的工團委員會^③，專門想藉攻擊內部的手段，來推倒右派的實力，所以這次法政府一經發布解散總工會的命令，該國的勞動團體即於第二年宣布改組，並驅逐共產黨出會。這時共產黨已經在各地方的工會裏，密佈了許多小組織，而且不斷的向莫斯科暗送秋波。而當一九二一年六月總工會在里爾開會的時候，這些左派份子，又能以一三五二票對一五七二票和右派遙遙相抗，其勢力本來也是不弱。

① 見蒙特哥美利英國和大陸的勞動政策頁五八。

② 見前書頁六一。在這時的幾個月以前，法國上院曾經拒絕承認公職人員聯合會，但總工會居然和他們挑戰，仍舊將這種

團體組織起來，這個是法政府所最引為痛恨的。

③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t Committee
Lille

的。但以之操縱工會，還嫌不夠。所以在十二月，他們自己也在巴黎召集一個大會（與會的有一五〇〇工會）以期挽救總工會團結力的渙散，並要求總工會的全國執行委員會①收回驅逐共產黨出會的命令。這個要求該會卻始終不肯接收。於是該國勞動界所日夕希望的快樂，居然就在這時實現了。

十一 一九二一年以後的法國勞動情形

法國的工團主義運動，自從一九二一年分裂之後，就始終沒有團結一致的戰線。那些自總工會分裂出來的左派份子，也自動的組織一個對敵的工會，叫做工人統一會②，所謂統一，就是一種軍事行動統一的意思，那當然是和總工會建設的改良的計劃，直接相反了。該會的第一年大會，是於一九二二年六月在聖德田③舉行，計有代表三〇〇〇人，會員三四十萬人。但在這個大會裏，該會就發生一種分裂的現象；一般無政府派的工團主義者，都不信多數會員有服從共產計劃的主張，竟然一致的投票，反對將該會附屬於莫斯科工會的紅色國際④。後來到一九二三年三月，這個附屬於第三國際的建議，雖然在該會的新執行委員會中，以七十五票對二十三票通過，但這個分裂的現象，總使該會的勢力薄弱不少，所以在一九二四年該會的會員人數，竟減至二五〇〇〇人⑤。

● 見一九二四年大事年鑑⑤頁八七。

① 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②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Unitaire
③ St. Etienne
④ Red International
⑤ Annuaire général

一九二三年工人統一會又提出再和總工會合併的要求，總工會不肯答應。並且決定假使他們要組織一個統一的團體，他們便須回到總工會，或和赤色的國際宣告脫離^①。而和平派的領袖如喬和克斯和度穆朗之流，也不願將工會置在共產黨的管理之下。所以當是年一月，該會在巴黎開會的時候，他們對於該會的政策和行動，就更進一步，為密切的聯絡。如決定將來只有全國執行委員會可以發表總罷工或各業大罷工的命令，和採用累進的代表制，使各會的代表人數，如下列的比例都是。這比例是：會員自一〇人至五〇人的，有一票代表權；五一人至一〇〇人的，有兩票代表權；一〇一人至二五〇人的，有三票代表權；二五一人至五〇〇人的，有四票代表權；五〇一人至一〇〇〇人的，有五票代表權，以後超出的人數，每二〇〇〇人或一〇〇〇人以上的分數又可增加一票。^②至該會的勞動政策大概還是屬於改良的性質，希望技術的研究，可以想出一種怎樣管理以工人管轄，經濟自立，和不受政府干涉為基礎的工業的可行方法，和種種生產程序有秩序的組織。此外該會也是國際聯盟會和國際勞動局的熱心擁護者，並始終和阿姆斯特丹的國際工聯^③維持着密切的聯絡。但在法國今日一三，〇〇〇，〇〇〇的勞力和勞心的雇員中，

① 見一九二三年國際勞動年鑑^②頁九一。

② 見國際勞動評論一九二三年五月號度羅^③的「法國工會運動的現勢」^④一文。

①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of Trade-Unions
② Labour International Year Book (London, 1923)
③ Ch. Dulot
④ "The Present Position in French Trade Union Movement"

加入該會的還不到七八十萬，則其勢力的衰退，也可想而知了。此外該會對於雇主攻擊八小時工作制和提高工資制的反抗力，也是非常微弱的。

此外法國還有兩個勢力較小的勞動組織，值得一說的。第一個就是天主教的工會運動，由下列兩會代表：（一）法國天主教雇員聯合會^①，計有會員約四〇〇〇〇人，（二）法國基督教勞工大同盟^②，計包二十三個地方聯合會，和七個手藝工會。這些組織的勢力，據一九二三年的估計，大約共有一二五〇〇人。至於他們的地位，則對外是和海牙^③的國際基督教工會^④聯絡的，對內是專事鼓吹維持八小時工作制，和廣博的國家保險制的。他們既然根據聖經的基礎而組織，自然要求有替勞工權利作辯護的獨一發言權，這個當然是要被更有勢力的總工會和工人統一會激烈反對的。

第二個就是勞動和社會立法職工會^⑤，同時也可以叫做「獨立的工會運動」^⑥。該會的會員，大概都是賺薪水的雇員，如銀行行員和零售商店的店員之類，其主要的目的，在維持八小時工作制，星期六工作半日制，和參加股份制。所以他們提議組織一個地方的，市鎮的，和全國的聯合會議，共同議訂全體工資的協定，和作為勞資兩方的和解機關。這種運動假使可以算為工團主義的運動，那也是極和平的進化運動呵！

十一 大戰以來法國政潮中的社會黨運動

①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Syndicats d'Employés Catholiques
② 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Travailleurs Chrétiens
③ Hague.
④ Christian Trade Union International
⑤ Conseil professionnel de Législation sociale et de Travail
⑥ "Independent Trade Union Movement"

一個比利時著名的社會主義者，曾於一九二五年著一本書，敘述過去十年中歐洲社會主義的變遷情形；他說：『在這十年之中，歐洲是經過一種黨義的聯合時期：德國的社會主義，已經沒有從前那樣徒託空言了，法國的社會主義，在格斯狄斯特^①的影響下，已經漸漸的和馬克思主義接近了，英國的勞動界也幾乎完全被獨立勞動黨的主義克服了。所以現在歐洲擁護社會民主主義的各黨派，不但在組織上有國際的聯絡，而且在計劃上也有一種統一的步驟。』^②這幾句話，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因為就是單就法國的社會黨而論，他們在過去幾年中所發生的事故，也已經顯然的昭示我們有接近馬克思主義的趨勢了。本來在大戰的時候，該國的統一社會黨和獨立社會黨^③的大多數黨員，都是很熱烈的擁護政府的作用政策，直至大戰的最後兩年纔改變思想。但這最初幾年的思想已經儘夠推翻他們的黨義，而且也使統一社會黨的黨員，自九〇，〇〇〇人減至三〇，〇〇〇人以下。在那個時候，各個工人對於繳納黨費，既然覺得十分困難，而對於社會改良的計劃，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可是到了大戰告終，尤其是在一九二〇

① 這個話并不一定常常這樣，因為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也曾有銀行行員一五〇〇〇人在巴黎，南特^②波爾多^③發生大罷工的行爲。

② 見國外大事評論⑤一九二五年七月號，凡得味爾^④「歐洲十年的社會主義」^⑤一文。

① Guesdists
② Unified and Independent Socialist Parties
③ Nantes
④ Bordeaux
⑤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⑥ E. Vandervelde
⑦ "Ten Years of Socialism in Europe"

年二月該黨決定恢復「政治隔離」的政策以後，該黨的勢力竟又興奮起來了。據該黨正式大會的決議，非是黨員都要牢記着，不要發生混亂的行動，也不要掩蓋階級反抗的行爲。而且還要堅決的不參加中等階級的政府，不附和其他政黨的計劃^①。可是一九一九年的選舉，卻使他們完全失望了。國會裏統一社會黨的黨員，竟然自一〇二人減至六八人，雖然他們總共所得選民的票數，要比一九一四年的多出三〇〇〇〇票。至當時那個新組織的國民民主黨內閣^②之所以成功，第一是因為該國一九一九年奇怪的選舉法，使各黨的界線淆混不清，^③第二是因為戰時的心理驅選民到保守黨方面，第三是因為天主教復興，而大多數的左派激烈份子，自社會眼光看起來，都是反天主教者。

因為受了國民民主黨內閣好幾年的反動勢力，法國社會黨的穩健份子和激進份子，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的都爾大會中，就開始分裂了。在這一次會議，曾被該黨派往俄國調查情形的卡信^④（人道報的主筆）和夫洛薩^⑤二氏，很容易的影響會衆以三、二〇八票對一、〇二二票，通過加入第三國際；但就是因為這個問題，分裂情形就實際發現，於是該黨的激烈份子，乃自行組織一個法國共產黨來和平派

① 見該黨大會的報告^①頁五六二。蒙特哥美利的書，頁三〇也曾引用這段文字。

② 假使以社會黨在國會的席數，與選舉人的數目爲比例，該黨應得一三二席。奧格^②的歐洲政治史^③頁四二四—四二七也曾述到這一九一九年選舉法的大概。

① National Republican Bloc
② Tours
③ Cachin
④ L'Humanité
⑤ Frossard
⑥ Report of the Congress (Strassburg)
⑦ Ogg
⑧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Revised ed., N. Y., 1920)

對抗。這個共產黨在下院裏面，一共不過十三票，以之對抗那所謂正統的社會黨，在該院超過五十票的勢力，誠然相差很遠。但在國會以外，這些在卡信和夫洛薩指導之下的左派份子，卻很有左右社會黨運動的實力，其黨員總數，在一九二一年的年終，也大約有一三〇〇〇〇人之譜，以之比較布盧謨^①和馬克思之孫隆革特^②所領導的右派份子，五〇〇〇〇人，也不知道強得多少了。可是到了一九二二年，這個共產黨的勢力，因為內部份子不和的緣故，也開始衰退，就中黨員（夫洛薩也是其中之一）有許多也似乎還不能忘情於傳統的社會黨^③。雖然當一九二三年一月，傍卡累內閣^④實行佔據魯爾的時候，共產黨仍舊是最先的一個政黨提出激烈反對的，但其勢力終不能十分強大。其次，他們因為和莫斯科聯絡的緣故，也很相信在一九二四年五月的選舉中，必然可以在國會增加三倍的席數，而不知選舉的結果，還是使他們十分失望，總計所舉出來的，祇有居於巴黎四周都市的二十九個代表。所以法國共產黨的行動，雖然可以使該國的政治和經濟情形感覺不安，而他們激進的理論，時時變動的理論，在勞動者方面是終久不能有永久的地位的。^⑤

① 夫洛薩於一九二三年一月辭去該黨總幹事之職，并自請出黨。

② 在一九二五年，法政府曾宣布預備以斷然的手段，對付所傳聞的共產黨將於新任俄使到國之日發生暴動的行為。但不久這個暴動就無形消滅了。

① Leon Blum
② Jean Longuet
③ Poincaré Government

反過來說，這一九二四年的政潮，卻使社會黨的地位，提高到一九一四年以來所不會達到的地位。原來當是年法國舉行選舉的時候，那在赫立奧特領導下的激進社會黨^①，布盧謨領導下的正統社會黨^②，和少數的共和社會黨^③都聯合起來，去排擠傍卡累內閣，而使赫立奧特出山，掌握政權。結果在新國會裏，正統社會黨一共得了一百零二席，激進社會黨一百三十九席，民主社會黨三十五席。在這個混合的勢力裏，布盧謨和其信徒，爲遵守一九二〇年的議案計，卻拒絕參加赫立奧特的內閣，而且保留其對於每個問題的自由發言和表決權。此外該黨的政策，也絲毫沒有和中等階級的社會改良計劃，調和的趨勢。所以這個新組的混合內閣，在事實上，實在是不甚穩固，而且是隨時可以解體的。這可以自社會黨常常對於「信任問題」^④拒絕投票，以致傍卡累內閣屢次被窘於國會的事實，看得出來。●

法國近代勞動運動的組織，和其政治上的目標，既然是顯然的不能一致，則要想將他們公認的政策，概括起來，當然是非常困難。因爲不但他們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的隔離，還要比英國的遠，而且在每一方面穩健派和激進派的意見也是大不相同的。可是我們現在不妨將社會黨在一九二一年分裂以前的

● 例如是年六月二十八日赫立奧特爲應付佔據魯爾的費用起見，曾經向國會提出借款的要求，社會黨就拒絕投票。當時假使沒有右派議員的幫助，這個問題和其他許多問題，都是足以推倒內閣的。

① Radical Socialists
② Official Socialists
③ Republican Socialists
④ Questions of Confidence

最後政綱敘述一下，當做該黨在戰後各年中的大略政策。在這個政綱之下，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是非常濃厚的；因為他們主張假使社會黨要重建一個新社會，他們便要應用所有的政治行動，和直接行動，去和現社會周旋。此外財產私有制，和現有的工資制，也要先用和平的手段，去打倒他，但在必要的時候，也不妨應用暴力。其次他們又以爲當這個革命實現的時候，——在勞動團體能夠管理合作共產制的技術以前，這個革命是不應實現的——所有平民的權力，大約是要集中於一個『狄克推多』^①。但這種制度，是暫時的。不久社會的政權，必漸漸的移於如近日所組織的社會黨的手中^②。所以爲預備這個社會革命起見，下列的過渡辦法，是必要實行的。（一）政治方面——不分性別的普遍選舉，純粹比例的革命（代替一九一九年社會黨所受大虧的混雜制），戰時政治犯的赦免，和分部政治制的分權；（二）社會和經濟方面——工作時間的遞減，最低工資的規定，和各種工團（包括公職人員的團體，和農業的合作機關）權利的完全承認；（三）戰後建設政策的基礎方面——額外利益稅的徵收^③，資本稅^④的賦課，各種重要事業，如運輸，礦業，航業，水力供給，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國營或官辦。^⑤

① 見蒙特哥美利英國和大陸的勞動政策頁三八。

② 就是急進社會黨在一九二五年秋季的尼斯^③大會，也採資本稅爲該黨計劃之一部。這可以見社會主義思想在法國的盛行。

① dictator
② excess profit taxes
③ capital levy
④ ⑤ Nice

這些建議，以全部而論，所染戰前工團主義的色彩，似乎沒有社會黨改良主義的濃厚，但那些小店主和農民的傳統的保守心理，是否情願在最近的將來實行這些建議，還是一件可疑的問題，姑且不論社會黨以外的人，也有許多對於社會立法提出別種建議的。所以在法國經濟和財政改造聲中的非常狀況，實在是不利於理論的急進主義的進行。不過這種主義倒有一種重要的影響，而使一九一八年以來國民民主黨躁急的政策，改變不少。

十二 政體改變中的德國勞動者

德國的勞動運動完全和法國的相反，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就繼續的爲該國國內政潮的主要的發動力了。換一句話說，他們的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是很複雜的，互相交錯着，要想把他們分開來說，像我們說英法的勞動運動一般，是幾乎不可能的。所以我們現在將新德國勞動運動的前因後果當做一段整個的事實，來敘述一下。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當霍亨索倫帝國①破裂，大戰初起的時候，德國的許多工會，對於政治問題本來是守着中立態度的。有許多工會並且也曾幫助政府，去壓倒各處反對戰爭的罷工。所以到了那時，德國的工會纔被政府完全承認，而且在政府的糧食部和其他有關勞動的機關裏，也都有該會直接選派的代表。可是當前線戰勝的消息，漸漸沉寂的時候，該國的社會民主黨②卻漸漸的不安起來了。一個在哈瑟③和

① Hohenzollern Empire
② Social Democrats
③ Hasee

本斯泰因^①領導下的強有力的少數黨，在一九一六年春季，就和亞柏特^②及晒得曼^③領導下的多數黨宣布脫離，並堅決的反對繼續戰爭。就中尤以來布涅^④的攻擊政府，更為激烈。他在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甚至在波次得麥普勒咨^⑤大聲呼喊：『打倒戰爭，打倒政府，』以至被政府拘囚了。這兩派多數黨和少數黨的態度的不同點，就在前者是先有德國而後有社會黨，後者是先有社會黨而後有德國^⑥。可是到了第二年，因為俄國的發生革命，和美國的加入戰團，這兩派卻聯合起來，堅決的要求政府發布一種促進和平的政策，但同時卻要以保全德國領土完整的原則為依歸^⑦。同時這多數的社會黨，也在國會裏面，促成一九一七年很著名的『開誠布公的和平』^⑧議案，這個議案不獨受全體中央黨^⑨的擁護，而且也得自由黨和保守黨一部分的贊同。於是該國的事變，就一幕一幕的如下列發現了：（一）俄國布爾札維克革命^⑩的對外影響，和和平的目的，首先引動德國獨立社會黨^⑪的心弦，因之於來布涅和盧森堡^⑫的領導下，用新俄國的方法，組織一個兵工聯合會^⑬。（二）罷工也開始散見於各處，繼於一九一八年一月，釀成五十萬人的大罷工，一星期之後，纔被政府用武力壓平。（三）德國在西方前線的最後總攻擊失敗之後，

① 谷赤^②德意志^③頁一四〇。

② 但多數的社會黨又主張令亞爾薩斯洛林的民衆投票公決應屬何國。

① Bernstein
② Ebert
③ Scheidemann
④ Liebknecht
⑤ Potsdamerplatz
⑥ Peace by understanding
⑦ Centrum

⑧ Bolshevist Revolution
⑨ German Independent Socialists
⑩ Rosa Luxemburg
⑪ Workers and Soldiers Councils
⑫ G. P. Gooch
⑬ Germany (New York, 1925)

布加利亞、土耳其和奧地利亞匈牙利也都敗北了。(四)在基爾^①地方的海軍叛變，引動了一個大政潮，卒之於停戰以前的兩日，很容易的推翻帝制。總之在兩星期的期間，政治革命和軍事失敗這兩件事都已完成了。

德國帝制之所以推翻，和民主政體之所以成立，其實都是由於社會黨的力量。當一九一八年的最後幾個月，和一九一九年的最初幾星期中，該國全國的舊工會，都被兵士和工人中間，散在各處如野火一般的共產革命份子，搗亂得零零落落。這革命之來，誠然是多數社會黨所不及料的，但不久他們即又漸漸的重握政權了。亞柏特於十一月九日，就任內閣總理之後，就拒絕獨立社會黨的要求，而不肯給予兵工聯合會以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權能。後來這個臨時政府，又有三個獨立社會黨哈瑟、狄特曼^②和拔特^③參加進來，和多數社會黨亞柏特、晒得曼、和蘭芝堡^④等三人，旗鼓相當，互相對峙。於是這連合的政府，就發表成立一個『民治而含有社會黨色彩的民主國』^⑤。但那斯巴達西斯特^⑥的宣傳工作，還是不能壓平。最後在十二月反對臨時政府的一個大遊行中，社會黨的鎗彈竟然向社會黨攻擊了，雖然這是否由政府的多數社會黨下令開鎗，是不可得而知的。自從這次事變之後，獨立社會黨就都自政府退出，而遺缺則由多數社

① 斯巴達西斯特這個名詞是由斯巴達卡斯^②轉變而來。斯巴達卡斯就是西元前七三至七一年背叛羅馬的奴隸首領。

① Kiel
② Dettmann
③ Barth
④ Landsberg
⑤ A democratic Republic with a Socialist tinge
⑥ Spartacus

會黨遞補。這個更使斯巴達西斯特的勢力擴大了，在次年一月，他們竟宣布總罷工。但政府又組織一個保衛政府的義勇隊，去壓服他們，並將來布涅和盧森堡兩人拘獲，隨即在途中鎗斃。是年一月十九日，該國舉行臨時議會的選舉，在三〇〇〇〇〇票中，獨立社會黨只佔二，三〇〇〇〇票，而多數社會黨則佔一，五〇〇〇〇票，中等階級則佔一六，〇〇〇〇票；於此可見該國大眾的心理也已堅決的不願效法俄國的社會組織了。至該會議員的黨派分配，則多數社會黨的席數最多，計佔一百六十三席，獨立社會黨最少，只佔二十二席。此外再加以天主教黨和民主黨的袒護，多數社會黨在議會裏的勢力越發強盛，混合的內閣，也通過成立。『於是此後反革命的勢力，就開始發展，而德意志民主國的政權，也自工人手中，移到中等階級的手中了。』●

十三 德意志民主國的工會運動

在這個混亂的期間，德國各處舊時的工會，雖然暫時被兵工聯合會摧殘了，但其會員的人數，卻日日增加起來。『一九一八年十月，所有工會的會員，不過一，六四八，三一三人，十二月，在革命發生的兩個月以後，就增至二，八五八，〇五三人，一年以後又增至七，〇〇〇，〇〇〇人。』●許多新人的會員，在當時本來都

● 谷赤德意志頁一八五。

● 見斯騰①『德國的勞工會議運動』②一文，原文載在美國勞動統計局公報③第三八三號。

① B. Stern
② "Works Council Movement in Germany"
③ Bulletin of U. S.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

是爲熱心共產主義而加入的，不多幾時卻都變成純粹工會的忠實份子了。這些工會的領袖，大都拒絕和革命的兵工聯合會合作，反過來並且和雇主聯絡，而共同攻擊共產黨，並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簽訂有名的勞資協定。根據這個協定，雇主須承認工會爲代表賺工資的和賺薪水的勞動者的惟一正式機關，並須承認八小時工作制可以實行於全德各工業中^①。這個協定自工會的首領看起來，當然可以算爲德國勞動界的大憲章，^②但自斯巴達和斯特看起來，卻又以爲是勞動界的大污辱大誘惑。可是他們雖不得志於政治的競爭，而他們還是不願意脫離工會，反之，並且注其全力，以共產黨著名的搗亂內部的策略去竊奪工會的統治權。這個他們是不能完全成功的，雖然一九二〇年關於勞動會議的法案，一大半是由於他們對於全部工會的影響。^③

德國的精工階級和粗工階級本來是一向分開的，這次大革命的最重要影響之一，就是將這個間隔的障礙根本推翻。原來自從革命發生之後，這兩個階級都覺得要使德國的工人運動，行動一致，他們是有聯合在一條戰線上的必要的。所以在一九一九年六月的努連堡大會^④，他們就全體通過將所有社會黨

① 參觀本書關於這個協定對於近代德國勞動立法的關係。

② 參觀本書關於勞工會議法的討論。

① Magna Charta
② Nuremberg Congress

的工會聯合起來，合組一個德國工會聯合會①。該會的會員，據一九二三年的估計，大約有九〇〇〇〇〇人，共佔全德有組織的勞動者三分之二。其中各個工會的內部政策和組織是完全自治的。其次在一九一九年，又有一個獨立的天主教工會和其他基督教的工會合併起來，組織一個德國基督教工會②，其會員約計也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人。這個工會的態度，比社會黨要和平得多，而且在組織方面，是比較的贊成行業的聯絡，而不贊成普通工業的聯絡。此外還有一個更小的，更不重要的大聯合，叫做德國自由黨工會③，也有會員六五〇〇〇〇人。該會的態度，既不附和社會黨的政治主張，也不沾染天主教黨的黨教色彩。換一句話說，是守中立的。④。這三個大聯合的會員，連家庭的分子合併起來，在一九二三年，一共要超過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人，差不多要佔到全德人口的二分之一。而在政治上，則這三個聯合，可以隱約的代表國會裏的三大黨派：多數社會黨，中央黨，和民主黨。

和別處一般，德國的勞心勞動者和公務人員，也大概分別的和各大聯合，密切聯絡，因之他們在工會運動裏，也佔着很大的勢力。下表就是昭示這些腦力勞動者在各個大聯合裏，所佔人數的多寡。⑤

① 見斯騰德國的勞工會議運動頁六一。

② 前書頁六二。這是一九二三年的統計。除這三個外尚有許多較少的工會聯合，如工團主義總會③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個，計有會員二五〇〇〇〇人。

① General Federation of German Unions
②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Trade Unions of Germany
③ Federation of Liberal Hirsch Dunker Union of Germany
④ Unionist Syndicalist Organization

組織名稱	會員總數	腦力勞動者總數	公職人員總數
德國工會聯合會	八、八一四、六五六	六四三、二三〇	三五四、二七四
德國基督教工會	一、八八一、〇六〇	四五九、五七六	三九〇、四七八
德國自由黨工會	六六七、九六九	三〇〇、三五七	一四七、〇〇〇

德國的農業勞動者，直至一九一九年止，在法律上本來是一向不許其組織工會的。及至是年農業條約通過以後，該國尤其是在東北部的農民組織，就如雲而起。計截至一九二〇年止，該國共有農會九〇〇〇個以上，會員七〇〇〇〇人以上。是年春季，薩克森^②和梅喀稜堡^③的農民，又乘着復辟政變^④的機會，組織一個赤色自衛軍^⑤，以期恐怖農村，而對於雇主施行報怨的手段。但這種革命的行為，很不爲都市的人民所喜，而那還在多數社會黨的勢力下的中央政府，並且不惜用武力來解散他們的一部分。可是在事實上，這些多數社會黨也是主張減削地主的權力，不過他們的主張，不是用全部收歸國有的政策，而是用增多小地主的政策罷了。●

德國政府貨幣膨脹的政策，和一九二三年下季馬克跌價的情形，誠然都足以使該國工會的經濟勢

● 參閱本書關於這點對於德國農業改良的關係。

- ① Landarbeitsordnung
- ② Prussian Saxony
- ③ Mecklenburg
- ④ Kapp Putsch
- ⑤ Red Guard

力受重大的打擊，但他們還是民主政府一個強固的屏障。假使一個政府不能得着幾千萬勞心的和勞力的工人的擁護或服從，就是在一句鐘的短時間內，也是不能維持的。所以刻斯勒①在一九二三年曾經說道：「他們（工會）今日還是和一九二〇年的擁護民主政府。他們之所以擁護政府，不但是因為這個政府，給予他們以較多的權利和較大的權力，而且也因為這個政府給予他們以自尊和自重的感覺——所以假使工會還能一日保存現在的會員和組織，還能有此種（穩健派）的勞工，領導他們，政府也是一日不能推翻的。」②這種情形到了一九二五年還是不變的。

十四 今日德意志社會黨的政治地位

可是自實際的政治方面看起來，德國這些自一九一八年革命以後所發現的共產黨，還是隨時可以引起擁護民主政體者的恐怖。一般迷夢初醒的工人，一方看見多數社會黨所應許他們改良社會的偉大計劃，已經差不多都要變成理論的空想，而一方又受着盧森堡和其黨人極熱烈的宣言的鼓動，都不期然的，被共產黨誘進階級戰爭的小路了。所以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一九年秋季的共產黨大會以後，獨立社會黨中的不滿意的左派份子，都又向左更進一步，而正式加入共產黨。一九二〇年的後半，該國又

① 德意志和歐洲 頁一二七。該國一九二〇年三月皇黨圖謀復辟的政變所以失敗，就是大半由於社會黨工會的總罷工。

① Count Kessler

② Germany and Europe (New Haven, 1923)

發現一個共產統一黨^①。計擁有黨員五十萬人，而且公開的附屬於莫斯科的第三國際。第二年三月，共產黨工人又擾亂德國中部各處，而薩克森一帶，受禍尤烈，但都沒有成功。此外，這些革命的黨徒，也曾暫時佔領魯爾和漢堡的各工廠，後來因為該國的大部工人，都不情願有階級的鬭爭，也沒有什麼結果；因之自從一九二二年以後，共產黨暴動的次數和聲勢都漸漸的減退了。『同時該黨的右派份子，因為反對左派的過激手段的緣故，也漸漸的趨向於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和主義，後來竟然在一九二二年九月的努連堡大會中，組織一個聯合社會民主黨。』^②可是法國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佔據魯爾的影響，還是足以促進各走極端的革命派和反動派的勢力，而軟化中等階級。所以一九二四年五月，的國會選舉，共產黨能夠得着三百五十萬票，被選着六十二人，是無足驚奇的。但是到了是年十二月的選舉，他們的被選當選者，竟然又減至四十五人，而道威斯計畫的實行，和德國一般狀況的恢復，又在在足以減削共產黨的聲勢。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的總統選舉大會，共產黨的候選人在三〇〇〇〇〇選舉人中，祇能得到二百萬票，這又是足以證明其勢力的衰退的。今日該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大約還不及三〇〇〇〇〇人，其領袖的才幹，也是極平常的。

● 格累安^③中歐的新政府^④頁一〇一。

① United Communist Party
② United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③ M. W. Graham
④ New Government of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1924)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雖然遇着許多的挫折，但在其國會中的勢力，還是可以算一個最強的政黨，在各處的立法機關和地方機關中，也常常佔着最多數的地位。下表就是表明他們會員人數增減的趨勢。●

一九一八	二四三、〇〇〇	九	二	一	一、二二一、〇〇〇
一九一九	一、〇一二、〇〇〇	一	九	二	一、一七四、〇〇〇
一九二〇	一、一八〇、〇〇〇	一	九	二	一、二六七、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以後，社會黨的黨員人數，雖然有顯然減少的趨勢，但其總數，還是在一百萬左右。又在革命發生以後的四次選舉大會中，該黨總共所得的票數，和當選的代表，也常常是佔着最多的地位，雖然其黨員人數是有減少的。其大略情形如下：●

選舉年月	總共		票數		當選		人數
	社會民主黨	獨立社會黨	社會黨	社會民主黨	獨立社會黨	社會黨	
一九一九年一月的臨時議會							二二二

● 見經濟學雜誌一九二五年二月號夫郎克爾①的『德國社會黨運動的最近趨勢』②一文。

● 政治學季刊附刊一九二五年三月號。

① E. Frankel

② "Present-Day Tendencies in the German Socialist Movement"

一九二〇年六月的國會	六、一八一、〇一一	二、九七一、二二〇	一〇二	八四
一九二四年五月的國會	六、〇一四、三八〇	二三四、七〇八	一〇〇	一九二二年以後和社會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的國會	七、八五九、四三三	九八、五三三	一三一	民主黨聯合

此外在威馬爾^①的會議中許多新憲法的要點，也大概都是由多數社會黨所決定。所以谷赤曾經說道：「他們的遺習和主義，使他們擁護國家，而不容各邦的侵犯；使他們擁護國會而不容總統和其他機關的干涉；使他們擁護並擴充工人的權利，到參與管理經濟活動的一點。」^②換一句話說，他們覺得進行革命的途徑既由他們負責，則擁護革命的政府，當然也是要由他們負責的。所以在新政府成立的最初幾年中，他們常常毫不遲疑的用武力來壓服共產黨的攻擊，和皇黨的陰謀。直至各個中產階級又漸漸的在政治舞臺上恢復勢力，他們的首領為維持在中央政府掌握政權的機會，故都不惜參加這些階級所組的混合內閣的時候，他們的熱心纔漸漸冷淡下來。後來中央黨的內閣閣員，因為各協約的賠款要求，為額過鉅，似乎難以應付的緣故，又主張施行一種違反社會黨公意的經濟政策，於是他們就更不能容忍，竟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迫衛斯^③總理退職，並解散混合內閣。自此之後，聯合社會黨就很大的立於反對政府的地

● 谷赤德意志頁一九四。

① Weimar
② Wirth

位，雖然他們的首領中，有四個曾經於一九二三年參加短命的斯脫勒斯曼內閣①。至一九二四年所舉行的兩次的國會議員選舉會，雖然右派的勢力，似乎漸漸的膨脹起來，但社會民主黨在民衆的勢力，還是比他們最強的反對黨全國民衆黨②強得許多。

在一九二五年，社會黨的人數，約佔全國選舉人的三分之一③。他們的組織，大概是分做五十個縣黨部，和二一〇〇〇〇個區黨部。在每年的黨員大會中，他們還要舉出執行委員和顧問委員若干人，來辦理下列事務：（一）社會福利的工作，（二）教育的工作，（三）工人青年會④和青年社會黨的工作，（四）作成宣傳的計劃，使婦女、教員、和政府的公職人員加入該黨。此外我們看到該黨近來的黨綱，也可以知道該黨近日離開共產主義而趨於社會改良主義的態度，怎樣的堅決。他們的黨綱是：（一）將包括國內各種生產事業的大工業托辣斯，變成國有的事業；（二）普通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禁止女工、童工從事夜工，限制男工從事夜工，施行每星期至少休息四十二小時和每年假期不扣薪水的辦法；（三）地方自治；（四）教育社會化；（五）男女平權。自以上各條看起來，該黨的計劃實在沒有含一毫馬克思主義或布爾扎

●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德國舉行大總統初選大會，預備繼亞柏特總統之任。在這一次的選舉柏蘭④一個社會黨的候補人，於二六八五〇〇〇票中，竟然得着八〇〇〇〇〇票。

① Stresemann Government
 ② National People Party
 ③ Working Youths' Association
 ④ Braun

維克共產主義的色彩的。

十五 新德意志的工業代議制

在德國勞動界的演進勢力，和革命勢力的衝突中，該國的政治舞臺上，卻發現一個有趣的新制度，足供研究勞動經濟者和政治者參考之用。這個制度，就是想於以地域或人口為代表基礎的政治組織之外，另設一個由政府承認的工業或專門的代議機關，來商議國政。當時所提議設立的這種機關為數頗多，但後來實際設立的一共只有兩個，一個就是根據一九二〇年的法案所設立的勞工會議^①，一個就是根據一九二〇年五月的政府命令，和威馬爾憲法第一百六十五條所成立的聯邦經濟會議^②。可是就是以這兩個機關對於工業民治的成績而論，也儘夠引起我們的注意了。

德國的工業會議制度，並不是直接脫胎於俄羅斯的蘇維埃制度，在革命以前的法律中，就早已發現了。如一九一〇年的法案，規定工人得以自動組織勞工委員會，幫助政府執行工廠法；一九一六年的助役法案^③，強迫雇用工人五十名以上的各工廠，組織勞工委員會；都是。此外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帝國政府也會應許提出一個議案，準工人得按照職業的標準，而選舉代表，組織一個「勞工會」^④。但革命發生以後，這種問題，卻變成一種無用的討論，因為經濟和政治情形的全部變遷，已使一般勞工的希望，擴充到這個範圍以外了。自從革命發生以後，獨立社會黨和斯巴達克斯特都希望以蘇俄的辦法，組織一個政府，使

① Works Councils
② Federal Economic Council
③ Auxiliary Service Act
④ "Chambers of labour"

全國的政權，都握在各處新興的兵工聯合會之手。後來因為全國國民都贊成臨時議會的辦法，這個反對國會制度的計劃就不能實行。但結果卻都贊成另組一個職業的代議機關，來參加政治。而在事實上，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雇主代表和工會領袖的協定，也已不但承認工會為代表工人的合法機關，而且應許各縣各區和全國，得以組織一個聯合會議，來管理各種勞動的問題了。所以一九一九年的憲法第一百六十五條，就有一條調和兩派的規定如下：勞資聯合管理的原則，應根本承認；其辦法係由各地方各區的工廠，以至全國，各組一個勞工會議，和同樣組織的雇主代表，合組各市區的經濟會議，而上面又有一個聯邦經濟會議，來集中一切。在這個會議之中，應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協議工資和一切勞動狀況的立法，并關於全部生產界經濟發展的問題。

可是這種憲法上所規定經濟方面的政治組織，只是一種廣大粗疎的空架子，要使他有用實用的價值，非得再有一種補助的法律不行。所以一九二〇年二月四日的勞工會議法案，經過了幾個月的熱烈辯論之後，就將這憲法上所規定的大綱，制定一種最後的組織辦法。據這個法案，凡公私企業機關，雇用人員在

● 谷赤德意志頁二九六。

● 德國憲法已由英國皇家文房部①譯出，於一九一九年在倫敦出版。

二十人以上的，都要組織一個勞工會議①，以一方保護雇員（包括賺薪水的和賺工資的）的經濟利益，一方促進雇主的經濟目標。參加會議的會員，應由全體雇員，年在十八以上的投票舉出，任期以一年為度，連舉者得連任。會員的人數，以各機關的雇員人數為比例，至少不得在三人以下，至多不得過三十人。會議係由主席召集，但雇主亦得請求開會。該會的議決案，雖不能廢除以前工會和雇主所訂的協定，但同時卻可以和雇主商議改變或決定：工作的一切情形，傷害的預防方法，撫卹金和贍養金的管理方針，安全設備和工作衛生的佈置程序等等。此外當雇員被廠方強制辭退的時候，假使該會和雇主的交涉，不能得到一個圓滿的解決，該雇員還可以陳訴到一個和解委員會。

當一九二四年的時候，這個一九二〇年的法案，已經很平和的施行於大多數的工商機關裏。許多雇主都已承認這個制度為時代的當然產物。雖然他們對於工廠和店肆的相當管理權，不至因勞工會議所給予他們的權力非常有限的緣故，而有所犧牲，但他們的管理權已經不是絕對無限的了。換一句話說，這個在最近情形之下的勞工會議，雖然已經不是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革命化的勞工會議的刻本，但因為有那還可決定一切工資工時的問題的工會臂助的緣故，已經變成『今日德國社會的和經濟的整個組織的一部，沒有一個政治團體或工業機關，可以剷除他，而不至危及自己的命運和社會的安寧』。所以將來當該國一切的社會組織均已完成的時候，這個勞工會議的權力，大約總是可以擴充的。

① Work Council

德國憲法第一百六十五條所規定的市區勞動會議，和混合勞動會議，都要先經過審慎周詳的研究，和長時間的預備，纔可以組成，所以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該國政府又決定以命令的方式，先設立一個臨時聯邦經濟會議^①，來做正式會議的預備。該會的會員，計共三百二十六人，都是代表全國經濟生活的各階級，其分配的情形如下：^②

農林業	六八	手工業	三六
種菜捕魚業	六	消費者	三〇
工業	六八	公務人員和自由職業者	一六
商業銀行業和保險業	四四	國會指派人	一二
運輸業和其他公共事業	三四	政府指派人	一二

① 見斯騰德國的勞工會議運動頁九〇。這本書和國際勞動局一九二四年所出版柏德樓②的德國的勞工會議③一書，都是關於德國勞工會議的佳作，可以參閱。又奧地利、捷克斯拉夫和挪威等國，也都有和德國類似的工廠會議和委員會，見斯騰的書，頁九一至九七。

② 見淮涅④的代議制政府和工業的國會⑤頁一二〇。此書為研究德國聯邦經濟會議，而用英文寫的第一部好書。這個會議之所以包括公職人員、職業家和經濟專家故，乃是因為要用各方的眼光，去審慎研究各項問題和計劃。

① Provisional Federal Economic Council
 ② Berthelot
 ③ "Works Councils in Germany"
 ④ H. Finer
 ⑤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nd a Parliament of Industry (London, 1923)

這十項代表都是根據雇主和雇員平均分配的原則，而用種種的方法——選舉出來。但沒有一級的人，能夠滿意分配的辦法，大家都以為本級的代表是不夠的。所以當時該國人士，很覺得要發現一種滿意的、客觀的選舉方法，使職業的代表人數，得有一種公平的分配，實是一件很難解決的問題；而且不止一次，當全國各派激烈辯論政府這個計劃的時候，大家都以為這種制度，就要完全解體了。後來經政府將原定代表二百人的規定，改做三百二十六人，這個爭端纔算略為解決，而聯邦經濟會議，也於一九二〇年六月正式成立。

那麼在聯邦經濟會議成立以後的五年期間，該會的職務到底是什麼，該會的價值究竟在那裏呢？
個我們第一要明白，那時雖然有些人士，替該會要求一切權利，而在事實上該會實在並不是真的可以和政治議會合作的經濟議會。因為該會的法定權力，不過是屬於諮詢的，或提議的性質。換一句話說，該會的權利有二：（一）得審查政府所有預備提交國會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法律草案；（二）得不徵求政府的同意提交該會會員所建議的社會計劃或經濟計劃於國會。除此之外，該會便沒有什麼最後的立法權或行政權；那麼自這樣看起來，該會當然是不夠資格做國會的對手了。可是據一般有經驗的批評家的意見，當德國的經濟情形和政治情形，極端紊亂的時候，該會實在曾經給予德政府以莫大的臂助的。這個我們可以自淮涅的著作中看得出來。淮涅於一九二三年，經過和該會極親密的接觸以後，曾經說道：「該會的

工作是經過極整齊的佈置的，極審慎的討論的，極詳密的考慮的。他們曾經替會內的各種委員，預備極適用的工具，曾經替會內的各種工作，選擇極適當的人材，曾經好好地利用會內的各專家，曾經密切地和社會各關係人直接接觸，曾經牢牢地記着他們的責任，是在建議備詢和討論，因之常能供給政府的各機關，以極有實用，極爲翔實的報告」^①。所以該國的政府，雖然不會遵守所有社會的和經濟的計劃，如礦務，鐵路，財政，郵政等等必須先經該會專家討論的規則，而該會的傑出人材如斯廷尼^②，庫諾^③，尉斯爾^④，刺忒諾^⑤，卻都能夠增加該會的名聲，而使一般政治家極端的佩服該會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建設的貢獻。此外工會的人物，尤確信該會是有一種創造的動力，足以促進一九一九年憲法所規定的廣博淵深的工業代議制。^⑥所以我們可以很公平的說，這些各工廠內的經濟會議，柏林的聯邦經濟會議和八小時工作制，實在是德國革命後勞動階級所得的兩個主要的經濟利益。

十六 俄國布爾札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① 見淮涅前書頁一四五。此書的第六章并曾詳細的敘述聯邦經濟會議的工作方法和各種計劃內容。

② 在一九二四年的時候，德國工會聯合會曾經要求政府給予該會以一定的憲法；但這樣一來便要發生許多難題，在幾年中間，是不像可以解決的，然而在事實上當一九二五年該國已經有一種反動的勢力，使該會的勢力無形減削了。

① Stinnes
② Cuns
③ Wissell
④ Rathenau

蘇維埃俄羅斯之爲一九一七年以後，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勢力的發動中心，是一種顯明的事實，無庸多說的。該國的布爾札維克主義本來是一種未曾實行的理論，自從該黨少數傑出的宣傳員，如生爲俄國貴族的列寧①和莫斯科的中等階級猶太人特洛次基②，試將這個理論，演成事實以後，這個震動一時的主義，就居然變成實際的問題了。這些傑出的領袖人物，只知道在充滿着土地慾的農民的民衆裏，造成一個平民階級的狄克推多政治，也不管俄國是個工業和教育不發達的未開化國家，不適於實行任何共產的哲學。所以假使當時俄國幾百萬的民衆，不是已經受着幾年的戰爭和痛苦，以致充滿失望心和怨恨心，那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布爾札維克政變，一定是沒有將俄國的君主立憲，變成反民主的激進政體的勢力的。其次，在起始的時候，布爾札維克黨也並不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多數份子，如其本字的意義一般，而不過是一個激進的少數黨。直到列寧、特洛次基和其黨人，掌握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大城的蘇維埃，或兵工聯合會的實權以後，他們在人數上纔比稍爲平和的少數黨，得勢起來。自此之後，他們又得着一般心懷怨望的軍隊的幫助，就很容易的推翻臨時政府，而組織一個複雜的政治經濟的政府，來實行他們的理論。

布爾札維克主義的要點，在使一般醒覺的平民階級，用暴力來強佔政權，并浪用恐怖的政策，去打倒資本主義的餘燼。據他們原始的黨綱，所有私產都應絕對廢除，而所有政權，則應完全由自食其力的勞

① Lenin
② Trotsky

動者掌握。在這種制度之下，舊日中產階級所主張的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換一句話，就是正統的民主主義所主張的民事自由和政事自由的普通原則，當然絕對是不顧的。而那以多數人的意志為神聖的原則，也應代以根據職業為基礎的最高間接代議制，這些職業在事實上，假使不是理論上，是由在全體人口一萬萬中，黨員還不及八十萬，而卻有訓練的共產黨控制的。最後全國所有的各階級，便要混合起來，在一個完全成熟的共產主義的組織之下；至於當這個時期已到的時候，如現在的國家組織，是否還要存在，那就無人能明明白白的知道，雖然列寧，這個新社會宗教的高僧，似乎說那時在實際上還是要有一個政府用權力來壓服個人。

關於各人所得的分配問題，布爾札維克的黨義，在過渡的時候，主張應絕對由社會和國家，管理勞動和消費的數量。但在最終的時候，他們又主張人民應依照個人的能力去自由工作，依照個人的需要，去領受報酬^①。可是在事實上，早如一九二一年的時候，這些布爾札維克的當局，就已迫於時勢的需要，施行給予有技能天才的人，以最高的報酬了，譬如當時著名歌曲家沙利阿品^②所得的報酬要比人民委員^③高

① 參閱特洛次基恐怖主義的防線^④頁五一。

② 列寧國家和革命^④頁一〇〇。

① Chaliapin
People's Commissaries
② The Defence of Terrorism (London, 1921)
③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London, 1919)

得許多，就是一個實例。此外，蘇維埃政府在早年所施行的徵用勞工的政策，也因一般工人嚴重反對的緣故，而不得不拋棄了。這可以自一九二〇年九月彼得格勒工人對於蘇維埃政府所提的請願書，看得出來。這個請願書中有一段說：『我們覺得我們好像是關在牢籠一般，除食物外，什麼東西是都被束縛的。我們已不是自由人，我們已爲奴隸了。』^①到了一九二二年，就是工會的會員，也自強迫制，變爲自由制。

布爾札維克所設立的政治機關，是一個極複雜的，而又佈置得像一個極不勻稱的金字塔形式的蘇維埃組織。『在這個金字塔的下面，是各鄉各村的地方蘇維埃。地方蘇維埃選舉代表到省蘇維埃；省蘇維埃和市蘇維埃，又推選代表到全俄大會^②，全俄大會每年不過開會一次，在其餘的時候，都是委託政權於包括委員三百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又選舉人民委員長^③和人民委員會^④，後者在實際上就是該國的內閣。所以這個最高的內部組織，至少要比選舉人高上六級。』^⑤在這個制度之下，都市的工人在政治上的發言權，比鄉村的同儕，大約要高出四倍，因爲前者每二千人可以選舉一個代表到省蘇維埃大會，而後者則須一萬人方能選一個。此外都市的蘇維埃，每二萬五千選舉人又可以直接選舉一

① 見力茲俄國最近經濟發達史頁一九五。

② 見麥累謨^①和班茲^②合編的近代政治理論史^③頁二六四達格拉斯^④的「平民的政治理論」^⑤一文。

① All-Russian Congress
② Praesidium
③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ies
④ C. E. Merriam
⑤ H. E. Barnes
⑥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Recent Times (New York, 1924)
⑦ P. H. Douglas
⑧ "Proletarian Political Theory"

個代表到全俄大會，而鄉村的蘇維埃，則僅間接的由省蘇維埃選舉代表，而且須每十二萬五千人方能選舉一個。論者或謂『這種選舉比例之所以畸重於都市的工人，乃是因為該黨承認他們為真正的平民階級，而可以比較的更為效忠於新制度的緣故。』^①實則此種笨拙呆滯的代議制之所以能夠實行，無非是因為共產黨能夠以武力恐嚇一般的選民罷了。所以自從布爾札維克在俄國得勢之後，不但該國所有的自由黨，完全絕跡，就是舊日的社會民主黨也人數大減。可是據估計所得，在俄國的勞動階級中，每四十人還沒有真正的共產黨一人哩！^②

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布爾札維克政治組織的精神和活動，還沒有什麼顯著的變遷。^③雖然他們對於私人的企業和農業上的小地主制，已有相當的讓步，而所謂平民的狄克推多政治，仍舊還是一個平民上面的狄克推多。這時的大工業，都是由各工業或一羣工業上面的委員會所合組的最高國

① 曼洛^①《歐洲的政府》頁七三三。

② 馬斯羅夫四年革命後之俄羅斯第五章。

③ 當時政治上的最大變遷就是重新吸收從前獨立的民主國，如烏克蘭^④、白俄，和外高加索^⑤等，加入蘇維埃。所以在一九

二二年，他們就以聯邦的組織為基礎，而重組一個社會黨蘇維埃聯合民主國。^⑤

① W. B. Munro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New York, 1925)
② Ukraine
③ Transcaucasia
④ 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

民經濟會議^①來管理一切。該會不但預備一切生產的大計劃，而且對於該國大規模的工業所組織的國有托辣斯和資本團，都加以嚴密的監督。及至一九二四年二月，列寧逝世以後，蘇俄的政權，都歸入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之手，就中尤以斯塔林^②、喀麥涅夫^③和齊諾維夫^④等三人，最有實權。來科夫^⑤雖然是個委員長，實則只不過是名義上列寧的繼任人罷了。是年因為前任的人民軍事委員和紅軍的領袖，特洛次基對於這些新領袖，和新經濟政策的內中一二點，開始攻擊的緣故，共產黨的內部，似乎有些分裂；但當這個老英雄的健康衰壞，以致被迫而退出政治舞臺之後，他的對手又開始站着優勝的地位了。一九二五年以後，全俄崇拜列寧主義的風氣，流行得更為迅速。有人說該國的許多農業和工業勞動者，差不多每日必往莫斯科克勒謨林^⑥，他們已死的領袖靈前，致極尊嚴的敬意。此外第三國際的每年大會，也極端相信他們有組織的宣傳方法，是有促成世界共產革命的實效。實則他們在中歐和西歐各處宣傳勢力的薄弱，和在蘇俄國內共產政策的讓步，在在都可以相信將來布爾札維克主義是有變成平和的自由民主主義的可能呵。^⑦

① 關於列寧主義的流行狀況，可以參閱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新共和國欽斯^⑦的『蘇維埃俄羅斯』^⑧一文。
② 除意大利外，匈牙利在戰後的最初幾年中，是歐洲受着布爾札維克宣傳的影響最利害的國家。該國一九二〇年貝羅坎的暴動，一連要繼續着幾個月之久。

① Supreme Council of National Economy
② Stalin
③ Kamenev
④ Zinoviev
⑤ Rykov
⑥ Kremlin
⑦ Keynes, J. M.
⑧ "Soviet Russia"

十七 蘇俄的勞動組織

當新經濟政策，未曾頒佈以前，蘇俄的工會，本來是在共產黨指導之下的一個整個的政府部分；他們須負責管理所有國有的事業，施行強迫勞役的政策，和決定政府所計劃工作的狀況。可是不多幾時，一般勞動者都反對這種由政府控制的工人組織的強迫入會制。因之在一九二二年，這個工會的地位，就完全改變了。自此之後，他們已不能管理國有的工業，和決定工作的狀況。據人民勞動委員的命令，他們「應移其工作的重心，於保護勞動者的利益方面。」●會員也變成自由加入的性質了，雖然舊日的老會員仍舊有百分之九五重新加入。自從這樣改組之後，他們已能很自由的和政府當局議訂團體工資的協約①。因之所謂分紅制，包工制，和每類出品的最低標準制，又都引用了；此外用貨幣支付工資的辦法，也由最高工資會議●正式施行。這時一般勞工的實際工資率，自從一九二二年以後，比政府所定的公私企業的強制最低率，要高出許多。此外一九二二年的新勞動法典，又給予工會以法律上一定的地位，允許他們得以取得或管理財產，得在現行勞動法的範圍內而議訂各種契約或協定。其次，這個新法典，又為所有公私企業的勞動者規定社會保險制，限定工作的時間，設立一個很複雜的勞動稽查制。

① 見國際勞動局報告乙類十四號頁一三〇蘇俄的工業生活①一文。

① collective wage agreements
② Superior Wage Council
③ Industrial Life in Soviet Russia

俄國的工會，採用縱式的聯合制，工廠委員會^①為代表地方組織的基本機關，區分會^②為各工廠委員會的代表所組織的一縣機關，省分會^③為全省機關，而中央工會委員會^④則為每年全俄工會大會所組織的最高機關。此外尚有一個各業工會聯合大會^⑤則以全俄各工會大會^⑥為中心。各工會的組織，大概都是以各會員的生產種類為基礎，而不以職業為基礎。自從一九二二年，自由加入制實行之後，工會的會員，頗見有顯著的減退，但一九二三年以後，卻又漸漸的增加，其大勢如下：^⑦

時	期	人	數
一	九二二年一月		六、七四〇、〇〇〇
一	九二二年十月		四、五五〇、〇〇〇
一	九二三年一月		四、五〇〇、〇〇〇
一	九二四年一月		五、六四六、〇〇〇

該國工會人數最多的，當推鐵路工會，依次為公職人員聯合員，金屬工會，和紡織公會。在新經濟政策之下，許多鄉村的勞動者和農民也自相組織起來，人數大約有一〇〇、〇〇〇人以上；而自『同樣工作應得同樣報酬』的原則實行以後，有許多婦女也加入工會了。

① 蘇俄商業年鑑^⑦（一九二五年）頁三八五。

- ① Factory Committee
- ② Sub-Section
- ③ Section
- ④ Central Trade Union Committee
- ⑤ Inter-Trade-Union Federation
- ⑥ All-Russian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
- ⑦ Commercial YearBook of the Soviet Union

十八 意大利反共產主義的棒喝團

在西歐各國中，意大利爲受着俄國革命影響最深的一個。而且該國人民因爲大戰的結果，於該國并無實益的緣故，也是一個怨恨最深的人民。所以在一九一九年，該國的社會黨有許多都加入共產黨，并依着莫斯科事變的方向，而操縱該黨的行動。在是年十一月的選舉，他們又在國會裏得着一百五十個的席數，隱然成爲下院最有勢力的政黨。此後在一年間，該國有組織的勞動者，惑於俄國的革命宣傳，又開始佔據意大利北部幾個工業中心的工廠，并由他們自己管理一切。在廠門則挂着紅色的旗幟，在廠內則採用蘇維埃的辦法設立種種工廠會議。這時羅馬忽然成立了一個投機的政府，以老練的佐力替^①爲領袖，并採用費邊^②的政策，去管理一切，但這種政策，不但爲激進的勞動者所反對，就是中等階級的愛國者，也并不贊成^③。所以那時，雖然只需幾日的期間就可以證明勞動者在技術上和財力上，都沒有力量去管理大規模的工業，而一般人民看見全國九〇〇〇區中有二〇〇〇區充滿着社會黨勢力的事實，卻都以爲大政變就要發生了。實則以一九二一年意大利民衆的道德和經濟狀況的神速的進步而論，我們自今日看

① 國際大事^④一九二五年四月號，斯福擦^⑤的「意大利和棒喝主義」^⑤一文，曾以很公平的態度，管佐力替的政策辯護。

① Giolitti
② Fabian Policy
③ Foreign Affairs
④ Count Carlo Sforza
⑤ "Italy and Fascism"

起來，似乎當時該國是不會有什麼革命的^①。那裏知道軍事勝利以後的感覺，還是使當時的意大利陷於怨恨苦痛的情形呢！

總之，這一九二〇年的工業紊亂，不但使社會黨和共產黨發生裂痕，而且又促成一個充滿着武裝的愛國思想的反動勢力。換一句話說，因為了這個紛擾，該國的退伍軍人，教員，學生，職業家和農人都團結起來，組織一個黑衣隊，預備將意國自布爾札維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重圍中，搭救出來了。這個組織就是叫做棒喝團^②。棒喝團的首領慕沙里尼^③，一個新聞記者，本來是個忠實的社會黨員，因為附和意大利參加戰團的緣故，纔和多數黨員脫離關係。棒喝團成立之後，恰好該國的國會，因為不能用任何遷就的方法，組織混合內閣，於一九二一年解散重選，棒喝團就派遣代表，參加選舉，結果一共得着二十個代表權。激進派的份子，看見選舉不能得手，就惱羞成怒，下令總罷工，而棒喝團也針鋒相對，宣布全國動員的命令，以工作人員供給罷工的各鐵路和其他公共機關。一九二二年十月，他們又集中於羅馬城，儼然如圍城的軍隊一般，向內閣提出哀的美敦書，迫走他們，並擁立慕沙里尼為政府的首領。這個政變，一般人都以為是極端的國家主義的反動，因為他們得勢之後，就嚴厲的干涉出版自由，用恐怖的手段，反對工會，并減削國會的權

● 參閱前文。

① Fascist
② Benito Mussolini

力，使他成爲一個有名無實的機關。換一句話說，慕沙里尼在事實上，假使不是名義上，已以狄克推多的權威，救意大利出其產黨的掌握了。慕沙里尼當國之後，全國的工會，都被他用有組織的恐怖手段壓服下去，因之意大利全國總工會^①的會員，就自二，五〇〇，〇〇〇，減至一，〇〇〇，〇〇〇弱。一九二四年四月，舉行選舉，該團又用恐嚇暴動的手腕，競爭選舉，結果統一社會黨僅得二十五席，左派社會黨僅得二十二席，共產黨僅得十七席。自此之後，該國勞動者的激進的政治運動，就暫時失所依據。而棒喝團則另組一個包括雇主和雇員的工業團體，宣布以經濟合作，代替階級戰爭。

棒喝團在政治和社會運動上的功罪如何，我們暫且不論，而其重要的成就，實在是值得稱許的。因爲自從該團掌握政權以後，意國的預算，已能出入相抵了，大規模的節流政策已實現了，公務人員的辦公效率已提高了。總之意大利已自戰爭時期的紊亂情形，脫穎而出，而使全世界贊嘆驚奇了。可是我們總是覺得棒喝團爲增進國家的團結和勢力起見，而採用的過分手段，也許會在最短的期間內，促成一種強烈的反動勢力，而使該國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的潛勢力，得以蓬蓬勃勃的復生出來。

① 慕沙里尼於一九二三年發布一個選舉法，擔保棒喝團得以僅佔投票人百分之二五的勢力，在國會裏佔着三分之二的席數，假使他們所投的票數比別黨多。結果該黨竟然以五與二的比例，得着勝利。

① Italian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現在歐洲各國，差不多沒有一國不多少覺得這種日漸發展的消費合作社的和平而有益的影響，而英國著名的洛芝得爾合作社①的發祥地，尤爲這種運動最繁盛的和最有力的大本營。該國所有一四〇〇零售分配合作社的社員，在一九一四年一共只有三，〇〇〇，〇〇〇人，一九二三年就增至四，五〇〇，〇〇〇人。而最後一年的售貨總額也達到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鎊，或每社員三六鎊的光景。換一句話說，英國的全體消費者，至少當有三分之一，全部或一部仰賴於合作社的供給了。此外，尚有兩個躉賣合作社，發展得尤爲迅速。什麼種茶的園地呀，製造廠呀，麪粉廠呀，農地呀，銀行部呀，保險部呀，都增設起來了。不但如此，這種合作運動，又一方面漸漸的發生一種政治的熱心，一方面公開的對於勞動組織表示同情。可是此種運動，還是被英政府認爲無足重輕，直至一九一七年他們全體決定向英政府要求國會代表權，和形成一種政治的計劃以後，英政府的態度纔爲之一變。自此之後，他們在大戰末年所組織的國會代表委員會②，就漸漸的於一九一九年變成合作黨③。三年以後，該黨所附屬的地方合作社，就幾乎包至四百五十個，所包社員的人數也增至二，五〇〇，〇〇〇人了。此外該黨並和勞動黨聯絡，而以共同的目的，攜手

① 一九一四年每個社員的消費額是二十九鎊。假使自物價激增這一點看起來，似乎戰後每個社員的購買額比戰前減少一些。

① Rochdale Pioneer
② Co-operative 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
③ Co-operative Party

進行。他們選舉上的勢力，在一九二四年，雖然仍舊不及一三〇〇〇〇票，但他們的代表還能隨時當選做國會的議員。在國會裏，他們大多數的議員，不是投票贊助自由黨，就是贊助勞動黨。

在大陸方面，尤其是法蘭西、德意志、比利時，和俄羅斯等國，合作運動的發展率，比英國更爲迅速。法國政府因爲這些合作社，能夠在戰線一帶，開設酒樓菜館，並設立作場，以養失業的勞動者，和其他種種有價值的工作的緣故，常常應許他們賒買各種東西，并貸以巨額的款項。因之合作的運動，也越發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在一九二一年，這種運動的社會價值，已爲一般消費者所公認，而全國四〇〇〇〇個分配合作社的社員人數，也增至一五〇〇〇〇人；在這四〇〇〇〇個合作社之中，有一半是屬於全國消費合作社聯合會^①的。至該國的躉賣合作社，也極有神速的發展，計一九二一年的貨物周轉率，已達一五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且還開有十三個雜貨棧，五個酒棧，三個鞋廠，一個鋸木廠。

德國的信用合作社，本來是很著名的，自從一九一四年以後，消費合作運動也加倍發展起來了。該國的全體人民，有三分之一，都多少的和零售分配合作社^②發生關係，而合作社的社員人數，在一九二二年

① 據法國最著名的消費合作論者該德^③的意見，法國合作社這樣特別的多，實在是一個弱點，而且貨物的周轉，也極爲細微。在全國合作社之中，有三分之一只不過是小小的零售麵包店。

①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 Co-opératives de Consommation
② Retail Distributive Societies
③ M. Gide

的時候，也幾乎要達到四、五〇〇〇〇〇人的光景。雖然在戰後的狀況中，困難阻礙各處都有，而合作社的發展率，卻並不因之減退，而且還向各方面努力發展。所以到了現在，該國的躉賣合作社，已開有胰子、紡織、通心粉、芥子、火柴、雪茄、和朱古力等工廠，而且還有香料廠、酒窖、和炒咖啡的場所的設備。至於關於政治方面，該國的合作運動者，卻和英國相反，正式宣布一種不與聞政治的態度，雖然他們和工會運動的聯絡，比英國合作社尤為密切。

以合作社的數目而論，俄國在世界合作運動中，恐怕要佔着首席的地位。該國在一九一八年，除五〇〇〇〇個的農業和信用合作社外，并有二五〇〇〇個消費合作社。所以有人估計，中俄一帶的食物，有百分之六五，是經由該社手中運到的。雖然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布爾札維克政府，曾採用直接管理合作社的政策，而使這種運動的自動發展，暫時停頓，但自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後，他們又可以自由行動了。自此之後，該國的合作運動，多在分配方面發展。計在一九二二年的時候，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會^①已包有九〇個省聯會和區聯會，七〇四個縣聯會，二七四〇九個地方聯會，四二〇〇〇個合作社。并舉辦各種事業，如麪粉廠、肉類包裝廠、化學實驗室、曬果場、印刷所等等。此外并在倫敦、紐約和其他各國的工業中心，設立辦事處。但他們的貨物，還是大部分購自政府所管理的各工廠。

在各小國中，當以瑞士的合作運動最為發達，計在大戰停止的時候，該國每千人中已有七十八個是

① All Russian Central Union of Consumers' Societies

合作社的社員，比英國的每千人七十四個要進步得多。此外斯干的那維亞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對於合作運動，也都有相當的進展。惟歐洲南部各處比較得差一點。如意大利的合作運動，似乎政治性質多過經濟性質，而巴爾幹各國則不過應用合作的原則於農業方面。①

二十 國際的無產階級運動及其大勢

我們對於最近歐洲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分析，自然的會引起這樣一個最後的問題，就是：無產階級運動，從各方面說，自從大戰以來，對於重組任何一種國際組織的工作，究竟成功到什麼地步？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答應說，自外面看起來，目下這種運動是顯然還有許多分裂傾軋和貌合神離的現象的。原來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三年間，歐洲有兩派顯著的國際勞動者和社會主義者的組織，互相對峙着。一派在工業方面的，叫做阿姆斯特丹國際職工聯合會①，於一九一九年改組，計有會員（一九二三年）約一六〇〇〇〇〇人；在政治方面的，又有那復興的第二國際②和很著名的第二個半國際③，前者的總機關係在倫敦，而後者則於一九二一年在維也納成立，正式的名稱叫做社會黨國際勞動協會④。這幾種的

① 棒喝國政府對於意大利的合作社，實施一種壓迫的政策。他們在掌握政權的頭六個月期間，一共毀壞了一百五十多個合作社的財產。但合作運動在分配方面似乎就是在意大利也是很發展的。

①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② Second International
③ Two-and a-Half International
④ International Working Union of Socialist Parties

國際組織所着重的政策，誠然各各不同，但其目標卻都是偏於改良主義者，而且還有英德兩國的勞動組織——一方是各該國的各种職工組合，一方是勞動黨和社會民主黨——做他們最強大的組織份子。就中社會黨國際勞動協會，並且在戰後擾攘不定的幾年中間，漸漸的升到戰前所不會達到的地位，雖然在事實上，該會仍舊是一個辯論的和統計的機關。該會的色彩，似乎是比較的穩健的，但自龔勃爾^①的目中心看起來，卻是過度的激進，所以當該會開始活動不久的時候，美國勞動聯合會^②就退出來了。

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第二派的組織，是由革命的共產黨控制着。該黨在莫斯科覺得第二國際和阿姆斯特丹國際職工聯合會的精神和目的，都是過於保守，所以他們不但於一九一九年組織一個第三國際以對戰後的第二國際，而且又設立一個赤色的國際職工聯合會^③來和阿姆斯特丹的工聯對抗。此外第三國際一九二〇年的大會，又擬定入黨的資格二十一條，以期全體動員起來，照俄羅斯的辦法，實行世界革命。這些團體大多數的會員，顯然一個是俄羅斯職工組合的份子，一個是該國的共產黨，雖然英法德各國勞動者是激烈份子，也有多少包括在內。●

自一九二二年始，維也納的第二個半國際，常常想法去重新統一這國際組織的三個分支。後來因為

● 赤色的國際職工聯合會，究竟有多少會員，現在還不易得一個可靠的統計，或且是在五,〇〇〇,〇〇〇人以上。

① Samuel Gompers

②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

③ Red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莫斯科拒絕接收這些改良主義團體，這種平和主張的緣故，該項計劃就完全失敗。可是在往來磋商的中間，倫敦和維也納的國際，向來不能妥協的主張，卻漸漸的調和起來。同時德國的獨立勞動黨，和多數勞動黨又重新合併，另組一個聯合社會民主黨，於是這兩個改良主義的國際，正式統一的最後障礙又根本消除了。所以最後在一九二三年五月的時候，他們在漢堡所開的一個聯合大會，就將這個目的，完全達到，而正式創立一個新的勞動社會黨國際^①，計有會員七〇〇〇〇人。根據這個最新國際的憲法，該會的目的是在：『統一各附屬黨團的活動，規定共同的工作，並促成勞動者和社會黨國際的完全統一』^②。此外這個宣言，又主張採用片段的政治行動和工業行動，而反對利用暴力或與工團主義直接行動類似的任何行動。在一九二四年的時候，附屬於這個新國際的各黨團的初選當選人，在各國的選舉大會中，幾乎一共要分到三千萬票；約略說起來，就是要佔西歐和中歐各國投票總額的三分之一了。

同時各國的合作運動者，也合組一個國際的合作同盟^③，并接連開着三次年會；其中最後的一次，係於一九二四年在根脫^④舉行，計到會出席的有三十國代表，至少可以代表合作社社員四〇〇〇〇〇〇人。最後該會決定在倫敦設立一個執行機關，并用三國的文字，發行一種合作月報。這時國際合作同盟

● 參閱一九二五年勞動年鑑^⑤頁四三一。

① Labou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② Co-operative Alliance
③ Ghent
④ Labour Year Book

看見各國躉賣合作社的營業那樣發達，都以爲將來總有一日可以將賺錢的商人、經紀人、和票據貼現人，一律廢除，并用合作的原則，控制國際物品的交換，和大戰時期各協約國的辦法一般。可是這種目的，也許是只有極端的樂觀派，能夠相信在最近的將來，可以實現吧。

總之，國際勞動運動，在大戰時期的挫折後，誠然是有復興的可能，但要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間，爲完全有效的團結，卻未必有什麼希望。凡得味爾^①，一個公正不阿的觀察家，曾經有幾句結論，到可以拿來概括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最近情況。他說：『這個主義的理論，在戰後的情形下，已得一個確立的基礎。這個主義，已強迫一般中等階級的政黨，或和他妥協，而忍痛改良，或聯結起來而阻他的發展。這個主義已得着巨大的成功。這個主義也遭着嚴重的敗挫。總之這種勞動權力的進展，用歌德^②的話來說，是一個螺旋，但是——一個向上的螺旋。』^③

① 見國際大事一九二五年七月號凡得味爾的論文。

① M. Vandervelde
② Goethe

參 考 書

概 論

參
考
書

- B. G. de Montgomery, *British and Continental Labour Policy* (London, 1922), Chaps. I-XX inc.
- H. L. McBain and L. Rogers, *The New Constitutions of Europe* (Garden City, 1922), Chap. VIII.
- H. Strobel, *Socializ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Eng. trans. by H. J. Stenning, London, 1922), Chaps. III-VII inc.
- C. A. Beard, *Cross Currents in Europe To-day* (Boston, 1922), Chaps. VI and VIII.
- W. E. Walling, *The Socialists and the War* (New York, 1915).
- C. E. Merriam and H. E. Barnes (eds.), *Political Theories: Recent Times* (New York, 1924), Chap. VI.
- R. W. Postgate, *The Workers' International* (New York, 1921).
- E. Berth, *Les derniers Aspects du Socialisme* (Paris, 1923).
- E. Milhaud, *La Marche au Socialisme* (Paris, 1920).
- P. Louis, *La Crise du Socialisme de la IIe à la IIIe Internationale* (Paris, 1922).
- E. M. Friedman, *Labor and Reconstruction in Europe* (New York, 1919).
- A. Shadwell, *The Socialist Movement* (2 vols., London, 1925).
- W. MacDonald, *The Intellectual Worker and his Work* (New York, 1924), Chaps. XII-XIII.
- Labour Year Book* (London, 1925), Chaps. I, II, IV, VIII, XII, and XV.
- Labour International Year Book* (London, 1923), Chaps. VI-VII.
- "The Growth of Trade-Unionism since 1913," *Internat. Lab.*

Rev., July-Aug., 1921.

- E. Vandervelde, "Ten Years of Socialism in Europe," *Foreign Affairs*, July, 1925.

英國的職工組合

- E. P. Cheyne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New York, 1920), Chap. XII.

- S. and B. Webb,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Revised ed., London, 1920), Chaps. IX-XI.

- G. D. H. Cole, *Organized Labour* (London, 1924).

- Ibid.*, *Workshop Organ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1923)

- P. Blanshard, *An Outline of the British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1923).

- C. L. Goodrich, *The Frontier of Control* (New York, 1920)

英國勞動者的政治運動

- K. Hutchinson, *Labour in Politics* (London, 1925)

- P. U. Kellogg, and A. Gleason, *British Labour and the War* (New York, 1919).

- R. Hogue (ed.), *British Labour Speaks* (New York, 1924)

- R. H. Tawney,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New Haven, 1925).

- A. Henderson, *The Aims of Labour* (New York, 1918).

- J. R. MacDonald, *The History of the I. L. P.* (London, 1921).

- M. Beer, *A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ism* (2 vols., London, 1921), Vol. II, Chaps. XVIII-XXI.

- J. R. MacDonald, *The Policy of the Labour Party* (New York, 1920).

- M. A. Hamilton, *England's Labour Rulers* (New York, 1924).

- Report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s of the Labour Party*

(Published annually, London).

- 參
考
書
A. Hopkinson, "The Labour Party and its Policy," *Nineteenth Century*, March, 1923.
W. T. Morgan, "The First Attempt of the Labor Party to Govern Great Britain," *Journ. Pol. Econ.*, Feb., 1925.
J. R. Le Rossignol, "Labour Governments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Amer. Econ. Rev.*, June, 1925.

行會社會主義

- G. D. H. Cole, *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 (London, 1917).
Ibid., *Labour in the Commonwealth* (London, 1918).
Ibid., *Gild Socialism: A Plan for Economic Democracy* (New York, 1920).
Ibi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1920).
Ibid., *Gild Socialism Re-stated* (London, 1920).
S. G. Hobson, *National Gilds* (London, 1918).
Ibid., *National Gilds and the State* (London, 1920).
M. B. Reckitt and C. E. Bechhofer, *The Meaning of National Gilds* (London, 1918).
C. H. Douglas, *Economic Democracy* (London, 1920).
N. Carpenter, *Gild Social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22).
A. Hewes, "Gild Socialism—a Two Years' Test," *Amer. Econ. Rev.*, June, 1922.
G. V. Cox, "The English Building Guilds: an Experiment in Industrial Self-government," *Journ. Pol. Econ.*, Dec., 1921.

法國的勞動運動和工團主義

- P. Louis, *Le Syndicalisme français d'Amiens à Saint-Etienne*

- 1906-22 (Paris, 1924).
- L. Jouhaux, *Le Syndicalisme et la C. G. T.* (Paris, 1920).
- M. Leroy, *Les Techniques nouvelles du Syndicalisme* (Paris, 1921).
- P. Paraf, *Le Syndicalisme pendant et après la Guerre* (Paris, 1923).
- J. Germain, *La C. T. T.* (Paris, 1921).
- P. T. Moon, *The Labor Problem and the Social Catholic Movement in France* (New York, 1921), Chaps. X-XI.
- J. Lescure, "Le Mouvement ouvrier depuis l'Armistice jusqu'en mars, 1920," *Rev. d'Econ., pol.*, May-June, 1920.
- C. Dulot, "The Present Position in the French Trade Union Movement," *Internat. Lab. Rev.*, May, 1923.
- L. Jouhaux, "The Economic Labour Council in France," *Ibid.*, Feb., 1921.
- R. Picard, "The German and French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s," *Ibid.*, June, 1925.
- L. S. Gannett, "French Labor since the Armistice," *Survey*, May 10, 1919.
- R. L. Mott,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Syndicalism," *Pol. Sci. Quart.*, Mar., 1922.
- 法國大戰以來的社會主義
- R. L. Buell, *Contemporary French Politics* (New York, 1920), Chaps. IV and VIII.
- G. Weill, *Histoire du Mouvement social en France (1852-1924)* (Paris, 1924).
- P. Louis, *Histoire du Socialisme en France depuis la Revolution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1925).

- P. Renaudel, "The Socialist and Labour Movement in France,"
Contemp. Rev., Sept., 1920.
- 參 E. Laskine, "Les Conflits de Tendances du Socialisme français,"
考 Ref. soc., June, 1921.

書

德國革命以來的勞動運動

- E. Bevan,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during the War (London, 1918).
- G. P. Gooch, Germany (New York, 1925), Chaps. VIII, IX, and XIII .
- G. Sinojew, Der Krieg und die Krise des Sozialismus (Vienna, 1924).
- C. Andler, La Décomposition politique du Socialisme allemand 1914-1919 (Paris, 1920).
- E. Frankel, "Present-day Tendencies in the German Socialist Movement," Journ. Pol. Econ., Feb., 1925.
- B. Stern, "The Present Status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Germany," Pol. Sci. Quart., June, 1924.
- S. Griffith, "The German Trade Union Bloc," Survey, Feb. 18, 1922.

德國的勞工會議

- M. Berthelot, "Works Councils in Germany," Internat. Lab. Office Reports, Series B., No. 13 (Geneva, 1924).
- B. Stern, "Works Council Movement in Germany," Bulletin of U. S.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 No. 383 (Washington, 1925).
- E. Bernstein, "The German Works Council Act and its Significance," Internat. Lab. Rev., Feb., 1921.
- E. Frankel, "The German Works Councils," Journ. Pol. Econ.,

Oct., 1923.

W. E. Walling, "The German Shop Councils," *Amer. Federationist*, Feb., 1921.

德國的聯邦經濟會議

H. Finer,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nd a Parliament of Industry* (London, 1923).

M. Prélot, *La Représentation professionnelle dans l'Allemagne contemporaine* (Paris, 1924).

M. W. Graham, *New Governments of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1924), Chap. III.

R. Brunet, *The New German Constitution of August 11, 1919* (Eng. trans. by J. Gollomb, New York, 1922), 236-269.

W. B. Munro,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New York, 1925), 641-647.

E. Frankel, "Germany's Industrial Parliament," *Pol. Sci. Quart.*, Sept., 1922.

俄國的蘇維埃政治組織

N.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London, 1919).

Ibid., *Soviets at Work* (New York, 1919).

L. Trotsky, *The Defence of Terrorism* (London, 1921).

Ibid., *Lenin* (New York, 1925).

J. Spargo, *Bolshevism* (New York, 1919).

Ibid., *The Greatest Failure in all History* (New York, 1920).

B. Russell, *Bolshevism: Practice and Theory* (New York, 1920).

K.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Eng. trans. by W. H. Kerridge, London, 1920).

Ibi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London, 1920).

C. Sarolea, *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 (2nd revised ed., Lon-

don, 1924).

L. Pasvolsky, *The Economics of Communism* (New York, 1921).

參 R. W. Postgate, *The Bolshevik Theory* (London, 1926).

考 H. G. Wells, *Russia in the Shadows* (New York, 1921).

書 H. N. Brailsford, *The Russian Workers' Republic* (New York, 1921).

E. A. Ross, *The Russian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York, 1921).

Ibid., *The Russian Soviet Republic* (New York, 1923).

"Industrial Life in Soviet Russia," *Internat. Lab. Office Reports*, Series B, No. 14 (Geneva, 1924).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and Labour Conditions in Soviet Russia," *Ibid.*, Series B, No. 11 (Geneva, 1922).

A. Hewes, "Trade Union Development in Soviet Russia," *Amer. Econ. Rev.*, Dec., 1923.

"Russia To-day," *Report of the British Trade Union Delegation* (London, 1925).

意大利的棒喝主義和社會主義

I. Bonomi, *From Socialism to Fascism* (Eng. trans. by J. Murray, London, 1924).

C. Beals, *Rome or Death* (New York, 1923).

Luigi Villari, *The Awakening of Italy* (New York 1924).

二
九
一 P. Gorgolini, *The Fascist Movement in Italian Life* (Eng. trans. by M. D. Petre, London, 1923).

C. Pellizzi, *Probleme e Realta des Fascismo* (Florence, 1924).

R. Michels, *Sozialismus und Faszismus in Italien* (Munich, 1925).

G. Matteoti, *The Fascisti Exposed* (Eng. trans. by E. W. Dickes, London, 1924).

- W. B. Munro,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New York, 1925), 687-692.
- C. Beals, "Italian Fascism developing a New Phase," *Current History*, May, 1925.
- Anon., "The Fascist Rule," *Contemp. Rev.*, April, 1924.
- C. Sforza, "Italy and Fascism,"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25.
- 消費合作運動
- A. F. Strickland, *Studies in European Coöperation* (London, 1922).
- C. Gide, *Consumers' Coöperative Societies* (Eng. trans. by Staff of Coöp. Ref. Library of Dublin, London, 1921), Chaps. III-IV.
- J. P. Warbasse, *Coöperative Democracy* (New York, 1923), 388-439.
- S. and B. Webb, *The Consumers' Coöperative Movement* (New York, 1921).
- H. W. Laidler, *The British Coöperative Movement* (2nd ed., New York, 1921).
- B. Lavergne *Les Coöperatives de Consommation en France* (Paris, 1923).
- E. T. Blanc, *Coöperative Movement in Russia* (New York, 1924).
- E. A. Lloyd, *The Coöperative Movement in Italy* (London, 1925).
- F. C. Howe, *Denmark: A Coöperative Commonwealth* (New York, 1921).
- D. Coffey, *The Coöperative Movement in Jugoslavia, Rumania, and North Italy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New York, 1922).
- F. Darmstadt, "The German Coöperatives after the War," *Annals of Amer. Acad.*, Nov., 1920.
- M. S. Miller, "Coöperation in Russia," *Economica*, Oct., 1921.

第六章 戰時和戰後的財政問題

近代大規模的戰爭，除發生實際上巨大的損失外，還引起一種特別淒慘的現象。這個現象就是因各國和國際上極易感受變動的財政組織，失節散亂，而發生的一種可怖的循環。本來就世界全體說起來，照經濟上的原則，這個時代，既然發生戰爭，這個時代便要實際用種種貨物和原料，去清償戰債；可是事實上各國和個人間，這次所應負擔的債務，卻似乎有一大部份，都要轉嫁給後代償還，因之下列種種苦痛的現象，也就無可避免，而一幕一幕的發現出來了。這些現象就是：國家收支的不符，巨債的貸借，通貨的膨漲，和匯率的變動，繼之就有國內外貿易的失序，和一份份工商的蕭條——這個又傷害了國家主要的稅源，因之最後又有更甚的收支不符的預算。當時歐洲許多或且大部分的國家，自從一九一四年以後，所感受的一切經濟病痛，都可以直接或間接的，推到這以上種種可怖的原因。所以著者在這歸結的末章裏，又簡明地將這些情形所發生的複雜問題，和截至最近止（一九二六年）各國對於解決這些問題的大勢，說明一下。

一 戰時的租稅

這次大戰的一切費用，至少在歐洲方面說，大部份都是靠着借貸。其餘靠着租稅的，只佔各交戰國政府巨額支出的一小部份。英國租稅對於戰費的比例，總算比其他各大國都多了，可是事實上這個比例不過達到百分之二七的光景；法國雖然新增了許多重稅，但也只是用來彌補該國和平時期慣常支絀的預算；至德意志，主要的對方交戰國，在大戰剛纔發生的時候，因為很樂觀地預料可以早日得着勝利，就早已利用借債的政策了。誠然當大戰方酣的時候，各國租稅的範圍，和其負擔的繁重，都漸漸的增進起來，但當我們想到英國一九一八年的支出，平均每日要達到美金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法國在一九一七年，平均每日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元，德國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平均每日三四，五〇〇，〇〇〇元，俄國一九一七年上半年，平均每日四七，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光景，就可以知道各國政府之所以採用最簡便的方法，首先在國內借債，然後再向外國借款，是無足驚奇的。並且據現行財政上的習慣，要想向那在大戰環境下的人民，徵收到就是可以應付戰費一半的直接稅，也是不可能的。下表就是表明戰時各國每人租稅負擔額的增加度：①

① 或且歐洲各交戰國的戰費，自借貸來的，可以佔到百分之二九五的光景。

② 美國經濟雜誌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號塞利格曼的『戰費和戰費的支付』一文。

③ 多事的年代卷一，頁四三六—四三七，塞利格曼的『空前的稅擔』一文。

① E. R. A. Seligman
② "The Cost of the War and How It Was Met"
③ Taxation beyond all Precedent

國名	一九一三—一九一四		一九一八—一九一九	
	每人稅擔 (美金)	佔全國收入百分率	每人稅擔 (美金)	佔全國收入百分率
英國	二六·八九	一一·二九	九四·九五	二三·五六
法國	二五·一二	一四·一一	三〇·七四	一二·四四
德國	一五·九八	一〇·五一	四四·六一	一七·四二

據上表以觀，英國人民的租稅負擔，是顯然比法德兩國爲重的。總計起來，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間，該國純爲戰費的目的，而徵收的租稅，一共要達到美金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鉅。其中有百分之五〇以上，是得自所得稅和額外利益稅的。此外除每年對於日漸擴充的輸入品，繼續增加稅率外，並沒有什麼新增的稅源。該國的所得稅稅率，在一九一四年是一先令三辨士，附加率是一先令四辨士，一九一八年普通稅率增至四先令六辨士，附加率增至六先令；如以百分率來表明，則一九一四年是百分之三弱，一九一八年是百分之五二·五。自一九一七年以後，英國的各工業，又須負擔着百分之八〇的戰時利益稅^①，而各處的大地產，所負稅擔的最高額，在大戰告終以前，也高至百分之二〇左右。簡單些說，是該國

① 這個數字只算是撥充作戰費用的淨額，其總數大約是美金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撥充經常軍費的是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① war profit tax

當大戰的末期，一共已向中等的收入抽取四分之一，以至三分之一，向巨額的收入，抽取二分之一了。此外關稅和國產稅^①的範圍和稅則也隨着戰費的激增，而着着推廣。茶，啤酒，咖啡，可可，糖，乾果，煙葉，和類似物品的稅率，既然屢屢提高；摩托車，鐘，樂器，影片，飲料和菓汁等等，又復加徵新稅。而咖啡，苦苣，茶，糖，糖漿，葡萄酒，烟葉，酒精，和火柴等的國產稅，自一九一五年後也增加不已。可是這種間接稅，雖然着着提高，而英政府在大戰末年的稅收總額，卻有四分之三，是得自對於人民財富所徵課的直接稅。然而當美國加入戰團以前，英國本是各協約國的主要財政家，其負擔非常重大，這些增加稅收的辦法，雖然算是財政上卓越的成績，而之以應付這種負擔，相差還遠哩！

大陸方面的各交戰國，對於應付戰費的增加稅入辦法，幾乎是直接稅和間接稅同時并用。法國因爲在傳統的觀念上深惡直接稅的緣故，希望間接稅的稅額，可以達到戰時稅收總額的百分之四〇的光景。所以該國幾乎經過了十五年的激烈辯論，而始於一九一四年通過的所得稅條例，直至公布兩年以後，即一九一六年，纔開始實行；而遲至大戰告終的時候，該國一般所得稅的稅率^②也不會超過百分之二〇以上。此外額外利益稅的最高額，則達到百分之八〇。但因爲該國政府對於稅法的實行，比較的寬弛的緣故，這些稅源的實際收入，都不會達到應有的額度。而且事實上，在大戰的頭兩年期間，該國的稅收總額，還比將要開戰那幾年略略少一些。到了大戰期間的後半，各種必需品，如煙葉，糖，醋，苦苣等等間接稅的增加和

① excise tax
② impôt global

租稅外，就不得不積極地趨於大借款的一途，而使後來證明出來，這種借貸政策是一個最浪費最不平的政策。

意大利雖然遲至一九一五年的春季，纔加入戰團，但其經驗幾乎與德國一般無二。計在其全部戰費約合美金一二,五〇〇,〇〇〇元中，差不多還沒有一,五〇〇,〇〇〇元，來自租稅。俄國截至一九一七年退出戰團時止，所負擔的戰費淨額約合美金二二,五〇〇,〇〇〇元，其中也只是一小部分約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元係籌自增收的租稅的。所以我們可以說，在歐洲各國中，差不多沒有一國不深惡在戰爭的時候，對人民苛重的課稅，而有的國家尤其是法國的財政制度，並且非常腐敗，直使本來可以徵收的稅源，不能充分地利用着。

二 戰時公債的膨脹

爲了以上的原因，所以歐洲各交戰國的政府，都採用從前向未行過的政策而拚命的大借內外債。結果各該國的公債總額就大量的膨脹起來了。●下列的三欄數字，很可以表明這種情形。

● 據塞利格曼的估計，全世界爲支付戰費而發行的公債淨額，大約是一千九百六十萬萬元。見前所引美國經濟雜誌的論文。

國別	內 外 債 總 額		增 加 百 分 率
	一 九 一 四 年	一 九 一 八 年	
英 吉 利 (金 鎊)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法 蘭 西 (佛 郎)	三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 四 一
德 意 志 (馬 克)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 八 〇 〇

借債的程序，當然是先自國內開始。有個著名的作家，曾經估計，『各交戰國所借的內債總額，共佔所有各國的戰費，百分之八三·五，協約國方面佔百分之七七·二，同盟國方面佔百分之一〇〇』^⑤。這些內債在初辦的時候，大概都是取短期國庫券^①的形式，自發行日算起，一年滿期。英國的通貨券^②係由該國財部代理人英格蘭銀行，以所保管的國庫券和其他抵押品為基礎而發行；其他大陸各國，則由各該國的國家銀行以貼現的辦法，承受國庫券，而後即據之為基礎而發出無利息的銀行兌換券^③，交與財政部。有的國家，尤其是法蘭西，則直接將這種短期國庫券，售與社會的投資者，——這種籌款的辦法，終大戰的

● 賠款在外。

② 菲斯克^④協約國間的債務^⑤頁七一。

① short-term treasury bills
 ② currency note
 ③ non-interest bearing circulating bank notes
 ④ H. F. Fisk
 ⑤ The Inter-Ally Debts (New York and Paris, 1924)

期間，爲受愛國心的驅使故，頗受一般民衆的熱烈歡迎。但爲避免市場上充斥着這種「無抵押證券」^①起見，在不久的時候，他們又定出一種償還的辦法，勸誘一般民衆，銀行，或信託公司，以短期國庫或現金，購買有一定滿期年限的債券。計截至大戰告終時止，各交戰國的內債總額，無抵押的佔百分之三九·〇^①，有償還基金的佔百分之六〇·九九^②。大概當時在每一年中，各交戰國政府必舉行一次或兩次勸買長期債券的大規模的運動，其中有的是以巨額的折扣發行，有的很多是用分期付款的辦法。而在發行的時候，他們又常常發出許多驚心駭目的標語，張貼通衢，以期激動民衆的愛國心，來購買這些公債。^③所以我們常常看見一般小店主，僕役，農人和黑衣的無產階級，爲「速使健兒離開壕溝」或「在聖誕之前結束軍事」這些一類的標語所激動，而節省入款的用途，毅然購買公債。

可是內債還不夠用。「所以在戰爭的早年，各國政府就覺得有向國外借債的必要，以期可以得着絕對必需的原料，軍火，和一般民衆的糧食，因之他們就先後地和各與國及中立國，商議在他們的市場中，發行公債」。^④在這一方面，協約國當然是毫無疑義的比同盟國便利得多。雖然在大戰的初期，德國也能夠

① 這是根據菲斯克的估計。

② 法國在這種「努力保國」的運動中，所用的標語，常常是商業技術上的傑作。

③ 菲斯克頁七七。

① floating paper

在美國的市場，發行大約美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小外債，并在瑞士，荷蘭，和斯干的那維亞各國，借些債款，但他並沒有可以和倫敦或紐約相比擬的國際金融市場。而反之各協約國則能夠利用倫敦的市場，和英屬和南美各處商借債權，并自美國不會耗竭的富源，提取原料。而且英法二國的國外投資，在大戰開始的時候，差不多要達到美金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光景，這個事實也是使他們更容易在國外尤其是加入戰團以前的美國取得債權的。①

在美國加入戰團以前，各協約國政府和外國所訂的戰事借款的數額——他們自己間的相互借款除外——大約要達到三十萬萬元之巨。其中各借債國所佔的成分，英國是一，四四四，〇〇〇，〇〇〇元；英國屬地是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法國是一，〇八四，〇〇〇，〇〇〇元；俄國是三三八，〇〇〇，〇〇〇元。而債權者當然是尚守中立的美國。至同時即一九一四年八月至一九一七年四月各協約國間的相互借款，則大約要累積到八十萬萬元之巨，其借出款額的大小，按序列表如下：②

① 英國的國外投資額大約是美金二百萬萬元，法國是八十萬萬元。

② 菲斯克頁七八。

③ 同書頁一二一。這些數字是自更爲詳細的統計表縮短下來。

債權國	借款總額	債務國
英吉利	五、七一五、七八八、〇〇〇	俄法意各國及英國屬地
俄羅斯	一、二六五、一六〇、〇〇〇	英國
法蘭西	八九〇、三四一、〇〇〇	英俄兩國最多
加拿大	一六九、七六二、〇〇〇	英國最多
意大利	八七、六四六、〇〇〇	英國最多
總計	八、一二八、六九七、〇〇〇	

英國貸與各協約國和其屬地的款項淨額，既然一共要佔至美金三、八二四、四九六、〇〇〇元之鉅，則當美國加入戰團以前，當然是可以算做各協約國的總銀行家了。

在中歐同盟國方面，彼此間的借款，沒有像協約國那樣多。而且也只有德國一國能夠借出款項，其餘奧地利，匈牙利，布加利亞，土耳其等三同盟國都是向他借款。在大戰的前三年，總計德國貸與他們的款額，不過只有美金十萬萬二千五百萬餘元的光景，比協約國間的互相借款已經少得許多。而到了大戰的末期，德國自己的財政，也大感拮据了，於是他也不得不採權宜的政策，而停止貸款與那將要破碎的各同盟國。

當美國參加戰團的時候，各協約國的財政狀況，是非常危急的。一方呢英國的財政當局，已陸續的宣

布那可以在美國市場供做借款抵押品的外國證券，已快要告罄了。一方呢爲應付各種添購軍火和必需品的費用，又不能不續借巨款，而借款的利率又日高一日。在這個山窮水盡的時候，美國的國會忽然以加入戰團的緣故，通過在美國方面可以貸出款項美金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厥後又增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於是這緊要的危機，就輕輕的緩和下來了。根據該國自由借款法案^①的條款，各債務國得簽發即期期票^②，但「這種期票，如美國財政部要求調換各債務國同一票面價值的金幣兌換債券^③時，各債務國須當照辦」。此外該法案又規定在這個借款條件之下，各債務國所能購買的物品範圍，「只限於那些可以有效的鞏固國防和繼續作戰所需要的東西；」可是儘管這條件如是規定，而各協約除添置軍火外，還是利用這些債權，去購買歐洲人民所需要的糧食和其他必需品。

● 該國第一次所通過的貸出款額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於一九一七年四月開始貸借；第二次在同年九月又允許借出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第三次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又續允借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最後第四次在是年七月又貸出相同的數目。

● 國外大事評論一九二五年四月號。刺斯達^④的「借給協約國的戰債」^⑤一文，對於美國戰債政策的性質和動作有很大精彩的敘述，可以參閱。

① Liberty Loan Act
② promissory notes payable on demand
③ convertible gold bond
④ Albert Rathbone
⑤ "Making War Loans to the Allies"

截至休戰時止，美國借給協約國的款額，一共要達到美金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自休戰時起至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止，該國又陸續借出二、三六八、〇〇〇、〇〇〇元。本利合計起來，協約國所欠美債的總額，大約總有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鉅。在這個巨額的借款中，各協約國所分得的數目，大略如下：●

國 別	所 借 總 額
英 吉 利	四、二七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法 蘭 西	二、九九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意 大 利	一、六三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其 他 各 國	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以上的債權，差不多都是用在美國方面，以購買和戰事有關的物品。其中購買的數額最大的，要算軍火和馬匹，約合美金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匯票和棉花二、六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穀類和其他食物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 據刺斯達在上文所引一九二〇年美國財部的年報。

● 這些數字表明各國政府在美的購買總額。這個總額超出美政府所貸的款額甚多，所以各債務國還須另外用其他財源來彌補。

美國雖然有許多款項，自由的借給協約國政府，而各協約國間自相通融的辦法，還是繼續進行。計截至一九一九年末月止，英國借給法政府的款項，共已達到美金二，六〇〇，〇〇〇元，借給意大利的，稍微少一點。所以該國的外債總額，在是年三月的時候，雖然已達到美金六，六〇〇，〇〇〇元之巨，而且其中有一，七〇〇，〇〇〇元的數目，是欠着美國以外的其他各國；而該國所借與歐洲各協約國的款項，也幾乎要達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光景。在這個巨額借款之中，有三，五〇〇，〇〇〇元，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大革命以前，貸與該國的。此外，法國在另一方面，也能夠對於大陸各協約國如俄羅斯，比利時，羅馬尼亞，波蘭，意大利，希臘，捷克斯拉夫，和南斯拉夫等，貸出巨款，計該國因戰爭而發生的外債總額，一共有六，四〇〇，〇〇〇元，貸與他國的一共有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茲爲便於讀者明瞭歐洲各主要國家，在大戰告終時，所負國債的大勢起見，特製成一表如下。(一)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數字。

● 法國借出款項，最大的一批，是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借給俄國的，其數目爲美金一，〇五三，〇〇〇元。

● 此表係自菲斯克前書頁三三九的詳表摘錄出來。

國別	內債(以美金百萬元為單位)			外債總額	內外債總額
	有抵押公債	無抵押公債	總額		
英吉利	二四、二四五	七、八四四	三二、〇八九	六、二二二	三八、三一一
法蘭西	二〇、二一五	一四、五五四	三四、七六九	六、四八一	四一、二五〇
俄羅斯	八、九九三	九、六三四	一八、六二七	五、九三七	二四、五六四
意大利	一〇、一四五	三、七九三	一三、九三八	三、九一一	一七、八四九
德意志	二一、八九六	二四、九九〇	四六、八八六	—	四六、八八六
奧匈聯邦	一〇、六二四	九、六四二	二〇、二六六	八五七	二一、一二三

據上表以觀，德法兩國的無抵押短期債券，既然漲至如是可驚的數目，則當大戰告終的時候，無怪他們的財政狀況是非常紊亂的了。

三 通貨的膨脹和匯率的變動

同時歐洲大多數的交戰國和中立國，為維持形式上的預算平衡故，都相率濫發紙幣至一個空前所無的數目了。原來大戰的影響，除美國外，差不多沒有一國的財政紊亂的狀況，不礙到金本位制度的局面，所以各國的政府大都時時的濫發不兌換的紙幣，以期應付拮据的金融，可是紙幣濫發，則通貨自然膨脹，通貨膨脹，一般物價的水平線，也當然隨之而提高了。誠然，在最初的時候，各國中央銀行的現金準備，都是

絕對的維持着，以期保全金本位制度的外表，但事實上，當市面流通的紙幣，非常充斥的時候，戰前金準備對於兌換券的法定比率，已是一壞而不可收拾，則這種金準備的制度，當然也無形放棄了。

各國通貨膨脹的程度，大小不同。英格蘭銀行的紙幣，總算是沒有實際增加了的，但英政府所發約值美金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通貨券，卻也有使市面行使的通貨擴充至三倍以上的影響，所以結果該國的物價水平線，在大戰告終的時候，就增加至百分之一〇〇以上，●而同時紙幣對於現金的價值，也因之跌至至少百分之三〇的光景。法國的政府，向法蘭西銀行所借的款項，全部都是屬於紙幣，其數目幾乎達到四百萬萬佛郎之巨，或一九一四年紙幣流通總額的七倍。實則該國戰費的百分之一三都是向法蘭西銀行和阿爾及利亞銀行●借來的。德意志帝國銀行②的現金準備，不能像法蘭西銀行那樣維持着，在一九一九年的下季，就已經破壞了，其所發不兌換紙幣的數額，則自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漸增至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③此外該國的無抵押公債總額在一九一九年的秋季，也高至八

● 關於戰時歐洲通貨膨脹情形的數字，可以參閱國際聯盟會一九二〇年在倫敦所出版的戰後的通貨④一書。

● 帝國銀行的金準備，自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跌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而史盤刀⑤的特別戰時準備⑥則完全耗竭。

① Bank of Algeria
② Reichsbank
③ Currencies after the War
④ Spandau
⑤ special war reserve

戰時歐洲大多數交戰國的政府，因為很奇特地昧於物價激增和通貨膨脹的關係——這種關係，使各該國的財部，受些實質的財政上的利益——常常利用最高價格的法令，去防阻物價激增的潮流，但其結果都是枉然的。

此外歐洲各國的政府，當大戰正在進行的時候，也會屢屢的想防止本國通貨對於外國通貨的兌換價值的劇烈的跌落。這種防止的政策，大概是包括資本輸出的限制，有價證券及流通票據輸入的限制，和外國債權——如在協約國方面，就是美國和各中立國的債權——的借入等等。這種人工防止的政策，果然使法國佛郎對於美金的兌換價值，終大戰的期間，未曾大大的跌落，（這時美金已漸漸的代替金鎊為國際匯兌最穩固的標準單位）就是當一九一六年春季該幣價值最低的時候，其在紐約市場的兌價，也不過只打了一個百分之一三的折扣。至金鎊的匯兌價值，則始終在紐約市場上，維持着實質的平價。^①最低的時候，至多不過跌落了百分之四的光景。但其他各國，尤其是意大利，德意志，和奧地利的通貨，在國際市場上，自從一九一五年以後，卻大大的跌落。大概的說，不但這些通貨的匯率，在大戰的前三年間，變動程度，異乎尋常，而且自一九一八年後，不穩的狀況，還是繼續的增劇，直至不堪從事國際貿易時為止。『誠然，這時的世界商業，已經由許多自由發行的紙幣，單獨計算，不相關聯，而這些紙幣的價值，也是繼續的變動着，在相互的匯率間，並沒有什麼一定的標準』。所以當大戰告終以後，這種幣價不穩的現象，每使歐洲

① parity

各國，對於空前最慘的戰爭的破壞成績，恢復工作，倍覺爲難。

歐洲匯率跌落的影響，大家果然都以爲是有害的，至這種跌落的主因，究竟是由於各交戰國，在國際貿易上所累積的逆勢差額^①呢，還是由於通貨膨脹的本身，近年的經濟學家，卻沒有一致的見解。大約在一九二〇年以後，後一種的說素，似乎是比較得勢一些，而前一種的卻是漸漸失勢^②。其必然的系論是說，各國通貨的相對購買力，既然繼續地和戰前的不同，則歐洲的匯率也要永久的和戰前兩樣。這種說素，究竟是否正確，我們可以暫且不問，而各國通貨的價值，在國內外市場上的變動，有阻礙戰後工商復興工作的影響，卻是必須承認的。各國通貨的穩定，大約遲至一九二三年後，纔先後開始發現，但當著者寫本章的時候（一九二六年一月），法蘭西意大利和比利時三國的通貨，還不曾十分穩定^③。所以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間，歐洲各國的財政家，好像常常在可驚可怖的夢魘之中，他們雖是常常想法去維持預算

① 加塞爾前書頁一三七。

② 關於第二種見解的敘述，可以參閱加塞爾的前書，和格列高里^②戰前戰時和戰後的國際匯兌^③二書。

③ 英國於一九二五年五月恢復金本位制，所有限制現金支付的辦法，和禁止現金出口的命令，都全部取消。而金鎊的價值也實際維持法定的平價了。

① adverse trade balance

② T. E. Gregory

③ Foreign Exchange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London, 1922)

的均衡，無論其策略是聰敏的或笨拙的，而下列三位復讎女神——民衆對於減輕租稅的堅決要求，差不多各國預算上都要遇着的國債的沉重負擔，和德國賠款問題所發生的棘手問題——總是使他束手無法。

四 德國賠款中的政治形勢

大戰停止以後，照理各戰勝國是顯然的不應希望在和約上——無論其條件是苛刻的或和平的——得着任何實質的經濟利益，但戰勝的心理，總是使他們發生一種極高的奢望，以爲德國一個戰敗國中極強的國家，是能夠而且應該償付各戰勝國軍費的一大部分的。此外休戰的協定，雖然一方有德國只「要賠償」協約國人民和其財產，因德國在陸上、水上和空中的攻擊，而受的一切損失」的規定，而一方又有「協約國和美國得保留將來的讓步權或要求權」的條文，致使後來的巴黎和會，就得以藉口這個保留權，而要求德國不但要賠償各國人民和其財產在戰爭上所受的直接物質損失，而且還要貼補各國的軍費、贍養費和撫卹金等等。所以當時美總統威爾遜^①和美國的代表，雖然堅執各協約國應維持「十四款」^②和休戰協定的精神，而英法的代表，卻都藉「德國應支付賠款至最後一辨士爲止」的規約的束縛，而能夠在和約上訂定一種調和的辦法，使德國負責賠償協約國政府和人民所有的一切損失，儘管他們承認該國的財源是不夠支付全部賠款的^③。最後他們又將贍養費和撫卹金兩項包括在「人民損害」

① Wilson
② Fourteen Points

①的項下，而使賠款的數額至少可以增加兩倍。至其總額究竟應定至若干，則暫時不訂在和約上面，因為各主要協約國的代表，對於這個問題是沒有一致的意見的。『所以結果，他們果然將這賠款數額問題，擱起不談了。這種步驟，據美國的意見，以為當頭腦清醒的時候，協約國可以承認較為中和的賠款；而據法國的意見，則以為當德國經濟恢復的時候，協約國可以向之多索賠款。』②

據維爾賽條約的規定，各協約國應合組一個賠款委員會③，並應於一九二一年五月的時候，由該會決定一個賠款的總額。但在這個時期以前，德國應先交美金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與協約國，以備支給駐在德國境內的協約國軍隊的費用。此外，各協約國的內閣總理，為決定賠款的總額起見，也曾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間，接連開着幾次會議，而且實際地將和約交給賠款委員會的工作，拿來討論，可是他們都很少注意到德國損失領土、人口和富源以後的償付賠款的實力。最後在一九二〇年七月的斯巴會

① 參閱維爾賽條約第二三一條至二三七條。

② 官家的估計是自美金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至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狄斯和其他經濟學家的估計是自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③ 夫里德門④國際財政及其改造⑤頁五九〇。

① civilian damages
 ② Reparations Commission
 ③ E. M. Friedman
 ④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its Reorganization (New York, 1922)

議^①，他們又議決各協約國分配賠款的成數如下：法蘭西百分之五二；英國百分之二二；意大利百分之二〇；比利時百分之八，其他各協約國更少些。^②但這時各國的政府領袖，對於賠款總額還未能有一致的意見，所以遲至一九二〇年的年末，他們又將這個複雜問題的全部，交還給賠款委員會去討論。這樣又醞釀了四個月之久，直至德國自願付給協約國三百萬金馬克以至五百萬金馬克賠款的提議為協約國所拒絕接受以後，他們纔議定一種辦法^③。這個辦法，就是德國應發行三種公債：一、甲種債券總額為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二、乙種債券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三、丙種債券八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在這種辦法之下，德國所負擔的總額應為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或美金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元。但其每年所應付的款額，則僅為甲乙兩種公債的百分之六，並且其中百分之二還要作為減債基金^④，此外這些給付的款額還帶些伸縮性，換一句話說，就是這些款額，一部分應

● 比利時得有先取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的優先權。

● 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的時候，各協約國因為德國拒絕支付賠款委員會所定第一批應付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

克的餘額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的緣故，就佔據杜易斯堡^⑤、杜塞爾多夫^④和魯洛耳特^⑤三處，並在來因河

上設立關卡以課德國輸入協約國的貨物。

① Conference of Spa
 ② sinking fund
 ③ Duisburg
 ④ Dusseldorf
 ⑤ Ruhrort

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一部分應爲德國輸出品價值的百分之二六。至丙種債券則可以不付利息，直至賠款委員會認該國可以自出口稅籌款償付時爲止。那麼自這方面看起來，德國的償付能力，總算是已經略略的顧到了。

德國對於上列的賠款辦法，經過協約國的恫嚇之後，纔勉強答應。但事實上該國的財政狀況，已陷於紊亂的情景之中，要使他們清償全部賠款，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一九二二年的一年中，該國有好幾次不能按照上列標準，給付現金，而且也不能如和約所規定，而爲賠款委員會所修改過的條款，交出煤炭和木材。此外當一九二二年五月，各國銀行家代表在巴黎開會，協議借款與德國的時候，他們又宣布在一般民衆深信德國確有清償債務能力以前，這種放款是無庸討論的。所以最後到了是年七月的時候，德國政府就正式請求各協約國準許緩付賠款兩年半，因爲他們一則不能使該國的預算收支均衡；二則租稅的稅率（包括直接稅和間接稅）雖然增加，而實際的稅收，卻大形銳減；三則通貨的膨脹，變成必不可免的現象；四則馬克的貶落，使資本可駭地向外流去。而同時帝國銀行紙幣的數量，又已漲至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個可驚的數目，或一九一三年總數的百分之五〇〇，其價值又跌至七千馬克僅抵美金一元的比率。其情形是非常可怖的。可是無論如何，法國以在賠款委員會佔着最多投票權的勢力，總是不肯答應這種緩付的辦法，除非是他們能夠得着物質的擔保，如國有森林的取得，來因蘭礦山的佔有，和

在佔領土地的東邊，設立稅關的權利等等。他們的理由以爲德國是負着一種正當的債務，假使債務者不能清償，債權人便不能不取一種實質的東西，以爲將來償付的擔保。而且法國在兵燹的區域內，已花了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建設費，假使德國不付賠款，則這筆款項要向那裏去取償呢？

一九二二年過去以後，英法兩國關於賠款問題的態度，已顯然地有決裂的痕跡了。據一般法國國外的輿論，都以爲法國的實在目的，是要在經濟上摧殘德國，而且要永久的使該國降服。實在呢，自公道上批評起來，法國的大多數人民決沒有這種目的，不過因爲一般過激的國家主義者，大聲呼喊，以致國外的批評家，就以爲法國的政策，是染有帝國主義的色彩了。其實法國之所以拒絕公正地調查德國再行賠款的能力，多半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而英國對於這個問題，則漸漸的要由經濟方面着想，並且日日希望德國的商業復活，因爲德國的商業如能復活，英國在貿易上的繁榮，就可以很容易的達到了。所以最後到了一九二三年一月的時候，這兩個觀念，就根本發生衝突。一方面呢，法意比三國的代表，宣言德國故意不交付一九二二年項下的木料和煤炭。一方面呢，英國的代表，就提議將德國的賠款總額，減至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准許其暫付四年，并願在實質上勾銷法意比三國所欠英國的款項，以交換這三國所分得賠款債券的一小部分。關於這個提案，法國只肯准許德國緩付兩年，而且也承認如果法國的債權人，肯受法國項下的丙種賠款債券，爲償還各該國債務的代價，則法國亦可同意減輕德國的賠款總額。這樣看

起來，似乎法國也是願意協同各國減輕，或勾銷丙種債券的。可是同時該國又提議協約國應佔有並攫取德國鐵路、煤礦或森林的利益，並須對於德國的輸出貨物，徵課特別稅。因此英法二國就根本不能同意，而不得不各取單獨的行動了。數日以後（一月十一日），法國和比國的軍隊，果然就帶同工程師和技術專家，佔據魯爾，魯爾就是普通所認為德國的工業中心的。

這種非常行動的合法根據，是很可爭辯的。法國很牽強地引用維爾賽條約中的一段條文，來解釋他的行動；他說：該約本有一條規定「假使德國故意不履行賠款，協約國和其與國，得自經濟上和財政上採取禁制及報復的行爲，而且「各國政府認為必要的時候，還可以採取其他相當的行動。」英國對於這種解釋，表示不滿意，他以為維爾賽條約不但沒有規定可以再佔德國的領土，而且也只許在這種情勢下，爲集合的經濟行動和財政行動，除此之外，便不容更有什麼軌外的行爲了。可是英國的司法當局，在一九二三年八月以前，既然沒有提出什麼正式的抗議，而在是月這種抗議提出的時候，該國政府也沒有用武

① 當時意大利也曾提出一個調和英法兩國意見的辦法，其內容也是想以各協約國間的債務和德國的賠款，互相調劑。

② 見和約第八章第二附件第十八節。單括弧內的文字，是著者節其大意寫的。關於這一點，可以參閱美國國際法雜誌①一

九二四年七月號舒斯忒的「佔據魯爾的法律問題」③一文。

①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② Schuster

③ "The Question as Legality of the Ruhr Occupation"

力來反對法國行動的意思。①

和法國所希望的相反，該國佔據魯爾的政策，在經濟上既不合算，在心理上又招許多反感。原來德政府自從法軍佔據該地之後，就發佈一種消極抵抗的政策，將該地煤的生產，全部停止，大的鋼鐵——工廠，一律關門；並對於工業總罷工，予以相當的資助。法軍爲報復起見，雖在該地拘捕和驅逐三〇〇〇〇〇個德人，佔用二〇〇個學校，和停閉一七三個報紙。但因駐防軍隊所需的費用過大了，以致是年秋季所得的賠款總額，還不夠應付這個費用。同時德國償付賠款的能力，則因之而大形銳減；馬克的價值，當八月的時候，已跌至每三〇〇〇〇〇馬克，僅值美金一元的光景，一個月之後，每五三〇〇〇〇〇馬克僅值一元了。全國人民的經濟生活，日益敗壞，甚至紙馬克到手即盡，生怕使用稍遲便要立刻不值錢了。所以法國企圖耗竭德國財力的政策，一天存在，法國的地位，便一天不得世界各國的同情，而且還招全世界的勞工和持自由派的論調者的激烈攻擊。

德政府在財政上不能長久維持消極的抵抗，所以到了是年九月的時候，就不得不放棄這個政策，而法軍也就直接地與該地的工業界，商量繼續交付煤鐵等產物。可是這時法國傍卡累內閣的強硬態度，也

① 當時英國提議將一切關於維爾賽條約的解釋問題，送交海牙國際法庭①令其判斷。

①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at the Hague

漸漸地軟化了。在八月的時候，該國還拒絕英政府公正地調查賠款方法和數額的提議，而宣言要德國給予法國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甲種和乙種債券的百分之五二）和法國對於英美二國應行償還的債額。而到了九月，不過三過月的時間，該國也承認設立兩個專家委員會來討論德國的問題了，這問題就是：（一）研究維持德國預算平衡，和穩定通貨價值的辦法，（二）調查德國輸出資本的總額，並商量收回的步驟。至於德國應行付出的賠款數額，則不加討論。●

五 德國賠款和道威斯計劃

在這個時候，賠款問題的全部，似乎已轉入一個新局勢。因為魯爾的佔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結果，既然是全部失敗，此後爭辯的局面，當然可以不由外交家再行處理，而應由專家提出方法了。於是美國對於那幾乎沒有辦法的難局，又多出一個可以重行參加，至少非正式的參加的機會。這兩個新立的委員會，經過了四個月的調查以後（自一九二四年一月至四月），就提出兩組的建議和報告。第一組是由從前的英國財政大臣麥瑟那①所主持的一個委員會提出的，其內容大概估計德國輸出的資本為六,七五〇,

● 美國務卿休茲②氏於一九二二年在新哈文③演講的時候，曾經提議組織專家委員會去調查德國的賠款能力；當時提議用這種方法去解決很複雜的賠款問題的，休茲要算第一人。

① Reginald McKenna
② Charles E. Hughes
③ New Haven

○○○○○金馬克，或戰前所儲蓄的四分之一，并建議此後惟有收縮紙幣膨脹的現象，纔可以將此種流出的資本重新收回。第二組是由美國的專家道威斯^①氏所主持的一個委員會提出的，是一個維持德國預算和重新償付賠款的詳細計劃。其大略內容可以概括如下：（一）要維持德國預算的均衡，必須暫時更寬弛地減輕該國在和約上所負的義務。（二）德國對於租稅和債務的全部負擔，至少須和各協約國的相等；因為德國的內債既然因馬克的跌落，而減至幾等於零的光景，則該國在預算上的負擔，就單是賠款一項了。（三）賠款的償還，應依照一種伸縮的標準，自第一年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遞增至第五年（一九二八年）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四）賠款的償還，應由租稅、鐵路債券、運

● 關於麥堅那的報告，欽斯氏也說：『德國所給付的賠款總額，似乎可以適和世界所收進的不值錢的紙馬克數目相等。』這似乎是當時『德國有力支付賠款的大幻想』的一個顯明的證據了。見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的新共和國。據賠款委員會一九二三年十月的報告，德國截至是年六月止，已共付賠款八二一三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而德政府則根據不同的估價標準，說該國已經付出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此外據莫爾頓^②和麥魁爾^③的估計，是在美金四十萬萬和五十萬萬元之間；據欽斯的估計，因為他包括德國已經付出而不會正式記在賠款項下的某種財產，則比較地高些，是二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或美金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購買力講，約合法國一八七〇年所付的賠款兩倍。

① Brig. Gen. Charles G. Dawes
② Moulton
③ McGuire

輸稅和實業債券各項收入來應付。(五)所有德國的債權人，應共同促進該國經濟的發展，這種發展，可以自各種指數（如鐵路運輸、人口、國際貿易、煙草消費和預算上的支出等等）測驗出來。(六)在實行這個計劃的第一年，各國應借與該國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以助該國應付賠款。(七)各國應各自負責將賠款項調換其本國貨幣，而且除非德國，有充分的輸出差額，不至影響該國馬克的價值時，不得將現金輸出德境。此外，該項計劃為謀通貨價值的穩定，和接收賠款的便利起見，並提議設立一個發行銀行，和一個協約國共管的複雜機關，以控制這個銀行，各地的鐵路和該國預算的一部分。①

這個計劃宣布之後，一個著名的經濟學家欽斯氏，便承認他是一個「解決這個困難問題的從未有過的妥善辦法。」同時（一九二四年夏季）英法兩國的內閣，適在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領導之下，對於這個計劃也極表贊同，這是尤為重要的。②所以在一九二四年夏季，各協約國就在倫敦開一個大會，規劃實

- ① 關於這一點，道威斯計劃并議設立一個匯款委員會①來主持輸送賠款的工作，其主席係由賠款幹事②擔任。（第一任的主席是美國人吉爾柏特③）當德國的賠款數額超過該會在不擾亂國外匯率的情形下所能匯送時，這些賠款便要存在那個發行銀行，但如果這個數目超過五十萬萬金馬克，賠款金額便要減少至這些餘額用完時為止。

- ② 這時英國的內閣是操在馬克多那爾的勞動黨手中，法國的內閣是在赫立奧特的急進社會黨的領導之下。

① Transfer Committee
② Agent for Reparation Payments
③ Seymour Parker Gilbert

行這個辦法的詳細方針，德國方面，也自動地表示接收這個計劃。此外各協約國并商定以後一切關於道威斯計劃的問題，都應用仲裁的方法解決，即使德國如有不能履行的時候，各債權人也只能以聯合的行動去干涉他。同時法比二國，也答應當這個計劃實行的時候，他們對於魯爾的經濟共管，就可以立刻撤銷。果然到了是年十月，約在這個計劃實行六星期之後，他們的經濟共管都實際停止了。又經過了還不及一年的時候（一九二五年八月），魯爾的軍隊也全部撤退了。

當著者寫到本章的時候，（一九二六年一月）道威斯計劃已實行一年多了。在起初的時候，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的外債，很迅速而且很容易地募集到；因之德國也能夠如時交出賠款的全部。所以至少在這時，賠款問題已經自很熱烈的國際政治的辯論，變做很冷靜的商業經濟的問題了。據賠款幹事吉爾柏特的意見：『這個計劃的確是已使通貨膨脹的混亂情形，發生一個大轉機。——的確是已有許多進步，但全國的經濟情形，仍舊還在整理之中；許多困難還要剷除；全國的工商還極乎需要營業的資本，而且在許多方面還要遇着嚴重的改組問題』。至在這個計劃下所發行的新稜登馬克^①，則始終并未跌

● 這一段話，係自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吉爾柏特在紐約外交會議^②的演詞摘錄出來。見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紐約時報。

① rentenmark
②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涉的憤怒，而種下破除這種計劃的種子。

六 協約國間解決債務及其財政能力的進展

和德國的賠款問題有密切的關係，而又同爲歐洲經濟復興的阻礙的，就是很複雜的協約國間的債務問題。原來自從休戰以後，西歐大多數國家的歲出，還是繼續增加，而使大陸各債務國，不及注意到所欠英美債務的本利。而且不但利息累積起來，就是爲建設和救濟的目的，而向美國所續借的款項，也是爲數不貲的。所以截至一九二三年末止，各協約國所欠美國的債額，就一共要達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光景；其中英國所欠的，佔四，五七七，〇〇〇〇〇元；法國四，一三七，〇〇〇〇〇元；意國二，〇九七，〇〇〇〇〇元。據當時大陸各國，尤其是法國非正式的——如不是正式的——主張，都以爲「這次大戰，各協約國有的出人丁，有的出糧食，有的出軍火，有的出金錢，莫不各盡所長；當美國加入戰團以後，美軍開到前線以前，這些各協約國的人丁，糧食和軍火都已損失了，犧牲了，不能補償了，則美國又怎能夠要索他的金錢的損失呢！」●這個主張當然是一個政治的，甚或是一個情感的辯論，但當時歐洲的經濟學家，到有許多擁護這個說素。此外他們又以爲如美國索還借款，勢必至和德國的賠款問題一樣，會引起國際

● 見國際和解問題小叢刊第二一五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頁一六。

間的惡感。最後據經濟上的理由，他們又主張須將美債全部或一部勾銷；其主要的理由是，以為假使美國要索借款，要不使各國和國際的經濟發生紊亂的現象，實際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對美國方面說，如不取消借款，勢必須採取減低關稅和投賣①的政策，這也是美國工業所最忌的。

這種各協約國間的債務應否償還的問題，在戰後許久的時間，還是不能解決。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很著名的巴爾福通牒②中，英國宣言「他對於各協約國和德國欠負的債款——即對於友邦和敵國——所要索的數目，只以足夠償還該國所負欠美國的債務為限」。●當時除俄國的債務和德國的賠款外，歐洲所欠英國的債務，只達美金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英國所欠美國的債務，則達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那麼英國這一種提議，無非是要使美國負擔一部德國賠款的義務罷了。此外這個提議，也不是沒有請求美國自動地抹銷歐洲所負欠戰債的意思。可是自從美國人民對於共同負擔作戰損失的觀念漸漸消失之後，這種勾銷債務的熱心，也漸漸地冷淡下來。而美政府為服從有力的輿論起見，也正式宣布一個政策，主張所有戰債，應全部歸還。其理由，一方面是這些戰債的四分之一以至三分之一，並非用在共

● 參觀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新共和國狄斯氏對於勾銷債務的論辯。

● 國際和解問題小叢刊第二一五號頁一八。

① dumping
② Balfour Note

同作戰的用途，一方面是如將這些戰債全部抹銷，將使將來國際間履行義務的信用完全破壞。可是美國并不強迫各債務國在預算上的地位穩固以前，即須償還債務。不過在那個時候，他們就應該設置籌還的基金了。

這個政策，自歐洲大部份的人士看起來，嚴然是一個吝嗇的行為。所以在和約簽訂後的頭六年間，美國就常被歐洲形容為放債的晒羅克①。在道威斯計劃實施以前，歐洲各大國中，和美國議定償還債務辦法的，只有英國一國。該國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和美國所訂的協定內，承認在六十二年間，將全部美債，分別攤還，并以一九二三年為開始還本期間，其應付款額為美金二三，〇〇〇，〇〇〇元，以後逐年遞增，至一九八四年為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元；至應付利息則在頭十年間為百分之三，十年以後為百分之三·五。這個辦法，誠然可使英國的對美債務（以紙幣計算）減少了百分之三五，但其所減少的數目，實際上不過只夠抵償訂立借約時，和一九二三年間美金購買力的差額②。所以當時英國的國民和其他協約國，對於英政府這樣不顧他國，而單獨接收此種苛刻條件的行動，都加以激烈的攻擊和嚴酷的批評。而英國的報紙也迅速地宣布，該國的租稅負擔（在一九二三年）還是幾乎要達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其中

參閱美國實業會議③所刊行的「協約國間的債務和美利堅」④頁七八。

① “Shylock”
② 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
③ “Inter-Ally Debts and the United States”

一半以上，是自直接稅得來，而債務的負擔，則差不多要佔到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的預算上支出的一半。可是事實上，英國的財政自從一九二一年以後，的確是日有進步的，而且因為節省支出的緣故，而居然有了些微的剩餘，而這些些微的剩餘，又足以彌補預算上的虧缺；此外到了一九二四年的時候，該國的支出，又降至八〇〇〇〇〇鎊，一個一九一五年以來最低的數目。然而該國的人民，爲了這個財政上的進步，已經很勇敢地負擔每人十六鎊的稅額，或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稅額的五倍了。

到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歐洲又另外有十個國家，撥置基金來償還美債，其本利合計，大約是美金七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因之那不會設備償債基金的，就只餘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了。在這些國家之中，其償還協約最爲重要的，是比利時和意大利二國。關於比利時的償還辦法，美國答應將全部債務分做休戰前的和休戰後的二部，前者可以不付利息，後者在頭十年中可以只付三釐，而在十年以後，以至一九八七年止，則付三釐半。至於意大利的條件，則更爲寬大，因為在頭五年中，該國每年所須付出的本利均攤額不過五〇〇〇〇〇元；自一九三〇年以至一九八〇年，其利息的遞增率，也不過自一釐的八

● 實際上在七八八〇〇〇〇鎊的支出中，債務負擔佔三四七〇〇〇〇鎊。

● 其他設置基金償還美債的，是捷克斯拉夫，愛沙尼亞，芬蘭，匈牙利，拉特維亞，立陶宛，波蘭和羅馬尼亞各國。

分之一，增至二釐的數目。平均起來，這分做六十二年攤還的2,000,000,000元的債務，所負的利率，是不到一釐的。●

這種出乎意料的寬和條件（比美國對於比國的條件更爲寬和），很惹起巴黎人士的不滿意，以爲英美對待棒喝主義的意大利比真正民主的法蘭西還要優異。美國對於這些償債協定的商訂，常常不知不覺的，假使不是有意的，引用道威斯計劃在德國所應用償付能力的原則。例如意大利的償付能力，據美國償債基金委員會①的估計，只及法國的六分之一，所以美國所允意國的償還條件，也要比所允一九二五年九月到美商議償債的法代表的寬大許多。這種對意特別寬大的態度，當然會惹起法國報紙的嚴酷的批評。可是假使我們注意到法國一九二〇年以後的預算和通貨的情形，這種批評也是值得注意的。原來法國因爲屢次借債的結果，其國債總額截至一九二四年六月止，已經超過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其平時的預算，假使要收支的平衡，又非借債不可，此外又要加上建設兵燹區域的特別臨時預算，其總數截至一九二四年止，一共要達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這種款額都是自內債籌來，

● 當這幾行正在起草的時候，意國對於英國的債款也開始清償，其辦法也是分六十二年攤還，攤還的數目，總計起來，比債務的本金，還少百分之五三。見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紐約時報。

① American Debt Funding Commission

本來希望是可以自德國的賠款取償的。現在德國的賠款，所可得，既然是爲數極微，則該國在預算上的債額負擔，當然也要一年一年的激增起來了。下列統計可以表明一九二四年該國財政狀況的緊迫。

年 度	歲 出 總 額			債 務 償 還 額			
	普通預算	特別預算	最後總預算	實際歲入	償還總額	估歲出的百分率	估歲入的百分率
一九二〇	二七、一八一	二〇、七五一	五八、一四二	一九、八〇〇	一五、二〇一	二六	七七
一九二一	二六、四九九	一五、三一七	五二、〇二三	二一、五〇〇	一六、〇〇〇	三一	七四
一九二二	二四、六八八	一〇、三二二	四八、七〇〇	二四、七〇〇	一四、五〇〇	三〇	五九
一九二三	二三、四〇二	一三、五八二	三六、九八四	二四、五〇〇	一五、二六三	四一	六二
一九二四	二三、四八〇	一一、七二七	三三、八〇〇	二八、〇〇〇	一六、五四八	四八	六九

這種財政困難的一個影響，就是佛郎匯價的可驚的跌落，其價格於一九二四年春季，在紐約市場中

① 採自商業公報第二九〇號格林①『法國的財政』②一文。

② 概算的數目。

③ 同上。

① D. S. Green
② "French Finance"

只值美金四分。雖然中間因為美國摩根銀公司^①貸與法政府美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特別借款，曾經使佛郎價值暫時地提高至五分半，但一九二五年許多預算上的困難，又使佛郎價值跌至更低的水平線。那年十二月，甚至跌至戰前平價的五分之一了。此外該國的紙幣發行額，因為累次增發的緣故，於那年十月的時候，就已增至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巴黎的躉賣價格，也比戰前的增高五倍；而租稅的負擔，則約佔全國所得^②的百分之二〇，總計每人須擔至六五〇紙佛郎，或一七七金佛郎。^③

當時就是素稱爲『財政神巫』^④的卡約^⑤氏，對於這種困難，也不能想出一個能使國會接收的妥善辦法。例如當一九二五年八月，法國和英國議定，在六十年間，按年攤還英國美金六〇〇〇〇〇〇元（約等於三〇二一〇〇〇〇元債額的利率兩釐）的辦法之後，卡約曾於那年九月銜着交涉解決美債的使命到華盛頓，而美國政府就不能同意他的提議，而使債務協定不能成立了^⑥。在那年的年末，法國的逐任內閣，都很想解決預算平衡的問題，而無需乎採用到下列兩項激進辦法之一，但也都沒有成功。這兩項辦法，在當時的政治上是辦不到的：（一）猛烈地增加租稅，或竟包括某種方式的資本捐^⑦；（二）

① 一九一四年每人的稅擔是一〇鎊金佛郎。

② 關於這次交涉的大概情形，可以參閱世界年鑑⑥頁一七二。

① Morgan Banking House
② national income
③ financial wizard
④ Caillaux
⑤ capital levy
⑥ World Almanac

直接或間接地勾銷一大部分的內債。①誠然，更甚的通貨膨脹，和就在那較低水平線上永久穩定佛郎價值的政策，可以間接地勾銷一部的內債。②但就是這個辦法，如同時不能將英美的債務減低，究竟能否成功，還是一個問題。

七 歐洲爲債務者美國爲債權者的新局勢

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四的十年，可以叫做世界財政的變化期間；因爲在這個時期，歐洲似乎已自世界其他各國的債權者一變而居永久爲債務者的地位了。在一九一四年，歐洲對外投資的總額，至少當有美金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光景。十年以後，不但這些投資，都因戰時戰後的財政困難，而化爲烏有，而且還使美國一躍而爲每年貸出美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世界債權人。在這些美債之中，歐洲所取的，誠然不過一半的光景，但同時發展坎拿大，拉丁亞美利加，和亞細亞各處實業的資本，已經大半不是英法德三國的款項，而爲美國的資金，這也是很爲重要的。該國所執國外證券的總額，除歐洲欠負的

① 莫爾頓曾經徹底地調查法國財政的情形，其結論以爲假使該國以減低公債利率的辦法，去直接勾銷一部分的債務，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參閱莫爾頓和留伊斯①的法國債務問題②。

② 這個辦法是欽斯所提出的，參閱他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新共和國中所撰的「法國的佛郎」③一文。

① C. Lewis
The French Debt Problem (New York, 1925)
② "The French Franc"

戰債外，截至一九二五年夏季止，大約要達到美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譜，其中四,一四七,〇〇〇,〇〇〇元，是各國政府的債券，五,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是實業或私人的債券。此外美洲現金流入歐洲的，也為額不少，這種現象自歐洲復興的觀點看起來，當然是一種健全的趨勢，但在他方面也可以隱隱地和正確地表明新舊世界關係的轉換。那麼歐洲除多賣本洲的貨物，少買美國的貨物外，還有什麼方法去應付此種債務的本利呢？美國傳統的關稅政策，會因此改變麼？這種新關係在最終的時候，能夠使歐美各國視國際的財政形勢，為一羣的世界問題，而可以用國際條規和監督的方策去解決麼？

以上種種，都是二十世紀第二的二十五年中所遇着的問題。這些問題，無論歐洲各國的政治家和專家怎樣應付，而他們總可以記得，這二十世紀初葉的世界大戰，是一個破壞的事業，其經濟上和人類的損失，永久是戰勝者和戰敗者的不可恢復的損失。

參 考 書

概 論

參
考
書

- E. L. Bogart, *War Costs and their Financing* (New York 1920).
- E. M. Friedman,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its Reorganization* (New York, 1922).
- J. S. Nicholson, *War Finance* (2nd ed., London, 1919).
- E. R. A. Seligman, "The Cost of the War and How it Was Met," in *Amer. Econ. Rev.*, Dec., 1919.
- R. C. Miller, "Budgets of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rade Inf. Bull.*, No. 222, U. S. Dept. of Commerce April, 1924.
- A. Comstock, "Capital Levies in Europe," *Amer. Rev. of Revs.*, April, 1923.

各 國 的 國 債

(一) 英 國

- F. L. McVey, *The Financi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1914-18* (New York, 1918).
- T. J. Kiernan, *British War Finances and the Consequences* (London, 1921).
- G. Lachapelle, *Les Finances britanniques* (Paris, 1920).
- J. A. Farillie, *British War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1919), Chap. X.
- C. E. Lyon, "British Financial Conditions in 1924," *Trade Inf. Bull.*, No. 336, U. S. Dept. of Commerce, April, 1925.

(二) 法 國

三
三
三

- B. M. Anderson, Jr., *Effects of the War on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19), Part I.
- George Peel,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France* (London, 1925).
- H. E. Fisk, *French Public Finance in the Great War and To-day* (New York, 1922).
- H. G. Moulton and Cleona Lewis, *The French Debt Problem* (New York, 1925).
- G. Bonnet, *Les Finances de la France* (Paris, 1925).
- J. Decamps, *La Guerre et les Finances de la France* (Paris, 1918).
- G. Jèze,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ituation of France in 1920," in *Quart. Journ. of Econ.*, Feb., 1921.
- D. S. Green, "French Finance—Governmental and Private," *Trade Inf. Bull.*, No. 290, U. S. Dept. of Commerce, Nov., 1924.
- E. M. Patterson, "France's Financial Predicament," *New Republic*, Dec. 31, 1924.

(三)德國

- C. Rist, *Les Finances de Guerre de l'Allemagne* (Paris, 1921).
- R. R. Kuczynski, "German Taxation Policy in the World War," in *Journ. Pol. Econ.*, Dec., 1923.
- F. R. Fairchild, "German War Finance—A Review," *Amer. Econ. Rev.* June, 1922.
- J. L. Laughlin, "The German Monetary Situation," *Amer. Rev. of Revs.*, May, 1922.
- R. E. Schoenfeld, "Taxation in Germany," *Trade Inf. Bull.*, No. 287, U. S. Dept. of Commerce, Nov., 1924.

(四)其他各國

- H. C. MacLean, "Italian Tax Reforms," Trade Inf. Bull.,
參 No. 258, U. S. Dept. of Commerce, Aug., 1924.
考 Ibid., "Italian Public Finance," *ibid.*, No. 313, Jan., 1925.
書 P. F. Martin,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Italy," *Financial*
Rev. of Revs., Sept., 1920.
S. S. Katzenellenbaum, *Russian Currency and Banking* (Lon-
don, 1925).
B. Eliacheff, *Les Finances de Guerre de la Russie* (Paris,
1919).
L. Pasvolksy and H. G. Moulton, *Russian Debts and Russian*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24).
Commercial Year-Book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1925),
Chap. IX.
A. Rasin, *Financial Policy of Czechoslovakia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Its History (New York, 1923).

通貨膨脹和國際匯兌

- E. R. A. Seligman, *Currency Inflation and Public Debts*
(New York, 1921).
B. White, *The Currency of the Great War* (London, 1921).
參 Currencies After the War, Compil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London, 1920).
書 R. A. Lehfeldt, *Restoration of the World's Currencies* (Lon-
don, 1923).
G. Cassel, *The World's Monetary Problems* (London 1921).
Ibid., *Money and Foreign Exchange After 1914* (London,
1922).
T. E. Gregory, *Foreign Exchange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 the War (London, 1921).
- J. M. Keynes, *Monetary Reform* (New York, 1924).
- B. Nogaro, *La Monnaie et les Phénomènes monétaires contemporaines* (Paris, 1924).
- H. F. R. Miller,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London, 1925).
- G. Wernle, *L'Avenir du France* (Paris, 1924).
- A. Raffalovich, *Le Marché financier, des Dettes publiques et l'Inflation pendant la guerre 1914-1919* (Paris, 1920).
- J. L. Laughlin, "The Madness of Paper Money Inflation," in *These Eventful Years* (2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1924), Vol. I, Chap. XXI.
- I. Fisher, "Stabilization of Europe," *Amer. Econ. Rev.*, March, 1923.
- N. Carothers, "The Chaotic Currency Condition of Europe," *Current History*, Dec., 1924.

德國的賠款

- B. M. Baruch, *The Making of the Reparation and Economic Sections of the Treaty* (New York, 1920).
- J. A. Hobson, *The Economics of Reparations* (London, 1921).
- J. M.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1920).
- Ibid.*, *A Revision of the Treaty* (New York, 1922).
- L. L. B. Angas, *Reparations, Trade, and Foreign Exchange* (London, 1922).
- Ibid.*, *Germany and her Debts* (London, 1923).
- H. G. Moulton and C. E. McGuire, *Germany's Capacity to Pay* (New York, 1923).

- H. G. Moulton, *The Reparation Plan* (New York, 1924).
- L. Aubert, *The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 (New Haven, 1925).
- 參 R. C. Dawes, *The Dawes Plan in the Making* (Indianapolis,
考 1925).
- 書 J. Caillaux, *Whither France? Whither Europe?* (New York,
1923).
- R. L. Buel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1925), Chap.
XXII.
- H. Kraus, *Germany in Transition* (Chicago, 1924), Chap.
II.
- J. F. Dulles, "Reparations," in *These Eventful Years*, Vol.
I, Chap. XIX.
- "The Reparation Problem 1918-1924," *Trade Inf. Bull.*, No.
278, U. S. Dept. of Commerce, Oct., 1924.
- N. Roosevelt, "The Ruhr Occupation," *Foreign Affairs*, Oct.,
1925.
- R. W. Boyden, "The Dawes Report," *ibid.*, June 15, 1924.
- J. Parmentier, "The Reparations Problem after London,"
ibid., Dec. 15, 1924.
- R. McElroy, "The Dawes Plan in Operation," *Current His-*
tory, Oct., 1924.
- F. D. Graham, "Germany's Capacity to Pay and the Re-
paration Plan," *American Econ. Rev.*, June, 1925.
- J. W. Angell, "The Payment of Reparations and Inter-Ally
Debts," *Foreign Affairs*, Oct., 1925.
- R. R. Kuczynski, "A Year of the Dawes Plan," *ibid.*, Jan.,
1926.

- A. Sal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Austria," *Foreign Affairs*, June 15, 1924.
- J. van Waldre de Bordes, *The Austrian Crown—Its Depreciation and Stabilization* (London, 1924).
- P. Franck, *La Reconstitution financière de l'Autriche* (Paris, 1925).
- J. Bousquet, "Les Finances autrichiennes et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Rev. d'Econ. Pol.*, May-June, 1924.
- A. Comstock, "The Technique of Reconstruction as Applied to Hungary," *Pol. Sci. Quart.*, June, 1925.

協約國間的債務

- H. E. Fisk, *The Inter-Ally Debts* (New York, 1924).
- J. F. Bass and H. G. Moulton, *America and the Balance Sheet of Europe* (New York, 1921).
- A. A. Young, "War Debts, External and Internal," *Foreign Affairs*, March 15, 1924.
- I. Fisher, "Europe's Big Debts," *Yale Review*, April, 1924.
- G. W. Hinman, Jr., "Europe's Debts to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 History*, Jan., 1924.
- "The Allied Debts," *Internat. Conciliation Pamphlets*, No. 181, Dec., 1922.
- D. P. Myers, "France's Debt to the United States Dissected," *Current History*, May, 1925.
- A. Rathbone, "Making War Loans to the Allies,"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25.
- E. G. Burland, "The Trend of Economic Restoration since the Dawes Reparation Settlement," *Internat. Conciliation Pamphlets*, No. 215, Dec., 1925.